武俠世界
八醜異行錄——
憤世嫉俗．姦殺擄掠！
愛恨交織．胆正命平！
洪門秘密首次大揭露！
黑幫組織破例大團結！
以暴易暴．打得痛快淋漓！
以牙還牙．神技匪夷所思！
$2.00
838

◀編 後 話▶

小鬼子王小克在「八醜異行錄」故事裡担任了極其重要的角色，陷身於八個奇醜無比，手段兇殘之極的男女手中爲「人質」！個中險境，令人攝魄驚心，憑着他渾身是胆，機靈智慧，終於力挽狂瀾，把人類挽救於瀕臨絕種邊緣………。本故事集科學、幻想、鬥智、罪惡………熔治於一爐，是上官膺君夏季中代表作，不可錯過。

***　　***　　***

「一刀斬」故事已近尾聲，今期情節令人莫測，在江阿鄖等羣英千方百計覓欲所得幽靈門總圵機關藍圖由莫秋風手裡交出後，突然變生肘腋，原來……？幽靈門總圵到底是不是一座固若金湯的城堡？相信在下期裡定必由它掀起一番驚天動地的惡風雲！展開一幕鬼哭神嚎的龍虎大決鬥！閱後保證令你炎夏天氣裡加抹一把冷汗。

***　　***　　***

曾經中輟刊出一時的「血鸚鵡」故事，由 840 期恢復刊載，內容情節比以前更驚險，更莫測！還有「鐵蓮花」是高膺先生最新之武俠連載，倪匡君的超人神奇故事「三千年死人」！篇篇俱屬佳作，請留意 840 期刊出爲要？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環怡出版社
台北市林森北路85巷56號7樓之一
電話：5110086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838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小鬼子傳奇故事

上官庸・文
盧　令・圖

八醜異行錄

午夜施强暴　白晝刦銀行

伍玉嬋從來沒有看過那樣醜的男人：扁鼻，細眼，歪咀，蓬頭垢髮，比樓下那個長年坐在門口的乞丐還要齷齪，還令人噁心！

那天，伍玉嬋下班回家，口中哼着輕快的調子，因爲她的男朋友方正華約了她去看七點半，她回家是爲了換衣服。

剛下了十四座位小巴，向大厦門口走去時，忽然電燈柱後轉出了他，細小而炯炯有神的眼睛，牢牢地瞪着她瞧！

伍玉嬋的心傈了一傈，別過頭去不看他，那知他竟自後跟了上來。

她加快了脚步，幾乎是向大門口衝了過去的。

進到大厦裏，伸手按了電梯掣，一顆心才定了下來，可是轉頭一望，醜男子閃閃縮縮地躲在大厦門口，向她窺伺着。

「伍小姐，下班啦？」隔壁的陳師奶買了菜回來，向伍玉嬋點頭打招呼。

「是的。」伍玉嬋向她笑一笑，暗想有個人陪着，總算遇到了救星。

電梯門關了之後，伍玉嬋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幹什麼？」陳師奶詫異地問。

「沒什麼，工作太緊張了。」伍玉嬋回答，暗想這種事沒有必要向隣居說出來。

回到家後，她匆匆換了衣服，拿起電話，撥了方正華家裏的號碼。

「玉嬋，什麼事？」方正華問。

「你——你來接我好不好？」

「爲什麼？我們不是約好了在戲院門口等的嗎？」方正華詫異地問。

「是的，可是……可是……」伍玉嬋訥訥地答不出話來。

「可是什麼？」

「唉！我叫你來接我，你問些什麼？」伍玉嬋忽然感到焦躁，道：「你究竟來不來？」

方正華呆了一呆，連忙道：「來！來！當然來！」

×　　×　　×

「玉嬋，今天爲什麼一定要我去接你？」

伍玉嬋側頭望了方正華一眼，經過一個晚上的狂歡後，她已經忘記了下午那個醜男子的事，是他提醒了自己。

方正華見她緘默着，接着問道：「是怕趕不及到戲院嗎？」

伍玉嬋向他搖搖頭。

「那是爲了什麼？」方正華好奇地道：「以前，你不是最反對我上你的家嗎？」

伍玉嬋考慮着該不該把下午那個醜男子的事告訴他。

「玉嬋，我們認識的時間雖然不長，但——」方正華頓一頓，說下去：「我希望我們之間坦白一些。」

「是——是因爲一個醜男子。」

「醜男子？」方正華楞了一楞。

「什麼醜男子？」

伍玉嬋點點頭。

「我不知道，」伍玉嬋道：「我以前沒見過他。」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方正華莫明其妙地。

「今天下午下班回家，有個醜男子在跟踪我！」伍玉嬋終於告訴他：「他一直跟到我家門口，如果不是剛巧碰到一個隣居，他……他

可能還會跟上來。」

「你爲什麼不報警？」

「報警？」伍玉嬋反問他：「憑什麼？」

「你說過他在跟踪你。」

「可是他僅止跟踪而已，他對我沒有什麼不法的舉動，」伍玉嬋道：「這是個什麼都講法律證據的地方，貿貿然地報警，惹麻煩！」

「剛才我上你家時，見不到他呀！」

「他見我上了樓，自然不會再在下面呆等。」伍玉嬋皺起了眉頭，道：「我擔心的是以後。」

「擔心什麼？有我哩！」

「你——天天送我回家？」

「如果時間允許的話，你知道我會這樣做的。」

伍玉嬋深情地望了他一眼，這樣的男朋友太好了。

×　　×　　×

伍玉嬋又碰到了那個醜男子！

她相信那醜男子在大厦門口等了很久，因爲他坐在地上抽烟，而地上有很多烟蒂。

伍玉嬋一瞥見了他，便停下了脚步趦趄不前。

這時，那醜男子也看到她了，兩隻細眼向她望來。

伍玉嬋急忙別過頭去，猶豫着究竟向前走去，還是退後。

醜男子站起身來，將含在口裏的香烟取下來，拋下到地上用脚踏熄，又抬起頭望她。

伍玉嬋緊捏着手中的銀包，轉身向附近一家士多走去，老板娘和她很熟，一見了她，便問道：「伍小姐，買什麼？」

伍玉嬋向電話指了一指，訥訥地道：「我……我借打一個電話。」

「請便請便！」老板娘讓身給她通過。

拿起了電話，她撥了家裏的號碼。

電話響了十幾下，還沒有人接聽，糟糕，家裏人全出去了不成？

她一直等到電話響過二十幾下，肯定家裏沒有人時，這才放下。

老板娘走上前，笑着問道：「家裏的汽水還有嗎？伍小姐。」

「昨天才叫了兩打。」她支吾着答，向外望去，醜男子仍然站在大厦門口。

「你爸爸上午吩咐過送一條香烟上去，我們店裏人手不足，一直沒有空送去，伍小姐順便帶上去好不好？」老板娘問。

「好！」話甫出口，她急忙搖着頭，道：「不，我還不回家。」

老板娘詫異地望着她，說了聲「對不起」，離開那間士多店。

雖然伍玉嬋沒有再向大厦門口走過去，但直覺告訴她：那醜男子還在那裏！

她展開大步向大馬路走去，心中猜想着，他是誰？爲什麼一直看着自己？

如果伍玉嬋是電影明星，歌星或電視藝員，那還可以解釋，可是，她只不過是一個寫字樓的小職員而已！

難道因爲她長得美的關係？抑或是她的服裝太過誘惑？

伍玉嬋長得美，也許是原因之一，可是，自從發現有個醜男子在跟踪自己之後，她出街再也不敢穿裙子了，迷你裙更是不敢，每一次，都穿上了恤衫長褲。

公司的同事都覺得奇怪，因爲伍玉嬋的雙腿，在他們眼中可有「美腿小姐」之譽，每天上班，她差不多都穿裙子。

然而，因爲那個醜男子，她不敢再穿迷你裙，她認爲他第一次跟踪自己的，是因爲自己太過惹火的迷你裙之故，她沒有向同事們解釋

改穿長褲的原因。

越過了兩個街口，她轉頭一望，醜男子沒有跟來，她的一顆心才定了下來。

然而，自己到什麼地方去呢？

十八年來，從沒碰過這種「有家歸不得」的情形，伍玉嬋在街上漫無目的地踱着步，希望可以碰到一個熟人，請他送自己回家。

可是，所有的熟人似乎都死光了一般，她碰不到。

在街上踱步也不是辦法，她跑到附近一間咖啡店坐了下來，要了一杯奶茶，等待時間的過去。

大約是晚飯時分，她打了個電話回家，是母親來接的電話，她劈口便道：「剛才家裏爲什麼沒有人？」

「你爸爸還沒回來，我到下面去買菜，你的弟弟給老師罰留堂，」伍老太滔滔不絕地說下去：「你現在在什麼地方？」

「附近，」她道：「媽，你下來接我好不好？」

「爲什麼？」伍老太呆了一呆，問道：「你——你不舒服？」

「是的。」伍玉嬋答，她不想在電話中多作解釋。

× × ×

「今天要不要我送你回家？」方正華側着頭問。

「你有空嗎？」

「當然有，我是怕你又不高興我送。」

伍玉嬋咬着唇沒有出聲，他伸手搭住她的腰，問道：「玉嬋，你最近每到回家的時候，總顯得心緒不寧，究竟是爲了什麼？」

伍玉嬋沒有回答，望了望手表，是深夜十一時多了。

「我們回家吧。」她說。

「好。」方正華答了一聲，伸手召了架的士，扶住她上車。

車子來到家門口，伍玉嬋向外一望，沒有醜男子的影踪，她吁了一口氣。

「幹什麼？」方正華問，臉上有不解的神色。

「沒什麼。」伍玉嬋支吾着回答。

踏進大廈門口，她轉頭對他說道：「你回去吧，不用送了，明天再通電話吧。」

「送佛送到西，我送你進電梯吧。」方正華笑着說。

「不用。」伍玉嬋匆忙向電梯口走去，方正華趕上前替她拉開梯門，隨着她踏進電梯。

「說過不必你送嘛！」

「安全一點，」方正華笑道：「最近有不少刼案，都是發生在電梯中，你單身一個女子，很危險的。」

伍玉嬋淡淡地笑了一笑，倘若真的發生了刼案，文質彬彬的方正華也不管用。

就在電梯門正關上時，忽然又被人拉開了，一張醜陋的面孔出現在她眼簾。

伍玉嬋的心怦然的跳，終於碰到他了！

醜男子一雙灼灼的眼光盡往她身上看，忽然，他手一揮，多了一把利劍，指住她，沉聲道：「出來！」

「喂，你——」方正華話未說下去，他一聲怒吼，道：「住口，你要命不要！」

看着利劍上閃耀的光芒，方正華一張臉忽然蒼白起來，身子起着微顫。

「出來！」醜男子再次命令，聲音又冰又冷。

伍玉嬋側頭望了方正華一眼，他連口唇也沒有了血色，領先踏出電梯口。

「你也出來！」醜男子指着伍玉嬋，狠狠地說。

伍玉嬋剛踏出電梯，「拍」地一聲，剛才所按下去的那個「7」字彈了出來，醜男子得意地點了點頭，利劍在伍、方兩人面前虛幌，道：「進去！」

伍玉嬋先是呆了一呆，隨即明白了！醜男子是想擄了自己上頂樓或者天台去！

她猶豫着，醜男子用利劍在她臉頰上幌了幌，道：「想我在你這兒劃幾刀，是不是？」

伍玉嬋渾身打了個寒顫，只得踏進電梯，醜男子推了方正華一下，也把他推進了電梯。

果然如伍玉嬋所料，一進了電梯，醜男子便按下了「十九」那個掣。

電梯在向上升，伍玉嬋一顆心却朝相反的方向沉下去，看方正華的模樣，他那有勇氣和醜男子相抗？

電梯停了，醜男子緊緊地揑着利劍，把兩人押上了天台。

「把身上的錢全拿出來！」醜男子沉聲命令。

伍玉嬋急忙打開手袋，將手袋中的錢完全倒了出來。醜男子略瞥了一眼，轉頭對方正華道：「你的呢？」

方正華拿出皮包，把裏面的一叠紅底拿出來，醜男子滿意地點着頭，道：「手錶，戒指和金鍊都除下來。」

伍玉嬋把腕上戴着的手錶和一枚十八K金戒指除下，醜男子的眼光射到她的頸項，道：「金鍊呢？」

伍玉嬋緩緩地轉過身，解開衫裙的鍊口，將金鍊除下來，正想把衫裙扣扣起來，一隻毛茸茸大手忽然自後伸了過來，扯住她的衣襟。

她慄了一慄，暗呼不妙，死命抓住胸口，把醜男子的手擋住。

然而，她畢竟是女流之輩，怎够他的氣力大？掙扎間，衫裙被他撕破了，露出了胸圍。

醜男子獰獰地笑了一笑，展開手臂把伍玉嬋的身子擁住。

方正華見勢不妙，踏上前要來勇救人，怎知醜男子一拳向他腹部擊去。

方正華「啊呀」一聲，痛得彎下了腰，醜男子得勢不饒人，一掌往他頸部斬了下去，方正華發出一個呻吟聲，雙腿一軟，仆倒下地暈了過去。

伍玉嬋正想逃，那知醜男子一個轉身，拿住了她的頭髮。她吃痛之下，叫了出來。

醜男子噤聲道：「乖寶貝，再叫的話，我一刀殺了你！」說着將利劍往她面前虛劃了一劃。

醜男子的話果然使伍玉嬋不敢聲張，但當他伸手過來撕衣服時，她再也不管死活了，張開喉嚨叫了出來。

就在伍玉嬋叫出聲時，醜男子一拳往她腦部擊來，她只覺面前一黑，昏厥過去……

當方正華醒來的時候，只覺頭眼欲昏，他緩緩地坐直起身，向前望去。

伍玉嬋躺在三四碼外，兩隻粉光緻緻的美腿像個「大」字型放開着，他心中一跳，急忙掙扎着站了起身，衝上前去。

「玉嬋！」

地上的伍玉嬋沒有應他。

藉着天上的月光，他看得十分清楚，是的，伍玉嬋的粉光緻緻的玉腿上，有幾灘殷紅的血漬，鮮血斑斑！

「我的天！」方正華呻吟了一聲，向伍玉嬋的鼻子探去，竟然沒有呼吸，他這一驚非同小可。

「玉嬋！」他大聲叫道。

伍玉嬋沒有應他，這時，方正華才發覺她頸脖間瘀青一片，早已被人勒斃了！

方正華刹那間只覺天旋地轉，「噗」他一

聲坐倒地上，眼光又接觸到伍玉嬋那渾圓修長的美腿上，一灘一灘的血漬……。

× × ×

周探長把手中的照片抛到枱上，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道：「從來沒有見過這樣殘忍的姦殺案！」

陳警官把照片拿了起來，只看了一眼，臉上便露出黯然的神色。

「我的天！這……這成什麼樣子？」陳警官訥訥地道。

「法醫官驗過，死者身上的一個部份被利器戳了七八十下，血肉模糊，根本分不出那裏是……唉！」周探長嘆了口氣，沒有把下面的話說下去。

「爲……爲什麼？」陳警官抬起頭來，詫異地道：「兇手和死者有什麼深仇大恨？」

「死者伍玉嬋是個寫字樓打字員，沒有仇家，」周探長道：「兇手可能是性變態者！」

「據說案發時死者的男朋友也在場？」

「是的，」周探長道：「我已經命人去請他來這裏認人了。」

「哦？」陳警官雙眉一揚，道：「我們捉到了疑兇？」

「不，」周探長道：「但憑這些照片看來，兇手應該是個犯過案的人，我們檔案中有不少照片，叫他認上一認而已。」

就在這個時候，「探長室」的門「篤篤」地響了起來。

「進來。」

門開處，一個警目帶着方正華進來，方正華面色憔悴，臉上的鬍子也沒刮，雙目呆滯，伍玉嬋的死給他的刺激甚大。

「方先生，請坐！」周探長指着一張沙發說。

方正華渾渾噩噩地坐了下來，周探長遞了口烟給他，他搖頭拒絕了。

「方先生，你還認得那兇手的樣貌嗎？」周探長問。

「他便是化了灰我也認得！」方正華咬着牙說。

「很好，我要你看些照片，」周探長道：「看看是否其中一個幹的。」

方正華聞言渾身一顫，道：「快拿來，快拿來！」

周探長將一叠文件拿了過來，道：「這些都是犯過强姦案的罪犯，你小心辨認一下。」

方正華微顫着手接過那叠文件，一頁一頁地翻了下去。

他足足翻了二十分鐘，抬起頭來，向周探長搖着頭。

「一個也不是？」周探長問。

「那……那人太醜了！」方正華道：「醜得七分像鬼，三分像人。」

「到底怎樣醜法，你形容來看看。」

「我——我不是早已向你們描述過了嗎？」方正華詫異地道。

「我要看看你是否有遺漏的地方，」周探長道：「請你重覆一次，好不好？」

方正華仰起首來想了一會，道：「他歪咀，扁鼻，細眼，厚唇，臉上充滿了孔瘡。」

「身高呢？」

「大約五尺四寸。」

「穿什麼衣服？」

「黑綢唐裝衫褲。」

「你以前見過他沒有？」

方正華搖着頭，說道：「我沒有見過，但……但玉嬋跟我說過，那醜男子已跟踪了她好幾天。」

「哦？」周探長雙眉一揚，急忙問道：「死者認識他嗎？」

「不認識，」方正華道：「當時我還叫她報警，但她不聽，她說沒有憑證。」

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半晌，又問道：「方先生你被他擊昏之後，便一直不醒人事？」

「是的，」方正華俯下首來，啜泣着說道：「我……我醒來時，玉嬋……玉嬋已經遇害了！」

周探長和陳警官對望了一眼，又問：「方先生，你在那裏高就？」

「城市銀行。」

「對不起，阻了你很多時間，」周探長道：「你大概要上班吧。」

「我……我是請兩個鐘頭假來的。」

「好，你現在可以回去了。」

「是，」方正華說着站了起身，當他來到門口時，周探長忽然又道：「方先生，我們如果抓到疑兇時，希望你再來一趟。」

「我隨傳隨到，」方正華恨恨地道：「我一定要把那禽獸碎屍萬段爲玉嬋報仇！」

周探長苦笑了一下，向他揮了揮手，道：「方先生，不送了。」

方正華離開了警署，召了架的士，趕回銀行時，已是下午三時四十五分，還有十五分鐘，便是停止來往戶口的支付時間，要開始埋數算賬了。

他來到自己的位子，那是「來往戶口」，專門負責支票提存的。

替工的女同事蘇茜，見方正華回來，急忙把位子讓了給他，低聲問道：「警方抓到人了嗎？」

方正華苦笑了一下，道：「你以爲他們是福爾摩斯或FBI嗎？」

蘇茜不想方正華提起命案傷心，轉身離去了。

方正華打開抽屜，拿出一叠單據，那是即日提欵的支票，等一下要做記錄的，然而，他對着一叠支票據單，眼前却現出了伍玉嬋被姦殺的慘況。

「喂！」忽然，有個聲音響了起來。

方正華急忙抬起頭來，看到一個眉清目秀的少年，認得正是熟客戶王小克。

站在「來往戶口」櫃面前的正是「小鬼子」王小克，他手中拿着一張支票，遞了過去，道：「要大鈔。」

方正華望了望壁鐘，是三時五十五分了，還未够時間。他望了銀碼一眼，將支票蓋了印，打開抽屜，準備拿錢支付。

「咦？你不是昨天晚上城市大厦天台姦殺案的事主嗎？」王小克忽然低呼了一聲。

方正華苦笑一下，今天早上上班迄今，已經有三四個客人認出了自己，都是記者拍了自己的照片，刋登在報端的緣故。

王小克望了櫃枱上的職員名字膠牌一眼，又問道：「方先生，你有沒有把兇徒的樣子描述給警方？」

「我剛從警局回來。」

「方先生，那兇徒一定難逃法網的，你放心好了。」王小克道。

方正華又是苦笑了一下，把鈔票遞給王小克。

當王小克正欲轉身離去時，忽聽一聲暴喝：「站着別動！」

王小克從方正華的眼色神情，已經猜到是怎麼一回事了！

× × ×

周探長披上了上裝，將腰間的佩槍解了下來，辦公室的門忽然「嘭」地一聲，被人撞開。

一聽到「嘭」的那聲響，周探長心中陡地一震，他在警界服務了這許多年，從來沒見過有人在警察總部中，這樣大力地將門撞開。

周探長忙抬起頭來，看到神色慌張的范警目！

范警目加入警界的日子也不短了，半年前還是軍裝警員，最近調任偵緝組便衣警探，辦案的效率較佳，平日不論碰到了什麼事，都鎮靜逾恆，這時却是爲何慌張撞門進來？

當然，周探長一看到范警目的神色，便知道有不尋常的事發生了！

「探長，城市銀行遇刼！」

周探長雙眉一皺，抬頭一望壁鐘，是下午四時正，各大銀行打烊的時候。

他白了范警目一眼，最近一年來，本市刼案無日無之，昨日的天台姦殺案才哄動了全市，銀行遇刼怎值得大驚小怪？

「刼匪將自己反鎖在銀行中，」范警目上氣不接下氣地道：「而且挾持了幾個人質！」

「哦？」周探長雙眉一揚，他開始瞭解到爲什麼范警目失常的原因了。

范警目透了一口氣，道：「探長，我們已經有不少兄弟趕到現場去，馮主任吩咐你也到現場去看看。」

周探長幾乎毫不猶豫地答了一聲好，他佩上短槍，道：「咱們走！」

「城市銀行」位於最繁盛的「皇后大道」，附近都是店舖，周探長一抵達現場後，便發覺刼匪選擇它下手實在是愚不可及。

這時，整條「皇后大道」已經被警方封鎖了起來，荷槍實彈的警務人員駐守附近，觀看熱鬧的路人如堵，周探長眉頭緊皺，問道：「刼匪有什麼武器？」

「據逃出來的銀行職員說，刼匪有一把點三八口徑的短槍。」范警目答。

「那麼趕快驅散附近看熱鬧的人，」周探長下令：「同時讓他們知道在這裏看熱鬧可能會釀成慘劇！」

「是！」范警目答應了一聲，轉身離去。

當范警目轉身離去時，偵緝組的馮主任向周探長走了過來。

馮主任是一個四十餘歲，頭頂微禿的中年男子，他臉色肅穆，右手按住腰間佩槍，在周探長面前站定。

「情形怎樣？」周探長問。

馮主任搖着頭，臉上憂形於色，道：「我們還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聽說銀行裏有職員逃了出來？」

「不錯。」

「我想見見他們。」

「好，」馮主任向他點一點頭，道：「跟我來。」

兩人來到附近一幢新樓地盤的臨時控制中心，兩個中年男子臉上猶有餘悸地，正在向一個警官陳述案發的經過。

周探長向他們走了過去，問道：「兩位貴姓？」

「我姓陳，是城市銀行的出納員，」鼻樑上架着眼鏡的中年男子指指身旁的同伴，道：「他是外匯部的姚才生。」

「刼案是怎樣發生的？」周探長淡淡地問。他告訴自己，不論發生什麼案件，辦案的人都必須冷靜處理。

「大概是三點五十五分，我們正打算埋數下班，銀行的鐵閘也放了下來，只剩下當中一個小鐵門，以備我們職員離開銀行，不料就在這個時候，有個男子衝了進來，手中拿着一把手槍，喝令我們不許亂動，」姓陳的出納員娓娓說道：「我和姚才生當時剛巧站在櫃面附近當時嚇得動也不敢動，蘇茜却暈了過去——」

「蘇茜？」周探長插口問。

「她是儲蓄部的職員，」陳姓職員繼續說下去：「當時她站在閣樓的樓梯口，嚇得昏倒下地，可是也就在那時候，警鐘忽然响了。」

「是誰按動警鐘的？」周探長問話時，烱烱的雙眼望定了他。

「我想——我想是蘇茜假裝昏倒，乘機按下警鐘的。」

「哦？」周探長雙眉一軒。

「是這樣的，在通向閣樓的樓梯間，有一個警鐘的暗掣。」

周探長這才緩緩地點着頭，問道：「後來呢？」

「那刼匪聽到警鐘聲，臉上勃然變色，我和姚才生趁他指嚇住別人時，乘機逃了出來，蘇茜也立即爬起身跟着我們逃出銀行。」

周探長咬了咬唇，問道：「那刼匪大約多少歲？長得怎樣？」

「他——」陳姓職員仰首一想，答道：「他大約三十歲左右，身材不高，皮膚黝黑，長得……長得十分難看！」

「哦？」周探長心中一動，問道：「怎樣難看，你形容來聽聽。」

「他左邊面頰好像被什麼燒焦了一樣，一隻眼睛只見眼白不見瞳孔，頭髮全禿光了。」

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又問：「他手中的槍是眞的還是假的？」

「我想是眞的。」

「你怎知道？」

「因爲當我們逃出銀行的那刹間，忽然聽到裏面槍聲一响，」姓陳的職員答道：「大概是他响槍示警，叫其他人不可亂動。」

周探長不由擦了擦鼻子，當他遭遇到難題時，總是習慣性地擦他的鼻子。

照五位職員的供述，刼匪手中的槍是眞的了！

一個持槍行刼的匪徒，事敗後竟然將自己反鎖在銀行裏，他必定有所圖！

周探長腦中迅速地轉着念：銀行中有多少職員和顧客被困？刼匪是個怎樣的人？他身上有多少子彈？

「陳先生，你們銀行還有多少職員被困？」周探長問。

「大約有六七個。」

「當時有沒有顧客在銀行中？」

「這個——」姓陳的職員仰首一想，道：「好像還有三四個顧客沒有離去。」

「唔——」周探長點着頭，又問：「你肯定刼匪只有一人？」

「這個——」陳姓職員向同事姚才生望去，道：「阿生，你說呢？」

姚才生臉上驚悸猶存，茫然地搖着頭，澀笑道：「當時我嚇得六神無主，沒有留意。」

「你們逃出來時，那刼匪有沒有向你們開槍？」周探長問。

「沒有，」姚才生答道：「他……他大概要看住其他的人吧？」

「這樣看來，那刼匪是個臨危不亂的人了！」周探長喃喃地道，將指節捏得「拍拍」直响，向兩人謝了一聲，轉身走開。

「老周，你說刼匪下一步會怎樣做？」馮主任上前問。

周探長沉吟着，不做聲。半响，他才道：「他會以人質要脅叫我們放了他。」

馮主任望一望腕錶，是下午四時四十分了。刼匪已在銀行中逗留了四十分鐘。

「怎麼他還沒有反應？」

「馮主任，我們何不試打個電話和他談談？」周探長忽然提議。

馮主任臉上現出喜色，連聲道：「對，對！咱們打個電話給他，和他談談，希望他棄槍投降。」

周探長苦笑着，馮主任的想法未免太天眞了！

他從姚才生口中得知銀行中的電話號碼，撥了一個電話去。

電話鈴足足响了一分鐘，才有人接聽。

「喂？」周探長道。

「你是誰？」對方傳來一個鎮定的男聲，顯然的，這電話一定是刼匪來接聽的。

周探長一聽到那個聲音，心下便暗暗叫苦，一個刼匪事敗後被困在銀行之中，竟然不慌不忙，語氣鎮定！那表示他不是個普通脚色。周探長告訴自己：面臨的是一個棘手的歹徒！

「我想和你談談。」周探長終於自我介紹，道：「我是警方的周探長。」

「啊！原來是周探長，久聞大名！」刼匪道：「我也正想和你們談談。」

「談什麼？」周探長儘量把語氣裝得很平和。

「我們現在手中有十一個人質，如果你想這十一個人安然無事的話，那麼，要答應我們一個條件。」

周探長腦中閃電般現出一個念頭：我們？那表示銀行中的刼匪不止一人了！

「聽到沒有？」刼匪提高了聲音，道：「你們要答允我們一個條件。」

「你們一共有多少人？」

「四個。」

「好吧，把你們的條件說出來。」

「我們要兩架私家車，」刼匪道：「同時在我們離開銀行後，不許在後跟踪。」

「請問——你們是否要帶着人質一塊走？」周探長問。

「這個當然，」對方頓了一頓，又補充一句，道：「不過，我們安全離去後，自會把人質全部釋放。」

「有什麼保證？」

「我們暫時不能向你們提出什麼具體的保證，不過，我可以告訴你，我們的目的只是爲了發財，並不想殺傷人命。」

周探長暗暗吁了一口氣，能够不殺傷人命當然最好不過。

他沉吟了一下，問道：「可以給我們考慮一下嗎？」

「首先我要告訴你，我們不會給你們太多時間去考慮的。」

「可是你要知道，這件事我作不了主，還要請示上頭哩。」周探長道。

「——好吧。」

掛斷電話後，數十雙眼光一齊向周探長望來。

周探長擦着鼻子，望了衆人一眼，緩緩地說道：「他要兩架車子。」

其實剛才周探長和刼匪在電話中的對話，臨時指揮部的工作人員都從分機中聽到了，這時候，衆人只想着一個問題：答應刼匪的條件？抑或拒絕他？

馮主任雙眉皺得更緊，在室內踱着方步，忽然，他好像想到了什麼東西，說道：「老周，我們一直拖延着他！」

「爲——爲什麼？」

「刼匪被困在銀行中，既沒有水，也沒有食物，如果我們一直拖延着他，等他精神困頓到無以復加時衝進去，那不是一舉成功嗎？」

「如果他按捺不住，向人質下手呢？」

「這個——」

周探長接着道：「而且，他們也有可能向我們要求供應食物的。」

「這就更容易辦了，」馮主任雙指「拍」地一聲彈了一下，道：「我們可以在食物中滲進迷藥，將他們迷倒。」

高級警司戴天走了過來，插口道：「聽你們這種說法，好像肯定銀行中的刼匪不止一個，對不對？」

「剛才他在電話中是用『我們』這兩個字眼的。」周探長道。

「也許他只是虛張聲勢報大數呢？」

「總而言之，現在銀行中有多少個刼匪都無關重要，」馮主任道：「重要的是他或者他們有十一個人質！」

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表示同意馮主任的見解。

這時，刼案現場已封鎖了起來，可是看熱鬧的市民也越來越多，重重叠叠地圍在架起來的鐵馬之外，總數起碼有兩三千人之衆。

同時，報紙記者，電台電視採訪員也蜂湧而來，一間電視台並且在刼案現場對面的天台上，安裝了攝影機作現場轉播。

平日車水馬龍，行人如鯽的「皇后大道」，這時水靜河飛，全市數百萬市民，都從電台或電視的報告注視着「城市銀行」刼案發展。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天逐漸黑了。

警方的衝鋒車一輛一輛駛到現場，數百個全副武裝，荷槍實彈的警察，源源從大卡車運來，「城市銀行」附近的樓宇，都埋伏了警方的「神槍手」，結成一層堅強的包圍網，即使是一隻老鼠，也沒有可能在這個局面之下逃得出去。

晚上十時三十分，一個電視台的記者和刼匪通了一次電話。

「你是誰？」刼匪拿起電話便問。

「我是電視台記者，有幾句話想和你談談，可以不可以？」

「歡迎之至。」刼匪大方地答。

「你們到底有多少人？」

「四個。」

「多少枝槍？」

「四枝。」

「多少子彈？」

「這是個秘密，」刼匪答道：「總之够殺光十一個人質就是了。」

「你們這次刼案是不是計劃了很久的行動？」記者又問。

「是的，我們計劃了足足一個月。」

「現在你們已經得償所願，取到了很多錢了？」

「不錯，」刼匪答：「我們現在每個人滿袋都是錢！」

「銀行裏的人質怎樣？他們生命無碍嗎？」記者問出了數百萬市民關心的問題。

「他們都安然無恙，」刼匪答道：「只要警方答應了我們的條件，他們便可以得到釋放了。」

記者又問。「在此之前，你們還做過其他的案件嗎？」

「不曾。」

「你貴姓？」

「陳。」

「陳先生，請你聽我一句話，那十一個人質是無辜的，希望你在盡可能範圍內，不要傷害他們的性命。」

「這個當然，我早已說過，我們的目的只是想發財，並不想殺傷人命。」

「如果你們這時候釋放人質，棄械投降，警方一定會從寬發落，陳先生，你可以考慮這個問題嗎？」記者溫和地道。

「如果要考慮的話，我們也不必進來了。」刼匪道。

「你們肚子難道不餓嗎？難道可以一直這樣僵持下去嗎？」

「時機一到時，我們會採取行動的。」

「你是指傷害人質？」

「這很難說，」刼匪的聲音仍然出奇地平靜：「我們必須先顧及自己，對不對？」

「你們的槍是從什麼地方得來的？」

「越南。」

「你們在本市有沒有家人？他們住在什麼地方？」精明的記者進一步試探問。

然而，刼匪的機智也不遑多讓，他答道：「你以為我會告訴你嗎？」

「電話訪問」至此告一段落，警匪雙方仍然對峙着。

刼案發生後的翌日，早上十一時十五分。警匪雙方已對峙了十八個小時。

周探長又拿起電話，和刼匪進行通話。

仍然是那把熟悉的聲音，當周探長表明身份後，他的語氣已無先前冷靜鎮定，他向周探長咆哮道：「聽到沒有？我們要兩架汽車！」

「陳先生，」周探長沉吟了一下，道：「我們原則上已經答應了你的條件，你——」

「既然答應了，那就趕快把車子開過來！」刼匪提高了聲音，顯然地，經過十八個小時的對峙後，他已露出煩躁的樣子。

「我們正在挑選車子，大概再過一會兒便能夠開過來了。」

「哼！別以為我們不知道你們在實行拖延政策！」刼匪冷冷地道：「可是，你們也不要忘記，有十一個人質在我們的手上！」

「那十一個人質安好吧？」

「有兩個昏過去了，其他人都沒有什麼，」刼匪冷冷地道：「我限你們在十分鐘之內將車子開過來，否則，我們將先把那四個女的殺掉！」

周探長心下一懍，當刼匪打定主意作困獸鬥時，他們的確會先殺一兩個人質來施「下馬威」的！

「探長，我最後警告你們，如果不立刻將我們要求的兩架車子開過來，我們立即會向四個女人質下手——」

刼匪說到這裏，忽聽他「啊呀」一聲，跟着，電話筒「砰」地一聲掉下地去。

「喂，喂！」周探長心頭一跳，接連叫了幾聲，然而，沒有人回答。

臨時指揮部的幾個高級警官本來都有點睡意，一聽到刼匪那個叫聲，登時精神一振。

「什麼一回事？」馮主任問。

周探長拿着電話筒呆呆出怔，是的，到底銀行裏發生了什麼事。

忽然，周探長腦際念頭一閃：莫非是人質聽到刼匪的恫嚇後，羣起反抗？

當一個人生命受到威脅時，的確會有奮力一戰的決心和勇氣的。

周探長只不過呆了幾秒鐘，立刻得到一個結論：人質向刼匪展開偷襲，可能用硬物擊中刼匪的頭部，將他制服，然後再設法衝出來。

可是，周探長迅速又想到：如果銀行裏有四個刼匪的話，人質此舉不啻是加速刼匪下手的決心。

他告訴自己，無論如何，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為了十一個人質的安全，不能再守株待兔下去了。

臨時指揮部，就在「城市銀行」隔壁三四個舖位，周探長一衝了出去，范警目立時迎上來。

「探長，怎麼一回事？」范警目問。

周探長正要答話，後面忽然傳來馮主任的聲音：「老周，老周！」

周探長轉過頭去，只見馮主任臉上透着興奮的神色，自臨時指揮中心奔了出來。

「幹什麼？」周探長問。

「你的電話！」

「哦？」周探長呆了一呆，問道：「是銀行內打來的？」

「不，不是銀行內打來的。」

周探長沒有繼續問下去，他轉身向臨時指揮部走去，拿起話筒，「喂」了一聲。

「周探長嗎？」對方是一個嬌滴滴的女聲：「我是白小妹。」

「啊，小妹！」周探長低呼了一聲，明白為何馮主任臉上有興奮神色的原因了：莫非王小克自告奮勇要來對付銀行中的刼匪？

如果「小鬼子」王小克願意幫忙，憑他的鬼靈精怪和渾身絕藝，定可制服銀行中的刼匪，警方也用不着動用這許多人了。

「小鬼子呢？」周探長問。

「小鬼子？我正想問你哩！」白小妹道：「他昨天下午離家，現在還未回來。」

周探長不由有點失望，道：「小妹，我現在很忙，沒空和你閒談，反正小鬼子經常一出門便三四天不回來的，你放心，他——」

「探長！」白小妹不待周探長說下去，便說道：「他臨出門前，告訴我要到銀行去提款的。」

「哦？」周探長心頭一跳。

白小妹接着說下去：「我們的戶口正是被刼的『城市銀行』！」

「你——你的意思是說，小鬼子可能在銀行中？」周探長瞪大着眼問。

「是的。」

「他……他是十一個人質之一？」周探長吶吶地問。

「很有這個可能，否則他沒有理由到現在還不回家的。」

周探長一顆心怦怦地跳了起來，問道：「且慢，你告訴我小鬼子是幾時離家的？」

「好像是下午三時半左右。」

周探長仰首一想，王小克的家離「城市銀行」大約有三四個字的車程，這樣說來，王小克百分之九十是在「城市銀行」中的了！

「他提了錢後，不會還有其他的地方去吧？」周探長問。

「不會，他說過一提了錢立即拿回家的。」白小妹道：「探長，如果小鬼子在銀行內，他……他會遭遇不測嗎？」

「放心好了，如果小鬼子在銀行內，事情便好辦了！」周探長信心十足地道：「你放心，我打個電話，去試探一下，你在家等我的消息。」

「——好吧。」

掛下電話後，周探長揑着手，一時間不知如何在電話中措辭，馮主任踏上前來，問道：「小鬼子在銀行內嗎？」

「唔，有這個可能。」

「如果小鬼子在銀行中，他應該老早便發難了，」馮主任道：「怎會耗到現在？」

周探長也皺起了眉頭，以王小克的脾性，他是不會任由刼匪脅持凡十餘個鐘頭的。

「我——我打個電話去問問看，」周探長道：「希望刼匪允許我和人質談談。」

「好。」

周探長拿起電話，撥下號碼。

電話才響了一下，立時有人來接聽，是那個刼匪憤怒的聲音：「你們聽到沒有？只有七分鐘的時間了，如果你們還不把車送來，七分鐘後，我便開始殺第一個人質，然後每隔一分鐘殺一個！」

「陳先生，」周探長心平氣和地道：「我們首先要確定那十一個人質都安然無恙。」

「他們現在當然安然無恙，七分鐘之後，便難說得很了！」

「我可不可以和人質通通電話？」周探長問。

「不可以。」

「那我們怎可能確定他們安然無恙？」

「這個——」

周探長見刼匪意志動搖，立即又道：「只要你答應讓其中一個人質和我說兩句話，只是兩句話，我立即命令他們將車子駛來銀行門口，保證給你們平安離去。」

「好吧！」

「且慢！」周探長急忙叫住刼匪，道：「我要指名的。」

「哦？為什麼要指名？」

「那可以證明十一個人質都安全，否則，你隨便叫一個人和我通話，怎知其他的人質怎樣了？」

「好吧，你要誰和你通話？」刼匪終於讓步了。

周探長和馮主任望了一眼，道：「我要一個姓王，名叫王小克的人質來通電話。」

「王小克？」

「是的。」

刼匪忽然緘默了！

周探長緊張地握住電話筒，如果王小克真的在銀行內的話，大家內外合作，定可把刼匪制服。

然而，如果王小克不在銀行中呢？那便如何是好？

看官，「小鬼子」王小克當然在銀行之中，他一看到方正華臉上驚惶的神色時，立即就知道銀行遇刼了！

當王小克正想轉過身去看個究竟時，背上突然有個硬管頂了上來，跟着，刼匪冷冷地道：「別動，否則一槍斃了你！」

在這情形之下，王小克只得乖乖地把手舉了起來。

「你們全替我舉起手，走出來！」

就在這個時候，警鐘驀地響了起來，刼匪朝天花板放了一槍，大聲叫道：「大家站定了別動，否則全部沒命！」

王小克離刼匪只有一兩呎遠，如果猝起發難的話，很有機會把他制服，但他必須考慮一個問題：當大家糾纏之間，如果手槍失火傷了無辜，那便如何是好？

正猶豫間，刼匪又用槍指住了他，沉聲喝道：「大家都站出來！」

櫃枱內的男女職員紛紛舉高雙手走出來，刼匪指着其中一個女職員，道：「先去把門關上了！」

女職員嚇得渾身發抖，站在當地手足無措，刼匪喝了聲：「快去！」

王小克望了刼匪一眼，見他奇醜無比，便是夜叉也比他好看三分，不由皺了皺眉頭。

那女職員巍顫顫地上前把大鐵閘當中的小鐵門關上了，刼匪揮了揮槍，大叫道：「走回來！」

那女職員花容失色，雙唇蒼白無血，抖着身子站到人叢間。

刼匪自袋中抓了一把子彈出來，道：「這裏一共有十八顆子彈，還有我槍膛中的五顆，一共二十三顆，而你們却只有十一個人，如果有誰敢發難的話，一個也活不了！」

衆人噤若寒蟬，那裏還敢出聲發難。

方正華見到那刼匪樣貌奇醜，只是呆呆地望定了他。

「看吧！」刼匪猙獰一笑，道：「你是打算認清楚我的樣子，然後向警方描述出來抓我，是不是？」

「不，不，」方正華雙手亂搖，道：「不，不，我不是這個意思！」

刼匪緊緊握住手槍，踏前一步，道：「那麼你儘望住我幹什麼？」

「我……我只是覺得你很像一個人！」

刼匪「桀桀」一笑，奇醜無比的臉上現出邪異的神色，道：「像誰？」

方正華吶吶地答不出話來。

當那刼匪踏進銀行時，他便有一種錯覺，那是姦殺伍玉嬋的醜男子。因為要再去找一個比醜男子更醜的人，實在不是易事。

刼匪不再理會方正華，轉對其他的人質喝道：「你們全舉高手走到牆邊去，將手放在牆上！」

王小克隨着銀行中的職員和顧客朝牆邊走去，他心底下有一個自私的念頭：刼匪刼的是銀行的錢，與自己無關，何必冒生命的危險去反抗呢？

王小克自小便有一種「刼富濟貧」的想法，他認為銀行資本雄厚，損失十餘廿萬對他們說並不算什麼一回事，況且還有保險公司賠償，何必和一個奇醜無比的刼匪博命？

一個挺而走險打刼銀行的匪徒，多半是在走投無路之下，才會出此下策，王小克像其他人一樣，乖乖地站到牆邊去，把手放在牆上。

這時，銀行外傳來「嗚嗚」的警車聲，人質們的心情立時緊張了起來，他們都盼望警察衝進來相救，然而，「嗚嗚」聲在銀行外戛然而止，跟着便沒有動靜了！

由於刼匪是單槍匹馬行刼，要看顧十一個人質並不是易事，所以，他眼珠一轉，把方正華叫了過來。

「你去找點繩子來！」

方正華心下一懍，吶吶地道：「我……我們這裏沒有繩子。」

「快去找！」刼匪暴喝一聲，把槍咀指住方正華的胸口，道：「否則我先斃了你！」

方正華大吃一驚，急忙應了一聲，轉身去找繩子。

「別耍什麼花樣，否則你將會是我第一個下手的對象！」刼匪又補充了一句。

方正華那裏敢耍花樣，終於在一個抽屜中找到十幾呎尼龍繩。

「好得很，」刼匪道：「把繩子割開十一段，然後把他們縛住了！」

方正華拿着那綑繩子，站在當地猶豫着，刼匪又暴喝一聲，道：「還不快些依我的話去做？你是否活得不耐煩了？」

方正華這才找了把剪刀，將尼龍繩剪作十一段，向同事們走過去。

「縛得結實一點，」刼匪道：「如果被我看出縛得不够結實的話，先射斷你左右手！」

方正華渾身一抖，戰戰兢兢地分別替那十個人質綑縛上了。

刼匪站在一旁「監視」，見方正華不敢作弊，這才滿意地點着頭，說道：「好極，你退後！」

方正華來到門口「詢問處」的寫字枱，刼匪又命他將身子轉過，這才放下手槍，迅速替方正華的雙手綑縛住了。

然後，他進入櫃面，打開抽屜，將一叠一叠的大鈔塞進袋中。

身上幾個袋子都裝滿了鈔票後，刼匪竄近窗口，掀開窗帘布，向外窺探。

銀行外面水靜河飛，可是正因為如此，刼匪才發覺事情不比尋常。

顯然地，銀行外面被警方包圍住了，如果這個時候出去，只有被當作槍靶子。

刼匪燃上了一口烟，坐在「詢問處」的枱子上，監視着那十一個人質。

不一會，他忽然好像想到了什麼東西，拿起了電話，撥了第一個號碼——

然而，他立即又把電話掛上，把烟蒂往雲石地板上一抛，大力踩熄，向人質走了過去。

「你們坐下來吧！」刦匪道：「記住，面壁而坐，誰要是回頭的話，我先殺了他！」

英雄被擄禁　醜漢逞酷刑

十一個人質——包括王小克在內，聞言紛紛坐了下地。

王小克本來以為刦匪刦了錢後便逃之夭夭，怎想到自己會成為「人質」？可是在這種情形之下，雙手被縛，却又如何反抗？

人質們都暗暗奇怪，刦匪難道就這樣呆在銀行之中不成？

然而，誰也不敢出聲，只有一個女職員因為驚恐過度，低聲啜泣了起來。

「不許哭！」刦匪大喝一聲。

女職員急忙收聲，却嚇得幾乎昏厥過去。

這時，電話鈴响了起來。

刦匪渾身一顫，但隨即保持鎮定，猶豫了一會，才上前把話筒拿了起來。

如此這般，刦匪和周探長，電視台記者通了幾個電話，當周探長聽到他「啊呀」一聲的時候，是他坐在枱上不小心摔了下來的原故。

原來刦匪經過將近廿個小時和警方的對峙，精力已經有點不支，連坐也坐得不大穩了，只不過怕人質反撲，因此强行支持着而已。

最後一個電話周探長要求和一個名叫「王小克」的人質通話時，刦匪雙眼一亮，道：「你等等！」

他走到牆邊，道：「王小克，你出來！」

王小克聽到刦匪竟然叫出了自己的名字，心底下不由一懍。

「王小克，快站起來！」

王小克只得硬着頭皮站起來。

「你的電話！」刦匪將手中的短槍一揚，示意王小克去接聽電話。

當王小克向電話走過去時，刦匪戒備地把槍咀指住王小克的腦門，噤聲道：「小心說話，否則我先斃了你！」

王小克暗自奇怪，到底是誰打給自己的電話？他拿起話筒，「喂」了一聲。

「小鬼子，是你嗎？」是周探長的聲音。

王小克先是一呆；周探長怎會知道自己在刦案現場？但回心一想，立時恍然，必定是白小妹通知他的，因為自己到「城市銀行」時，白小妹知道行踪。

「是的。」

「他們有多少人？」周探長問。

王小克正欲答話，刦匪的槍咀頂了上來，道：「放下電話。」

王小克料不到他細心若斯，正猶豫着，刦匪已經劈手搶過話筒，道：「探長，現在限你五分鐘的時間，再不把車子駛過來的話，我要開始殺人質了！」

「我們把車子駛過來時，怎樣通知你？」周探長急忙問。

「按三下喇叭，」刦匪道：「我們便會出來了！」

「好吧！」

刦匪掛斷電話後，獰笑着道：「哈哈，原來我們這裏還有個知名人仕『小鬼子』！」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既然被他認出了自己的身份，也無須遮瞞了。

「小鬼子，如果你稍有異動的話，我會毫不猶豫地先殺了你，懂嗎？」

王小克聳着肩，淡淡地道：「你怕什麼，這一段時間內我不是一直很合作麼？」

「哼！算你識相！」

就在這個時候，外面傳來三聲喇叭，刦匪把王小克押到人堆中，然後叫了五個人質——三男兩女站起身來。

「走！」

那五個人質互相對望了一眼，緩緩地向大門走了進去。

「你也一塊走！」刦匪把槍咀頂住王小克的背脊，沉聲道。

王小克只得乖乖地向前走去。

刦匪上前打開小鐵門，向外窺探了一眼，果然看到銀行門口泊着兩架車子。

「你們帶頭走出去！」刦匪叫道。

那五個人質跨出鐵門，刦匪沉聲吩咐道：「慢慢走，站在車旁邊！」

然後，他用槍咀指住王小克道：「走！」

王小克踏出鐵門，放眼望去，只見三四十碼處架着鐵馬，不少軍警在戒備着。

那五個人質，來到其中一輛私家車側，刦匪押着王小克踏向前，打開了車門，道：「上車！」

王小克深深地吸了口氣，踏上車去。

刦匪又道：「坐進去！」

王小克只得挪動身子，坐到司機座旁邊。

刦匪等王小克坐好後，迅速跳了上車，發動馬達，車子怒吼一聲，向前疾衝而出。

且說周探長見刦匪押着六個人質踏出銀行時，立時吩咐屬下戒備。

當刦匪上車飛逃後，探長一時打不定主意，上前相救那五個人質，却或任由他們留在銀行門口，因為刦匪自稱有四個，而銀行中尚有五個人質！

如果這時貿貿然衝上前的話，銀行中的另外三個刦匪一時慌張開槍，那五個人質的性命便堪虞了！

「老周，其他那三個怎麼還不出來？」馮主任在周探長耳畔低聲問。

周探長雙眉緊皺，道：「馮主任，先命人跟踪那架車再說。」

馮主任立時拿起無綫電通訊器，吩咐埋伏在街口的警車展開跟踪。

刦匪以高速駕着車子向前飛馳，王小克忽然說道：「兄弟，你逃不了的！」

「哼！逃不了最多和你同歸於盡！」刦匪冷哼了一聲，道：「有人陪我一塊死，並不虧本！」

他一面說話，一面踩着油門，車子像怒馬一般在馬路上左穿右插地飛馳。

在後面跟踪的警車由於經過叮囑，並無响起警號，只是自後尾跟着。

刦匪望了倒後鏡一眼，恨恨地道：「哼！果然跟上來了！」

他忽然一扭軚盤，車子朝一條橫街駛去。

那時橫街是單程路，路口豎着一塊「不准駛入」的牌子，但那刦匪狗急跳牆，竟然直駛而入。

王小克見對面有輛跑車飛馳而來，不由大叫一聲：「小心！」

刦匪咬實牙齦，忽然一扭軚盤，車子大力震盪一下，上了行人路，剛好和那迎面而來的跑車擦身而過。

刦匪踩着油門，車子繼續向前衝去，背後却傳來一陣轟然巨响。

「哈哈！撞上了！」刦匪朗聲大笑。

王小克回頭一望，只見那跑車已和自後跟踪的警車撞上了。

刦匪的駕駛技術甚是高超，他平穩地駕着車子，在橫街間穿來插去，不一會，來到一條闃無人跡的小巷中。小巷內泊着幾輛車子，刦匪把車停下，押着王小克下車，向其中一輛車子走去。

他取出一條鐵綫，弄開車門，又命王小克

上車，這才自車中的暗製弄開車頭蓋，撥着引擎，緩緩地把車子駛了出去。

王小克見他開鎖的手勢極為純熟，心下暗暗詫異，料不到這個奇醜無比的刦匪，開鎖技術竟是不下於某些「專家」。

車子在馬路上疾馳時，刦匪「哈哈」大笑，道：「終於被我擺脫他們了！」

王小克苦笑着，既然刦匪擺脫了警方的跟踪，那麼，以後只有靠自己來逃出生天了！

刦匪側頭望了他一眼，道：「小鬼子，如果你乖乖地不玩花樣，我等一下便放了你！」

「兄弟，剛才有電視攝像管對住了你，你的樣子已經被警方拍下來了，難道你以為逃得掉嗎？」

「當然逃得掉，」刦匪望着馬路，自信地笑道：「我是誰？」

「這次收穫不錯嗎？」

「二三十萬而已，」刦匪道：「但也够了，我從來沒擁有過這樣的一筆大錢。」

「打算怎樣花？」

「你有興趣知道？」

「唔。」

「那麼我告訴你吧！」刦匪道：「我會把它捐出來。」

「捐給誰？」王小克詫異地問：「慈善機關？」

刦匪聞言忽然仰天哈哈大笑。

王小克不解地望住刦匪，實在不明何以他這樣好笑。

「小鬼子，看你也是江湖仔女，」刦匪道：「你可知道，許多慈善機關的主持者都是富人？」

王小克點着頭。

「為富不仁，為仁不富，」刦匪道：「天下間的有錢人都是壞蛋！」

「這也未必！」

「未必？」刦匪冷哼了一聲，道：「你只不過知道他們的背面而已。」

「剛才你的話還沒說完哩。」

「許多慈善機關在收到善欵後，大部份都被人中飽私囊，當真拿出來做善事的，只不過是從他們手縫隙間漏出來的而已。」

王小克緘默了，刦匪說的也許是事實。

「你認為我說得對不對？」刦匪問。

「那麼你捐給什麼人？」

「我的自己人。」

「自己人？」王小克又是一呆，道：「是不是給一般貧苦大衆？」

「他們那用得着我們捐助？」

「咦？貧苦大衆不是最需要金錢上的濟助嗎？」王小克道。

「小鬼子，你以為天下間最悲慘的是沒有錢的人？」刦匪忽然問。

「沒錢當然是慘事，」王小克道：「譬如說，如果你有錢，也用不着挺而走險來打刦銀行了。」

「哈哈！人家說小鬼子是個明事達理的人，我看却是個混帳王八蛋！」

王小克雙眉一軒，但雙手被縛，性命又在他手中，問道：「我怎樣混帳王八蛋了？」

「我問你，窮人家的兒女可不可以打工賺錢？」刦匪問。

「當然可以，有手有脚，總不會餓死。」

「對啦，尤其是長得漂亮一點的女孩子，家中再窮也不要緊，她們可以去賣屁股，嘿嘿，賺的錢比銀行經理還多哩，對不對？」

王小克無可奈何地點着頭。

刦匪見王小克同意他的觀點，不由一樂，又道：「剛才你自己也說過了，只要有手有脚，人總不怕會餓死的，一個人窮不是罪惡，也不是慘事，而是——」

「而是什麼？」

刦匪忽然嘆了一口氣，沉默了。

「剛才你說要把刦來的錢捐給你的自己人，」王小克試探着問，「捐給像你一樣悲慘的人？」

刦匪沉吟了一下，點着頭。

「既然這樣，何必冒生命危險，辛辛苦苦地去打刦銀行？刦來的錢都不是自己落袋。」

「小鬼子，我是非這樣做不可的。」

「為什麼？」

刦匪側頭望了王小克一眼，咀角忽然露出一綫邪異的笑，道：「你想知道？」

王小克遲疑了一下，向他點點頭。

「好，那麼你將會知道的。」刦匪說罷，大力踩一下油門，車子全速前進。

王小克向車窗外望去，這才發現自己原來已經在郊外了。

「你……你想帶我去什麼地方？」

刦匪笑了一笑，道：「去一個你從來沒去過的地方。」

「你剛才不是說過會放了我嗎？」

「哈哈，我忽然改變了主意，」刦匪側頭含笑望住王小克，道：「我看老三老六會喜歡你。」

「老三老六？他們是誰？」

「哈哈，我的自己人呀！」

說話時，刦匪忽然大力一踏煞掣，車子戛然而止，王小克由於雙手被縛，身子向前撞去，險險撞上了擋風玻璃。

他身子一側，撞到了儀表板，額角立時皮破血流。

「對不起，對不起！」刦匪連忙道：「撞傷了你的細皮嫩肉，眞是萬分不好意思。」

王小克料不到他會出聲道歉，倒是愕了一然，只聽刦匪一面打開車門，一面道：「老三老六見了你這麼俊秀的可人兒撞破了皮，定會痛心，嘖嘖！」

王小克聞言心頭一動——那老三老六到底是什麼人？

刦匪已經走過來替王小克打開車門，道：「到啦，下車吧！」

王小克踏下車來，四週一望，認得是人踪稀至的北區荒郊。

四下裏全是叢林高山，附近全無房屋，刦匪帶自己到這個地方來幹什麼？

王小克腦際念頭一閃，忖道：「莫非他要在此地殺了我？」

一念及此，王小克立時提高警惕，他雙手雖然被縛，但事到危急時發起難來，却還是有機會逃脫的。

目前，最要緊的還是先看看這醜刦匪想帶自己去見什麼人。

「走吧！」刦匪說着，領先向亂草叢中走去。

王小克在槍咀指嚇之下，只得乖乖地向前走着。

前面是一片叢林，林中亂草高及膝蓋，四週荊棘叢生，樹蔭遮天，裏面一團黑暗。

刦匪打開手槍的保險掣，道：「小鬼子，你只要稍有異動，我立時開槍，知道嗎？」

王小克暗嘆了一聲，這醜刦匪實在太過小心了。

他踏着亂草向前走着，大約走了半個多小時，前面仍然一團黑暗。

說也奇怪，那刦匪似乎能在黑暗中視物一樣，在後面指示王小克或向左轉，或向右走，林中粗可合抱的大樹雖多，却未碰上。

王小克眼光十分銳利，他暗中留意着：刦匪到底是憑什麼記認帶路的？惟一的解釋是他

太熱這個叢林的情形。

「向左轉。」刦匪忽然道。

王小克朝左邊走去，面前竟然出現了一小徑。

其實用「小徑」這個名辭還是不切實的，因爲那只不過是亂草被踩平了，露出闊約半呎的空隙出來而已，旁邊的草豎立交叉着，若非小心觀看，根本看不到。

又走了半個小時，刦匪命王小克向一道小斜坡走去，那斜坡上一樣長滿了荊棘亂草，但已有陽光射到，王小克小心翼翼地向上爬着。

不久，來到一個小洞口，刦匪吁了口氣，道：「到啦！」

王小克向山洞裏望去，却是黑漆漆一片，刦匪道：「進去吧！」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這才俯身子進洞，原來洞中却寬敞異常，就像一個大會議廳一般，角落處點着兩枝蠟燭，散發着昏暗的光芒。

「咦？他們那裏去了？」刦匪喃喃地道。

王小克四週望了一眼，見地下鋪着許多床褥被單，細心一數，竟然有八套之多。

換言之，這山洞中住着八個人！

王小克想：其他那七個大概便是刦匪口中的「自己人」？。

刦匪四週望了一眼，道：「小鬼子，你認爲這個地方怎樣？」

「很隱秘，」王小克道：「的確不怕被任何人找到！」

「你以爲我們怕被人找到？」刦匪醜臉上現出一絲苦笑，道：「你錯了！」

王小克愕然地望住刦匪。

「告訴你，我們是被逼住到這種地方來的，」刦匪苦笑了一下，道：「古時候，一百零八個好漢被逼上梁山，我們的情形就和這差不多。」

「誰逼你們了。」

「社會！」刦匪忽然粗聲忿忿地叫了起來：「這個他媽的社會！」

王小克和這刦匪相處了二十四小時以上，即使在和警方對峙的時候，也未見他發過脾氣，爲何一提到這個社會，便氣成這樣？

「他媽的！」刦匪緊揑着拳頭，道：「這他媽的社會欠我們太多了！」

王小克不敢追問，只是站在當地，呆呆地不出聲。

刦匪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小鬼子，我相信本市再窮的人也不會住這種地方吧？」

王小克點着頭，當自己仍然是擦鞋童時，住的木屋區環境也比這裏好上幾倍。

「你現在已有了錢，可以到外面租房子住了。」王小克道。

「誰肯租給我們？」

「哦？」

「小鬼子，愛美是人的天性，我們天生奇醜無比，平日走在街上，人們都以看妖精鬼魔的眼光看我們，有誰肯租房子給我們。」

王小克「哦」地一聲，他逐漸地有點明白了！

看來住在這山洞的八個全是「醜八怪」，平日在社會上受盡了欺負淩辱，甚至毫無棲身之地，因此才住到這種地方來。

同時，他也明白何以這刦匪是如此地懷恨這個社會了。

想到了這點，王小克不由有點同情起他們來。

貌美貌醜是天生的，現代的整容手術雖然登峯造極，但即使是全世界第一流的整容師，也不可能將醜刦匪整得好看一點。

難怪他會憤世嫉俗，難怪他會挺而走險，打刦銀行了。

刦匪把袋中的鈔票取了出來，抛到地上的床褥上，嘆了口氣，道：「錢又怎樣，難道買得到我們在社會上平等的待遇麼？」

王小克緘默着不出聲。

刦匪在山洞中走了一圈，喃喃地道：「他們究竟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就在這時候，山洞口傳來了脚步聲。

王小克和刦匪不約而同向山洞口望去，只見一個高大的人影正踏進洞來。

「符老七，你回來啦？」

刦匪應了一聲，道：「尹老八，你們都跑到那兒去了？」

那「尹老八」走上前來，望了王小克一眼，詫異道：「他……他是誰？」

「他就是『小鬼子』！」

「小鬼子？」尹老八詫異地望住王小克，道：「他來這裏幹什麼？」

符老七揮着手槍，道：「我在銀行中碰到他的，因此把他帶了來，大概老三和老六會喜歡他的！」

那尹老八長相猥瑣，臉上全是一顆一顆的肉疤瘩，一張咀歪了半邊，兩隻又黃又大的門牙啃了出來，蓬頭垢髮，其貌之醜，與刦匪符老七簡直不遑多讓。

尹老八上下打量着王小克，道：「唔，這小子倒細皮嫩肉，老三老六是得其所哉了！」

「哈哈！我早就說過了，總有一天要老三老六瞧瞧我的顏色，如今我替他們帶了這樣一個人材來，看他們還有什麼話說！」

王小克心頭一跳，聽符老七這樣說來，那「老三老六」莫非是吃人怪魔不行？

「符老七，你過來！」尹老八神神秘秘地把符老七拉過一旁，細聲地在他耳畔說了幾句話。

「哦？有這樣的事？」符老七顫聲道。

「姚老大和蕭老二已經追上去看個究竟，但對方好像有傢伙，你非要趕快去照應一下不可。」

「不成，」符老七道：「我現在已經被警方通緝，不能露面。」

「這個——」

「我把這傢伙交給你們隨便一人去照應老大老二吧！」符老七道。

「好，我看蘇老五是最佳人選了。」

「他在那裏？」

「跟我來！」尹老八說着向洞內走去。

「小鬼子，你也來吧！」符老七向王小克招了招手。

那山洞內原來還有一條隧道，闊約兩三呎，可容人身通過，三人在隧道中左轉右彎，迂迴曲折地走了好一會，才隱約聽到人聲。

王小克心底下的好奇越來越重，決定窺探一下這裏的情形，因此反而把逃走之念押後。

「救命呀！」

一個尖銳的女聲自前面傳來，聲音充滿了驚惶恐懼。

王小克心頭一跳，符老七却「哈哈」地笑了起來，道：「一定是林老四又找到新的獵物了！」

「不錯。」尹老八應道。

王小克隨着尹老八向前走着，不一會，前面現出了亮光，原來隧道盡頭有個大盆地，四週羣山合抱，都是嶙峋怪石，懸崖峭壁，若是有人被困其中，要想逃出去眞是難比登天。

只見四個樣貌奇醜的男女，正圍住一個身穿牛仔褲恤衫的少女調笑。

那少女髮長及腰，此時因爲驚惶過度，不知是汗是淚，黐住了秀髮，貼在頰上，她恤衫已被撕破，露出了雪白的胸脯和黑色的胸圍。

「李老三！」一個禿頭的醜男子笑道：「

你們都是女人，不如勸他從了林老四，也免等一下吃盡苦頭！」

那奇醜無比的女子「格格」一笑，踏上前去，道：「小姐，聽到我們蘇老五的話沒有？我看你還是答應了吧，否則等一下有苦頭你吃哩！」

王小克這時已走近衆人，見那三個醜男子也還罷了，那醜女子年紀大約四十開外，臉上却全是皺紋，瞎了隻眼，咀唇從中分開，露出殷紅牙肉，頰上還生了一個毒瘡，她也不用膏藥，任由那瘡口暴露着，瘡口全是血水，望上去十分恐怖。

「不！不！我死也不從。」

「小姐，你以爲想死就行麼？」醜女子李老三又踏前一步，伸出又瘦又黑的五指，道：「可沒這樣容易哩！」

那少女樣貌娟好，雖在驚惶之中，仍然掩不住她的天姿國色。

她向後退了一步，驚惶地望住醜女子。

「林老四，看來你要開硬功啦！」醜女子道。

那林老四正是姦殺伍玉嬋的醜男子，他「桀桀」一笑，道：「本來嘛！我就是喜歡開硬功，開硬功才過癮，哈哈！」

說話時，一雙色淫淫的細眼，望定了地上的少女。

那少女又尖叫了起來：「救命呀！」

這時，王小克等人已經走近，醜女子回頭一望，道：「啊！符老七，你回來啦！」

符老七向她點了點頭。

「怎麼啦？你的任務成功了沒有？」醜女子問道。

「還有不成功的道理？」符老七得意地笑道：「還替你帶來一個貴賓哩！」

醜女子這時也看到了王小克，一隻單眼陡地一亮，笑道：「符老七，你可眞有三姊的心啊！」

「哈哈，這還用得着說？」

當醜女子李老三向王小克走過來時，旁邊忽然人影一閃，有人搶在頭裏。

王小克只覺眼前一花，跟着身子一緊，竟是被人攔腰抱了起來。

「黎老六，你幹什麼？」醜女子嗥叫着。

那衝上前抱起王小克的正是黎老六，他一聲不響，向隧道口奔了過去。

「黎老六，快放下他，這是符老七送給我的禮物！」李老三叫着追上前。

然而，那黎老六非但沒有停下步來，反而加快脚步向前奔去。

王小克只覺他脚步奇快，片刻間，自己已入黑暗的隧道中，李老三的嗥叫聲也越來越遠了。

王小克一顆心怦怦地亂跳個不停，不知那黎老六究竟要把自己帶到什麼地方去。

他微一用力掙扎，却感到黎老六力氣奇大，一條手臂像鋼箍般攫住了自己，竟是動彈不得。

剛才被符老七押着穿過隧道時，經過一段時間，但當黎老六挾着自己向內奔去時，却好像只是一瞬間便到山洞之中。

黎老六挾着王小克出了山洞，向山坡下衝去，片刻間來到樹林之中。

「喂，你幹什麼？快放下我！」王小克叫道。

黎老六便像啞巴一樣，不吭聲。

「你再不放下我，我要不客氣了！」

黎老六去勢突止，把王小克抛在一堆亂草中。

王小克彈跳起身，戒備地望住黎老六，當他看清楚黎老六的樣子時，不由嚇了一跳。

原來黎老六整個鼻子好像被削去了一般，脖間長着一個大頸泡，臉上肌肉凹凸不平，兩道眉也似乎不見了，望上去根本就像鬼一般。

「好功夫！」黎老六口唇不動，那聲音似是從頸間發出來的。

「你……你想幹什麼？」

黎老六摸摸大頸泡，倏地欺身上前，抓住了王小克的衣襟。

這一下來勢奇快，王小克倉卒間竟然躲不過，被他抓住了。

「嘶」地一下裂帛聲，王小克恤衫被撕了下來。

黎老六撕下王小克的恤衫後，立時跳退後。王小克用力掙扎着，但尼龍繩實在綁得太結實，雙手仍然不能活動。

黎老六一雙淫邪的眼光牢牢望住王小克，咀角泛出一絲陰鷙的笑意。

王小克心下一懍，忽然想起符老七和尹老八的一番對話。

「他……他要怎樣對付我？」王小克一顆心怦怦地亂跳着。

樹林中萬籟俱寂，一點聲音也沒有；王小克面對着一個九分像鬼，一分像人的怪人，剎那間不知如何是好。

黎老六吸了口氣，倏地欺身上前，要來抓王小克的褲子。

王小克這次早有預防，急忙向旁一避，跟着一脚朝黎老六面門踢去。

黎老六一聲不響，五指向上一探，抓住王小克的足踝，用力一拉。

王小克料不到他出手如電般快，一個站立不穩，仆倒下地。

黎老六「桀桀」笑了一聲，俯身又來抓王小克的褲子。

王小克在草叢間翻了幾個身，避過黎老六的進襲，忽覺背上一痛，原來他身子翻滾時碰到地上尖石，立時皮破血流。

黎老六乘機抓住了王小克，「嘶」地一聲，褲管被他鋼爪也像的手撕破了。

王小克雙手被綁，猛地吸了口氣，兩隻拳頭向黎老六面門擊去。

普通人吃了王小克這一拳，必定鼻血長流，但黎老六似乎天生沒有鼻子，這一拳只在他面皮上擦了過去。

黎老六乘勢又是攔腰一抱，向外奔去。

王小克被他緊緊地挾在脇下，竟是動彈不得，心下暗暗叫苦。

黎老六奔了十分鐘左右，來到樹林一個空曠的地方，把王小克抛下地來。

王小克四週望了一眼，見上面樹蔭稍稀，因此有陽光透了下來，自己站身之處不遠，有個土坑，也不知道深淺如何。

他眼珠一轉，決定三十六計走爲上計。

可是，正當他轉身要奔逃時，忽覺腦頂風生，有件物事套了下來，跟着，身子一緊，被人扯了上前。

王小克定眼一望，只見黎老六手中抓着一條黑油油的繩子，繩套正箍住了自己身上。

黎老六又自頸間發出那種奇異的「咯咯」聲，慢慢收着繩子，把王小克拉了過去。

王小克暗嘆一聲罷了，說道：「喂，黎老六，你到底想幹什麼？說呀！」

黎老六咀唇掀動了一下，臉上忽然現出一種忸怩的神態。

剎那間，王小克明白了！

黎老六從李老三手中搶走自己，再撕破自己的衣衫，臉上又現出那種忸怩的神情，除了是個性變態患者之外，還會甚什麼？

他渾身打了個寒顫，叫道：「黎老六，你若不放了我，我可要罵粗口了！」

黎老六怒瞪了王小克一眼，跟着揮了揮手，臉上露出十分厭惡的神情。

「你奶奶的臭婊子，快放開我！」

黎老六先是一呆，隨即「桀桀」一笑，竟似十分受用一般。

「奶奶的！」王小克心下暗暗奇怪：「他既是討厭人罵粗口，爲何我罵了他一句，他反而好像開心得要命？」

王小克回心一想，「啊」地一聲，又忖道：「是了，我罵他『臭婊子』正是得其所哉，這怪人不想做男人，想做女人想得發瘋啦！」

「他媽的，你這個粗眉大眼的狗賊粗人，你再不放我，小心我把你的老婆也罵上了！」

黎老六果然露出十分忿怒的神色，忽然用力一扯，把王小克扯到跟前，「拍」地一聲摑了他一巴掌。

王小克又痛又怒，破口罵了起來，什麼廣東粗口，上海粗口通通出籠，氣得黎老六臉上一陣青一陣白。

罵了一會，見黎老六似無放了自己的意思，暗想再罵下去也不是辦法，於是住了口。

黎老六除了剛才讚王小克一句「好功夫」之外，一直沒有開口說過話，這時見王小克住口不罵，於是拉着王小克向那土坑走去。

王小克來到土坑旁邊，向下一望，嚇得差點雙腿一軟，仆下地去。

原來那土坑深約一丈，坑底滿是顏色斑斕，吞吐長信毒蛇，總數看來在三四百條之多。

那幾百條毒蛇有的身長三四吋，有的約四五呎，蛇身粗同兒臂，陰森的毒牙在陽光照射下閃閃生光。

王小克一走近土坑，立即有幾條毒蛇舉高頭來，迎着王小克吐信。

「我的媽呀！」王小克連忙退後一步。

黎老六一拉繩子，把王小克拉近了土坑，然後將繩子末端拋上樹幹，用力一拉，把王小克吊了起來。

王小克在半空盪着，黎老六較正位置，把王小克吊在土坑之上。

「喂，快放下我，你這算是什麼意思？」

王小克大叫大嚷起來。

然而，黎老六仍然一聲不响，忽然把繩子一鬆，王小克身子立時墮了下去。

王小克尖叫一聲，俯首望了望，雙脚離土坑口只有一兩呎，倘若再放鬆繩子，或者掉下土坑中的話，那裏還有命在。

在這種情形之下，王小克知道若是亂動亂叫，並無濟於事，所以，反而冷靜下來，央求道：「黎大哥，求求你放了我吧！」

黎老六將繩子拴好，踏上前來，抓住王小克的褲頭，用力一扯。

一聲裂帛，王小克的褲子完全被他扯破了，只剩下一條底褲。

「你奶奶的熊，到底要幹什麼？」王小克忍不住又罵了起來。

黎老六雙眼牢牢地望定王小克，忽然右手一長，抓住王小克的底褲。

王小克身在半空，本來可以用力一蹬，把黎老六踢開的。

然而，他一來怕繩子突然鬆了，二來又怕樹幹吃不住力從中折斷，因此，只是空着急。

黎老六早已知道王小克不敢反抗，因此慢條斯理地把王小克的底褲除下來，拋到一旁。

王小克又急又怒，眼見自己赤條條一絲不掛，若是掉下了土坑，身上立時要多幾百個牙孔！

黎老六除下王小克的底褲後，緩緩地退了開去，把雙手盤在胸前，含笑欣賞着樹上的王小克。

「喂，黎老六，你快放我下來！我有一個秘密告訴你！」

黎老六雙目一瞪，但隨即笑了起來，脖間的大頸泡上下顫動着，十分邪異。

王小克又道：「黎老六，你只要知道這個秘密，包保你成了世界上最快樂的人！」

黎老六仍然站在當地不動。

「聽到沒有？」王小克道：「這個秘密，我保守了幾年，從來沒對人說過，你要不要知道？」

黎老六放了雙手，踏上前來，撫摸着王小克的大腿。

王小克見他眼光有異，不由有種嘔吐的感覺，但身上一絲不掛，却又無可反抗。

黎老六的手指慢慢地向上移，向上移……

王小克渾身不自在，明知叫也沒用，仍然叫道：「別碰我！」

黎老六那裏聽他的話，五隻手指魚龍曼衍地向上移了去。

王小克從來沒碰過這樣的性變態者，不禁毛孔悚然，黎老六却閉起了眼睛，似乎無限享受的樣子。

終於，黎老六的手指觸摸到王小克身上最重要的部位，用力搓揉着。

說也奇怪，經他一搓揉之後，王小克竟然全身血脈賁張。

爲什麼？

爲什麼會這樣的？王小克強行克制着自己，可是生理上的變化，却不是意念可以克制住的。

他雖然一直想着土坑的毒蛇，和黎老六恐怖的樣貌，可是，那個部份仍然不聽話地興勃着。

忽然，王小克明白原因了！

黎老六的中指，抵住他的某一部位，那是最最敏感的一個穴位。

這時，黎老六喉嚨間發出了「咯咯」的異聲，顯然地，他正在享受着。

——下一步呢？

黎老六下一步將會怎樣來對付自己？王小克簡直不敢想像下去。

就在這個時候，王小克腦際念頭一閃，忽然展開雙腿，夾住了黎老六的手。

黎老六正在「享受」中，怎料到王小克會有此一着，右手被他夾住了。

王小克一夾住黎老六的手，立時像盪鞦韆一般，先向前一甩，然後借力往後一拉。

黎老六立足不穩，「啊呀！」一聲慘叫，跌進了土坑之中。

王小克沒有俯首去看土坑中的情形，因爲用不着看，也知道下面是怎樣一番情形了。

如今，要設法脫身才是。

他向樹幹那邊望去，暗自估計着，如果用盪鞦韆的方法，是可以盪到樹上去的。

然而，自己的雙手仍然綁着尼龍繩！

如果不是雙手被綁，逃走的機會是百分之九十，可惜的是雙手被綁，英雄無用武之地。

「黎老六！」一個女聲自遠處傳了來！

王小克心中一跳，因爲他認得那正是醜女子李老三的聲音。

想起李老三那血瘡，單眼和破唇，王小克機伶伶地打了個冷戰。

「黎老六！」

李老三的聲音越來越近了，王小克的一顆心也隨之收緊，收緊！

符老七把自己抓了來獻給這兩個有性變態的色情狂，如今已解決了其一，而這個李老三更令人噁心！

王小克暗自運力，打算把雙手的尼龍繩弄開才說，然而方正華爲了保護自己，細綁時費了全身氣力，綁得十分結實。

「啊！我的心肝寶貝兒，原來你在這裏！」李老三的聲音自後傳來。

王小克暗叫一聲糟糕，李老三的身影已經像鬼魅一般飄了過來。

「噢！我的小心肝，」李老三展開雙臂，作個擁抱的姿勢，道：「我早知道黎老六這老而不會把你帶來此地了！」

她跟着又輕輕「咦」地一聲，喃喃道：「黎老六呢？」

王小克這才偷偷瞥了土坑一眼，只見黎老六伏在坑底，身上爬滿了毒蛇。

黎老六的身子已經動也不動一下，顯然地，早已被毒蛇咬死了！

想到被毒牙噬身的那種情形，王小克不由自主又打了一個冷戰。

「啊！」

李老三也發現坑底下的黎老六了！

「你……你殺……殺死了我的好六弟！」

李老三顫聲道。

「不！」王小克連忙分辯道：「是……是他自己掉下地去的。」

「嘿嘿！小心肝，你怎能編這謊話來騙你姑姑呢？我這黎六弟長有眼睛，怎會自己掉下去的？」

王小克驚詫地望住李老三，不知她到底想怎樣對待自己。

「小心肝，倘若我把你推了我好六弟下坑的事說出來，你猜他們會怎樣對待你？」

王小克渾身抖索着，用不着說，他們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小心肝，你怕了，是不是？」

王小克只得老老實實地點着頭。

「如果我不說呢？」

王小克眼前一亮，那句「那麼你想我怎樣我都聽你的」剛要脫口而出，立時咽回了。

如果這醜婆子要自己和她做那種事，倒不如死了的好！

「嘿嘿！」李老三怪笑一聲，道：「要我不說也成，你得依我一個條件。」

「什……什麼條件？」王小克鼓起勇氣問道。

「你要乖乖聽我的話，」李老三伸出舌頭，舐了舐下唇，怪笑着道：「不論我要你做什麼，你都得聽我的！」

「這——」

「如果你答應了我，我不但保守秘密，而且——而且還立即把你放了。」

王小克沉吟一下，暗想暫時答應了她，只要離開這個恐怖的毒蛇坑，那算過了海便是神仙，用不着理會她了。

「好，我答應你。」

「眞的？」

「只要你救了我，我自會感恩圖報，什麼都聽你的，」王小克道：「我小鬼子豈是食言而肥的人，你快快放了我吧！」

李老三沉吟了一下，道：「好，那我便放了你。」說罷，自懷中取出一條皮帶也似的東西來。

「這……這是什麼？」王小克詫異地問。

李老三咧咀一笑，並不答話。

她拿着那條「皮帶」踏上前，替王小克戴在腰間，然後退開一步，正色道：「小心肝，你可知道這皮帶是什麼東西？」

王小克茫然地搖着頭。

「它的夾心是烈性炸藥，」李老三雙手一揚，道：「嘭！爆炸開來，你便變成血末肉粉了！」

王小克大吃一驚，瞪大了雙眼，囁嚅地道：「你……你……」

「小心肝，別怕，你聽我說下去呀！」李老三道：「這皮帶佩上你的身上後，就永遠脫不掉了，就像……就像唐三藏給孫悟空戴的金剛箍一樣，哈哈！」

王小克又驚又氣，狠狠地望定了李老三。

「這皮帶的炸藥剛好可以炸死你自己，它是用無綫電控制的，只要一按鈕掣，你就嗚呼哀哉了！」李老三又道。

「你……你好陰毒！」

「哎呀！別這樣說，只要你以後乖乖地聽我的話，我疼你還來不及哩，又怎麼捨得炸了你？」

王小克暗暗嘆了一口氣，看來自己是注定要落入這幾個醜人之手了！

李老三又道：「無綫電控制器一共有三副，一副在我身上，另外兩副在我的其中兩位兄弟身上，所以，即使你有機會奪了我身上這一副，也是沒有用的，知道嗎？」

王小克吁了一口氣，還有什麼話說？

「好，現在我把你放下來吧，我可憐的小心肝，一定把你吊得很辛苦了！」

說着，李老三踏上前去，替王小克解下繩索。

「婆婆，把我手上的繩子也解開了吧！」王小克說道。

「怎麼啦？你想死呀？叫我婆婆！」李老三不依地頓了頓足，道：「我難道眞是這樣老嗎？」

王小克這時才想起「醜人多作狀」這句俗話，苦笑着道：「你當然不老，我不過是尊稱你而已。」

「這才對，」李老三白了王小克一眼，說道：「好吧，反正你已逃不出我的五指山，我便把你的繩子解開來吧，只望你眞的乖乖跟了我！」

王小克伸出手去，李老三替他解開手上的尼龍繩。

雙手恢復活動後，王小克立時趨上前拾起底褲，便欲穿上，怎料李老三搶上前來，劈手奪了過去。

「你——」王小克大急，吶吶地說不出話來。

「別穿了，等一下可以省點工夫。」

王小克先是一呆，但他畢竟是聰明人，立即明白李老三的意思，不由打了個冷顫。

李老三「嘻嘻」笑了一聲，踏上前來，伸手搭在王小克的肩膊，讚嘆道：「唔，你長得又俊又秀，皮膚白裏透紅，將來成年後，定是天下第一美男子，我那符七弟眞有我心，把你貢獻給我，以前我倒是錯怪他了！」

王小克渾身起了鷄皮疙瘩，向後退了一步，驚詫地望住李老三，囁嚅道：「你……你想幹什麼？」

「咦？你是眞笨還是呆傻？」李老三淫淫地笑着道：「我是在疼你啊！」

「我——我不要你疼！」

「嘖嘖，你看，難怪人家常說『靚仔冇本心』，剛剛答應過我的話，一下子全忘個乾淨了。」

「我答應過你什麼？」

「你說要聽我的話，可是有的？」

「對啊，我只答應聽你的話，」王小克一面說着，一面迅速地穿上了衣服，道：「可沒答應和你做任何事情。」

「好小鬼！姑奶奶要你聽我的話，和我好好親熱親熱！」

說着，李老三展開雙臂，作勢要來摟王小克。

王小克見她奇醜無比的臉上，充滿了飢渴的神情，心下一懍，不理三七二十一，轉身便逃。

「站着！」李老三忽然大聲叫道：「否則我按掣將炸藥爆發啦！」

王小克心頭一跳，這才記起自己腰間已戴上了那條裝有裂性炸藥的皮帶，跨出去的脚步立時住了。

李老三見王小克果然被自己一句話嚇得不敢向前逃跑，大是得意，「桀桀」怪笑着踏上前來。

「小心肝，來，快親親我，」李老三湊過咀。

王小克鼻端嗅到一陣臭味，大概是從她頰上的毒瘡發出來，叫人欲嘔，連忙別過臉去。

「怎麼啦？姑奶奶的話你不聽了？」李老三沉着聲道。

「李大姐，」王小克哭着臉道：「不論你叫我幹什麼，我都聽你的——」

「這好極了，」李老三不待王小克說下去，大喜過望，又湊過咀來，道：「快，快親親我！」

「除了這個要求之外！」

李老三聞言沉下臉來，說道：「豈有此理，我除了這個之外，還有何求，你到底肯是不肯？」

「不肯！」

「眞的不肯？」

「眞的不肯！」王小克堅定地道。

「好！」李老三咬了咬牙，恨恨地道：「那麼我回去告訴他們黎老六是你殺的，叫他們把你推下蛇堆之中，給毒蛇吃了你！」

王小克心頭一跳，雙手亂搖，道：「不，你千萬不要！」

李老三「嘻嘻」一笑道：「那你就乖乖親一親我，抱一抱我，乖，我好久沒人抱了！」

王小克素來機靈百出，可是對着這個比鍾無艷還要醜上一倍的醜女人，卻是一點辦法也沒有：

他心下暗道：「像你這種母夜叉，便是鬼也不肯抱你！」臉上却現出爲難的神色，道：「李大姐，要我抱你也行，只怕——」

「只怕什麼？」李老三急忙問。

「萬一我觸着了你身上無綫電控制器，把皮帶引爆了，那時我們豈非要這個……這個同歸於盡？」

「嘻嘻，你少擔心！」李老三拂了拂王小克的下頷，笑道：「控制器不在我身上！」

話甫出口，李老三立時發現失言，連忙道：「不過你可別存逃走之心，那無綫電控制器在方圓四五百哩中有效，你便是逃到市區中，我在這裏一按，你還是要嗚呼哀哉！」

王小克知道她所言非虛，不由暗中嘆了一口氣。

「來，快抱抱我，」李老三又伸出雙手。

王小克猶豫着，腦際間閃電般轉着念頭，如何擺脫這醜女人的糾纏？

「快來啊！」

「李大姐，這……這裏到處是亂草荆棘，一點也不舒服，依我看嘛——」

「對！對！」李老三不待他說下去，便過來拉着他的手，向外走去，一面道：「咱們回山洞去吧，還是在家裏舒服。」

王小克只求拖得一步是一步，當下和她向斜坡那邊走去。

兩人剛來到斜坡處，忽見前面人影一閃，有人叫了起來：「李老三你跑到那兒去啦？」

王小克定眼望去，來人正是符老七。

「姑奶奶奪寶去了！」李老三得意地拉住王小克的手，道：「你看。」

「黎老六呢？」符老七問。

「他？不曉得啊！」李老三臉上裝出茫然神色。

「這寶物是你從他手上奪來的，怎會不知道？」符老七問。

「他見我的小心肝情願跟我，氣得走了，」李老三道：「難道這會兒還未回來嗎？」

符老七似乎有要事和李老三商量，並不繼續追問下去，道：「快回山洞吧，大夥兒有任務待你去辦。」

「什麼任務？」

符老七望了王小克一眼，欲言又止，道：「快回去吧，大夥兒都在等你。」

王小克這才暗自吁了一口氣，只要李老三出去辦事，自己便可以得到片刻安靜了。

符老七望了王小克一眼，瞥見他腰間所繫的皮帶，笑道：「啊，李老三把她的『招魂帶』送了給你啦？」

「這……這皮帶叫『招魂帶』？」王小克詫異地問。

「不錯，」符老七道：「方圓五六百哩之內，隨時可以招你的魂，斷你之魄，哈哈！」

王小克雖然早已自李老三的口中，得知那皮帶所具的威力，但經符老七說明，還是渾身一抖。

不一刻，三人已經來到了山洞口，尹老八迎了出來，道：「李老三，慢一點享受你的獵物，正事要緊，快進來吧。」

王小克隨着符老七踏進山洞時，只是林四蘇五坐在地上，面前放着一枝蠟燭，燭光搖曳不定，把兩人醜陋的臉龐映射得更加醜陋了。

山洞一隅，傳來低低的啜泣聲，王小克定眼一望，只見那少女身上衣衫不整，正瑟縮在一旁飲泣。

「他媽的，再哭我宰了你！」林老四轉頭喝道。

那少女聽他一喝，果然嚇得停止哭泣，却不時傳來抽噎聲。

「坐吧！」尹老八道。

衆人坐了下來，李老三緊緊依偎王小克，問道：「你們到底是不是嫉妒我，爲何偏偏在這個時候派任務給我？」

衆人相望一眼，蘇老五道：「尹老八，你把事情說出來吧！」

「是。」

尹老八向李老三望來，正色道：「咱們碰上麻煩了。」

「什麼麻煩？」李老三道。

「老大和老二去追踪那神秘人迄今，已廿四小時了，還不見回來，你說是不是麻煩？」

「哼，老大老二精警過人，你少擔心，」李老三道：「他們一定會無恙歸來的。」

「問題在老大老二離去時，身上並無傢伙，」尹老八道：「咱們惟一的手槍，被老七拿去銀行。」

「那又怎樣？」李老三道：「難道非用手槍不可？你信不過老大老二的拳脚功夫？」

「老三，那神秘人物是有槍的。」尹老八望定了李老三，道：「而你知道，再高强的拳脚功夫，也敵不過一顆子彈。」

「別說了，你們是想叫我帶了槍去追查老大和老二的下落，對不對？」

尹老八緩緩地點着頭。

「爲什麼一定要我？老四老五不可以去嗎？」李老三悻悻然地道。

「老四剛犯了案，他姦殺了一個女子，警方正在通緝他。」

「老五呢？」

「老五是惟一會說德文的一個，他要督促柏靈頓教授做實驗。」尹老八道：「老七昨天成了全市最出風頭的人物，四百萬居民都在『城市銀行』刦案裏現場轉播看到了他，因此，他是不能出去的了。」

「你呢？」

「我——」尹老八道：「我是惟一受過大學教育的一個——」

他話未說完，李老三罵了句粗口，道：「受過大學教育好了不起麼？」

「老三，請勿動氣，我要權充柏靈頓教授的助手，」尹老八心平氣和地說：「如果沒有我，他的實驗工作一定會延誤下去，這不是我們所想的。」

「哼！他媽的實驗工作關我什麼事？對我有什麼好處？」李老三拉了王小克一把，道：「我要風流快活去！」

當李老三起身向洞口走過去時，蘇老五手一揚，多了一把手槍。

「老三，你乖乖的給我站住。」

李老三醜陋的臉起了一陣抽搐，冷冷道：「老五，好啊，你用槍對付我！」

「老三，咱們最初義結金蘭時，說過什麼話來？」蘇老五問。

「有福同享，有禍同當。」

「不錯，現在老大老二生死下落不明，大夥兒推擧你去找尋，你爲何只顧自己享樂，不顧兄弟情義？」蘇老五道。

「這——」

「老三，這小子反正是你的人，你慢慢享受不遲，」蘇老五道：「還是趕快追尋老大老二下落吧！」

李老三沉吟了一下，緩緩地點着頭，道：「好吧，我去。」

蘇老五把槍遞了過去，道：「快去快回，大夥兒等你的消息。」

李老三把槍插到腰間，指着王小克，道：「你們好好替我看住他，若是他逃了，我和你們算賬！」

「得啦！你放心去吧！」尹老八道。

李老三這才轉身向洞口走去。

王小克見李老三離去，不由長長地吁了一口氣，心下暗暗祈禱着，但願李老三此去不回來。

「小鬼子，」符老七道：「你身上已戴上了『招魂帶』，乖乖地不要耍什麼花樣，否則只有自討滅亡，知道嗎？」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面對着這些醜男子，總比面對着李老三那個醜婦好。

「老八，你去做你的事吧，」符老七道：「這裏的事由我來料理。」

「是。」

尹老八答了一聲，逕自向山洞內走去。

王小克剛才聽尹老八說過，他是惟一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因此要做柏靈頓教授的助手進行一種實驗。

——那是什麼實驗？

同時，柏靈頓教授是誰？

「我也進去了。」蘇老五站了起身，向衆人說了一聲，逕自隨着尹老八向內走去。

王小克望着他們的背影消失在黑暗中，呆呆出怔。山洞裏難道還有乾坤？

聽尹老八所說，蘇老五是惟一懂得德語的人，難道那個「柏靈頓教授」是德國人？

德國的科學家是全世界最傑出的，這八個醜人竟然請到了一個來替他們進行實驗，用不着說，那種實驗如果成功了，必定震動全個世界。

王小克忽然想：會不會是一種改容術，把他們醜陋無比的樣子改得英俊漂亮？

可是，這個猜想立時被他自己推翻了，如果那個「柏靈頓教授」從事的是一種改容手術的實驗，李老三怎會說和自己毫無關係？

女性愛美之心，較之男性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眞是一種可以化醜爲妍的手術，李老三一定比任何人都要緊張。

既然不會是整容最新技術的實驗，那到底是什麼？還有什麼比這更重要的——對這八個奇醜無比的人來說。

王小克心底有的好奇心越來越濃厚，當然，他知道自己暫時絕對得不到答案，八醜絕不會向自己坦白他們的秘密。

這時，山洞中只剩下符老七，林老四，王小克和瑟縮在一旁的少女。

王小克向少女望去，只見她晢白的兩條粉臂裸露在外，恤衫雖然已破，牛仔褲却完好地穿在身上，她像一隻吃驚的小兔，躱在一旁，渾身微微地抖着。

——她是誰？爲什麼會被八醜抓到此地？剛才林老四當着衆人面前想淩辱她，被他得償獸慾不曾？

符老七因爲在銀行中經過一番膽戰心驚的經歷，已覺十分疲倦，躺下床褥上，不一會已呼呼入睡了。

王小克坐在地上，沒有出聲。

林老四一雙灼灼的眼光，一直望定了那個少女。

王小克心下明瞭，林老四一定會向那少女施襲，問題在遲和早而已。

想起了李老三對自己的糾纏，王小克覺得和那少女實在是同病相憐，等一下林老四向她施襲時，自己究竟是袖手旁觀，抑或是助她一臂之力？

王小克想到這裏，緩緩嘆一口氣，自己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還談什麼助她一臂之力？

忽然林老四站了起身，向那少女走過去。

少女不斷向後退縮，喉嚨間發出一種因驚嚇過度的呻吟聲來。

王小克心頭一跳，暗想林老四果然採取行動了。

林老四來到少女面前，獰笑着道：「小妞兒，你可知道我前天殺了一個像你這樣美貌年輕的女子？哈哈，我用什麼方法嗎，你想不想我也對你如此這般？」

少女尖叫一聲，連連道：「不，不，求求你！」

「那你乖乖從了我，」林老四蹲下地來，冷冷地道：「否則我先割掉你的……然後——」

他話未說完，少女已嚇得尖叫起來。

林老四伸出手去，撫摸她的粉頸，道：「如果你從了我，我非但不會殺你，還給你吃最好的，穿最好的！」

「不！」少女微顫着聲道。

「哈哈，你現在不從，以後要求我和你歡好，可就難了。」林老四哈哈大笑起來，道：「用不着多久，全世界的女人都要跪在我面前，要求我和她們造愛，爲人類傳宗接代，哈哈，那時候，我可以挑選世界小姐做老婆！」

「老四！」符老七忽然爬了起身，道：「你在胡說些什麼？」

「咦？我難道說錯了麼？」林老四轉頭道：「只要實驗一成功，我的——」

「住口！」符老七大喝一聲。

「老七，你緊張些什麼，這裏又沒有外人！」林老四道：「說說有什麼關係？」

「老四，你可知道他是誰？」符老七指着王小克問道。

林老四望了王小克一眼，道：「我當然知道他是誰，他是小鬼子王小克。」

「那麼，你還胡說什麼？」

林老四仰天大笑起來，道：「小鬼子又怎樣？他現在被老三戴上了『招魂帶』，便是插翼也難飛了，等老三玩厭了他，一按鈕掣，便

要真的變成鬼啦，怕什麼？」

符老七嘆了口氣，道：「我辛苦了一天，想睡會兒，你想風流快活的話，到外面去成不成？」

林老四猶豫一下，道：「好吧，看在你替大夥兒籌到一筆開銷，我順你一次。」

說着，上前抱起了少女，向外走去。

少女掙扎着，又叫又哭，但林老四力大如牛，那裏掙扎得脫。

經過王小克身畔時，少女叫道：「小鬼子，你救救我！救救我！」

王小克踏上前去，伸手要去搶那少女，林老四倒也警覺，倏地向旁一閃，喝道：「小鬼子，你要命不要？我有那具無綫電控制器！」

王小克心頭一跳，登時呆住了。

林老四早已抱着那少女，飛奔而出。少女的尖叫聲也越來越遠了。

王小克咬了咬唇，轉身正欲向外衝去，符老七驀地叫道：「小鬼子，站住了！」

王小克轉頭一望，只見符老七手中拿着一具無綫電遙控器。

「你再走一步，我立時按下掣！」符老七凝視着王小克，冷冷地說。

這時，外面傳來少女的慘叫呻吟聲，王小克心如刀割，但在這種情形下，自己却能做什麼？

少女的慘叫聲越來越低，終於停止了。

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垂下了雙手，顯然地，少女遇害了。

又過了一會，林老四一邊拉着褲頭，一邊踏進山洞，王小克恨恨地望了他一眼，咬着牙道：「畜牲！」

林老四不以為忤，只是咧咀一笑，從他身邊經過，逕自去躺下休息。

符老七這才把無綫電控制器收了起來，王小克遲疑了一下，向外跑去。

他暗自估計少女的叫聲來源，終於在一處草坪發現了那少女。

王小克奔上前一看，不由暗叫了一聲「我的天！」只見少女滿頭大汗，臉頰上的汗和淚混成一片，全身赤裸。

她躺着的草地上，許多小草都染上了鮮血，令人觸目驚心。

王小克上前一探她的鼻息，見尚有呼吸，才稍為放心，急忙脫下自己的恤衫，蓋住她的身體。

「小姐，小姐，」王小克扶起了她。

少女緩緩睜開眼睛，氣若游絲，道：「救……救救我！」

王小克俯首一看，只見自己蓋在她身上的恤衫已經殷紅一片，顯然地，少女經過重創，流血不止，倘若不趕快施行急救的話，用不着一時三刻，便會因流血過多而死。

王小克又驚又急，但自己却不懂得止血急救之法，略一沉吟，把她抱了起來，向山洞走去。

他一踏進山洞，便叫道：「符老七，快來救人！」

符老七剛要睡覺，聞言爬起身來，見王小克抱着全身一絲不掛的少女踏進來，鮮血一滴一滴地從她創口間淌下來，雙眉一揚。

王小克輕輕把少女放在一副床褥之上，拉了被子替她蓋上了。

「符老七，快想想辦法救救她，她……她要死了！」王小克道。

符老七湊上前去，揭開少女眼蓋，見瞳孔已經擴大，道：「我——我怎懂得救人？」

「她的血一直流個不止！」

「我沒有辦法！」符老七聳了聳肩，道：「小鬼子，這是老二的床位，你把他的被單弄髒了，小心他回來找你算賬。」

王小克又急又怒，想不到這些醜人完全沒有一點惻忍之心，差點便要罵起粗口。

罵粗口又有什麼用？

王小克只求救活少女，其他一切全都可以不必理會，他眼珠一轉，忍住了氣，走到林老四面前。

「林四哥，符老七不理，你可要救救她才行！」王小克道。

「我？我又不是華陀！」林老四冷冷地道：「誰叫她剛才不肯合作，這叫自討苦吃。」

王小克恨不得一拳朝他面門擊去，但心想這不是懲惡懲奸的時候，强行忍着心中忿怒，道：「林四哥，如果你不救活她，日後想再風流快活，却找誰去？」

這句話倒是十分見效，林老四雙眉一揚，緩緩地點着頭，道：「不錯，這小妞兒死了，我一時間到那兒去找一個供我快活風流？」

他站了起身，走到符老七身前，道：「喂！老七，咱們得想個法子救救她！」

「關我屁事！」符老七罵了句粗口，轉了頭便欲入睡。

「他媽的，全不是好東西！」林老四喃喃罵着粗口，握着雙手，在山洞中踱來踱去。

忽然，他細小的眸子光芒一閃，道：「有了！」

「怎麼樣？」王小克趕忙問。

「來！你把她抱起來，跟我走！」

王小克依言抱起少女，跟着林老四向山洞中的隧道走進去。

「林老四站住，」背後忽然傳來符老七的聲音。

林老四依言站定了，調頭望着符老七。

「你想到那兒去？」

「設法救活這小妞兒。」

符老七站了起身，慢慢地踏上前來，雙眼望定了老四，沉聲問：「怎樣救她？」

「這——」林老四猶豫了一下，道：「找柏靈頓教授，他一定有辦法救活她的！」

「你他媽的混蛋！」符老七指着林老四的鼻子罵了起來：「柏靈頓教授現在正從事着那重要的實驗，你為了一個小妞，竟然——」

符老七的話還未說完，林老四忽然右臂一揚，呼地一拳擊去。

符老七悶哼一聲，昏倒於地。

「對不起，老七，」林老四撫弄着拳頭，道：「待會出來向你賠罪！」

說罷，他向王小克使了個眼色，道：「跟我來。」

王小克抱着少女，只覺她身體越來越冰冷，要是不趕緊施行急救的話，片刻間便要玉殞香銷。他跟着林老四踏進隧道，心下暗暗奇怪，隧道盡頭是個羣山合抱的盤地，並無任何房間，那柏靈頓的實驗室到底在什麼地方？

林老四為了一己私慾，倒也異常緊張，加快腳步向前趕路。

不一會，他在一塊凸出的岩石前停了下來，吐了些口水在手心，然後拍拍手掌，按住了那塊岩石，向內大力推着。

只聽一陣「軋軋」聲響，岩石竟然向內移開了！

岩石一移開，一道光亮立即由內透射了出來，林老四把岩石推開一道可以容人身經過的縫隙，道：「快進去！」

王小克抱着少女側身而入，原來那岩石後別有洞天，是個面積和山洞同樣大小的洞穴，尹老八和蘇老五陪着一個金髮西人正在一張石枱前做着實驗。

石枱上放滿了玻璃儀器，不少顏色的液體在試管中流轉着。

生命遭箝制　違心作盜行

那金髮西人年紀大約六七十歲，鼻樑上架着一個金絲眼鏡，正把一枝試管湊近眼前仔細端詳着，對於衆人的出現，完全無動於衷。

尹老八迎上前來，嘿聲問道：「老四，你……你幹什麼？」

「我來請柏靈頓教授救救她！」林老四說着向王小克懷中的少女一指。

「她怎麼了？」尹老八問。

「她……她不肯和我合作，吃了點苦頭，身體流血不止。」

「你！」尹老八瞪了林老四一眼，道：「急色鬼！」

林老四澀然一笑，道：「老八，大家彼此彼此，只不過我精力過人，所以——」

「哎！別說了，教授正在試驗配方，沒有空，」尹老八推着林老四，道：「快快出去吧，別來妨碍我們的實驗！」

林老四大力一甩，道：「不管教授有沒有空，都得救這小姐！」

蘇老五走了過來，望了王小克懷中的少女一眼，道：「把她放到這邊！」說着指住山洞角落的一張床。

王小克急忙把少女放到床上，蘇老五走到柏靈頓教授面前，用德語和他交談着。

柏靈頓教授托了托金絲眼鏡，向床上的少女望去，蘇老五道：「你們出去吧，這裏空氣有限，容不下你們這麼多人，小姐的傷我會叫教授治好的。」

林老四這才向王小克使了個眼色，轉身走去。

「喂，小鬼子，你留下來！」尹老八忽然道。

王小克聽他語氣中不含好意，心頭不由一跳，但還是依言停下步來。

尹老八緩緩地走近王小克，冷冷地望定了他，道：「小鬼子，我本來是不想殺你的，可惜你已窺破了我們的秘密，恐怕不能留下活口了。」

「老八，不能殺他！」林老四急忙叫道，竄上前來，擋在王小克身前。

「為何不能殺他？」

「他……他是老三的獵物，」林老四道：「你若殺了他，老三回來時怎樣向她交待？」

「難道留下他作為禍根不成？」

「老八，這個你放心吧，」林老四道：「他身上已佩戴了老三的『招魂帶』，諒他不敢逃離此地。」

「哼！却不能防他到外面胡言亂語！」尹老八說話時，眸子裏仍然蘊着殺機。

「老八，即使要殺他，也必須等老三回來後才下手，」林老四道：「難道一時半刻你也等不了麼？」

尹老八咬了咬唇，道：「好吧，就讓他多活幾個時辰！」

王小克暗自吁了一口氣，想不到李老三這時反而做了自己的「護身符」。

他想，如果自己可以討好李老三，這些人是無法殺害自己的。

然而，怎樣討好李老三？

李老三是個慾火焚身的性飢渴者，她要求自己和她歡好，僅是這一點，已經難以從命，更別說其他的了。

「來吧，小鬼子！」林老四向他招手。

王小克隨着林老四離開那隱蔽的洞穴，把岩石推上了。

「走！到前面去！」林老四道。

經過隧道來到山洞，符老七依然暈躺在地上，林老四用腳踏了他一下，逕自跑到自己的床位，躺了下來。

王小克望着符老七，腦中忽然念頭一閃，慢慢地俯下身來。

他悄悄伸手入符老七懷中，將那具無綫電遙控器拿了出來。

據李老三所說，這種無綫電遙控儀共有三具，現在，自己得到了一副，如果把其他兩具也弄上手的話，便可以擺脫這些醜人了！

可是另兩具遙控器在那裏？

王小克正想把遙控器端入懷中，忽然心念一動：假若符老七醒來時發現不見了遙控儀，定會向自己搜身，這便如何是好？

他眼珠一轉，把遙控器湊到面前，仔細端詳着。王小克對於電器並無什麼深入認識，因此，對那具遙控器的構造一竅不通；不過，他還是小心翼翼地把它拆了開來。

裏面是許多精巧的儀器，有兩條電綫連結在鈕掣之間，一根是藍色的，另一根是紅色。

即使對電器沒有絲毫常識的人，也該知道那兩條電綫是用來觸發電波用途的。

王小克食指和姆指揑住紅色的電綫，用力一扯，電綫斷了。

他仍不放心，又扯斷了那條藍色的，這才把小盒裝好，放回符老七的懷中。

既然符老七手中的遙控制已損壞，自是失去效用，放在他那裏和放在自己身邊，是沒有分別的了！

他靠着蠟燭坐了下來，端詳着腰間的「招魂帶」。

由於皮帶中有烈性炸藥，王小克不敢隨便移動它，這時，再也忍不住了，輕輕按住接口處，使力一扯。

皮帶不動分毫。

王小克是開鎖大行家，他將皮帶在腰間繞了一圈，却發現不到有匙孔。

這樣看來，要除去腰間的「招魂帶」，並不是用鎖匙開了！

既然不是用鎖匙，那究竟用什麼？

王小克聚精匯神地端詳着那「招魂帶」，却找不到可以解除它的辦法，甚至連一點頭緒也沒有。

「小鬼子，不用花精神去研究了！」林老四的聲音忽然傳入耳朵：「要解開招魂帶，除非李老三親自動手，其他人是無法可施的。」

「我——我就不信只有她一人解得開。」王小克故意試探他。

林老四淡淡一笑，道：「偏偏只有她一人才解得開。」

「為什麼？」

「那還不簡單麼？招魂帶是她發明的，」林老四道：「你聽過我國一句老話麼？解鈴還須繫鈴人。」

「李老三怎會發明這種東西？」

「她一生沒有男人肯親近她，就像我們一生沒有女人肯親近我們一樣，」林老四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但女人畢竟心思較巧，她發明了這種『招魂帶』，只要一套上了身，便逃不掉了！」

「逃不掉又怎樣？天下間只有男人可以强姦女人，女人想和男人來……來的話，如果男人不肯，她……她用十條『招魂帶』都沒有用，說不定心下一慌，更加不能成事哩！」

「哈哈！你錯了，李老三有辦法叫你行的！」林老四淫邪地笑着說：「說到强姦男人，李老三若認了世界第二，恐怕就無人敢認第一了。」

「李老三年紀已經不輕，難道……難道她的生理需要仍然如此厲害？」

「你以為她今年多少歲？」林老四反問。

「應該有四五十歲了吧？」

林老四哈哈笑了起來，道：「你錯啦，李老三今年才廿九歲，三十不够。」

「可是……可是她額上怎麼會有這麼多皺紋？」王小克詫異地道。

「這是她自小長得難看，沒有人敢接近她，使她變得孤僻，憂鬱，自暴自棄而形成的！」林老四嘆了一口氣，道：「一個人若不能像常人一般生活着，通常會變得更加蒼老。」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

「小鬼子，像你長得這樣俊秀的人，是永遠不會瞭解醜人的痛苦的。」林老四又道：「我們沒有朋友，社會不要我們，人們廻避我們，哼！簡直比見到了痲瘋病人更害怕！」

王小克不由向林老四望去，只見他醜陋的臉上充滿了憤怒，倒和符老七先前和自己談話時的模樣差不多。

「就因爲人們害怕了你們，所以，你們故意要幹些爲害社會的事？」

「既然社會不要我們，我們又何必要他們？」林老四道：「他媽的，長得好看點的女人見了我，便像躲避惡魔般躲避我，我偏要和她們親近，和她們相好，然後……然後殺死她！」

王小克聽他語氣中充滿了怨毒之情，渾身不由一顫。

「總有一天，我們要做到天下間的女人都要來跪在我們面前，要求我們和她們歡好！」

王小克暗笑着，若要做到這一點，除非天下間的男人全死光了！

卽令天下間只剩下這幾個醜人，也未必有女人肯來親近他們。

林老四說得性起，乾脆坐直身來，道：「我便不相信上帝造人這樣不公平，把最壞的都加諸我們身上！我們總有一天出人頭地，吐氣揚眉！」

「怎樣出人頭地吐氣揚眉？」

「這——」林老四呆了一呆，冷哼一聲，緘默了。半晌，才道：「他奶奶的，世界上所有的故事小說，電視電影，男女主角都是人中龍鳳，男的俊到不能令人相信，女的美到滴出水來，我們醜人似乎天生要被忽視，被輕蔑，被欺凌一般！」

他頓了一頓，又道：「卽以父母心來說吧，那個父母不會疼惜俊秀的兒女多一點？連父母都這樣偏心，何況其他的人？」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林老四說的，是事實。

「長得醜並不是罪惡！」林老四憤憤不平地道：「但我們遭遇到的，卻是一連串的不公平，不公平！」

王小克緘默着。

林老四又道：「長得好看的人，找份工作也比較容易，像我們，便是想找份苦力的工作做，判頭也不肯給，眞他媽的混帳！」

王小克聽到這裏，忽然隱約地感到，八醜們的異行，也許是社會逼成的？

因爲社會不接納他們，甚至岐視他們，因此才形成他們反抗的意識。

——用什麼方法來反抗呢？

他們無財無勢，因此只有用暴力。他們把這社會恨得越深，所採取的報復手段，也會越殘酷！

究竟八醜們的行爲值得同情原諒，抑或要認眞來制裁呢？

王小克腦中一片迷茫，得不到答案，他畢竟不是社會學家。

「哼！外國人寫過一部小說，一部惟一用醜人做主角的小說，叫什麼『鐘樓駝俠』，算是很替我們說話的一部文學名著了，可是結局呢？還不是一樣悲慘收場？如果他不是這樣醜陋，怎會有如此下場？」林老四喃喃地道：「我們長得醜怪的人，莫非生來便要成悲劇的主角？」

王小克依稀記得「鐘樓駝俠」的內容，那是從電影院的「早場」看到的。

林老四說的也許是事實——如果男主角不是長得如此醜陋的話，結局可能不會這樣悲慘了！

「小鬼子，你認爲是不是這樣？」林老四忽然厲聲問。

「怎……怎樣？」王小克愕然反問。

「長得醜的人注定永遠不能翻身？」

「這……這個……這個……」王小克吶吶地答不出話來。

「咦！」林老四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道：「人類自有歷史以來，醜人一直站不起身來，哼，看來只有靠我們了！」

「你……你們想怎麼樣？」王小克試探着問。

林老四正欲答話，忽然人影一閃，有人自後竄上前來，一拳朝他面門擊去。

「砰」地一聲，那拳擊中林老四面門，唇角登時鮮血淋漓。

林老四定眼一看，原來突施暗襲者正是符老七，他不知幾時醒了過來，揮拳相向。

林老四手扶着山洞的牆壁，站起身來迎敵，兩人扭打在一團。

王小克在旁觀看兩人毆鬥，絕無上前勸架的意思，也無盼望那一方得勝的心理。

林老四强姦那少女，令她身受重創的景象歷歷在目，符老七搶刦銀行，又把自己挾持而來，他對這兩人都沒有好印象，但願兩人鬥個兩敗俱傷。

「停手！」一個暴喝自洞口傳來。

王小克心頭一跳，轉頭向洞口望去，只見洞口站着兩個人，領前一人身材高大，背後那個人個子矮小，搖曳燭光下，看得出是兩個奇醜無比的大漢，心想大概是姚老大和蕭老二到了！

林老四和符老七一聽到那聲暴喝，立時分了開來。

爲首那高大的醜漢踏上前來，冷冷問道：「你們在幹什麼？」

林，符兩人垂下首來，不敢作聲。

「我們被人逼害成這個田地，你們還在自相殘殺，哼！」

「蕭老二，我——」符老七頓了一頓，道：「是他先打我的。」

「你們是三歲小孩子不成？」蕭老二橫了兩人一眼，道：「有事不會慢慢說個淸楚，一定要打個你死我活？」

符老七恨恨地望了林老四一眼，沉默着。

蕭老二來到王小克的面前，問道：「你是誰？」

「我——」

王小克的話還沒說下去，符老七便道：「他是我打刦『城市銀行』時，挾持而逃的人質，名叫王小克，有個綽號叫『小鬼子』。」

「小鬼子？」蕭老二臉上似乎扭成一團的肌肉，微微抽搐一下，道：「你怎會把他帶到此地來？」

「我——我以爲李老三會喜歡他。」

蕭老二伸手觸一觸王小克腰間的「招魂帶」，說道：「你倒是很有老三的心，她要定他了！」

「是。」

蕭老二調頭向那矮個子道：「老大，你怎麼說？」

那「姚老大」頭大如斗，一雙眼睛像金魚眼一般突了出來，卻是眼白多瞳孔小，望上去

十分異樣。

他鼻孔朝天，嘴唇厚得逾乎尋常，甚至把下頷全遮住了，若論其醜，並不在李老三等人之下。

姚老大撥弄着翻了下來的下唇，慢慢踏了上前。斜眼打量着王小克。

「你就是王小克？」姚老大問，聲音便像破鑼，此人不但人醜，連聲音也難聽得令人差點不能忍受。

王小克向他點點頭。

「唔，你在本市倒是個小有名氣的人物！」姚老大說着逕自向內走去，在一張床墊上躺了下來，閉上眼睛養神。

蕭老二向符老七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你說來聽聽。」

符老七將林老四將少女重創和强行叫柏靈頓教授救治的事說了出來，蕭老二白了林老四一眼，道：「老四，你也太過份了，前天才到市區去做了案，現在又攪出這種事來。」

「老二，你明知道我……我比你們任何一個都需要女人——」

「廢話，你怎知道我們不需要女人？」蕭老二叱喝一聲，道：「只是沒有你這樣不顧後果而已！」

林老四似乎對這老二甚爲懼怕，吃他搶白之後，垂下首來不敢作聲。

「老四，我早勸過你在計劃未成功前，你要忍着一點，」蕭老二道：「將來大功告成後，你要什麼女人便有什麼女人，何必逞一時之快？」

「我——」

「好了好了，不必多說了，」蕭老二向他揮了揮手，道：「他們呢？」

「老五和老八在實驗室裏，」符老七道：「老六出外未歸，老三去找你們了。」

「哦？老三去找我們？」

「是的，我們見你們久去不回，怕遭遇了什麼意外，因此，叫老三去找你們。」符老七道。

蕭老二頓了頓足，道：「眞是豈有此理，憑我和老大的身手，還會遭遇什麼意外？」

「對啦，老二，那神秘人物呢？追到了沒有？」符老七問。

蕭老二苦笑着搖了搖頭，道：「他機靈得很，被他逃了。」

「他——他究竟是誰？」

「我們只見過他的背影，」蕭老二恨恨道：「連他的樣子也看不到。」

「老二，他既然在我們這裏附近出沒，你猜我們的秘密會不會被他窺破了？」

蕭老二沉吟不語，符老七又道：「老二，他會不會是警方的人？」

蕭老二搖着頭，道：「不會，如果是警方的人！大可光明正大來搜查，何必偷偷摸摸，鬼鬼祟祟在附近窺探？」

符老七緩緩地點着頭，眉宇之間卻罩着一層憂色。

「老七，從今天開始，咱們要輪流站崗巡更，以防遭人暗算。」

「老二，你認爲那神秘人物對我們有惡意嗎？」符老七問。

「所謂善者不來，來者不善，咱們須得小心爲上。」蕭老二道。

「是。」

「萬一對方眞是不懷好意，最重要的是立刻把他斃了，以免秘密外漏，」蕭老二四下裏望了一眼，道：「要再去找個像這裏的隱秘地方，實在不太容易哩。」

「老二說得是。」

「老七，你辛苦了一趟，這第一更由老四擔任吧，」蕭老二向林老四道：「老四，你到外面去巡巡，一有異動，立時通知我們，等一下我會來接替你。」

「是。」

林老四答應了一聲，轉身向外走去。

蕭老二向王小克道：「小鬼子，你識相的乖乖待在洞裏，若有什麼異動，我立刻取你的小命。」

王小克聳聳肩，在地上躺了下來。

那邊廂，姚老大已發出均勻的鼻鼾聲了。

蕭老二也在床墊上躺下來，片刻間睡了過去。

王小克躺在地上，那裏睡得着覺，他腦際間思潮起伏，對這幾個醜漢子的「計劃」一無所知，好奇心是越來越濃厚了。

這天晚上，蕭老二弄了些粗糙不堪的食物，分配給衆人吃了。

姚老大數着符老七刦自「城市銀行」的數十萬元，臉上現出欣慰的笑容，道：「有了這筆錢，咱們以後的行動是方便得多了。」

尹老八和蘇老五也自實驗室出來用餐，尹老八忽然問道：「怎麼老三還沒回來？」

「還有老六呢？」蘇老五也問道。

「他們會不會遭遇到什麼意外？」尹老八道。

「放心好了，老三老六機警過人，不會遭遇什麼意外的。」符老七道。

「老二，你說要不要去找他們？」尹老八問。

「——」蕭老二向姚老大望去，道：「老大，你怎麼說。」

姚老大伸了個懶腰，道：「我看不用了，他們定會平安歸來的！」

王小克心下暗暗好笑，李老三也許有可能回來，那黎老六卻無論如何回不來了。

就在這個時候，洞口忽然傳來「咕咚」一聲，像是有人摔倒的樣子。

跟着，在外面巡視的林老四叫了起來：「你們快來！」

衆人不約而同起身向洞口奔去。

不一會，王小克見符老七和尹老八扶着一個人進來，瞥眼之下，不由大吃一驚。

他是黎老六！

只見黎老六渾身衣衫不整，爛成了一個個的小洞，手臂，臉上和雙腿鮮血淋漓，有幾個傷口甚至淌着黑色的血。

「快！快去請柏靈頓教授！」符老七大叫道。

蘇老五立卽轉身向內奔去了。

衆人把黎老六扶着躺了下來，只見他臉上肌肉浮腫，顯然中毒已深，也不知那裏來的神力奇蹟，竟能自蛇坑中爬了出來，一直來到山洞口。

「他媽的，老六是被蛇咬傷的！」林老四罵道：「明兒我去放一把火，把坑中的蛇全燒死！」

「老四，那坑中的蛇是老六的寶貝，你可不要胡來！」符老七道。

「奇怪，他怎會掉到蛇坑中去了？」蕭老二道。

「定是他貪玩，下坑去和蛇兒玩耍。」林老四道。

「胡說八道！」蕭老二白了他一眼，道：「老六愛蛇如命，卻從不下坑的。」

王小克站在一旁觀看，見黎老六仍然昏迷不醒，心下暗暗祈禱着，但願他救不活，否則把自己摔他下蛇坑的事說了出來，自己還有命在？

這時，柏靈頓教授提着藥箱自內趕來，先替黎老六探了探鼻息，檢查身上傷勢一遍，這

才替他注射了藥針。

「老五，你問問他老六礙不礙事。」蕭老二道。

蘇老五操着德語和柏靈頓教授談了一會，才道：「教授說傷得很重，但不會死，要休息調養一兩個月，天天注射抗毒血清，才有痊癒的希望。」

蕭老二緩緩地點着頭，道：「還好，否則八醜去其一，湊不足數了！」

「老二——」蘇老五遲疑着沒有說下去。

「有什麼事，快說吧！」蕭老二道。

「教授說，由於咬傷老六的毒蛇一共有七種，要用七種抗毒血清，而且他的數量有限，不够注射，因此希望我們去找一些來。」

「哦？」蕭老二雙眉一揚，道：「問他要到什麼地方去找。」

「教授說要到『市立大醫院』的醫藥室，」蘇老五道：「只有那大藥室，才有這麼多的現貨。」

蕭老二用手擊着地下，沉吟了半晌才道：「叫他把抗毒血清的名堂寫下來，我們會設法去取。」

「是。」

蘇老五向柏靈頓教授說了幾句話。柏靈頓教授立時自藥箱中取出紙筆，寫着。

不一刻，他將七種抗毒血清的名字寫了下來，交給蘇老五。

蕭老二自蘇老五手中接過那張單子，遞給尹老八，道：「老八，你讀過大學，識得幾個英文，這上面的字你可認得？」

尹老八接過去望了一眼，皺起眉頭來，道：「都是些專有名辭，我只認得兩個。」

蕭老二收回藥單，向衆人望去，道：「你們誰去跑一趟？」

「老二，我去吧。」尹老八道：「也只有我適合，老四和老七都不適露面了。」

蕭老二沉吟了一下，把單子交給尹老八，一直沉默着的姚老大忽道：「把單子給我。」

「老大，你……你想親自出馬？」蕭老二呆了一呆。

「把單子給我。」

「是。」蕭老二依言，把那單子交給姚老大。

姚老大略望了一眼，向王小克招着手，道：「你過來！」

王小克心頭一跳，遲疑着踏上前去。

「小鬼子，我把這件事交給你去辦——」

姚老大話未說完，符老七便叫了起來，道：「老大，他不能去辦這件事！」

「為什麼？」姚老大淡淡地問。

「因為……因為……」符老七囁嚅着說不下去。

「你怕他乘機逃了，對不對？」

「不錯。」

「你放心，」姚老大道：「他身上有老三的『招魂帶』，我們可以限他十二個小時內把抗毒血清帶來，否則一按鈕掣，他便要血肉橫飛了！」

「如果他坐飛機逃離本市呢？」蕭老二忽然插口道：「無綫電遙控器在超過六百哩便要失去效用了。」

「這個——」姚老大道：「現在是深夜十一時了，午夜過後，一直到翌晨八時，沒有任何飛機離開本市，這樣吧，咱們把時間限為八個小時。逾時不把抗毒血清送來，便按下鈕掣，你們認為怎樣？」

衆人齊聲叫好，王小克心下却暗暗叫苦。

「從這裏到市區，大約要一個半小時路程，來回是三個小時，憑『小鬼子』功夫，五個小時盡够盜取我們要的物事了。」蕭老二道。

「小鬼子，去吧！」姚老大把那張單子遞給王小克，道：「事情辦妥後，說不定我會向李老三求求情，讓你日後少吃點苦頭。」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接過單子。

「老八，你送他出樹林。」蕭老二向尹老八道。

「是。」尹老八向王小克打了個眼色，道：「來，走吧！」

「且慢！」王小克忽然叫道。

「還有什麼話說？」

「現在……現在這麼晚了，外面根本截不到車，」王小克道：「如果步行回市區，起碼要二個鐘頭，時間怎够？」

「小鬼子，那就靠你的運氣了！」蕭老二獰笑一下，道：「說不定上帝憐憫你，突然有輛車子經過，載你回市區。」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面對着這幾個無可理喩的醜八怪，多說話有何用？

他跟着尹老八，向外走去。

尹老八離開山洞後，立時戴上了一個式樣奇特的眼鏡，向黑暗中走去，一面道：「你緊跟住我。」

王小克這才明白何以符老七能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森林中辨別方向，看來他們每人都配備有一個特製紅外光眼鏡，可以在黑暗中辨物。

不一會已來到樹林，尹老八拉着王小克的手，向內走去。

在樹林中轉來轉去，尹老八一面道：「好好記住方向，否則你取到抗毒血清後認不得路也是枉然。」

用不着尹老八吩咐，王小克早已暗中留意着方向，大約半個鐘頭後出了樹林，尹老八自懷中取出另一個眼鏡，道：「這眼鏡可幫你在黑暗中視物，給你等一下回來時用的，小心別掉了。」

王小克接過眼鏡，尹老八向他笑了笑，道：「小鬼子，你好自為之了。」

說罷，逕自向樹林裏走去，留下王小克一人，呆呆地站在荒僻黑暗的馬路上。

一陣晚風吹來，王小克機伶伶地打了個寒顫，他身上的恤衫染滿了少女的血，這時乾了，被風吹得貼在肉上，竟是又硬又刺人。

他向遠處望去，四下裏一片黑暗死寂，別說是人，連車子也不見一輛。

無論如何，自己要儘快趕到市區去，王小克辨明了方向，正想起步時，忽聽附近草叢傳來一陣悉悉聲。

草叢中有人！

王小克吃了一驚，定眼望去，黑暗中却看不到有人，於是將那特製眼鏡戴上了。

特製眼鏡戴上了之後，立刻看到三四碼遠處的一堆草叢後，伏着一人。

「誰？」王小克沉聲問。

那人緩緩地站了起身，向王小克走來。

王小克見那人髮長及腰，身上穿着緊身黑衣，是個女子，不由呆了一呆。

那女子手中拿着一把精巧之極的手槍，來到王小克身前，說了一句外文。

王小克這時才看得清楚，那女子大約廿三四歲年紀，滿頭金髮，長得十分漂亮，是個外籍女郎。

驟然間有美女養眼，王小克精神一振，聳了聳肩，道：「我聽不懂你說些什麼？」

女郎見王小克眉目清秀，吁了一口氣，用不流利的中文道：「你不是他們。」

王小克先是一呆，隨即明白了，她指的是自己並非八醜之一。

女郎手中仍然緊緊握着短槍，道：「你是誰？在此幹什麼？」

王小克又聳了聳肩，心想那女郎對自己大概不會有什麼惡意，目前還是想法儘快趕到市區盜取抗毒血清。



「說！」女郎踏前一步。

王小克料不到女郎語氣如此嚴峻，心頭一跳，吶吶道：「我是被他們捉來的。」

女郎上下打量着王小克，忽然揚着槍，道：「帶我去，找我爸爸！」

「找你爸爸？」王小克詫異地道：「我怎知道你爸爸是誰——」

話才說到這裏，心頭忽然一動，想起了柏靈頓教授，問道：「你爸爸，柏靈頓教授？」

女郎渾身一震，點着頭道：「對，柏靈頓，我叫安德絲亞．柏靈頓，是他女兒。」

王小克登時明白了，原來柏靈頓教授並不是自願和八醜們合作的，否則，安德絲亞大可光明正大地前去見他，何必鬼鬼祟祟地躲在一旁，要脅旁人帶她去見乃父？

「小姐，我……我現在沒時間。」王小克道。

安德絲亞沉着聲道：「帶我去，否則，我殺你！」

王小克望了她手中的短槍一眼，那是一種可以裝兩顆槍彈的裝飾手槍，口徑雖然只有點二二，但如果射正心窩部份的話，一樣難以活命。

「快！」

王小克眼珠一轉，倏地探手抓住安德絲亞手腕，用力一扭。

安德絲亞怎知面前這個少年身懷絕技，驟不及防，立時被王小克制住了，手中短槍「刷」地一聲掉下地去。

王小克用脚一踢，短槍飛了上來，他伸手接住，微笑道：「小姐，對不起，我實在沒有空！」

安德絲亞又驚又怕，鐵青着臉，却是不敢出聲。

王小克疾快出手，制服安德絲亞．柏靈頓。

「小姐，你剛才是怎樣來的。」

安德絲亞緘默着不回答。

「小姐，如果你有辦法帶我回市區，我一定想辦法帶你去見柏靈頓教授！」

「眞的。」

「當然是眞的，」王小克道：「我現在要回市區替你父親取一些什麼抗毒血清，如果遲回去了，便會被他們處死。」

「我……我爸爸，怎樣了？」安德絲亞聞言臉色一變。

王小克知道她誤解了自己的意思，淡淡一笑，道：「你父親安然無恙，是他們之中有人受了傷。」

安德絲亞這才吁了一口氣，沉吟半晌，終於向王小克點點頭，道：「你，遵守諾言？」

「當然！」

「跟我來。」

安德絲亞說着轉身向馬路那邊走去，不一會，王小克看到路旁泊着一輛小型轎車。

安德絲亞打開車門，讓王小克先上了車，這才坐上司機座。

她把馬達劃着了火，側頭問：「現在，你要去那裏？」

「市區。」

「好。」安德絲亞一踩油門，車子怒吼一聲，向前飛馳。

安德絲亞由於急於要見乃父一面，因此全速駕着車子朝市區駛去，四十分鐘後，已經望見萬家燈火。

「小姐，你知道市立醫院在那兒嗎？」王小克側頭問。

安德絲亞緩緩地點着頭，一扭軚盤，車子怒吼着向直達市立醫院的超級馬路駛去。

不一會！「市立醫院」宏偉壯觀的建築物已經出現在眼前，王小克吩咐安德絲亞把車子駛進了停車場，打開車門跨下車來。

「我跟你？」

王小克搖着頭，道：「你坐在這裏等我。我一會就來了。」

他甫踏出幾步，忽然又轉身回到車旁，道：「小姐，我想向你借一樣東西。」

「什麼？」

「你的絲襪。」

安德絲亞先是一呆，隨即道：「好。」說着解開長褲鈕扣，當着王小克的臉把長褲除了下來。

王小克大感意外，但回心一想，安德絲亞是外國人，對這方面比較隨便，並不足為怪。

安德絲亞雙腿渾圓修長，她除下長褲後，立即又把襪褲除了下來。

王小克望着她的美腿和動作，一顆心不由怦怦地亂跳了起來。

若拿安德絲亞和李老三來比，豈此天淵之別？上帝造人眞是太偏心了！

安德絲亞偶爾一瞥眼，見王小克灼灼的眼光望定了自己，微微一笑把襪褲遞給王小克。

王小克接了過來，那襪褲似有她的體溫，鼻端嗅到一陣異香，心下一蕩。

「快去快回！」

王小克點了點頭，收拾起意馬心猿，向醫院那邊奔了過去。

他來到醫院大堂，向詢問處的小姐問道：「小姐，領藥在什麼地方？」

「轉左，一直走，最尾一間房就是了。」

「謝謝你。」

王小克一面掏出安德絲亞的襪褲，一面拍着腰間的手槍。他想，在這種情形之下，自己最好不要被藥室的藥劑師認出面目。

他來到藥室附近，見四週沒有人影，這才將襪褲套上了頭，然後扭轉門柄，閃身而入。

藥室另有一道玻璃窗口是給病人領藥的，這道門乃是方便護士直接入內取藥，因此並無上鎖。

王小克閃身而入後，一個身穿白衫的藥劑師抬頭一望，詫異道：「你——」

王小克不待他問下去，掏出手槍，噤聲道：「要命的別動！」

藥劑師大吃一驚，微顫着舉起雙手。

王小克取出那張單子，道：「把上面寫着的東西給我拿來。」

藥劑師戰戰兢兢地接過單子，囁嚅問道：「要……要多少？」

「每樣一打！」

「是……是！」

不一會，藥劑師已經把藥拾妥，裝了一個小袋，遞給王小克。

「現在面對着牆蹲下，十分鐘內不准回頭起身，」王小克沉聲道：「否則我殺了你！」

藥劑師乖乖聽命蹲下身來。

王小克立即轉身而出，除下了罩在頭上的襪褲，向停車場奔過去。

他跳上了安德絲亞的車子，低叫道：「開車！」

安德絲亞早已將車子的馬達發動，一踩油門，車子如飛般向外疾馳而出。

離開「市立醫院」後，安德絲亞側頭問：「得手了？」

王小克點着頭，道：「現在駛回剛才的地方去吧！」

說着望了望腕錶，是一時四十五分，大約兩點半便可抵達那荒郊，無論如何是可以在八時前趕回八醜的「總部」的了！

他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靠在座墊上，暗自慶幸着安德絲亞出現得及時，若非有「專車接送」，怎能如此順利來回？

「你帶我去見我爸爸？」

王小克一呆，這才想起答應過她的諾言，問道：「小姐，你父親是跟他們做事的嗎。」

安德絲亞恨恨地說道：「不，是他們綁架的！」

「綁架？」

安德絲亞點點頭，道：「我爸爸是得過諾貝爾獎金的人類學家，醫學家，前年到東南亞演講，不知怎的突然失踪了，我花了不少時間，才查到他在本市。」

「你想去救他出來？」

「這個當然，」安德絲亞堅定地說：「我爸爸今年六十七歲了，不能再受這種驚嚇。」

「憑你一人之力？」

「是的，」安德絲亞這時突然想起一事，道：「把手槍還給我。」

王小克並沒有把手槍還給她，反而道：「小姐，如果你够聰明的話，你應該打消這個念頭？」

「什麼念頭？」

「救你父親的念頭。」

「廢話！」安德絲亞道：「難道你叫我任由我爸爸落在那班醜人的手中？」

「我不是這個意思，」王小克道：「只是，你怎可能是他們的敵手？」

「我有槍！」

「他們也有，而且是點三八口徑的。」

「那又怎樣？」安德絲亞道：「我得過德國射擊冠軍！」

王小克苦笑着，心想安德絲亞是個固執的女人，即使自己加以勸止，她還是會一意孤行的。

「小姐，為什麼不報警？」

「我——」

王小克側頭望定了她，見她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心下不由生出一個疑團。

「我不能報警，」安德絲亞終於吁了一口氣，道：「我不能！」

「為什麼？」

「因為——」安德絲亞側頭望了王小克一眼，道：「你到底肯不肯守諾言，送我去見我爸爸？」

「小姐，我只是不要你去送死！」

「我不會死的，」安德絲亞信心十足地說：「我會把我爸爸救出來。」

王小克苦笑着。

這時，車子已來到目的地，安德絲亞把車子泊好，跳下車來，道：「走吧！」

「小姐——」

「別廢話，中國人是最重信義的，」安德絲亞冷冷地道：「即使此去眞的是送死，那也是我自己的事，與你無關！」

王小克無可奈何地輕嘆了一口氣，向前走去。

安德絲亞大喜，緊緊自後跟着，王小克辨明方向，朝樹林走過去。

踏進伸手不見五指的樹林後，王小克握住安德絲亞的手，慢慢地向前走着。

安德絲亞沒有戴上特製眼鏡，因此好幾次被荊棘刺傷了足部，但她哼也不哼一聲，仍然緊緊地跟隨在王少克之後前進。

當兩人走了十餘分鐘，正欲轉入一條比較平坦的小徑時，一棵大樹後閃出一人，噤聲喝道：「站住。」

王小克一慄，正暗想是那一個醜人來迎接自己的，那人竄了前來，快絕無倫地把王小克腰間的手槍奪了過去，倒轉槍咀指住了兩人。

王小克暗吃一驚，定眼望去，面前那人奇醜無比，却不是「八醜」之一！

天下間竟然還有和「八醜」一樣陋醜的人，實在令王小克大表意外。

他望定了那醜漢子，說道：「你——你是誰？」

「來！」醜漢子向王小克和安德絲亞招招手，道：「來。」

王小克和安德絲亞對望了一眼，在槍咀指嚇下，只得跟着他向前走去。

醜漢子等兩人啓步後，這才跟在背後，道：「照我的指示走，否則掉下蛇坑可不關我的事！」

提到「蛇坑」兩字，王小克不由周身一慄，看來那男子對這一帶的情形十分熟悉，否則，他不可能知道附近有一個蛇坑！

「向左轉！」

王小克依言朝左邊走去，面前出現了一條寬闊小徑。小徑兩旁長着青草，竟是修剪得十分整齊。

「一直走！」

王小克心下疑竇叢生，首先：這醜男子是誰？

他和「八醜」有什麼關係？為什麼埋伏在路上挾持自己？有何意圖？

同時，王小克亟想弄清楚他到底要帶自己和安德絲亞去什麼地方。

不一會，面前出現了一條馬路。

馬路旁泊着一輛黑色房車，若非王小克戴着特製眼鏡，根本看不到它的存在。

醜漢子踏上前打開車門，低聲說道：「上車！」

王小克和安德絲亞對望了一眼，猶豫着，醜漢子又喝道：「上車！」

王小克心想這樣跟他一走，不知要到幾時，萬一不能在八時前脫身返回山洞的話，腰間的「招魂帶」被引爆，自己便要一命嗚呼了！

他告訴自己：不能跟他去！

這時，那醜男子正站在他背後，王小克倏地一肘向他胸部撞去。

怎料這一肘撞了個空，跟着，頭部一陣劇痛，昏了過去……

×　×　×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間，王小克慢慢轉醒，他睜開雙眼，四週一片黑暗，只是發覺身畔似乎有呼吸聲，於是挪動一下身子。

「你醒了？」

是安德絲亞的聲音！

王小克心下稍為放心，他隨即想起一事，問道：「現在幾點了？」

「五點半。」

王小克暗叫一聲不好，掙扎着爬了起身，却覺頭痛欲裂，剛才醜漢子那一擊着實不輕。不由呻吟了一聲：「哎啊！」

「你怎麼啦？」安德絲亞關切地問。

「沒……沒什麼，」王小克道：「咱們要趕快離開這裏！」

「我已試過啦，門上了鎖。」

王小克定了定神，向前望去，看到那道木門。於是竄上前去，把耳貼在門上。

門外一點聲息都沒有。

他蹲下地來，研究着那道門鎖。

就在這個時候，匙孔傳來開啓聲，王小克急忙閃身躲在一旁。

門，「呀」地一聲打了開來，跟着，一道電筒光射進來。

「你的同伴呢？」是醜漢子的聲音，那句話顯然是對着安德絲亞問的。

「他——」

醜漢子淡淡一笑，道：「小鬼子，出來吧，別躲着企圖暗算我！」

王小克被他喝破行藏，無可奈何，只得從門後走了出來。

醜漢子手中仍然持着槍，另一手則拿着電筒，站在門口。

「出來吧！」

安德絲亞站了起身，領先踏了出房去，王小克只得自後跟上。

他望了望腕錶，是五時四十分了，還有兩個鐘頭和十分，如果自己還不回去，便會被「八醜」引爆「招魂帶」。

「這是你的東西？」醜男子指着廳中枱上的一包東西，問。

王小克點了點頭，那是自「市立醫院」刼來的抗毒血清。

「帶着吧！」醜男子抓起那袋子，向王小克拋來。

王小克張臂接住，醜漢子揚着槍，道：「好啦，走吧！」

「你——你又要帶我們去……去什麼地方？」王小克問。

「小鬼子，聰明的不要盤三問四，走吧！」醜漢子臉上現出不耐煩的神色。

王小克走到他身畔時，忽然一拳向他小腹擊去，正是「威風八路拳」的第一式「初試啼聲」。

這套「威風八路拳」學自龐清以來，王小克一有空便獨自練習，功力已今非昔比，那一拳挾了雷霆萬鈞之勢，直擊而出。

醜漢子雖然早已預防王小克會驟然偷襲，但絕未料到他出拳如此之快，「啊呀」一聲，小腹已着實中了王小克一拳！

王小克一擊得手，趁醜漢子尚未定過神來時，又是一拳向他面門遞去。

那一拳叫「直搗黃龍」，是「威風八路拳」中極其凌厲的招式，醜漢子「啊呀」一聲仰天跌倒，手槍掉下地去，鼻孔已鮮血淋漓。

王小克拉了安德絲亞的手，向屋外奔去。

「小鬼子，站着！」門外有人叫道。

王小克險險和那人撞了個滿懷，定眼一望，正是醜婆子李老三！

在這種情形下碰到了李老三，王小克不由心頭一跳，站在當地呆呆地出不了聲。

李老三上下打量着安德絲亞，嘖嘖嘆道：「果然是個小美人！嘿嘿！」

就在這個時候，醜漢子自內走了出來，叫道：「李老三，抓住他，他就是小鬼子了！」

「醜胚，叫些什麼！」李老三白了他一眼，道：「還怕他飛上天嗎？」

王小克望了望腕錶，已是六時五十分，距離回去「交差」的時間，只有一個小時十分鐘了！

「李老三，我要拿這些藥回去救黎老六，」王小克把手中的抗毒血清舉了起來，道：「你快放我走吧！」

「哦？黎老六沒死？」

「他還沒死。」

「唔！倒算他够運，」李老三忽然抓住王小克的衣襟，厲聲道：「你這樣急於要回去救他，可是和他有了什麼？」

王小克又是好氣，又是好笑，道：「我和他怎會有什麼。」

「那你為何這般急於要回去救他？」

「因為……因為姚老大說，如果我八點正還不回去，他…他便要引爆『招魂帶』了！」

李老三這才「哈哈」一聲笑了起來，道：「原來如此，老大他們回來了！」

「李老三，你帮帮忙，快放我回去吧！」王小克央求着道。

「好，」李老三凝視着王小克，道：「可是我要你答應我一件事。」

「什麼事？」

「黎老六救得活也好，救不活也罷，你不可和他勾三搭四！」李老三正色道。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道：「我怎可能和他勾三搭四？他是大男人啊！」

李老三緩緩地點着頭，道：「說得是，就算他要和你親熱，你也不可從他。」

「當然，」王小克話甫出口，不禁暗暗叫起苦來，聽李老三的口氣，是要把自己視為「禁臠」的了！

「你就是柏靈頓教授的女兒？」李老三轉頭望着安德絲亞。

安德絲亞猶豫了一下，終於向她點點頭。

「你也要跟我們回去？」李老三又問。

「是的。」

「哈哈，好得很，好得很，」李老三仰首笑道：「林老四不愁寂莫了！」

她笑了一會，搖了搖頭，道：「咱們走吧！」說罷逕自轉身向外走去。

「李老三！」醜胚叫了一聲。

李老三轉頭望了他一眼，冷冷地道：「醜胚，怎麼啦？」

「你——你答應過我，要帶我一起走的。」醜胚吶吶地道。

李老三沉吟了一下，道：「好吧，不過我首先聲明，單憑我一人之力，不能擔保他們一定准許你加入，還須老大他們批准。」

「這個——」

「你不怕碰釘子的話，便跟我來吧！」

王小克望了那「醜胚」一眼，終於明白他和李老三的關係了。他推忖：李老三出來找尋姚老大和蕭老二時，無意中碰到了這個「醜胚」，當醜胚得悉有「八醜」這個組織時，便要求李老三引薦讓他加入。

至於醜胚在旁守候擄走了自己和安德絲亞這一節，大概是想藉此向李老三表功的。

醜胚咬了咬牙，說道：「我便跟你去試試

看。」

王小克踏出屋來，見天邊已露出魚肚白，望了望腕錶，已經是凌晨七時了！

「李老三，一個小時趕不趕得及回去？」

李老三沉吟了一聲，道：「試試看吧！」

四人上了車子，由醜胚駕駛着向前疾馳。

車子走了約二十分鐘，王小克心急地問道：「還要走多久？」

「快了。」醜胚答。

王小克暗自估計着，從樹林走到那個隱蔽的山洞，大概要半個小時，如果車子在二十分鐘內不能抵達，那便如何是好。

「李老三！」王小克道：「如果趕不及怎辦？」

「趕不及就趕不及，有什麼怎辦？」李老三淡淡地說。

「姚老大會按下遙控器，把我炸爲粉碎的呀！」王小克道。

李老三緊閉着嘴不出聲，半晌，拍了拍醜胚的肩膊，道：「喂，醜胚，你開快一點！」

「是！」

王小克腦中念頭一閃，道：「李老三，如果『招魂帶』爆炸，你……你們都要和我同歸於盡，對不對？」

李老三冷哼了一聲，不出聲。

「李老三，我看你不如替我把『招魂帶』解下來，這樣遲到了也不打緊。」

李老三咧嘴一笑，道：「小鬼子，你以爲我像你一樣笨嗎？招魂帶無論如何不能解。」

王小克長長地吁了一口氣，看來這個醜女人並不容易對付。

十餘分鐘後，車子終於來到了那通向隱蔽山洞的樹林之前。

「你們都跟我來。」李老三戴上了特製眼鏡，向樹林中走過去。

王小克眼見時間無多，心下大急，不斷催促着李老三。

李老三摸了王小克一下，淫淫笑着道：「小心肝，你別急，咱們一定趕得及的，你以爲我捨得把你炸作片片碎嗎？」

王小克在黑暗中聽到她的笑聲，心下不由發毛，只求早早回到山洞交差便是。

衆人趕回山洞時，已是七時五十五分，還差五分鐘，那「招魂帶」便會被姚老大引爆。

姚老大見王小克順利盜了抗毒血清回來，淡淡地向蘇老五道：「把藥送去給教授！」

「是！」

當蘇老五轉身欲向內走去時，安德絲亞跟了上前，不料卻被李老三一把抓住，道：「小美人兒，別心急！」

「她是誰？」蕭老二問。

「柏靈頓教授的寶貝女兒！」

「哈哈，樣子長得不錯，身材也好！」林老四笑着踏上前來，道：「李老三，可是你帶來孝敬我的？」

李老三「呸」地一聲，道：「他是千里尋父來着，被醜胚發現，捉來獻給我們！」

衆人聞言不約而同向「醜胚」望去。

「唔，樣子長得可眞不壞，」尹老八在醜胚身邊踱來踱去，忽然問：「爲什麼要向我們賣好？」

醜胚還沒答出話來，李老三便道：「他想參加我們。」

「哦？」符老七站了起身，向醜胚走過去，問道：「你有什麼本事？」

醜胚垂下首來，囁嚅地道：「本來我是沒有，只求你們收留。」

「沒本事够膽來參加我們？」尹老八道：「如果接納了你，我們『八醜』豈非要改名爲『九醜』了？」

「我……我是走投無路，處處不受人歡迎。」醜胚道：「所以一直隱居在這不見人烟的深山中。」

符老七緩緩地點着頭，道：「好一句走投無路！」轉頭向姚老大道：「老大，他的遭遇倒和咱們差不多啊！」

姚老大凝眼望着醜胚，問道：「你叫什麼名？」

「我自小便不知道叫什麼名，」醜胚道：「人人都叫我醜胚。」

「你殺過人沒有？」

醜胚沉吟了一下，垂着首道：「殺過。」

姚老大雙眉一揚，追問道：「你殺過什麼人？」

「一……一個女的。」

「爲什麼殺了她？」

「她……她一直看不起我，連正眼也不望我一下。」醜胚低聲答。

「你心底下很喜歡她，是不是？」

醜胚緩緩地點着頭。

林老四一拍大腿，道：「好極了，對付那些賤女人，最好先姦後殺，對啦，你姦了她沒有？」

醜胚猶豫了一下，搖着頭道：「沒有。」

「差勁！差勁！」林老四惋惜地道：「如此不是暴殄天物嗎！」

姚老大白了林老四一眼，道：「醜胚，你恨不恨這個社會？」

「以前不恨。」

「現在恨了？」

「是的。」

「爲什麼？」

「他們不接納我，不給工作我做，不把我當人，我所到之處，都是白眼，輕視，」醜胚咬着牙道：「所以，我恨他們！」

姚老大緩緩地點着頭，道：「唔，很好，很合我們的胃口。」

他頓了一頓，忽然又問：「醜胚，如果有機會向這個社會報復，你幹不幹？」

醜陋細小的雙眼閃過一陣光芒，堅定地道：「我幹！」

「不論要用什麼手段，你都肯幹？」

「是！」醜胚緊握着雙拳，道：「老大，求你收留我吧，我願意爲你幹任何事！」

「醜胚，讓我告訴你，」姚老大正色道：「我們的組織不爲任何人做事，我們爲的是自己，你懂嗎？我們每做一件事都是爲自己！」

「是，我明白了。」

「好，那麼我要派你去做一件事，一件爲你自己，同時也爲天下間所有醜人的事。」

醜胚呆呆地望定了姚老大，等待着他的吩咐。

「老八，把我們的記事簿拿來。」

「是。」

尹老八把一本厚厚的拍子簿遞到了姚老大的面前，姚老大翻過幾頁，仰首問：「醜胚，你聽過林俊這個人的名字嗎？」

「是……是不是那個電影明星？」

「不錯，就是那個英俊小生，」姚老大道：「我要你去殺了他！」

醜胚渾身一震，訥訥問道：「爲——爲什麼？」

「哼，林俊這小子恃靚行兇，女朋友玩完一個又一個，天下間竟有這許多笨女人如蟻附羶纏着他，所以，我要你殺了他！」

醜胚搔着頭，茫然地道：「可是……可是我仍然不明白。」

「笨蛋，天下間所有英俊的人，都是我們的仇人，明白嗎？」姚老大恨恨地道：「如果

沒有他們，我們的遭遇怎會這樣慘？」

醜胚終於明白了，慢慢地點着頭。

「我要你去殺了他，」姚老大道：「如果你下不了手，那麼將他毀容也就是了。」

「——好吧。」

「現在已天亮了，你今晚才下手吧。」

「是。」

「李老三，把柏靈頓小姐帶到實驗室去見見她的父親，」蕭老二道：「柏靈頓教授大概也心急於要見他的女兒哩。」

「是。」

當李老三要把安德絲亞帶進去的時候，忽然人影一閃，有人擋在她身前。

「且慢。」

李老三定眼一看，「桀桀」笑道：「老四，怎麼啦？你又食指大動了？」

林老四一雙灼灼的眼光，望定了安德絲亞，緩緩地踏上前。

安德絲亞一顆心怦怦地亂跳了起來。面對着這些醜人，她早已嚇得心如鹿撞，只是記掛父親安危，因此一直克制着自己，沒有尖叫起來而已。

「老四，你想幹什麼？」蕭老二不悅地問道。

「哈哈，這小妞長得好標緻，我還未試過外國女人的味道哩！」林老四不理蕭老二叱喝，逕自向安德絲亞走了過去。

「老四，你不要亂來！」蕭老二叫道：「她是柏靈頓教授的女兒。」

「嘿嘿，我理她是天皇老子的女兒！」林老四咀角泛起一陣淫邪的笑意，說道：「我要她！」

「老四！」蕭老二又叫了一聲。

「老二，」林老四轉頭望定了蕭老二，正色道：「你無權干涉我的行動的，知道嗎？我們當年結拜時，就聲明過這一點。」

「可是，如果你的行動有損我們大衆的利益，我便有權管你！」蕭老二說着踏前一步。

安德絲亞嚇得躲在李老三背後，渾身抖個不停，李老三口角泛笑，顯是想袖手旁觀看齣好戲。

「我損害了大家什麼的利益？」林老四問道。

「柏靈頓小姐的父親正是我們進行着那麼重要的實驗，如果——如果你侮辱了她讓柏靈頓教授知悉了，定會影响他工作的情緒，延誤我們的計劃，這不是有損大家的利益嗎？」

林老四冷笑一聲，掃了衆人一眼，道：「只要我們不說，柏靈頓那老頭怎知他的女兒從千里之外趕來會他？」

「林老四，做人難道不講道義？」蕭老二道：「柏靈頓教授這樣協助我們，我們怎能污他女兒？」

「哈哈哈！」林老四仰首大笑起來，他足足笑了一分鐘之久，才道：「好啊，你竟然要和外面的人講起道義來了！」

他頓了一頓，又道：「如果他和我們講道義的話，我們會落到如此地步嗎？」

蕭老二臉上一陣青一陣白，刹那間被林老四搶白得說不出話來。

「老大，你評評這個道理看，」林老四向姚老大望了過去。

姚老大懶懶地伸了個懶腰，道：「咱們早就發過誓的了，誰也管不了誰的個人行動，你喜歡怎樣便怎樣！」

林老四聞言大是得意，『桀桀』地怪笑了起來，向蕭老二道：「聽到了沒有？連老大都不理，你憑什麼做架樑？」

蕭老二咬了咬唇，奇醜無比的臉上起了一陣痙攣，終於吁了口氣，道：「好吧，你寡歡怎樣便怎樣，後果如何我不負責！」

林老四大喜，拍了拍他的肩膊，笑道：「這才是我的好兄弟！」

說着，他搓着手向安德絲亞走去。

李老三怪笑一聲，閃身向旁讓步，將安德絲亞暴露在林老四面前。

「美人兒，來來來！」林老四「騎騎」笑着，道：「我和你親熱親熱！」說罷伸出手去，摸了安德絲亞的下頷一下。

安德絲亞尖叫一聲，連連向後退步，終於靠在洞壁之上。

林老四雙手一展，把安德絲亞圈在懷中，湊首便欲向她面頰吻去。

安德絲亞一俯身，從他脇下鑽了出來，向洞口便逃。

「好啊，你是不好意思當着這麼多人的面和我親熱。」林老四笑着追上前，道：「行，行！我和你到外面快活便是！」

安德絲亞奔到洞口時，忽然面前人影一閃，被擋住去路，定眼一看，正是李老三。

李老三向安德絲亞扮了個鬼臉，她臉頰上的毒瘡黃水淋漓，發出一陣腥臭味，樣子又極其恐怖，安德絲亞尖叫一聲，轉身便逃。

這一轉身，立時撞入一人懷中。

那人環手將她一抱，笑道：「美人兒，你看中了我不成？」

安德絲亞定眼一看，又是一副奇醜無比的臉孔，立即用力掙扎着。

那抱住安德絲亞的醜漢便是尹老八，他見林老四已趨上前來，乘勢把她一推。

安彼絲亞跌跌撞撞地進了林老四的懷中，林老四拉住了她的衣襟，用力一拉，「裂」地一聲，衣服被撕爛了……

林老四大是得意，揚揚手中的布塊，笑道：「美人兒想先來一幕脫衣舞，讓大家樂一樂，哈哈。」

安德絲亞掩住胸脯，轉身又逃。

林老四獰笑着追上去，自後抱住了安德絲亞，扳她的臉孔，向她的櫻唇吻下去。

就在這個時候，忽聽一聲叱喝，跟着雙腿之間一陣劇痛，他尖叫一聲，像殺豬般地叫了起來，雙手掩住要害，彎下腰來。

半晌，林老四才定過神來，向後望去，只見王小克向自己怒目而視，安德絲亞躲在他背後。

用不着說，剛才那一脚是王小克踢的。

林老四咬了咬牙，向王小克走過去，恨恨道：「好小子，我……我宰了你。」

王小克眼見無人阻止林老四暴行，自己若是再不出手的話，安德絲亞勢必又被林老四蹂躪，於是不再理會後果，一脚朝他要害踢去。

這一脚用了十成力，踢得林老四險險昏死過去，他立時紮穩馬步，以防八醜上前圍攻。

可是說也奇怪，姚老大以及尹老八他們只是站在原地，一步都沒有上前圍攻之意思。

王小克腦際念頭一閃，暗想這「八醜」行事有乖常理，自己正可趁此機會毀了林老四，以免他日後再四出害人。

林老四咬着牙忍住疼痛，一步一步向王小克走了過去。

王小克心裏只要其他七醜不上前幫手，憑自己一個人之力對付林老四，實在是易如反掌之事，因此，他咀角現出了笑意，緊緊地盯着林老四的來勢。

林老四來到王小克身前，慢慢地站了起身，忽然一拳向王小克面門擊去。

王小克瞄準來勢，右手一格，左手揮拳朝林老四小腹直遞而出。

林老四「啊呀」大叫一聲，小腹中拳，痛得又彎下腰來。

王小克得勢不饒人，倏地彈跳上前，一腳向林老四雙腿之間踢去。

「啊呀」一聲，林老四仰天跌倒，再也爬不起身來了。

衆人見王小克下手如此陰狠，臉上均是聳然動容，但却無人上前相助。

「他媽的痛……痛死我了，你們還不把他殺了！」林老四躺在地上呻吟大叫。

符老七緩緩踏上前，自腰間拔出一把匕首，便欲向王小克下手。

「且慢！」李老三衝上前去，擋在王小克身前。

「老三，你讓開點！」符老七沉聲道：「這人留着是個禍患，讓我斃了他！」

「不！他是我的心肝寶貝！」李老三上前叫道：「誰也不能殺他！」

「他是你的心肝，却把老四的心肝寶貝毀了！」符老七指着地下的林老四。

「那是他活該！」

「老三，你要男人的話，我符老七負責替你找十個八個，何必一定要這個乳臭未乾的小子？」

「我就是喜歡童子鷄！」

李老三話甫出口，忽然有人「噗哧」一聲笑了起來，衆人向聲音來源望去，只見那「醜胚」正掩住了咀，強行忍着笑。

姚老大站了起身，道：「你們別吵了，這女的和男的都交給我處理！」

林老四首先提出異議，道：「老大，你……你殺了他替我報仇，我被他踢破了……」

「住口！」姚老大望了衆人一眼，道：「誰反對了？」

衆人對這個「老大」似乎甚爲忌憚，均是緘默着不出聲。

「蘇老五，你把兩人帶進去，誰也不許動他們一根毫毛，知道了嗎？」

「是。」

蘇老五走了過來，王小克和安德絲亞互相望了一眼，默默地跟着蘇老五向內走去。

背後，傳來了姚老大的聲音：「醜胚，今天晚上，你將怎樣向林俊下手……」

蘇老五帶了王小克和安德絲亞來到那羣山合抱的盆地之中，道：「你們要命的便待在這裏別過去，知道嗎？」

王小克點頭表示明白，安德絲亞口唇掀動了一下，似乎有話要說，却被王小克碰了一下手肘，登時住口了。

蘇老五離去後，安德絲亞焦急地道：「我還見不到我父親啊！」

「小姐，你父親在這裏安然無恙，你見不見都沒有關係，」王小克苦笑了一下，道：「現在還是乖乖地聽他們的話，不要再攪出什麼事了。」

安德絲亞想到林老四猙獰的面目，渾身起了一陣微顫，緘默了。

王小克望了她一眼，見她那皙白得眩人的胸脯十分誘人，心頭不由一蕩。

安德絲亞偶爾一瞥眼，見王小克牢牢地望着自己的十分誘人的身段胸部，咀角泛着笑意，不由笑起來。

她這麼一笑，王小克反而不好意思，急忙把眼光移開。

「你說，我很動人是不是？」安德絲亞忽然問道。

王小克由衷地點着頭。

安德絲亞用手指觸撫着自己的軀體，忽然道：「老實說，我並不在乎和不相識的男人造愛，我在德國時，甚至不能一天沒有男人！」

王小克呆呆地望定了安德絲亞，心想畢竟是外國的女孩子，對性這方面不但看得隨便，還可當着人面侃侃而談。

安德絲亞望了王小克一眼，微笑道：「我想，如果你要求和我造愛的話，我也會肯的，我已經半個月沒有接觸過男人了！」

說話時，安德絲亞水汪汪的美眸，便似要滴出水來。她頓了一頓，又道：「可是……可是我却死也不肯和那人造愛！」

王小克心底下明白究竟是爲了什麼，但不禁問：「爲什麼？」

「他……他太難看了，我多看他一眼也有作嘔的感覺，怎可能和他造愛？」

王小克深深地吸一口氣，像安德絲亞這種視男女性關係那麼隨便的女孩子，也不願和林老四親近，由此可見，林老四如果不用暴力，似乎是沒有人肯和他親近的了！

——難道就因爲如此，才形成林老四兇殘成性？專門姦殺女性，仇恨女性？

看來，「八醜」之中不單林老四如此，其他人也是一樣，只不過林老四特別嚴重吧！

「你在想什麼？」安德絲亞問。

王小克澀然一笑，道：「沒什麼。」

「如果那醜八怪再對我用強，我該怎樣？」安德絲亞挽住了王小克的手臂，問。

「他大概不會再向你用強了！」

「爲什麼？」安德絲亞詫異地問。

「你看不到剛才我踢了他一腳嗎？」王小克微笑道：「那是致命的一腳！」

安德絲亞先是一呆，隨即哈哈嬌笑了起來，笑得嬌軀亂顫……。

拚死護嬌娃　除魔奏凱還

柏靈頓教授聚精匯神地注視着面前的玻璃試管，試管裏裝着一種黯綠色的液體，汽泡正不斷自底下冒了出來。

實驗室中一片寂靜，床上的少女經過柏靈頓的治療後，已經止住了血，正陷入酣睡中。

忽然，柏靈頓教授聽到一陣輕輕的「軋軋」聲，那聲音輕得幾乎聽不到。可是，柏靈頓教授並沒有回頭去觀看究竟，他的實驗正在緊要關頭，必須注視試管內的化學反應。

那陣「軋軋」聲越來越响了，柏靈頓教授仍然沒有留意，因爲蘇老五和尹老八隨時會推開石壁踏進實驗室，而每一次進來都有這種聲音。這時，他聽到有脚步聲向自己走來，頭也不回地說道：「蘇先生，請替我拿一瓶氯化鉀來。」

背後的人並沒有答話，柏靈頓教授抬頭一看，不由呆住了。

站在他面前的，是闊別近年的女兒——安德絲亞，背後還站着王小克。

「安德絲亞！」柏靈頓教授失聲叫了起來。安德絲亞急忙把手指放在咀唇間，「殊」地一聲，示意乃父不要叫出來。

柏靈頓教授定了定神，訥訥地道：「安德絲亞，你……你是怎樣來的？」

「爸爸！我找得你好苦！」安德絲亞撲進乃父懷中，淚水簌簌而下。

柏靈頓教授輕輕拍着女兒的背，道：「孩子，快別哭，告訴我是怎麼一回事！」

安德絲亞伏在乃父懷中抽泣個不停，柏靈頓教授向王小克望去，問道：「小朋友，是你帶我女兒來此地的嗎？」

由於柏靈頓教授說的是德文，王小克半句也聽不懂，只有茫然地聳着肩。

安德絲亞站了起身，向乃父說了幾句話，柏靈頓教授臉上立時現出十分激憤的神色。

父女們交談了好一會，王小克默默地站在一旁，留意着外面的動靜；原來他和安德絲亞無意間發現了另一條秘道，可以通到這實驗室

來，心想他父女相見，定有許多話說，因此並不打岔。

不久，外面傳來「篤篤」鞋聲，王小克心頭一跳，趨上前去，道：「咱們快走，有人來了！」

安德絲亞也聽到鞋聲，又向乃父說了幾句話，這才匆忙隨着王小克向那條秘道走去。

兩人進入秘道後，立即把石壁推回原位。

安德絲亞拍拍自己的額頭，靠在石壁上，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咱們出去吧，」王小克道：「萬一他們找不到人，便有點不好了！」

安德絲亞點了點頭，和王小克來到那天然的「囚室」之中。

安德絲亞在一塊石頭上坐了下來，望着天際呆呆出怔。這時天色已暗了下來，朦朧的月光照在她的俏臉上，更增一種神秘的美感。

她胸口不斷地起伏着，似是受了什麼刺激一般，王小克凝視了她半晌，終於忍不住問：「你怎麼啦？」

安德絲亞緩緩地轉過頭來，望定了王小克，臉上却仍然是那種奇特的神色。

半晌，她深深地呼吸一下，問道：「你知道我父親剛才告訴我一些什麼嗎？」

王小克苦笑着聳了聳肩，道：「你們說的話我一句也聽不懂。」

安德絲亞望着遠處的蒼穹，嘆了口氣，顫聲道：「我爸爸正實驗着一種……一種……」

說到這裏，她忽然掩起臉，[illegible]地搖着頭，道：「不　這是不可能的！」

「柏靈頓小姐，到底是什麼一回事，你得說個清楚啊！」

安德絲亞抬起頭來，道：「我爸爸的實驗，可以令人類絕種！」

「你說什麼！」王小克幾乎懷疑自己聽錯了。

「你看過一本世界名著，書名叫『七號皇庭』的嗎？」安德絲亞問。

王小克先是一呆，隨即問：「是不是電視片集也有播映的『七號皇庭』？」

「是的，」安德絲亞問道：「你看過了沒有？」

王小克澀笑着搖搖頭，道：「播映時我因有事，看不到。」

「我看過電視片集，也看過原著，」安德絲亞嘆了一口氣，道：「想不到書中描寫的事，現實中竟有人要依着做，而且是更殘酷的依着做！」

「做什麼？」王小克好奇地問。

「你可知道『七號皇庭』描寫的是什麼？」安德絲亞問。

王小克茫然地搖着頭。

「那是寫一個醫生控告一個作家名譽誹謗的故事，」安德絲亞道：「書中作家寫了一本名叫『浩刦』的書，裏面有一段這樣寫：『在所有集中營裏面，再沒有一處比查韋加集中營更爲惡名昭彰的了。在那個集中營裏，納粹秘密警察的巫斯上校，建立了一個試驗中心，目的是在創出一種使人類大量喪失生殖能力的方法。他們把人當作試驗用的天竺鼠。另一個佛倫堡上校及其助手用囚犯們進行同樣可怕的其他試驗。在醜名四播的第五營房裏，柯亞丹博士主持秘密的開刀手術。他曾進行了一萬五千次以上的試驗性手術，把人的睪丸割去——」

安德絲亞說到這裏，王小克便「啊」地一聲叫了起來，道：「那個柯亞丹博士便是書中的主角，那個醫生嗎？」

「不錯，」安德絲亞道：「這雖然只是一本小說，但據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的時候，喪心病狂的希特勒的確實行過這種計劃，要把世界上的猶太人消滅掉。」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關於希特勒怎樣屠殺猶太人，他倒是聽過不少。

「可是，那八個醜八怪比希特勒還要瘋狂，他們不單要猶太人滅亡，甚至要世界上所有的人種滅亡！」安德絲亞道。

「爲……爲什麼？」

「因爲他們憎恨世界上的每一個男人，」安德絲亞道，「他們以爲世界上所有男人失去生殖能力後，傳宗接代的『神聖任務』，便會落在他們八個人身上，到時，天下間最漂亮的女人，都任由他們選擇了！」

王小克腦中念頭一亮，終於明白林老四和李老三的一番對話了！

事實上，如果世界上不論年老年輕，英俊醜陋的男人全喪失了生殖能力後，像林老四他們這種醜得不能再醜的人，就有可能得到女人的垂青了！

不過，這個計劃只對林老四他們有好處，對李老三這個醜婆子來說，是一點也沒有好處的，難怪李老三一直嚷着他們計劃與她無關！

然而，有這種可能嗎，要數十億的男性喪失生殖能力，是容易辦得到的事嗎？

「他們的計劃可能成功嗎？」王小克問。

「我問過我父親，他說極有可能。」

「哦？」王小克心頭一跳問道：「他們用什麼方法？像柯亞丹博士閹割男人的睪丸？」

「不，那太費勁了，」安德絲亞道：「他們要我爸爸研究一種藥，那種藥進入人體後，會抑制男性荷爾蒙的分泌，同時，生殖器官也會逐漸退化，直至不能人道爲止。」

王小克低呼了一聲，又問道：「可是他們怎樣餵世界上所有的男人吃這種藥？」

「餵？」安德絲亞苦笑了一下，道：「你不是在說笑吧？他們把藥倒在水塘中！」

王小克又是「啊」地一聲低呼了起來，還有比將藥倒到水塘中這樣便當的「下毒」方法嗎？

「這種藥對女性一點影响都沒有，對男性的影响可就大了，」安德絲亞道：「藥性會在三個月內發生效用，促使他們喪失生殖能力，甚至不能人道。」

「你父親把這種藥研究成功了？」

「就快了，」安德絲亞說：「大約經過最後一次的試驗便成。」

「你父親怎肯爲他們做這種研究？」王小克道：「難道他忍心見地球上的人類絕種？」

「他們威脅我父親，說是如果不把這種藥研究出來，便不給他回家，還以殺我做威脅，你不知道，我父親愛我比愛他自己還要深，況且，他們又聲明說，這些藥只是拿來對付孟加拉等貧瘠國家的人民而已。」安德絲亞答道。

「現在，你有沒有向他曉以大義，叫他千萬不要爲虎作……作什麼的？」王小克問。

安德絲亞點着頭，道：「我已經告訴他了，如果他眞的把這種藥發明出來，將成人類史上第一個罪魁！」

「他答應中途罷手？」

「不，」安德絲亞忽然壓低了聲音，道：「如果這個時候罷手，你以爲那些醜八怪肯嗎？他們會不眨眼地把我們全殺掉！」

「唔，」王小克望了安德絲亞一眼，道：「這樣說來，你父親是打算虛與委蛇，使這次研究功敗垂成了？」

「是的，」安德絲亞嘆了一口氣，道：「目前除了這個辦法外，還有什麼辦法？」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我一定要設法救你們出去！」

安德絲亞苦笑了一下，道：「你現在根本自身難保，怎樣救我們出去？」

王小克澀然一笑，她說的倒是事實。

隔了半晌，王小克忽然問：「你父親失踪的事，你爲什麼不報警？」

「我爸爸是在赴美國開醫學會議途中失踪的，我已經報了警，但有什麼用？他們把他擄到這種隱秘的地方，誰找得到他？」

「你查到他在本市時，爲什麼不向警方報告？」王小克又問。

安德絲亞口唇掀動了一下，欲言又止。

王小克想起自己當初問她這個問題時，她也是這個模樣，於是柔聲道：「柏靈頓小姐，我們現在是同舟共濟，站在同一陣綫了，有什麼事不可以告訴我呢？」

安德絲亞澀笑了一下，道：「實不相瞞，我是非法入境的。」

「哦？」

「是這樣的，當我查知我父親的可能下落時，來不及辦手續便前來本市，但居留期只有七天，於是，移民局要我立即離境，當時我正得到一點蛛絲馬跡，心想如果錯過而不捨追查下去的話，一定會查得出我父親的下落，於是躲了起來。」

「你躲了多久？」

「一個多月了。」

「移民局仍然在找你？」

「當然，」安德絲亞道：「在這種情形下，我能够去報警嗎？」

「你可以向警方說明原委。」

「可是我得到的消息很模糊，當初，我也不敢確定我父親的確在此，如果貿貿然去報警，而警方又查不出什麼，一定會被他們遣送出境的。」

王小克笑了一笑，道：「你身上有槍，以爲自己是女占士邦，想獨力相救你的父親？」

柏德絲亞澀然一笑道：「怎知我碰到的第一個人，便被他制住了，半點都動彈不得？」

「誰是你第一個碰到的敵人？」

「除了你還有誰？」

王小克啞然失笑，道：「我不是你的敵人，是你的朋友。」

「以前我怎知你是我的朋友？」安德絲亞親熱的挽住王小克的手，道：「咱們得想個辦法救我父親！」

王小克心中一動，但立即想到安德絲亞是個視男女關係很隨便的人，於是收拾意馬心猿——她對一個人親熱的時候，並非表示眞的親熱。

然而，無論如何自己是要救出柏靈頓教授，同時阻遏八醜們的狠毒計劃的！

——從那一方面着手？

如果自己身上不是戴上了李老三的「招魂帶」，機會是很多的，可是，如今自己只要稍有異動，便立即有喪命之虞！

反過來說，如果自己身上不是戴着「招魂帶」，八醜們也不會這樣有恃無恐，放任給自己活動了！

王小克托着下頷，陷入思維中：現在三具遙控器中，已有一具失去效能，剩下來的兩具，一具在姚老大手上，另一具在李老三身上。

如果自己可以同時破壞那兩具遙控器的話，便可以突起發難了！

可是，李老三是如此精警，那「姚老大」又是如此深藏不露，要同時破壞或盜取兩具遙控器，實在不是想想這樣容易的。

正沉思間，尹老八捧着一盤食物進來了，向王小克道：「好好飽餐一頓吧，吃過飯後，老大找你有話說。」

王小克望了盤上食物一眼，原來是粗糙的飯菜，還有一碗顏色混濁的湯。

安德絲亞試了口湯，却立即吐了出來，苦着臉道：「臭的！」

王小克拿起湯碗湊近鼻端一嗅，也聞到一陣腥臭味，把它潑到地上，罵道：「豈有此理，給狗吃的也還要好！」

他抓了塊飯團入口，却又硬又冷，實在咽不下去，又吐到地上喃喃地道：「豈有此理，他們剛在銀行刦了幾十萬現款來幹什麼的？」

「城市銀行的刦案是他們幹的？」安德絲亞詫異地問。

「我就是他們的人質！」

安德絲亞「啊」地一聲低呼了出來，道：「我知道了，他們是爲了籌本錢。」

「籌本錢？」王小克愕了一愕，道：「籌什麼本錢？」

「他們的計劃是對付全世界的人，所以，如果要撤藥的話，必須遠涉重洋，而這需要一筆路費，對不對？」安德絲亞道。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道：「不錯，你父親的研究已近完成階段，難怪他們挺而走險去打刦銀行了！」

兩人已把「八醜」的計劃洞悉無遺，幸好知道柏靈頓教授已決定中止研究，心下才稍爲放心，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怎樣擺脫八醜，同時將他們繩之以法了！

王小克指着那些飯，道：「你吃不吃？」

安德絲亞秀眉一皺道：「餓死了也不。」

王小克拍拍腰間的「招魂帶」，道：「那麼我去看看那大醜有什麼話要說了！」

「小心爲上！」安德絲亞關切地說。

王小克向她點了點頭，逕自向隧道中走進去。

他來到了山洞，見姚老大正躺在床上抽着烟，其他七醜都或坐或站聊着天。

衆人一見王小克出現，立時全向他望了過來。

「你過來！」姚老大向他招了招手。

王小克向姚老大走過去，等待他的吩咐。

「你陪他去幹了林俊！」姚老大指着醜胚道。

王小克愕了一愕，吶吶道：「爲……爲什麼要我陪他去？」

「因爲你是小鬼子，」姚老大淡淡地道：「你比較有經驗，也許可以助他一臂之力！」

王小克向醜胚望去，只見他臉上露着不以爲然的神色道：「老大，其實我一人就——」

「住口！」姚老大喝道：「這個行動只許成功，不許失敗，我叫小鬼子陪你去，便由他陪你去，不必多言了。」

醜胚給他一喝，急忙垂下首來，說道：「是！」

「小鬼子，我給你們四個鐘頭的時間，」姚老大望一望腕錶道：「多一秒鐘都不行！」

王小克暗罵了一句粗口，由此看來，八醜們以後不知還要派給自己什麼事去做！

「快走吧，」姚老大喝道：「還站在這裏幹什麼？凌晨一時前回來！」

「是。」醜胚答應了一聲，轉身向外走去，王小克只得跟上前。

兩人離開山洞，醜胚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戴上了特製眼鏡，一聲不响地下着斜坡。

王小克也戴上了特製眼鏡，自後跟上。

兩人進了樹林後，醜胚領前走着，一句話也不說，王小克試探問：「醜胚，你打算怎樣刺殺那英俊小生？」

醜胚「哼」地一聲，並不回答。

王小克心底下暗罵了一句粗口，忖道：他媽的，擺什麼架子？還不是自動送上門來的走狗？

然而，他並不敢罵出聲來，只是默默地跟着醜胚向前走。

半個小時後，兩人已出了樹林，醜胚向停在附近的小房車走過去，打開車門，逕自上了車。

王小克猶豫了一會，轉身走到另一邊車房，打開車門上車。

王小克一上了車，醜胚立時發動車子，大力踩着油門，車子憂然有聲，向前疾衝而出。

路上，王小克一直找機會和醜胚說幾句話，然而醜胚只是凝視着馬路開車，一聲不出。

抵達市區後，醜胚把車子速度減低，朝高級住宅區的方向駛去。

不久，車子在一幢花園洋房門口停了下來，王小克向外一望，問道：「林俊就住在這裏麼？」

醜胚「唔」了一聲，打開車門下車。

王小克又討了個沒趣，心下把醜胚的十八代祖宗都罵遍了。

醜胚來到門口，在那排電鈴掣前看了一眼，回頭對王小克說：「你在下面等我。」

「姚老大叫我跟你——」

醜胚不待他說下去，便沉聲道：「我自己一人行事便行，用不着你。」

王小克聳了聳肩，靠在門口，道：「好吧，你去你去！」

醜胚遲疑了一下，拾級上樓。

王小克取出香烟，燃上一口，然後望了望腕錶，是深夜十一時，如果醜胚行事順利的話，凌晨一時前是趕得及回去覆命的。

烟一口接着一口，醜胚上樓凡二十分鐘之久了，仍然沒有聲息。

王小克心下暗暗奇怪，殺一個人竟要花二十分鐘時間？醜胚可太也不濟事了！

他決定上樓去看個清楚。

就在他踏上第一級樓梯時，醜胚匆匆忙自上面下來。

「走！」醜胚道。

「辦妥了？」

「唔。」醜胚逕自向車子走過去。

王小克跟着他上了車，問道：「你已殺了他？」

「毀了容。」醜胚道：「老大說毀容也可以的。」說罷發動了車子。

王小克仰首一看，只見三樓一個窗口的燈光忽然熄了。

「林俊住在幾樓？」王小克問。

「地址是老大給我的，」醜胚道：「他住在三樓。」

王小克心中一動，側頭望着醜胚。

醜胚偶爾一瞥眼，見王小克望住自己的眼光有點異樣，道：「幹什麼這樣望住我？」

王小克微微一笑，道：「沒什麼，我只覺得，你原本並不醜怪的！」

醜胚聞言渾身一震，憂然一聲，把車子停了，問道：「你……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你比八醜他們好看得多了，」王小克淡淡地道：「不是嗎？」

醜胚這才開動了車子，向郊區駛去……

× × ×

符老七站得直挺挺地，向七醜們道：「我們現在錢也有了，蘇老五的手續也辦好了，應該催促柏靈頓教授早日把實驗研究成功！」

姚老大緩緩地點着頭，向蘇老五望去，道：「老五，實驗進行得怎樣？」

「柏靈頓教授說一星期內便可完成！」蘇老五答道。

「他在一個星期前就說過這句話，」符老七道：「一個星期過去了，他的成果呢？」

「老七，這是急不來的啊！」蘇老五道。

「如果不急的話，我也用不着趕巴巴去刦銀行了！」符老七冷冷地道。

姚老大擺了擺手，道：「老五，柏靈頓教授的研究這幾天來爲什麼沒有進展？」

「這——」

「是不是那小姐的出現被他知道了？」姚老大接着問。

「他這幾天好像心緒不寧，」蘇老五道：「我曾問他是爲了什麼，但他不肯說。」

「無論如何，督促實驗早日成功是你的責任！」符老七道：「我們不能再等下去了！」

蘇老五不悅地道：「那麼讓你來負擔這個責任好了。」

「如果我會說德國話，我早已擔上肩了！」符老七道。

李老三望了衆人一眼，緩緩移動着腳步，向隧道口走去。

在衆人不留意之下，李老三溜進了隧道之中。

× × ×

安德絲亞來回踱着步，忽然好像決定了一直猶豫着的問題，向那秘道走過去。

「柏靈頓小姐，你想幹什麼？」王小克急忙上前拉住她問。

「我想去看我爸爸。」

「且慢，」王小克道：「如果被他們發現了，那怎麼辦？」

「不會的，他們在山洞中開會。」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暗想她父女情深，自己實在不可能阻止得到。

當安德絲亞向秘道那邊走過去時，秘道口傳來了一陣「沙沙」的腳步聲。

王小克急忙趨上前拉住了安德絲亞，低聲道：「有人來了！」

安德絲亞只得停了腳步，轉過身來。

李老三人未到聲先到，「桀桀」怪笑着道：「小心肝，我來啦！」

王小克聽到李老三的聲音，不由暗叫了聲苦。

李老三來到王小克跟前，嗲聲嗲氣地道：「小心肝，我想得你快瘋啦！」

王小克瞥見她奇醜無比的臉孔，不由打了個寒顫，李老三却挨了過來，說道：「快抱抱我！」

王小克急忙向後退了幾步，驚詫地望定了李老三。

「怎麼啦？老娘想和你親熱，你也不肯？」李老三沉着臉問。

王小克望了安德絲亞一眼，道：「李大姊，這裏有人在，不……不大方便吧？」

李老三轉了轉眼，向安德絲亞揮着手，道：「去去去，別呆在這兒誤事！」

安德絲亞向王小克望去，王小克却向她打着眼色，示意不可離去。

「你……你叫我到那兒去？」安德絲亞說道。

「隨便什麼地方都好，就是別站在這裏妨碍老娘的好事！」

安德絲亞爲難地向王小克望去，表示自己有心無力，難以相助。

「快走！」李老三喝道：「否則我立即叫林老四來替你就地槍決！」

安德絲亞渾身一抖，急忙向着秘道那邊走去。

李老三見安德絲亞離去，笑道：「小心肝，現只剩下咱們兩人了，來，快來抱抱我！」

王小克本來想轉身躲避，忽然心念一動，道：「只抱一次！」

「小寶貝，抱一輩子都不嫌多，」李老三展開雙臂，道：「來來，我忍不住啦！」

王小克閉起雙眼，上前將李老三抱了起來，李老三格格直笑，道：「小寶貝，你眞好，

啊!你……」

王小克把她放了下來，道：「好啦，抱過了。」

李老三不依，道：「我還要親咀，等一下再和你這個這個，那個那個的，快，快來!」

說罷，她閉起雙眼，等待王小克來吻。

王小克怎會吻她，倏地衝上前去，一掌朝李老三頸脖之間斬去。

李老三悶哼一聲，倒下地去。

王小克又在她天靈蓋加上兩拳，這才俯身查看她的傷勢。

李老三連吃了王小克出其不意幾拳，已然昏死了過去。

王小克正沒理會處，忽聽後面脚步聲响，急忙回頭一望，見是安德絲亞，這才放下了心來。

「你——你殺死她啦?」安德絲亞低呼一聲。

「不，我打暈了她而已。」

「糟糕，等一下被他們進來發現了怎辦?」安德絲亞焦急地道。

「先找個地方把她藏了起來再說!」王小克說罷向四週望了一眼，却那裏有藏身之所。

「那秘道!」安德絲亞叫了起來。

「不錯。」

兩人合力把李老三抬進了秘道之中，安德絲亞道：「現在怎樣?」

王小克自懷中取出一個小方盒，安德絲亞詫異問道：「這是什麼?」

「遙控制!」王小克說着把它拆了開來，將電綫扯斷了，這才放回李老三懷中。

「它……它是用來幹什麼的?」安德絲亞問道。

「用來引爆我腰間的這條皮帶的!」

安德絲亞低呼了一聲，道：「難怪你一直要聽他們指揮!」

王小克點着頭，安德絲亞又道：「現在好啦，你可以恢復自由了!」

王小克雙眉緊皺着，道：「不，他們還有一具這樣的遙控器。」

「在誰身上?」

「姚老大。」

「怎樣想法子也把它弄壞了?」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那姚老大不同其他人，豈有如此容易得手的。

「為什麼你不設法把它解下來?」安德絲亞忽然問道。

「解不開的，」王小克道：「而且，如果誤解了機括，電波通過遙控器，它便會自動爆炸，因此，只有設法毀了遙控器，才能把它解下來。」

安德絲亞沉吟了一下，雙手搭上了石壁，道：「現在我可以去看我爸爸了吧?」

王小克遲疑一下，向她點點頭。

當安德絲亞把石壁推開一道縫時，忽然停住了。王小克詫異地問：「怎麼啦?」

安德絲亞轉頭向王小克使了一個眼色，示意他不要出聲。

王小克知道實驗室中必然有人，於是蹲下地來，從那小縫中望進去。

只見那石門打了開來，醜胚鬼鬼祟祟地向埋首坐在實驗枱前的柏靈頓教授走去。

安德絲亞的呼吸急促了起來，顯然地，她十分緊張。

王小克伸出了手，輕輕搭住她的手背，示意她不可衝動。

「他要加害我父親!」安德絲亞壓低着聲，焦急地道。

王小克的想法和她却不一樣，就在這個時候，醜胚已經走到了柏靈頓教授的背後。

安德絲亞再也忍不住了，用力便欲將石壁推開，衝進去救父。

然而，她的手臂被王小克抓住了。

「你聽!」王小克道。

安德絲亞側起耳朵，只聽醜胚向乃父道：「柏靈頓教授，我是來救你的!」

柏靈頓教授聞言心頭一跳，轉過頭來，呆呆地望住醜胚，道：「你……你是誰?」

「先別理我是誰!總而言之，我是來救你的，請你相信我。」

「現在就跟你走?不，我的——」

醜胚不待他說下去，便道：「不行，現在還不能走，要等他們今晚全睡了才行。」

「可是他們有人看更的!」

「這個你放心，我可以應付!」醜胚道：「我現在是先來通知你，快把你的研究，暗中毀掉，今晚我在石壁上敲三下，你便可以出來了。」

「先生，我的女兒——」

「放心，我會一併把她救走的。」

「好極了。」柏靈頓教授大喜。

秘道中的安德絲亞却大惑不解，低聲問道：「他……他到底是什麼人?」

「他是化裝的，」王小克道：「他其實長得並不醜。」

「你怎麼知道?」安德絲亞驚詫地問。

「我早就知道了，」王小克道：「他們看不出醜胚是化妝的，但却瞞不了我!」

「那麼，他究竟是什麼人?」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說道：「總之是友非敵!」

說罷又向內望去，只見醜胚已轉身向石門走去。

他剛來到門口，忽然，整個人呆住了，跟着，緩緩地舉起手來。

王小克和安德絲亞均是大吃一驚，定眼望去，只見姚老大手持短槍，指住醜胚的胸口，臉上露着獰笑，踏進了實驗室。

「醜胚，哈哈!很好的名字啊!」姚老大冷冷地說道：「你究竟是誰，現在可以攤牌了吧?」

醜胚連連向後退着步，緊閤着唇不出聲。

王小克見蕭老二，林老四，蘇老五，符老七和尹老八均隨後踏進實驗室。

顯然地，八醜們早也看出「醜胚」是假扮的了——從那一點看出來的?

「你說已毀了林俊的容，是不是?」姚老大一步一步地逼上前去，右手穩定地握住槍，冷冷道：「可是，我們却發現他分毫未損!」

「這——」醜胚張大了口闔不攏來。

「告訴你，在你行事的那晚，我們立卽去林俊的家查過了，不錯，他是報了警，假稱被人毀了容，可是却拒絕入院，躲在家裏『休養』，」姚老大道：「報紙上的消息只有寥寥數言，嘿嘿，紅小生被毀容，報章的報導却語焉不詳，這不太出奇嗎?」

醜胚又退後一步，身子已貼在牆上。

「他根本未被毀容，是你和他商量好，故佈疑局來騙取我們相信的，嘖嘖，如果你眞的想混入我們的組織，就該犧牲一兩個人來獲取我們的信任才對!」

醜胚左右望了一眼，忽然右腿一抬，向姚老大持槍的手踢去。

「砰!」地一聲，那一脚踢了個正着，手槍也失火掉下地去。

醜胚向前一撲，便欲去搶那手槍，不料，尹老八一個箭步竄上前去，一脚向醜胚腦門踢去。

醜胚身手極其敏捷，急忙向旁滾了一滾，躲過尹老八一脚。

然而，他也遠離那把手槍了!

符老七撲上前去拾起那把短槍，槍咀向醜胚指去。

「且慢殺他!」姚老大急忙叫道：「先查查看他是什麼底細!」

「老八，你搜一搜他!」蕭老二道。

尹老八上前替醜胚搜着身，然而，醜胚身上除了香烟火柴和一些零錢之外，並無其他物事。

「老友記，如果想少吃點痛苦的話，乖乖把你的身份說出來!」蕭老二道。

醜胚緊閤着唇不出聲。

「老八，取繩子來!」姚老大叫道。

「是。」

秘道中的安德絲亞大為緊張，握住了王小克的手，示意他衝進去相救。

然而，由於六醜分開站着，姚老大甚至對着自己，如果這時衝出去的話，石壁還未推開，已被他們發覺了!

他向安德絲亞搖了搖頭，示意不可胡來。

這時，尹老八已取了一條尼龍繩過來。

「把他綁起來，」姚老大道：「帶他到蛇坑去，看他說是不說。」

王小克一聽到「蛇坑」，渾身不由一抖，任何人面對着那數百條毒蛇，都會崩潰的!

不久，醜胚全身已被綑綁了起來，在衆醜擁簇押解下，離開實驗室。

「柏靈頓教授，你乖乖留在這裏，」蘇老五向柏靈頓教授道：「你太老了，走不出樹林的!」

柏靈頓教授長長地吁了一口氣，坐到椅子上，呆呆地望着衆人離去。

安德絲亞見衆人已經離去，於是輕輕推開了石壁，衝了進去。

「爸爸!」

柏靈頓教授驀然又見到女兒，不禁又驚又喜，父女緊緊擁在一起。

王小克到山洞中去看了一看，除了黎老六和那少女躺在床上不省人事之外，山洞中沒有人影。

他轉身來到實驗室，道：「柏靈頓小姐，我們可以走了!」

「可是——可是你的『招魂帶』呢?」安德絲亞憂慮道：「你一樣逃不遠的!」

王小克想不到她在這個情形之下，還會關心自己，不由心中一熱，道：「你先扶你父親逃離這裏再說!」說罷，自懷中取出那具特製眼鏡，道：「有了它，你們在樹林中便可以視物了!」

「這——」安德絲亞猶豫着。

「柏靈頓小姐，趁他們未回來時，快離開此地吧!」王小克道。

安德絲亞終於接過那副特製眼鏡，扶着乃父向外走去。

王小克等他們父女隱沒在樹林中後，這才向蛇坑那邊走了過去。

大約走了十餘分鐘，王小克已聽到尹老八的叱叫聲：「醜胚，識相的便把你的身份說出來，否則，爺爺們又要放下幾吋了!」

王小克躲在一個草叢後面，向前望去。只見醜胚渾身被脫得赤條條地，就像自己那次被黎老六捉住了一樣，吊在樹上。

姚老大，蕭老二，林老四，蘇老五，符老七和尹老八圍立在蛇坑之旁，仰首望着醜胚。

醜胚叫了起來，道：「我早就說過了，我是私家偵探，被聘請來調查柏靈頓教授的下落的!」

「胡說八道!」蘇老五道：「柏靈頓教授只有一個女兒，現下正在我們手中，他有什麼人委託你來調查?」

「是他德國的親戚!」

「好，我問你，」蘇老五道：「他的親戚是住在那裏的?」

「柏林!」

「哈哈!」蘇老五仰天大笑起來，道：「柏靈頓教授根本沒有親戚!」

「老五，何必和他多說話?」符老七踏前一步，道：「醜胚，究竟你是誰派來偵查我們的?快說!」

「我是私家偵探，被柏靈頓教授的親戚，聘請來調查他的下落的!」醜胚死口咬定這一點。

「看來不讓他吃點苦頭，他是不肯說的了，」蕭老二道：「老八，把繩子再放半呎!」

「是!」

尹老八解開了繩子，緩緩地把醜胚放了下去，這時，他足尖已進了土坑，立時有條顏色斑斕的大蛇仰起首來吐信。

醜胚嚇得大聲叫了起來，道：「快把我吊起來，快!」

「只要你乖乖說眞話，我們不單把你吊起來，還把你放了!」蕭老二道。

醜胚只是用力曲起了雙腿，却不答話。

王小克知道是採取行動的時候了，自地上拾起幾塊石頭，深吸了一口氣，朝背向着他的蘇老五，符老七和蕭老二擲去。

石塊疾射而出，分別擊在三人腿上關節處，三人大叫一聲，雙腿一軟，除了蕭老二及時保持身體平穩之外，符老七和蘇老五都向蛇坑中掉去。

一陣慘烈的尖叫聲過後，姚老大暴喝一聲：「誰?」

王小克擲出石塊之後，立時又自地上拾起三塊石頭，躡足繞到另一邊去。

姚老大拔槍在手，四下裏查看着。

王小克來到尹老八，林老四站立的背後，吸了口氣，石塊又脫手飛出。

這次林老四和尹老八已有預防，一聽到暗器破空之聲，立時彈跳着向旁迴避。

王小克不等兩人立定脚步，又是兩小塊石飛擲而出，這次分別擊在兩人頭上，登時頭破血流。

姚老大眼光十分銳利，朝着暗器來處放了兩槍，然而，王小克早已繞到另一邊去了。

蛇坑之旁，只剩下蕭老二和姚老大兀自站立着，林，尹兩人已痛得抱頭在地上打滾。

姚老大向蕭老二打了個手勢，低聲道：「別站近蛇坑!」

蕭老二十分精明，立時緩緩移動脚步，離開了蛇坑邊沿。

王小克這時手中已抓住了幾塊石頭，見蕭老二正背向着自己慢慢退步，於是一揚手，三塊石頭分上中下三路向他身上疾射而去。

蕭老二聽到風聲，急忙着地一滾，但還是被其中一塊石頭擊中了額角，登時鮮血長流，腦際一陣昏眩。

王小克立時又自地上執了幾塊石頭，正欲起身向旁竄去，忽聽「砰」地一聲，子彈竟在自己耳際飛嘯而過。

「老大，是小鬼子!」蕭老二忽然叫了起來，道：「快按遙控器!」

王小克一直躲在黑暗中，暗想只要對方不知自己是誰，便想不到這一着，如今聽蕭老二叫了出來，不由又驚又急。

只要姚老大按下遙控器，自己便是有天大本領，也會瞬間變成粉碎了!

他不理三七廿一，站了起身，手中石頭向姚老大擲去。

姚老大正欲伸手入懷中取那遙控器，額上，手背，下陰，同時中石，一陣劇痛，翻滾下

地。

王小克猛吸了口氣，揍了上前，姚老大巳咬牙忍着痛彈跳起身，舉起手來，又欲向王小克發槍。

「着！」王小克倏地躍了起來，一脚向他持槍的手踢去！

「噗！」地一聲，手槍掉下地去了，王小克不敢有一秒鐘的躭擱，一拳朝姚老大的腹部擊去，正是「威風八路拳」最淩厲的一招——「直搗黃龍」。

姚老大慘叫一聲，彎下腰去。

王小克搶上前去，又在他頸脖間補上一掌，等他仆倒下地後，這才伸手入懷，把那具「遙控器」取了出來。

「住手！」

王小克聞言心下一懍，緩緩轉過頭去，只見不遠處站着一個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影子，正是李老三到了！

李老三手中拿着一具遙控器，冷冷地望定了王小克，道：「小心肝，你一點都不可愛，一點都不好玩！」

王小克把那遙控器放入袋中，面對着李老三，心下暗暗佩服她甦醒得這麼快。

李老三冷冷道：「我本來是捨不得殺你，但，唉！事到如今，如果我不殺了你，怎對得起諸位兄弟？」

王小克淡淡一笑，站在當地不動。

「老大，老二，你們都聽着了，柏靈頓那老頭巳被這小子放走了！」李老三叫道。

「你……你快殺了他！」姚老大呻吟着叫道。

李老三退後一步，手上抓着那具「遙控器」，道：「小鬼子，你以爲你很聰明，可是，最後還是要死在我們『八醜』之手！」

王小克「嘻嘻」一笑，道：「恐怕未必！」指指她手中的遙控器，道：「你按啊，看看它行不行！」

李老三冷笑一聲，道：「我知道，你拆掉了電綫，對不對？」

王小克心下一懍，只聽李老三繼續又道：「我剛才巳駁回了！」

王小克這一驚非同小可，若是知她早巳把電綫駁回，剛才甫出現時，早巳先下手爲强！如今，終於功虧一簣，眼看便要命喪當場了。

「小心肝，若是你答應和我——」

李老三話還未說下去，姚老大忽然暴喝一聲：「老三，快按掣！」

姚老大話聲甫畢，李老三的慘叫聲隨之而起。

王小克心頭不禁一跳，瞪大了雙眼，向前望去，只見安德絲亞用手掩住了咀，站在李老三的背後。

李老三「嘭」地一聲伏下地去，背上揷着一枝粗同兒臂的樹幹。

王小克也不理安德絲亞究竟爲何會在這時出現，逕自竄上前去，執起了那具遙控器。

「柏靈頓小姐，你——」

「我和我父親迷了路，走到這裏來，」安德絲亞忽然叫了起來道：「我殺了她，我殺了人！」

「可是你救了我，也救了你們自己！」王小克向後面望了一眼，道：「還有那醜胚。」

「喂，你們快解下我！」醜胚叫道。

王小克緩緩向他走過去，笑道：「醜胚，若是我要你說出身份才放你，你肯嗎？」

「哈哈！小鬼子，剛才那一幕眞是精彩極了，卽使你不問我，我也會告訴你，我——」

他說到這裏，樹幹突然一幌，看來是承受不了他的重量，逐漸折斷了。

王小克不敢怠慢，連忙上前抱住他雙腿，叫安德絲亞解開繩索，把醜胚放到地上。

安德絲亞面對着醜胚赤條條的身體，竟是一點也無靦覥之感。

反而醜胚有點不好意思起來，匆忙穿上了放在一旁的衣服。

王小克將綑綁醜胚的繩子分開五段，與安德絲亞，醜胚和柏靈頓教授分別將姚老大等人綁起來。

「好啦，現在說吧，」王小克望着醜胚，道：「你到底是誰？」

「國際刑警駐東南亞的李斯隊長。」醜胚道：「我被派來調查柏靈頓教授的神秘失踪案的。」

「啊！原來是堂堂李隊長，失敬了！」王小克打笑着說。

「小鬼子，剛才你的身手眞是讓人大開眼界，如果你肯，我可以引薦你——」

王小克不待他說下去，挽住了安德絲亞的手，道：「柏靈頓小姐，這次讓我帶路，包保你們不會迷途。」

「叫我安德絲亞！」安德絲亞脈脈的眼神望着王小克，道：「唔？」

王小克心下一蕩，逕自向前走去。

他想，自己在「城市銀行」被當作「人質」擄走，距今巳經一個星期，白小妹，小辣椒和周探長大概巳經心急如焚了吧？

李斯自後追了上前，道：「小鬼子，如果你肯加入我們，實在是——」說到這裏，忽然「啊呀」一聲叫出來。

原來他只顧說話，額前被一枝伸出來的樹枝碰着了。

王小克和安德絲亞望了他一眼，哈哈大笑起來，連柏靈頓教授滿佈皺紋的臉上，也現出了笑容……

（完）

技擊叢談

螳螂雙刀

海鷗・文

螳螂拳是北方的一個大門派，山東半島幾乎全部學習螳螂，後來傳到南方來，有多少變化，於是螳螂拳分做兩派，卽是「北螳螂」以及「南螳螂」。

傳說螳螂拳是明代一個武林高手「王朗」創製，因爲他看見一隻螳螂跟赤蛇相鬥，竟然以小敵大，打羸那條蛇，故此，觸機想起了螳螂拳各種基本拳法，後來一傳再傳，最有名氣的一個螳螂派掌門人稱做「羅光玉」，後來在香港有許多派螳螂拳的師傅敎授武功，遠者如李昆山，近者如趙竹溪。李昆山師傅戰前在九龍授武，趙竹溪師傅則在港島敎授，此外還分七星螳螂，太極螳螂以及梅花螳螂三種，各有師傅敎授，可見這個門派曾經有一個時期是拳風極盛的。

螳螂有許多套拳種，例如：「鐵門閂，崩步，以及螳螂手，大翻車等」，另有刀和棍。在這裏，我不想逐項報道，只是抓着螳螂拳最精銳的一種武功寫下來，作爲參考。正在練習螳螂拳的人，懂得它的特殊武功究竟在甚麼地方，固然是有所帮助，不然的話，另外一些門派的人，卽使永不學習螳螂拳，但知道螳螂拳最有勁的地方何在，也是有益無損的。

閒話休提，現時從「螳螂雙刀」說起，明代王朗本身就是一個拳師，打輸給別人，躲在寺門之內苦練，偶然看見螳螂與赤蛇相鬥，觸機想起了螳螂拳的基本招式，可見當時他確是看到螳螂有些特別招式，然後發生這個念頭的，那一招就是「螳螂雙刀」，換句話說，細小的螳螂能夠打羸長達四五尺的赤蛇，就靠兩隻前爪。

看見過螳螂兩隻前爪的人，應該知道牠跟別的昆虫不同，因爲螳螂的軀體又瘦又長，頭也很細，那兩隻前爪卻特別粗大，伸得很長，最古怪的是兩隻爪底下有棘刺，任何一種昆虫給牠抓住，就無法擺脫，除非牠的體型比較螳螂大過幾十倍，然後有力量擺脫牠，至於赤蛇，雖然大過螳螂許多倍，因爲牠的軀體油滑，給螳螂抓了一下，便會發生痛楚，如果蛇眼給螳螂的爪打中，立刻打盲，故此牠敗陣而逃，蛇的攻勢雖然厲害，因爲螳螂不斷揮動兩爪，有時還左跳右跳，故此蛇也沒法奈何牠。

憑着螳螂本身的特徵推想，可見螳螂拳也要盡量發展前臂了，所謂前臂，卽是兩隻手前半截的手臂，手臂分前後兩截，後截緊貼於肩膊骨，從手踭伸展到手指那一截稱做前臂，這一截手臂才是攻擊的武器。

普通人練武只是練習發拳出擊，或者用橋手擋格，卽使用左手擋住對方打來的右拳，隨時發招出擊，一隻手連消帶打，仍是用拳掌出擊的，很少用到爪。鶴咀拳是用五指墜在一起出擊的故稱鶴咀，不過，它只是用來啄眼打穴，不是用來纏打的。螳螂拳跟其他各派有特色的地方就是：「纏打」，故此練習螳螂拳先要把前臂，練習到堅如鐵石，特別是指掌和手拗的一截更加結實，還要有勁，隨時搭住就抓得牢，才可以發揮它的本領。

舊日練習螳螂拳的門人，除了把拳頭握緊打沙包之外，還用前臂向沙包橫打直打，此外，又要把棍狀的木頭鋸成八角，放在石枱上面，用手眼把它擦來擦去，直到手眼骨特別結實，捱打不覺痛爲止。

除了這些，還要練習「鋸手」。鋸手的意思就是把那隻手的手掌部份向下一沉，拉到自己的手腕來，使它看來就像是螳螂捕蟬所用的一種手法，因爲這種手法要練習到堅實如鋸，碰着甚麼就抓甚麼，故此平時要加緊練習。

練習之際，把一條長棍或者竹升放在樹木兩邊，使它中間留空，然後用左右手抓住它，因爲長棍或竹升受壓之後，自然彈出，故此，這種鋸手有彈力，一經接觸物體，便卽彈開。

說到這裏爲止，關於「螳螂雙刀」的練習過程巳經說過，開始硏究螳螂變刀的巧妙招式了，既然螳螂拳側重閃打繞打，能夠以小敵大，以弱敵强，故此對方發拳的時候，先要看準他先用右拳或左拳出擊，說他用右拳打來吧，不管那一拳是當胸打來，抑或是用右勾拳的招式向額角打來，總是纏住他打出來的一隻手臂打去，然後展開攻勢，爲了避免直接受到打擊，他的右拳打來，立刻用螳螂手招架，同時把軀體閃在右邊，盡量繞到對方的右邊去，上邊則施展剛才我說過的「螳螂雙刀」這個招式應戰。

普通人看到大師傅玩螳螂拳，自然會看見他多次使用好像「太極避手」的形狀，左手在前，右手在後，好像同時用兩隻手接招，又好像用左手接招右手保護自己，實則不然，他是用右手接招的，那是螳螂門的特殊攻勢，假定對方右拳當胸打來，用的是直拳，懂得用螳螂雙刀應戰的人，便卽把軀體署爲閃右，右手左手同時出擊，把右手搭住對方的右拳或右手，又或右臂上半截，那隻左手閃電發招。左手的螳螂爪，就像是螳螂的前爪一樣，搭在對方的的右臂手踭內的一部份，它稱做「曲澤穴」，因爲所有人的手踭只有向外那一截特別强勁，手踭向內之處有一個微細的小窩，它是凹入的，無從發力，一經壓制，自然整條手臂痳木，最低限度也無法立刻變招出擊。

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右手抓住對方右拳前半截，左手搭住對方右臂，踭窩的一處，捉住他的手臂，那時左手跟住向前一標，卽時取勝，那兩隻標指可以抓眼啄面，以及在他的耳後一個穴道揷下，一招就有機會取勝，快如閃電，因爲對方的左手無法施救，倘若他右手被抓，輸的成份較高，不過，未必如此湊巧，可以捉得緊對方的右臂，假如沒法捉住，立刻變招，卽時向右邊退後半步，改爲招式，本來是左手在前的，變成左手在後，右手在前，如是者兩隻手輪流出擊，務求纏住對方的一隻手，然後施展各種螳螂門的招式，便有機會取勝。

爲了配合螳螂雙刀的招式，下邊應該使用螳螂的偷步閃跳等脚法，同時向對方施展「勾彈腿」。

勾彈腿是螳螂門比較厲害的脚法，一條腿踢出去，踢得中就踢，踢不中落地就勾，勾不中順脚向上一挑，稱做勾彈腿，一脚連發三招，如果仍然沒法取勝，上邊繼續施展螳螂爪應戰，故此，這種拳脚一經施展，就會纏着敵人，打得非常燦爛。

螳螂的步法有點像猴拳，左跳右跳，表面上看來，似乎它是在跳躍當中準備起脚踢人的，實際上如此跳躍，另有深意，他不止一次兩次的跳動，還跳動多次，目的是繞到敵方左邊或右邊手臂之外的部份，那是「死角」。對方如果無法很迅速的轉身發招出擊，便有可慮，因爲那個死角再進一步就是敵人的背後，螳螂脚的勾彈腿那個「彈」字，是有獨特意味的，那一脚如果打中敵人背後脊骨任何一節，他就倒下來，因爲那一脚是在死角發招的，打不中的時候亦無大礙，繼續繞過敵人背後好了，這種打法是另創一格的。

游俠傳奇故事

朱羽·文
盧令·圖

黑馬（大結局）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宋天威似控制了整個大局，但因曹龍不肯說出收藏省方派來的專員的下落，迫得他要利用嚴厲處置蓮姑爲要脅，要黑馬往殺專員，黑馬被脅趕往自衞隊，曹龍已得八章魚的拯援重獲自由，正欲帶隊往攻宋莊。在宋莊的大廳中，靜默相對而坐的馮仲達和喬勝，各在盤算自己的處境和猜測對方的心意，馮仲達終於開口要喬勝殺死宋天威，他可付予高價，同時表示在宋莊他早有伏兵，要喬勝乖乖聽命，喬勝不理他的要脅，逕向廳外走去，邊行邊朗聲發話，要埋伏暗處的人不可妄動，否則就會變成屍體——

敢死敢拚命　一步一驚魂

馮仲達的兩眼瞪得很大，胸脯也不停地起伏着，但他的呼吸却未發出聲響；似乎不敢發出一點聲音。

外面也突然靜下來，顯然那些人也都聽到了喬勝的話，誰都不敢妄動。

喬勝向廳外走去，步子跨得很大，却很慢，很輕，雙手一直垂着，五指張得很開，似乎隨時都能迎接一場突來的戰鬥。

突然，廳外傳來一聲響動，唰！很輕，像一個小蟲在爬動，也像是衣衫下擺被風吹得飄飛起來。

這一聲輕微的響動激起了喬勝極大的反應，他閃電拔槍，同時兩響，一槍隔着板壁射向廳外，一槍射向頭頂的油燈。

廳外響起一聲慘呼，正如喬勝所說，有一個人已經變成了一具僵硬的東西。頭頂的吊燈墜下，廳內立刻陷入一遍黑暗之中。

馮仲達立刻彈身而起，撲向喬勝立足之地，同時兩掌全力拍出。

却想不到撲了個空。

他剛要縱出大廳，後領却被一隻强而有力的手抓住，同時，硬硬的槍管已經抵上了他的背脊。

「老爺子！」喬勝在他身後輕輕地說：「你的武功的確不弱，空手相搏，我絕非你對手，但是，我手頭却多了一支槍，你認了吧！」

「喬勝！你想怎麼樣？」

「不想怎麼樣，只想請你安份一點。」

「我如果肯安份，何不待在家裏享清福，當老太爺？」

「你的意思是不肯安份？」

「因爲我不是一個安份的人。」

「那很簡單，我只要用槍柄在你的後腦上一敲，你自然就安份了。」

「喬勝！你如果堅持那樣作，我無法反對，不過，你應該考慮到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羣龍無首，情勢恐怕難以控制。」

「你是說你的人？」

「他們只聽我的命令，如果你將我敲昏，你恐怕會遭遇到很大的痲煩。」

喬勝一時沒有吭氣，似在思索這個問題。

「喬勝！作我的敵人沒有什麼好處，你應該認眞考慮，重作選擇。」

「老爺子！謝謝你提醒我，所以現在我要求你作一件事：命令你的手下全部退到宋莊外面去。」

「辦不到。」馮仲達的語氣非常强硬。

「這三個字說來很輕鬆，但是後果却很嚴重。」

「你會殺我？」

「會。」

「方才你還說，你並不隨便殺人。」

「但是我會因自衞而殺人。」

「喬勝！我再提醒你，你的目的是要衝出大廳，有我在，你或許能出去；如果我死了，那你就絕對出不去了。喬勝！千萬不要試，到時你後悔都來不及。」

喬勝作事一向都是果敢俐落的，現在却一再猶豫；只因爲他對馮仲達的每一句話都非常重視。在他心目中，馮仲達的確不是一個簡單人物。

外面突然響起試探性的呼喚：「老爺子！老爺子！您沒事吧？」

「我在跟朋友說話，」馮仲達鎭定地回答：「你們靜靜地在外面待着。記住，若沒有我的命令，一切按原訂計劃進行。」

「老爺子！」喬勝輕聲問：「你的原訂計劃是什麼，能說說麼？」

「喬勝！你是在說廢話，白耗時間，」馮仲達的語氣非常不悅：「擺在你面前的只有兩條路：一是立刻放下槍，跟我聯手；再就是殺了我。不過，我要提醒你，殺了我也就等於是殺了你自己。」

「老爺子！我服了。」喬勝當眞的收起了槍。

馮仲達轉過身子，在黑暗中扶着他的肩頭，搖幌着說：「喬勝！你總算作了最正確的選擇。……跟我來。」

出了大廳，馮仲達向一個大漢耳語了一陣，羣集在廳外的人立刻開始了行動。喬勝默默估計，最少也有二十個人。他不禁暗暗咋舌，他絕沒有想到馮仲達的實力會如此雄厚。

× × ×

曹龍不愧作過幾年的自衞隊長，他精選了十個隊員，分成兩組：一組由他率領埋伏宋莊四週通道，以防宋天威逃逸；另一組則交黑馬統御，設法潛入宋莊，生擒宋天威。雙方並定好了連絡的方法，在離宋莊二里地的老槐樹下分道揚鑣。

黑馬這一組裏除了五個槍法如神的自衞隊員之外，還加上了大飛腿和八章魚，可說實力堅强。不過，也有一個累贅，那就是薛小翠。任黑馬說破了嘴唇，她還是要跟着來。

他們走的不是直奔宋莊的大路，怕宋天威埋伏的「樁子」發覺，他們利用草叢、樹林爲掩護，逐漸接近了宋莊。

在院牆外，他們停了下來。大飛腿輕悄地開了腔：「黑馬！我認爲咱們應該先去看看蓮姑。」

「不！」黑馬的回答很堅決。

「黑馬！」小翠也站在大飛腿一邊。「是應該先去看看蓮姑，她已經夠可憐了……」

「不！不！不！」黑馬仍很堅決。

「爲什麼？」八章魚問。

黑馬沉痛地說道：「就讓她爲磨盤鄉犧牲吧！」

「黑馬！」八章魚婉婉地說：「你這種想法是不對的，並沒有到非犧牲她的時候，爲什麼……？」

「八章魚！」黑馬的語氣雖很沉痛，聲音却很平穩：「你想想看，別人這時已在夢鄉，而我們還在這裏拚死拚活，爲什麼？因爲我們愛我們的鄉里，對這裏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物都有感情。各位如果看見蓮姑被吊在樑間，頸項間架着一把利刀，那會怎麼樣？對方只要喊一聲投降，我們一定很快就舉起了雙手。」

「黑馬！你說得對。」大飛腿又接上了腔：「可是你也該想想：如果咱們將宋天威逮住了，他仍然以蓮姑的生命爲要挾，結果又如何呢？還是一樣的。與其到時痲煩，不如先解決這個痲煩。」

「大飛腿說得對！」薛小翠連忙加勁。

黑馬沉默了一陣，才說：「我不是沒有想到這些，但是我有顧慮。」

「什麼顧慮？」三個人同聲問。

「宋天威以蓮姑要挾我，他必然將她看得很重要；也一定派了許多人在守着她。我們就算能將蓮姑救出來，也會犧牲很大……」

「那不是問題，」大飛腿說：「我們可以見機行事，再說，解救蓮姑是良心、血性教我們這麼作的，就是爲她死了，又算什麼？」

黑馬抱緊了大飛腿，一句話也沒有說，但是誰也看得出他的內心非常激動。

大飛腿將他推開，拍拍他的肩頭，豪爽地說：「黑馬！咱們走！」

黑馬已經數度來此，當然是熟門熟路，他教其他的人等在院牆外，他一個人潛入，直趨蓮姑睡房的窗前。

房內沒有燈，一遍墨黑。黑馬原還存着幾分指望；宋天威只是虛聲恫嚇，並沒有眞正將蓮姑視爲盾牌。現在，他心頭涼到了底，看來蓮姑眞可能遭到了不測。

但是他們不死心，輕敲窗櫺輕聲喚：「蓮姑！蓮姑！……」

沒有回應。蓮姑就算不再願意見他，也不可能不吭聲，而房內却是一遍死寂。只要仔細一聽，就會發現房內絕沒有人。

當然，蓮姑也許去了別處；或者到前院去撫屍痛哭了。但是，黑馬知道這絕不可能。此刻，不會有任何人來通知宋長海的死訊。

背後突然傳來了一個冷冷的聲音：「你是不是想探望蓮姑？」

黑馬一驚回頭，發現小小的庭園中竟然有三個人。其中兩個分別坐在一個角落裏，他們的動機很明顯，只是等在這裏，而不是埋伏攻擊。

站着那個就是發話的人，他向前一步，又問：「是不是要見蓮姑？」

「是又怎麼樣？」

「如果是，我願帶路。」

「帶路！」黑馬在裝迷糊，問道：「上那兒去？」

「去看蓮姑啊！」

「在那兒？」

「馬房。」

人在馬房！黑馬一股怒火往上冲，整個胸腔都要爆炸，但他咬牙將那股怒火抑壓住，只說了一個字：「走！」

馬房裏有馬，當然也有馬兒的糞便味，蓮姑就在這裏，她被綁在一根柱子上，頭髮披散着，雖然馬兒也是拴在槽上的，但是馬兒比蓮姑還有更多的活動自由。

在馬房的四週，最少也有十個大漢，每個人手裏都有槍，不用說，每支槍，都推上了紅槽。

黑馬不自禁地叫了一聲：「蓮姑！」

蓮姑抬起了頭，那樣一個明艷動人的姑娘，在受到折磨之後竟會變得如此憔悴，難怪許多人將女人比作花；花兒只宜愛護不能蹂躪。

「蓮姑！」黑馬第二次呼喚，已哽咽不能成聲。

「你來幹什麼？」蓮姑的聲音很堅定，絕不如她在外表那樣軟弱。

「我……」

「快走！」

一我怎麼能走？蓮姑！妳說說看，我怎麼能走？我怎麼能走啊！」

「黑馬！這是我們宋家的事，你管不着，我是宋家的媳婦，作公公的想把我怎麼樣，就怎麼樣，我不怨，別人還能說什麼？」

「蓮姑！妳……？」

「請你走吧！」蓮姑又低下了頭。

帶路那個漢子又說話了：「宋大爺吩咐過，請你到前面去見他。」

「老兄！你能不能先將蓮姑放下來？」

「對不住！這我不能作主。」

「放下來她也不會跑掉。」

「對不住！宋大爺的吩咐誰也不敢違抗。只要你去見宋大爺，什麼事都能解決。」

黑馬楞在那裏，不知所措，他知道此一去，自己在心裏上就會軟弱，宋天威也將予取予求。

「請吧！」那人在催促。

黑馬仍然站在那兒，似乎一時還拿不定主意。

蓮姑再度抬起了頭，以嘶叫的聲音說：「黑馬！你只有一條路可以走，離開宋莊，離開磨盤鄉，走得愈遠愈好。」

黑馬看到她眼中熾烈的火焰，那是生命之火在作最後的焚燒。然而她是那麼年輕，還有許多憧憬和夢鄉……

黑馬突然感到心底一陣抽痛，猛旋身子，對那大漢說：「咱去見宋大爺，有勞帶路。」

「黑馬！」蓮姑發出一聲悽厲的呼叫：「你受了那麼多折磨，怎麼還是那樣蠢？黑馬！不要去，不要去，求求你不要去……」

黑馬走得愈遠，她的聲音愈高；她的聲音愈高，黑馬走得愈快。

宋莊四處不見燈火，黑馬當然不知道其中已發生了如許大的變化，不過，他已發覺情況不太尋常。

他們的去向並非前院，黑馬默察去路，彎彎曲曲，門戶重疊，宋天威似是躲在一個極為機密的地方。

在黑暗中又有人來接引，黑馬終於見到了宋天威。不過轉來轉去，他已經摸不清進出的路徑了。

宋天威坐在一間小屋裏，點了一盞昏暗的油燈，為防燈光外洩，窗上還蒙了黑布，在宋天威的左右，站着四個慓悍的槍手。黑馬心中暗忖：宋天威的實力實在不容輕估。

「黑馬！」宋天威冷冷地問：「你見到蓮姑了？」

「宋天威！」黑馬憤怒地說：「你如果稍有人性，就不該這樣對待蓮姑。」

「你認為我對她太過份？」

「你活了一大把年紀，難道還不覺得？」

「她尅死了我的兒子，我為什麼不能這樣對她？黑馬！我只是看在你的份上，才沒有下毒手，不然她早就跟隨長海去了。」

「宋天威！現在不必說這些廢話，我不能忍受你這樣對待蓮姑，我要你放掉她，有什麼條件你儘管開出來。」

「黑馬！我們平心靜氣地談一談，先告訴我外面的情況。」

「外面的情況很壞。」

「很壞！對誰而言？」

「自然是對你而言，因為你又多了一個敵人。」

「誰？」

「曹龍！」

「曹龍？」宋天威似是非常感到意外。

「他幹隊長幹了這麼多年，總有幾個心腹，你的心腹已經被他擺平了。」

「哦？」

「那位專員在他的保護下，已經成為南極壽翁，命長得很，所以你開條件的時候最好不要提到他。」

「他對我已經不算重要。」

「誰才對你重要？」

「馮仲達！」宋天威咬牙切齒地說：「我要你去殺死他。只要他死，蓮姑就交給你，我宋天威這一生作惡不算少，但是，說話絕對算數。」

「誰是馮仲達？」

「一個老狐狸，生了一顆險惡的心，却有一副溫文儒雅的外表，他已六十歲，看起來像四十冒頭……」

「我見過這個人。」

「你見過？」

「嗯！他到玻璃房子去過，他還冒充是那位專員的朋友，被我識破。他教我來殺死你，殺死你的全家，燒你的莊院……他和你有什麼深仇大恨？」

「沒有。」

「他是你的敵人？」

「答案剛巧相反，他是我的朋友。」

「你有這樣的朋友？」黑馬都感到極其意外了。

「不但是我的朋友，而且還是我的伙伴。他和我共同攪鑄造假大洋的勾當，如今東窗事發，他就要殺我的全家，毀我的莊院。這樣，省城就查不到他的頭上去，你明白了麼？」

「哼！宋大爺！想不到這個人的心腸比你還要歹毒，比你還要陰險。」

「黑馬！你在挖苦我？」

「我在說實話。」

「那麼，你可願意為我去殺死他？」

「不過，我想先問問，你為什麼要我當劊子手？你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和太多的機會……」

「我現在已沒有機會，而且力量和姓馮的比較起來也嫌太薄弱了。」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黑馬！你是聰明人，難道你不會看？不會聽？我這裏已經被姓馮的人佔住了。」

「難怪沒有燈火，沒有人聲……」

「黑馬！現在不是說閒話的時候，你到底願不願意為我去殺死馮仲達？」

「當然願意。姓馮的死有餘辜，再說，我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磨盤鄉，蓮姑是鄉人，為了救她而殺死那個姓馮的禍害我也無愧良心，問題是，蓮姑到最後是否會安然無事。」

「我保證安然無事。」宋天威拍打着胸脯說。

「宋大爺！別說你，任何人也無法保證，戰端一開始，誰能保證是什麼樣的結局？宋大爺！如果你想要我一心一意地去對付那個兇險敵人，你最好先放走蓮姑，讓她離開宋莊。」

宋天威站了起來，仰天想了一陣，才說：

「黑馬！我聽說你是個很守信的人。」

「不錯。」

「好！我答應先放走蓮姑，不過，你要考慮，離開宋莊未必安全。」

「放心，我的朋友會接應她。」

「你的朋友？」宋天威顯得很吃驚。

「宋大爺！你難道忘了？大飛腿！八章魚！曹龍！還有自衛隊十幾個精幹隊員……」

「他們都來了？」

「嗯！現在莊外。」

「唉！」宋天威沉重地嘆了一口氣。「黑馬！你要不要聽我一句心裏的話？」

「很想聽。」

「長海死了之後，我也會想了，凡事都有天數，強求不來。黑馬！只要姓馮的不逍遙法外，只要能保住這所莊院，讓我的兒孫有個蔭

蔽之所，我願意接受王法制裁，就是千刀萬剮也不會皺眉頭。」

「宋大爺！這可是你親口說的。」

「放心！我一生也許作過不少欺人之事，說過不少欺人之話！但是這句話却絕對可以兌現。」

「好！現在你跟我一起去放蓮姑。」

「不！我不去。」

「為什麼？」

「黑馬！你總得為我留點顏面，我對她太過份，實在無顏見她。」

「好！你傳令吧！」

宋天威吩咐了他的手下，那人又將黑馬帶到馬房，將吊着的蓮姑放了下來。在解開繩索的時候，黑馬簡略地將此刻此境的情況對她說了一些。

最後，黑馬疾聲說：「蓮姑！妳還能走麼？趕快跟我離開。」

「這是我的家，我不要離開。」

「蓮姑！妳昏頭了？宋天威怎麼對妳？妳還要拿這裏當家？」

「他恨我，只因為我的命硬，尅死了長海，是對的。我不能怪他。」

「蓮姑！」黑馬又急又怒，不禁吼了起來：「妳明白嗎？這裏就要發生一場惡戰了，妳在這裏不安全，會有生命危險。」

「那我更不應該走了。」

「為什麼？」

「我要陪公公。」

「妳……妳昏頭了？」

「黑馬！你是我最敬佩的人，因為你最重義，你守信義是對的，難道我盡孝道就不對？宋大爺是我的公公，這是鐵打銅鑄，永遠也改不了的啊！」

黑馬為之語塞，所有在場的人也為之唏噓不已。

突然有一個人奔了過來，口裏嘶聲喊着：「蓮姑！蓮姑！妳愧煞我了。」

他是宋天威，他腳步搖幌，似是已無法支持站立，蓮姑忘記了自己的傷痛，連忙過去扶着他。

黑馬再也沒有說什麼，他發覺蓮姑佔有了中國傳統婦女的全部美德，她的決定是九頭老牛也拉不轉來的。

在蓮姑的扶持下，宋天威總算勉力站住了，他顯得很吃力地說：「黑馬！我知道你恨我入骨……」

「錯了！」黑馬平靜地說：「在我個人來說，我根本就不恨你。」

「你不恨我？」

「不！」黑馬說得很用力，似是唯恐宋天威不信。

「我自己恨自己。」宋天威痛苦地說：「我有這樣一個好兒媳婦，而我却沒有一點作公公的尊嚴……黑馬！看在蓮姑的份上，我只求你一件事。」

「說吧！」

「逮住姓馮的，只要不讓他逍遙法外，我願隨那位專員到省城去接受法律的制裁。」

宋天威會有這種轉變，大大出乎黑馬的意外，他不禁疑惑地問道：「此話當眞？」

「絕不食言。」宋天威說得斬釘截鐵。

「我眞想不到，你莫非方才在磨子上小睡了片刻，想『轉』了？」

「三兒的暴亡，令我省悟，我兒媳婦的態度令我羞愧。如果要讓蓮姑看得起我，只有一條路——勇敢地認錯。黑馬！請相信我，我現在說的話，句句出自肺腑，你儘管放心。」

蓮姑接口說：「黑馬哥！我也要求你一件事，請你無論如何要助我公公完成他心願。」

「好！宋大爺！你這一輩子也許從來沒有作過令人稱道的事。現在的決定却是非常了不起的。你放心，姓馮的絕對跑不掉。」

「黑馬！還有那個姓喬的，本來我想利用他抵制馮仲達，但他沒有上當。看樣子，現在他已經和馮仲達聯合起來了。不過，據我看，他一定另有企圖，你要多多小心。」宋天威說到這裏，又向他的手下吩咐：「你們都要聽黑馬的指揮調度。」

黑馬搖搖手說：「不必！我不希望宋莊沾染太多的罪惡之血，如果你信得過我，就立刻作一件事，將你的人全部集中到這裏來保護你和蓮姑的安全。敵我分明，我也行動方便。」

「好！好！好！」宋天威連連點頭，並吩咐身邊的人立刻傳令。

不多一會兒，宋天威的人，全部在別院集中。

在這些人當中有不少是零星佈置在前院的，黑馬向他們探問情況，得到的回答完全一樣：「有一批身份不明的人潛進了莊內，因有大爺的吩咐，所以沒有驚動，也沒有發生任何衝突。」

黑馬沒有再問，他將這些人佈置妥當後，飛快離開，趕去和他的伙伴會合。

因為就擱太久，一見黑馬回來，大夥兒忙不迭地發問：「蓮姑怎麼樣了？」

「她很好！」黑馬顯然不願提到全盤經過。「現在我們要摸進去，活捉一個人。」

「宋天威？」

「不是。」

「誰？」

「馮仲達。」

「誰是馮仲達？」

「大飛腿和八章魚方才在玻璃房子曾經見過這個人，他比宋天威還要陰險一萬倍，大家千萬要小心，而且，他的武力，也已控制了宋莊。」

八章魚詫異地問道：「怎麼又突然鑽出這樣一個人物來了？」

「不是突然鑽出來的，他才是眞正的巨惡大奸，宋天威在他的面前只能算是個嘍囉。」

接下去，黑馬又將馮仲達和宋天威合作鑄造假大洋，以及想殺宋家滅口的毒計簡略地說了一遍，同時還提到了宋天威的悔悟之情。

大飛腿冷笑着說：「宋天威會悔悟？哼！殺了我的頭我也不會信。」

「不！大飛腿！」黑馬語氣很沉重地說：「是人，都有人性，當人性抬頭的時候就會為善，人性被獸性蒙蔽時就會為惡，宋長海的死，對他有很大的刺激作用，另一個人的偉大節操也感化了他，我相信他的悔悟是眞的，絕不是……」

大飛腿忙不迭地問：「另一個人？另一個是誰？」

「日後你們就會知道，現在我們要趕快行動……」

「黑馬！別作悶葫蘆，你難道不知道我大飛腿是急性子，誰又知道還有沒有日後？你乾脆說了吧！」

「是蓮姑。」

「蓮姑？」大飛腿和八章魚都不禁感到意外。

黑馬在黑暗中彷彿又看到了蓮姑那張涕淚滂沱的臉，以及那雙眼睛中所投射出來的熾熱火焰，他突然精神一振，疾聲說：「我們立刻行動。大飛腿和八章魚各帶兩個人摸進莊子去，見一個摸一個，如今在莊子裏活動的人全是馮仲達的手下，留下一個人跟着我行動。……對了……千萬小心喬勝，到現在為止，連宋天威都摸不清楚他到這兒來的目的。」

八章魚問：「咱們如何會合?又如何連絡呢?」

黑馬沉思了一陣，才開口：「大飛腿!你還記得我們小時候在黃泥坡找蟋蟀的事麼?」

「當然記得……」

黑馬道：「我們經常假裝蟋蟀叫騙人，你還會吧?」

「當然會……」大飛腿立刻就叫了兩聲，眞是像極了。

「好了!我們就這樣連絡。」

八章魚也學叫了幾聲，不怎麼像，倒還可以湊合。

當八章魚和大飛腿帶人分頭出發之後，黑馬也帶着一個自衞隊隊員進入了宋莊，他走的是後院，所以在越過院牆的時候根本就不費吹灰之力。

通過那道拱門之後，就進入了前院，從現在起，就一步一步接近敵人，也可以說是一步一步接近死亡，因此，黑馬和他的伙伴都減低了身子的高度，幾乎可以說是貼地而行。

突然，黑暗中傳來一聲低沉的叫喚：「黑馬!」

黑馬不敢應，喚聲再起：「黑馬!」

黑馬聽出來是喬勝，立刻向身邊的伙伴囑咐一陣，待他遠離，在另一個地方潛伏妥當，黑馬才輕聲回應：「是老喬麼?」

「是我。」

「請過來……」

一道黑影飛閃而至，黑馬不禁暗暗佩服對方的身手。

一見面，喬勝就問：「黑馬!你帶了多少人?」

黑馬不着邊際地回答：「我有多少實力，有幾個朋友，你難道還不清楚?」

「那麼，我再請問你一件事，你和宋天威之間訂立了什麼條約?」

「你認爲我會向宋天威妥協?」

「情勢有時候很能逼人。」

「老喬!你明說了吧!」

「比如說，他若知道你很愛護蓮姑，就可能以蓮姑的性命爲要挾。那時，你不妥協也得妥協，不低頭也得低頭。」

「老喬!我也想問你一個問題，你到磨盤鄉來到底目的何在?」

「以你看呢?」喬勝竟然也採取了同樣策略，以問代答。

「以我看，不管你爲何以來，對磨盤鄉都無利。」

「哦!如果你有這種想法，我們豈不是成爲敵人?」

「這話怎樣講?」

「你處處都爲鄉里利益着想，我來是對你的鄉里不利，我們當然是站在對立的地位。」

這是一招嚴厲的攻擊，但是黑馬並沒有閃避，他沉聲說：「所以，你必須表明態度。」

「放心吧!」緊張的氣勢還是由喬勝鬆懈下來。「我來磨盤鄉是基於個人的理由，絕不損害貴鄉貴地的利益。黑馬!我們來交換一下我爲什麼來，你不用問，而我願意爲你出力。說呀!現在要我爲你幹什麼?」

「如果你眞有誠意，我先問你聽說過一個名叫馮仲達的沒有。」

「不久前，我還在和他說話。」

「幫我逮住他，活的，這是唯一需要你作的事。」

「如果我眞的幫你逮住了他，我就損失了二十萬元大洋。」

「爲什麼?」黑馬似乎非常吃驚。

「因爲姓馮的教我幹掉宋天威，代價是十萬大洋，在此之前，宋天威也曾付我十萬大洋的錢票，教我幹掉姓馮的。馮仲達也願意把這張錢票兌現。想想、算算，我是不是損失二十萬塊大洋?」

「你可以考慮你自己的利益。」

「我不必考慮，因爲我從不靠殺人賺錢，那是職業殺手幹的勾當，我一向都是用自己的老方法弄錢。」

「什麼老方法?」

「這就秘而不傳了……黑馬!咱們可以行動啦!」

「好，我先感激你。」黑馬伸出手去，和喬勝的手緊緊地握着。「不過，當我發現你懷有異心，圖謀不軌時，我也可能得罪你。」

喬勝沒有再接下去，掉頭話鋒問道：「怎不見阿魁?他上那兒去了?」

「他來宋莊之後，馮仲達曾去過玻璃房子，我差一點受了他的騙，他可能在阿魁身上施了手腳，如今還在昏睡中，我一個朋友在照顧他。」

「好吧，咱們開始行動，我還可以摸出馮仲達潛伏的地方……」

「糟!」黑馬突然低呼了一聲。

「有什麼不妙?」

「丟了一個人。」

「誰?」

「薛小翠!」

「在那兒丟的?」

黑馬沒有再答話，撮唇學蟋蟀叫，一叫就是好幾聲。他的叫聲非常嘹亮，在沉寂如死的夜裏，傳得很遠。不久，不遠處報了回應，叫聲愈來愈近，終於到了跟前，是大飛腿。

黑馬緊張地問：「小翠呢?」

大飛腿傻了眼，結結巴巴地問：「剛……剛才，你去探視蓮姑的時候，沒……沒有帶她去?」

「沒有啊!」

「你一離開之後就沒有見到她，我和八章魚都以爲她是跟你去了。」

「我一個人回來，你們爲什麼不問呢?」

「黑馬!你也沒提啊!」

「唉!這也不能怪你，大家的心情都太緊張，這……這妞兒不知跑到那兒去了，萬一落在對方手裏，又是麻煩……呃!你們那邊進展怎麼樣?」

「拔掉了七根暗樁。」

「就這麼一會兒工夫?」喬勝顯得非常吃驚。

「嗯!」大飛腿得意地說：「他們對宋莊的環境顯然不太熟，八章魚又會施計謀，我只要用腿踢就行了，一踢一個，再踢一雙。」

「好，你去吧!」黑馬揮走大飛腿，「過一會兒咱們再連絡。」

「我跟你去……」喬勝也要動。

「老喬!你等一等。」黑馬一把拉住了他說。

「幹嗎?」

「我們只要在這裏等着。」

「等誰?」

「自然是等馮仲達。」

「你認爲他會自投羅網?」

「老喬!你聽我說，馮仲達絕不會留下宋天威的活口，他一定會去後院搜索，而此處又是到後院的必經之地，咱們大可以逸待勞。」

「我去爲你趕羊羣入虎口豈不更妙?」

「老喬!」黑馬的語氣有些不悅了：「最好你聽我一句勸，如果你不希望我們立刻翻臉對立，還是跟我一起行動爲是。」

「黑馬!這是什麼意思?」

「因爲你的言行間表現得極不友善。」

「黑馬!你最好舉例說明。」

「方才大飛腿說他連拔了七根暗樁，你表示驚訝地說，就這麼一會兒工夫?由此可見，你非常注意我們的行動：我們何時抵達宋莊?何時開始行動?你完全瞭若指掌，爲什麼?一個精明的人一定將全副注意力放在敵人身上，其它的一概不管。你不去注意宋天威，也不去留神馮仲達，你只注意我們，爲什麼?爲什麼?老喬!你說呀!到底爲什麼?」

「黑馬!」喬勝冷冷地說：「我無法回答你的話，不過我可以提醒你一件事。」

「什麼事?」

喬勝道：「你這個人樣樣都好，就是疑心病太重。」

「老喬!你既然這樣說，那麼，我心裏的話也不必保留了。如果眞是一直在注意我們的行動，那麼，薛小翠失踪的事你就要負責。」

「爲什麼?」喬勝並不吃驚，似乎還在暗暗訕笑。

「她很可能已經落到了你的手裏。」

「黑馬!若不是怕我們的行動敗露，我眞想大笑，薛小翠落在我的手裏?你怎麼會有這種想法?」

「我去探視蓮姑的時候，小翠一定暗暗跟着，正好給你機會下手。」

「我的目的何在?」

「留在以後跟我談價錢。」

「黑馬!那種手法對你有用麼?」喬勝的口氣像是反問，也像是試探。

黑馬斬釘截鐵地說：「絕對無用。」

喬勝的語氣跡近冷嘲熱諷：「黑馬，我總算明白你何以東猜西疑了，因爲你已經心虛。你害怕小翠眞的落在我手裏用她的性命對你施展要挾手段，所以你斬釘截鐵地說絕對無用。其實，你愛護鄉里超過愛你自己，磨盤鄉每一個人，每一個生命你都看得很重。黑馬!別跟我老喬來這一套，我要幹我的，你要幹你的，咱們待會兒再碰頭。到底我存的是什麼心，總會亮出來的。你大可以沉住氣，以不變應萬變……我先走一步。」

喬勝話聲一落，就向黑暗中撲去，黑馬再也沒有阻止他。黑馬的心事似乎被喬勝一語道破，使得他茫然不知所措。也許他將喬勝的份量看得太重了。

驀然，前莊響起一陣疏落的槍聲，這陣槍聲並沒有連綿下去，很快就靜止了。

黑馬暗暗判斷這陣槍聲是如何起的，但他難下斷語，現在的情勢有點混亂，任何人都掌握不住。

黑馬又將那名自衞隊員召回來，二人聯袂向前莊摸去。

黑馬很順利地摸到了前院，四週一遍死寂，靜得異乎尋常。於是，黑馬又開始學蟋蟀叫，很快就連絡上，這一回來的是八章魚。

黑馬疾聲問：「情況怎麼樣了?」

「剛才有幾個人想要衝出莊子，又被曹龍用槍火頂回來了。到現在爲止，一直就沒有發現那個姓馮的影子，他好像突然不見了。」

「八章魚!你們估過沒有，那姓馮的究竟帶了多少人?」

「總有二十來人，都不怎麼樣，咱們一擺一個，再擺就成雙。」

「大飛腿呢?」

「已經帶人把大廳包圍起來了，他說，大廳裏頭好像有人。」

黑馬再沒有說什麼，他似乎在思索一個問題。過了許久，他才說：「八章魚!宋天威鑄造假大洋的地方就在那座碾油坊底下，那兒一定有模子，銀塊等等的，我猜想姓馮的一定會去那兒。」

「他去那兒幹什麼?」

「湮滅犯罪證據呀!因爲他也牽涉在造假大洋的案子裏，所以他才千方百計地要殺宋天威全家，並火燒宋莊，他的心歹毒得很哩!」

「黑馬!如果你的猜測不錯，咱們就得快些上那兒去堵他啊!」

「不忙!」黑馬慢吞吞地說：「有一點我還沒有想通，剛才想衝出去的那一夥人又是幹什麼的?」

「他們當然是馮仲達的手下了。」

「馮仲達的目的是要殺死宋天威，並湮滅證據，目的未達，他怎會中途撤退呢?」

八章魚沒有接口，事實上，這個問題他根本就無法回答。

黑馬突然振聲說：「我明白了，馮仲達已經發覺宋天威退到後院負隅頑抗，他故意在前莊衝一下，使我們集中火力在前莊佈署，然後他才悄悄摸向後院，宋天威不死，他是不會安心的。」

「黑馬!你的判斷也許是對的，咱們現在該如何應付呢?」

「去告訴大飛腿，將我們的人全部撤到後院來，以逸待勞。如果對方一直沒有行動，咱們就一直往下耗，耗到大白天，姓馮的就吃癟了。」

「好!我立刻就去和大飛腿連絡。」

黑馬和那位自衞隊員又循原路退了回來。不多一會兒，大飛腿，八章魚他們也到了。黑馬將衆人佈置妥當，專等姓馮的自投羅網。

那麼，馮仲達又在何處呢?

黑馬推測很正確，馮仲達正在地窖裏，也就是宋天威鑄造假大洋的地方。這裏已經被澈底破壞過，熔爐砸碎了，沙模消毀，銀塊，鉛塊等等材料也已搬運一空。至於已經鑄成的成品和半成品都沒有留下一點。他沒有想到宋天威的動作會如此快，已經快刀斬亂麻地收拾得乾乾淨淨。

他問身邊的人：「現在情況怎麼樣?」

回答是：「整個莊子都很靜。」

「堵住莊子的大門是什麼人?」

「好像是自衞隊的槍手。」

馮仲達再問：「宋天威呢?」

「退到後莊去了。」

「好!將咱們的人集中起來，攻打後莊。」他再三交代手下：「宋天威無論如何也不能讓他逃走。」

可是在集合他的手下時，卻使他大吃一驚，清點之下，他的人竟然少了八個。

馮仲達還能沉得住氣，下令再找，也許天黑連絡不易，那八個人還不知道集合的命令。

那八個人很快就被找到，有的蜷伏在牆角落裏，有的橫躺在花蔭間……他們幾乎遭受到完全相同的命運!都有一口氣在，但是後腦處都開了個大洞。他們死不了，現在卻不能派用場。

馮仲達咬着牙，暗暗思忖：這到底是誰辦的事?他相信宋天威那幫膿包手下還沒有這樣大的本事。那麼，是誰呢?

他當然想不到黑馬會站在宋天威的那一邊來對付他。

「我們現在還剩下多少人?」

「九個。」

「分成三組，一組留在我身邊，另兩組從別院翻出莊子，再從後面的山坡上往後莊爬，進去之後，先抓女眷，愈多愈好，得手之後，舉火爲號……」

「老爺子!」黑暗中突然響起一個聲音：「你何必如此麻煩呢?」

「誰?」

「喬勝!」

「嘿嘿!老喬!你眞是陰魂不散，你好像

是跟定我了。」

「老爺子！」喬勝的語氣有明顯的奚落意味：「我這個人很好奇，一直想明白你的目的究竟何在，你却老是不揭底。」

「老喬！」馮仲達很客氣地說：「我是一直把你作爲朋友看待的，現在我想問你一件事，你可要老老實實地回答我。」

「什麼事？」

「有人動了我的手脚，八個兄弟都躺下了，這位高手是誰？」

「黑馬。」

「黑馬？」馮仲達大吃一驚。

「不錯，是他。他帶了不少人潛伏在莊子裏。」

「爲什麼？」

「爲什麼？」喬勝連聲冷笑道：「老爺子，你可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了，他當然是冲着你而來的。」

「冲着我？」

「老爺子！事情有了變化，你還不知道哩！宋天威和黑馬談好了條件，只要黑馬將你活捉，不讓你逍遙法外，宋天威就願意跟那位省城派來的專員一起到省城去投案，你現在明白了吧！」

馮仲達有一段時間的沉默，然後問：「老喬！你爲什麼要告訴我這些？」

「讓你作一個選擇。」

「選擇？……老喬，你何必打啞謎，有話乾脆明說了吧！」

「好！我明說。你和宋天威鑄假大洋，很發了點橫財，後來你們想更上一層樓，鑄造假金條，裏面灌鉛條，外面包金皮，由你出資在北邊買了一百兩重的金磚五塊，這批金磚運到宋莊還不到一個月，我的這些消息大概不會錯吧！」

「你的消息實在很靈通。」

喬勝道：「老爺子，我就是爲那五塊金磚而來的，你大概還不了解我的性格，我是從來不空跑的。」

「老喬！你說這些話說了等於白說，那五塊金磚又不在我這兒。」

「老爺子！你難道不明白我的心意？現在我助你一臂之力，不過，事後你得讓我取走那五塊金磚。」

「老喬！你是個老江湖，應該知道這種諾言是沒有用的，事後我可以反悔……」

「我不怕。」喬勝橫蠻地說：「雙槍在手，我不怕別人失信。」

「萬一找不到那五塊金磚呢？」

「我自認倒楣。」

「喬勝！我眞摸不淸你這人的脾氣，我許你二十萬大洋，那比五百兩黃金多之又多，你却也不動心，爲了……」

「老爺子！這就是我的怪脾氣，我是爲那五塊金磚而來，別的東西，再也引不起我的興趣。」

「好！你將如何助我一臂之力？」

喬勝道：「先爲你消滅黑馬，再爲你消滅宋天威。」

「老喬！我得提醒你，在沒有得到那五塊金磚之前，可千萬別殺死宋天威……」

「這我懂，你在這兒等着吧！」

× × ×

黑馬等得眼皮已發了痠，突然他看到一個黑影子向他這邊走過來，對方腰挺得筆直，走的是大路，似乎無意隱藏行跡。

那人終於走到了近前，黑馬發現對方是喬勝。

黑馬是蹲伏在地上的，前面有花叢擋住，他猜想喬勝一定不會發現他，所以一直沒有吭聲。

孰料，喬勝走到他面前就停了下來，冷冷地問：「黑馬！你打算等到什麼時候？」

黑馬只得亮相站起來：「也許要等到天亮吧！」

「我剛才和馮仲達談了一個條件。」

「噢！」

「我帮他除去你和宋天威。黑馬！以你看，我成功的機會有多少？」

「零。」黑馬毫不考慮地回答。

「零？對的。我毫無機會。那麼，我爲你活捉馮仲達的成功機會有多少？」

「也許有很大的機會，問題是，這件事我不想請別人帮忙。」

「那麼，另一件事恐怕就非得我帮忙不可了。」

「什麼事？」

「帮你找回薛小翠。」

黑馬不禁大吃一驚，氣呼呼地說：「果然是你暗中動的手脚！」

「黑馬！沉住氣！我可以在一眨眼之間將她送到你面前，不過，有一個小小的條件。」

「說吧！」

「讓我到後院去一趟，我要跟宋天威說幾句話兒，五分鐘就出來。」

「獄中三年，曾有人無數次對我說過：世界上最陰險的人物是江湖中人。現在我才相信，老喬！你太狡滑陰險了。」

「黑馬！我不想多作解釋。」

黑馬緩緩站了起來，冷聲說：「老喬！你的態度很強硬，言辭很冷傲。我明白，那是因爲你抓住了薛小翠，不過，我方才曾經告訴過你，用這種方法來對付我，絕對無效。」

「黑馬！」喬勝的語氣仍然很沉靜。「希望你不要激動，激動會使人作出後悔不及的事來。」

「我明白，你的槍快，如果我想動武一定不是你的敵手。不過我也有安排，你比我慢死不了一分鐘。」

「黑馬！我們不要說這些相互恫嚇的話，我只進去五分鐘，這對你的行動計劃並沒有多大的妨害。」

「也許一眨眼的時間你就可以殺死宋天威，而且內院還有蓮姑，那也是我所關心的人，你對要挾的本錢將更會加大。」

「黑馬！你對我完全不信任？」

「不是對你，而是不敢信任任何江湖道上的朋友。」

「那麼，如何才能取信於你呢？」喬勝似乎已在作退讓了。「總該有個解決方法啊！」

黑馬一個字一個字鏘鏘有力地說：「除非卸下你的雙槍。」

這的確是一個難題，使喬勝一時猶豫不決。最後，他還是被迫答應了：「好！我卸槍。不過，你能保證當我退出來時再還我嗎？」

「絕對保證。」黑馬斬釘截鐵地說。

「好吧！我信任你。」喬勝當眞卸下了雙槍。

後院很黑，喬勝走得很慢，當然是怕引起誤會，而且還不停地輕輕咳嗽。

暗中有人喝問：「什麼人？」

「喬勝！」他扯高嗓門回答。「有重要事情和宋大爺商談，是經過黑馬允許的。」

暗中出現了四個人，每個人手裏都有槍，前後左右地將喬勝押到宋天威的面前。其實，黑馬就是不堅持要他卸槍，他此刻也沒有施展的餘地。

「喬勝！」宋天威有氣無力地問：「有什麼事？」

「宋大爺！」喬勝緩緩地說：「現在我問

的每一句話都關係到你的生死存亡，甚至你一家老少的生死存亡，所以你務必要坦白相告……首先我要請問：你和黑馬是不是已經談好了條件？」

「不錯。」

「怎麼談法？」

「只要他能逮住姓馮的，我願意自縛到官，接受王法的制裁。」

「你眞有此心？」

「確有此心，雖非心甘情願，但，別無他途。」

「既然有心到官，又何必湮滅證據？」

「湮滅什麼證據？」

「自然是湮滅你鑄造假大洋的證據。」

「那……是較早的決定，那時還有僥倖的念頭，後來因爲情勢所逼，只得認了，總之不能讓馮仲達那頭老狐狸逍遙法外坐享其成。」

「如果情勢改變了呢？」

「情勢改變？」宋天威似是不明其意。

「如果情勢改變對你有利，你還想身入囹圄？或者命赴法場麼？」

「只怕永遠也改不了眼前的逼人情勢。」

「情勢在我手裏，」喬勝舉起他的拳頭搖幌着，「我可以隨時要它變，變得對你有害，或者變得對你有利。」

宋天威雖然無法看淸楚喬勝臉上的表情，却可以從他的聲音中聽出來他是多麼充滿了信心，不禁問道：「老喬！你是如此有把握？」

「是的。你現在所畏懼的只有兩個人：一是馮仲達；一是黑馬。這兩個人我都可以替你除去。」

「你要什麼？」宋天威的心不禁又活動起來。

「有兩個條件你必須遵守。」

「你說吧！」

「第一、你和你的家人以及你的手下，必須在天明之前離開，從此以後不准再回來。」

「還有呢？」

「寫一張契書，將你的莊田，玻璃房子的產權都轉讓給我，你所有能帶得走的東西都准許你帶走。」

「你要這些房地幹什麼？」

「一個流浪了太久的江湖客，總希望找個地方安定下來，我看中了這裏。宋天威！你雖然走了，失敗了，但是你所建立的權勢還會在這裏繼續下去。」

「老喬！你原來也是個有野心的人……你的條件不算苛刻，我只是担心……」

「担心什麼？」

「担心你無法除去強敵。」

「這你不用担心，只要你點頭說好，最多十分鐘，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了。」

「好……」

「公公！您……」蓮姑連忙加以阻止。

「蓮姑！」喬勝冷峻地說：「我不喜歡女人干涉男人的事；更討厭晚輩干涉長輩。這件事最好讓妳公公自作決定。」

「老喬！」宋天威猶豫地說：「你將馮仲達碎屍萬段我也不在乎，但是我不能這樣對付黑馬。」

「宋大爺！有一句至理名言不知你聽說過沒有，對敵人仁慈，就是對自己殘酷。」

「可是，黑馬並沒有把我當敵人。」

「錯了。他永遠將你看成敵人，他恨透了你。」

「蓮姑！」宋天威軟弱地問：「我……我該怎麼辦呢？」

「公公！您這一生中不管作過多少壞事，我都不會計較，唯獨這件事……您剛才答應過黑馬，我希望您不要再反悔。」

「蓮姑！我……我……」

「宋大爺！」喬勝冷冷地說：「你剛才說過，情勢很逼人不能再耽擱了，我現在就要去展開我的行動，你準備紙筆寫那張契書吧！」

他的言行儼然掌管了生殺大權的萬能之主，說完之後，掉頭欲去。

但他剛一轉身，却又停住了。原因是有一個人擋住了他的去路。

是黑馬。

黑馬站得筆直，沉靜如山，但是却有一股迫人的震懾力。就連跋扈張揚，不可一世的喬勝也暗暗倒抽了一口冷氣。

「喬勝！」黑馬緩緩地說：「如果你只是想趁火打刦，我還可以容忍，但我絕不能容忍你繼續在磨盤鄉發展惡勢力。」

「黑馬！」喬勝沒有畏怯，也沒有退縮，他的語氣仍是咄咄逼人。「你現在的確可以說狠話，因爲你知道我身上無槍。」

「我身上也無槍。」

「黑馬！你的話似乎在暗示什麼。」

「暗示什麼，你明白。」

「我自然明白你的暗示，不過，我希望你說得更明確一點。」

「好！我說得更明確一點，你仔細聽着。」黑馬吸了一口長氣，才緩慢有力地說下去：「只要我有一口氣在，我不容許磨盤鄉有任何惡勢力存在。喬勝！如果你想作宋天威的接棒人，你就必須先除去我。」

喬勝道：「黑馬！你以爲我身上無槍，就不會贏你？」

「我並沒有這種把握，但是我願意賭。」

「賭命？」

「是的。」

「公平？」

「一對一，爲什麼不公平？」

「不見得。」喬勝很機警地以目光掃視四週。「就算將你除去，你還有無數死黨。」

「不！我保證除了我之外，再沒有別人找你，並非他們怕，而是我給你一個優惠的條件。你憑雙槍混世面，如今敎你徒手相搏，已經是委屈你了。」

「你好像很有把握。」

「人應該有自信。」

「而我却無自信，」喬勝雙拳一拱。「告辭。」

「那裏去？」

「自然是離開磨盤鄉。」

「老喬！立刻離開磨盤鄉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令那種邪惡的念頭離開你的腦子。」

喬勝沒有再說什麼，一揮手，似是在向衆人告別，然後向外走去。

然而在他經過黑馬身邊的時候，却突然有了動作：那是一個很不惹眼的小動作，他只是將他的右手插進了他左邊的袖筒。

天色很暗，誰也沒有看淸楚這個小動作。他的右手又很快抽出，在黑暗中閃起一道寒光，那是因爲他的右手已多了一把刀。

似乎依然沒有人發覺，四週的人誰也沒有出聲，站在他身邊的黑馬也沒有動。

喬勝沒有再往前走，緩緩地說：「黑馬！這個世界上只有一種人才會以最冠冕堂皇的途徑與你決鬥。」

「那一種人？」黑馬輕聲回問，他仍然沒有轉動身子，連頭也沒有回過來。

「傻子。」

「爲什麼？」

「因爲你的氣勢壓過了對手。你不怕死，而別人却重視生命。」

「哦？……」

喬勝的出手很快，當在場的人突然發覺有

奇人奇技

黃飛鴻虎爪揚威

雲山・文

黃飛鴻是近代兩粵拳師當中最有名氣的一個，普通的拳師多數設立武館或者在街頭賣武，打出名氣來，可是黃飛鴻卻有一次機會跟提督交手，還把提督打輸，因此從一個走江湖的拳師擢升做粵省軍營總教練，可見他確有不尋常的地方。

「總教練」是無中生有加揷上去的，提督轄下武將極多，有些滿洲人精於技擊，當然不服氣，多次明攻暗襲，總是鬥不過黃飛鴻，然後服輸，妙就妙在黃飛鴻從來沒有一次把對方打到殘廢或者身受重傷，只是屈服他，那就更不容易。

黃飛鴻當年究竟憑着那種功夫打得如此英勇，而且有把握屈服對方？雖然這件事情已經相隔一百幾十年，不容易追查，但從洪拳子弟的口中卻畧有所知。洪拳裏面有一套基本拳法稱做「虎鶴雙形」，那套拳一開始就教授虎爪，一共有十多個招式是練習從拳化掌又化爲虎爪的，由此推想到黃飛鴻師傅當年多數是用虎爪取勝。事實上發拳出擊，要就拳頭落空，不然的話，把它變招出擊，一個摃捶凌空而下，就會打中對方的臉孔，流血受傷。如果兩人相鬥，對方捨命出擊，自己不願意打傷別人，只是想用拳技屈服他，使用虎爪這一招，確有獨到之妙。

所謂「虎爪」，看看這兩個字你就知道它是從老虎的攻勢變化出來，如果你想充份明白這一招的實際情況，應該到動物園裏面看看老虎或花豹。

細心看看，你就發覺到這種大動物的兩條前臂與別不同，可見虎豹確有獨到的地方，老虎或花豹，雖然軀體那麼沉重，但卻走動如風，十分靈活，就因爲牠走動的時候有所謂「翻步」，細心看看牠的前脚，虎掌壓地，一拉起來便即低垂下來，必須向上翹起，又再踏另外一步，此即稱爲翻步，可見虎豹的掌和腕之間，非常靈活，隨意屈曲，而且有彈力，奔走的時候，能够把牠整個身體彈起來，故此牠奔走如飛。

黃飛鴻的虎爪是眞正從老虎學習的，究竟是他本人想出來的呢？抑或是從少林寺相傳下來的拳脚加以變化，然後創立虎鶴雙形呢？那就很難查究了，從後輩觀看，最重要的就是知道虎爪怎樣變化，不必理會它的源流。既然黃飛鴻當年能够克制强敵，且又不必使强敵受傷，再又加上他的拳脚稱做「虎鶴雙形」，以虎爲主，那雙虎爪一定是特別有威力的了，再看虎鶴雙形裏面經常施展的許多招式，俱是有虎爪之形的，所謂虎爪，就是把手臂伸出去，不必伸到盡，手腕畧爲彎曲，化拳爲掌，至於那一隻掌，卻又不是五指駢合，或者五隻散開，而是五隻指頭微微屈曲，就像是想抓住對方之手而剛剛抓到一半。此外，整個手掌還要往上翹起，使氣力沉在手腕的一截。

虎爪之形，分作單虎爪以及雙虎爪，又或潛龍伏虎這三種。所謂潛龍伏虎，即是說，右手作虎爪之形，左手握拳作勢，隨時進攻。說得更清楚一點，不妨這樣說，那隻虎爪並非一開始就向敵人施展攻勢的，仍是「後發先至」。

假如你右臂擺出單虎爪的形狀對準敵人左手握拳，並不發招，對方突然發招，那一隻手臂就可以向左或向右撥開，又或向下一沉，否則，向上一托，總之，手臂的前半截稱做橋手，用來擋格，或者撥左撥右，目的是剛剛交手就把那一個已經擺好了抓物之形的虎爪搭下來，一搭就搭住對方的手臂，不管搭在那一部份，一搭即抓，練習過虎爪，指掌有勁，給他抓了一把，整個手臂就軟綿綿的無法抵受。那是黃飛鴻最獨特的地方，如果眞的有人跟他搏鬥，給他很沉重地一抓一揑，已經打贏，不必再發左拳，原因是他一抓的時候，自然會順勢把對方的手臂加以壓制，或者使它向左或向右拉到盡，又或抓住他的手掌一截，把掌背向後壓制，否則，把它抓低之後，使勁一扭，又再一壓，便分勝負。單是一隻爪，已經有許多變化，包括擒拿手十幾種招式在內，眞的可能一招打贏。假定他的虎爪落空，對方的拳掌變化得太快，他就沉踭壓住對方的手橋，繼續出擊。

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黃飛鴻用右虎爪側身擋住對方的右拳，希望抓住它，如果抓不到，對方發左拳，可以沉踭壓制，如果對方的左拳向他的上門打來，他立刻把右邊的虎爪放横，仍用前法，希望抓住他，至於左拳或左邊的虎爪，那是在右邊虎爪發招之後乘機出擊的，說得更清楚點，不妨這樣說，黃飛鴻只用右邊的虎爪對付敵人兩隻手，有機可乘，然後，用左拳出擊，如果貼身打鬥，握拳之手跟對方胸腹或肋骨相隔不過一尺，一個衝捶，無法抵擋。假定兩人不是貼身打鬥，他的虎爪上下壓制對方的拳脚，兩個軀體相距較遠，黃飛鴻的左拳就仍然貼身不動。

爲了使他貼腰的一拳以最短的距離發招出擊，故此黃飛鴻虎鶴雙形有許多招式是愈打愈近的，因爲他需要愈打愈近，故此馬步一定要十分堅實。黃飛鴻的右邊單虎爪，雙虎爪經常用一個「盤」型施展出來，右手盤了一半，輪到左手再盤，等於左右兩手各兜半個圈子，護住中上路，對方除非用脚展開攻勢，想用拳掌闖過那一關，實在不容易，就因爲虎爪之形隨時抓住敵人的手臂，一經抓住，佔盡上風。

假如黃飛鴻展開生死之間的決鬥，那雙虎爪就不是抓住敵人的前臂那麼簡單，即抓即攻。虎爪搭住就抓，剛剛抓住就拉，使勁一拉，敵人就失去重心，而且整個軀體仆到前面來，正好及時把那個虎爪向對方臉孔一拍。練習過虎爪，掌勁十分厲害，不必說用指力去抓敵人的眼鼻那麼毒辣了，就算用虎掌一拍，他的臉孔就發生劇痛，無力再鬥，至於黃飛鴻，當年他跟滿洲旗下的拳師作戰，俱是點到即止，那一個虎掌並非拍在對方的臉上，而是拍在對方的頸上，而且故意把它打在頸肌之上，並不接觸到對方的咽喉，一拍他就跳出圈子外面，拱了拱手，說：「老哥拳脚厲害，甘拜下風！」他以操必勝之權，但仍是很有禮貌的點頭打招呼，希望打和，對方當然肚裏明白，不願再鬥，而且擺出一副很友善的姿態跟他喝酒。

變時，他的刀已經在黑馬的腋下。黑馬的右臂突然收縮，那彷彿是一種疼痛所引起的收縮。喬勝想拔刀，卻拔不出來，再試，還是拔不出來。

一聲驚呼出自蓮姑之口：「黑馬……」

黑馬身子微側，目光斜斜地凝注着喬勝，緩緩地說：「老喬！你那『鐵腿銀槍』的封號就是這樣得來的？」

「黑馬！很抱歉，但我不覺慚愧，因爲我已先打過招呼。」

「老喬！你以爲你已經贏了？」

「這一刀是偏了一點，並沒有刺穿你的心臟。你並不會立刻斃命，但是你會因流血過多而死。」

黑馬的回答卻很穩定：「在監中，我認識了一位老先生，他教了我一套殺人的絕技，但他有個嚴格的限制，一定要在敵人想要殺死我時才能用這種方法。老喬！今天總算有了這個機會……」

他的左手突然一抬，等大家看清楚時，他的兩根指頭已經揷進了喬勝的喉管，那兩根手指竟然變成了兩把犀利的刀。

黑馬突一收手，立刻有兩道血箭從喬勝的咽喉創口射出。同時間，他的右胳臂抬起，喬勝拔回了他的刀，他這才發覺，他的刀並沒有刺進馬黑的身體，只是被黑馬夾住了。

喬勝捂着咽喉的創口，以萬分痛苦的聲音說：「我的刀竟然沒……沒有刺中你……？」

「沒有。只不過劃破了我的衣服。」

「趁我還能說……說話，我要說……說一句，天下只有一種人想去暗……算你，那……就是我這種傻子……」

喬勝搖搖幌幌走了幾步，然後倒下，他的一隻手仍然捂着咽喉的創口，但是熱血還是照樣往外湧，直到流盡爲止。

黑馬緩緩搖頭，表示了他的惋惜，然後大踏步向前院走去。

他的步子很雄健，也沒有掩藏行跡，似乎並沒有將馮仲達那一小撮人放在眼裏。

突然，黑暗中傳來一聲低叱：「站住！不要動。」

黑馬很乖地站住。

黑暗中閃出來五個人，馮仲達和他的四個漢子。

四支槍對着黑馬每一個致命的部位，毫無疑問，每一支槍都上了實彈。

＝馮老爺子！」黑馬冷靜地說：「我是來傳話的。」

「爲誰傳話？」

「喬勝。」

「說吧！」

「你們已經成了勝利者，現在請你到後院去。」

馮仲達不禁楞了一楞，然後問道：「黑馬！你會向喬勝屈服？」

「因爲他控制了兩個無辜少女的生命。」

「蓮姑和小翠？」

「是的。請快些去吧。」

馮仲達冷哼了一聲，一揮手，領先向後院走去。他似乎已經不再將黑馬看成危險人物，因爲這匹馬兒的籠頭握在喬勝的手裏。

黑馬跟在他們的身後，他似乎也沒有認爲馮仲達會對他構成威脅。

天色雖然很暗，馮仲達的眼睛倒很尖。他一跨進後院，就看到了倒在地上的喬勝。他停住步子，冷冷地說：「黑馬！我很佩服。」

「你應該佩服，老喬的話太有道理，你們珍惜生命，而我卻不怕死。」

「難怪你要找死。」

黑馬冷冷道：「馮仲達！希望你冷靜想一想：如果你到這種時候還想以武力取勝，找死的好像是你。」

「黑馬！你以爲你唬得住我？」

「我並不想唬你，只想說服你……」

「說服我幹什麼？」

「要你去投案，接受法律的制裁。」

「在我的心目中，我的話就是法律。」馮仲達的手突然高舉。

他的手才一動，黑馬已將身子一矮，撲了過去。

幾乎是同時之間，馮仲達那四個手下已經開了槍。

宋天威這邊的人似乎早已奉到了命令，也開了槍。

他們潛伏在暗中，馮仲達的手下卻在明處，雙方的武器都是嶄新的，一响槍，立刻就分出了勝負，馮仲達那四個手下全躺下了。

黑馬撲過去時，兩手抓住了馮仲達的足踝，猛地往回一帶，馮仲達重心一失，立刻身子向後栽倒。而他畢竟是武功高强的人，很快從黑馬的掌握中掙脫，兩脚相交如剪，絞上了黑馬的頸項。

看那股勁道，就算黑馬的頸項是鋼鐵鑄成的，馮仲達也能將它絞斷。

然而，黑馬事先早有安排，他的手中有了一把刀，那把刀很小，卻很鋒利，迅速地以鋒口劃過馮仲達的脚後跟，挑斷了脚筋，黑馬快要透不過氣來的那一瞬間，那雙脚的勁道鬆弛了。

馮仲達想彈身而起，雙脚卻無法使力，他的心仍如鷹隼，可惜身子已軟弱如毛蟲。

黑馬這一招很絕，也很陰狠；對付陰狠的人，即使用最殘酷、最陰險的方法也不爲過。

馮仲達自袖筒中掏出一把鋒利的匕首，他並不是以刀擲向黑馬，而是刺向自己的咽喉。

不過，他的手腕，卻被黑馬的一隻脚踩住了。

「黑馬！」馮仲達有氣無力地說：「可惜你不是一個壞人，不然，你將成爲一個很壞的壞人。」

黑馬丟掉了馮仲達的匕首，回過身去，高聲說：「宋大爺！我作了你要作的事，希望你也遵守你的諾言。」

沒有回應，宋天威似乎又有了反悔之意。

「宋大爺！」黑馬繼續說：「你手下槍手如雲，只要你一聲令下，我就會死在亂槍之下。但是，我相信你絕不會那樣作。」

「是的。」宋天威的語氣很沉靜：「我絕不會這樣作，因爲我不能讓我的兒媳婦看不起我。黑馬！你放心，我會隨那位專員到省城去，我只有一個要求。」

「說！」

「我偏的這些人，雖曾爲惡，但不是出於本意，讓他們走吧！」

黑馬沒有表示甚麼，大踏步走出了後院。

「黑馬！」薛小翠到了他的面前。

「小翠！妳剛才到那裏去了？」

「給你準備香紙蠟燭去了，我料想你今晚準成功，頭一件事你就是到你娘墳上去燒一炷香。」

「方才老喬就曾經以妳的性命爲要挾，說妳落在他的手裏……」

「黑馬！如果我眞落在他的手裏，你會爲我而受委屈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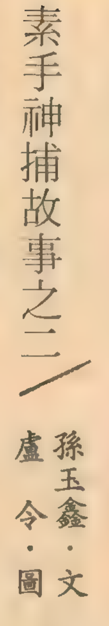
「不會。我不能因妳一個人而犧牲整個磨盤鄉。」

「黑馬！聽你這樣說，我更喜歡你。」薛小翠忘情地撲進了他的懷裏。

這情景落在蓮姑的眼裏，非但沒有嫉妒，反而在心中說出了千萬句無聲的祝福。（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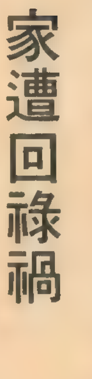
鬼影（上）





素手神捕故事之二／

孫玉鑫・文　盧令・圖



家遭回祿禍

古老的房屋，虫多，鼠多，骯髒事也多。

古老並且有名的深宅大院，骯髒事當然更多。

最古老最古老的古屋，鬼多。

古刹的神異多。

古的骨董，值錢多。

古人忠勇正直的多。

所以不能叫人說出許多許多奇異事情的一切東西，包括人，他就不古。

所以說凡有種種奇異傳說的東西，包括人，一定是從前從前的事，很古很古的人和屋。

× × ×

路通拿着一柄閃着寒光的匕首，直對着自己的心口窩，面對着刑部大人。

路通說殺了他剮了他也不幹了，不幹這份八部總捕頭的差使，他說這是他第十次堅辭，

身受鬼魂迷

如果上面再板着吊死鬼臉，搖着貨郎鼓頭，說個不行，或是展開妓女迎客的春風面孔，哄小孩子的甜言蜜語，慰留，他就來個匕首入腹死而後已。

殺手鐧往往十分有效，像嬌美妻子的床頭嗔，綁匪用人質來談自己生存的條件，已成大問題的問題少年，被送到戰場殺敵，儘管作法也許並非「正規」，但絕對是效果「優良」。

路通辭下來了，無官一身清（輕），不論染缸多大多渾，能陷進去再跳出來，總含乎不了。

他沒有直接回家，多年來也沒有像今天這般輕鬆了。

抬頭看看天，正當午飯口，吐出一口從肺腹生發的歡暢氣，想了想，步子輕靈自然的登上了「瘦西湖大酒樓」。

天子脚下北京城，那來的「西湖」，眞有，不由你不信。

酒樓主人引水爲湖，仿西湖形勢，主人是位可人兒，若是眞像西湖那麼大，怕不水淹金殿，皇帝老大倌變作小泥鰍，所以他提名「瘦西湖」，表示比眞的西湖是「瘦」了些兒。

作人不能太迂，瘦西湖就是瘦西湖，不能笑這個瘦字，要不若到「大明湖」，看到那一池臭水，不氣你死上八次才怪。

路通剛一登樓，主事的眼尖脚快，橫出櫃台時一張臉就作好了笑容，迎上路通後是笑的一臉花。

主事侯達，連連說道：「路爺您哪早，請，請。」

路通笑笑，侯達趁機招手喚來領班的跑堂，悄聲道：「今兒個是那一家定好座，請路頭兒？」

領班小賴霎着眼，也悄聲的回答道：「沒聽說哪，定座的只有章員外，在正花廳，是爲了給出外多年的堂侄兒接風……」

侯達沒等小賴說完，頭一點，接了話，說：「沒錯了，快給路爺帶路，正花廳，好好的伺候。」

小賴子有半句話被封在嗓子眼裏，只好當成存貨，慌不迭的把路通往正花廳讓。

路通雖是剛剛辭掉了差使，不過外人可還不知道，他經過樓上散座，起身和他恭敬招呼的已有十多處，他不能不一一還禮，一一含笑，就沒辦法再想別的。

被領帶進正花廳時，廳上已有位俊逸的少年在座，路通才知道小賴子弄錯了，心頭立即泛上一絲慚愧和苦澀。

他不怪小賴子和侯達，官差多年，風月地大酒樓，他已計數不清往返去來幾千次了，有一件事是永遠不變的，只有人請他，不見他請人。

偶而一次「全家福」，高興吃次酒樓，總有三五帮客人爭會賬，有時甚至會替自己一家

會賬，爭的面紅耳赤。

路通自己挑單，自掏腰包，上酒樓來自斟自飲自得樂，是從沒有過的事，怎能怪侯達錯指，小賴子帶錯路。

他才要說幾句話退身，那位公子，已起座迎上，小賴子嘴更快，已向公子恭聲說道：「公子，這位是路通路爺，京裏無人不敬的八部總班頭。」

公子穩重大方，兜頭一揖道：「章君文，路先生請坐。」

小賴子說道：「路爺，章公子就是本城首富大槐樹章府的公子。」

章君文謙笑着揮手叫小賴子去端菜，小賴子應聲走了，路通帶着歉意的一拱手道：「很對不起，我一個人來吃飯，小賴他們會錯意，認爲我來作客，就帶我到了這裏，我也是一時應酬外面的熟人，胡里胡塗的跟着小賴進來，打擾打擾。」

路通轉身就走，晚了，大槐樹章員外章勛，在兩名家丁兩名護宅武師陪同下，恰好挑簾兒進來。

章勛名人，官作到吏部侍郎，家傳的健身武術，並不比他護宅武師弱，從他自己能屈指數的到他這一代，已五世其昌，代代行善留名，當眞找不出半星一點不道德違良心的行當，所以家財傳的久遠，一代比一代富有，唯一的遺憾，是已經三代單傳。

說是遺憾到也未必，好兒不要多，一個勝十個，章君文除了性不喜武外，在作兒子的本份上，可說是要多好有多好的一等一的好兒子，所以章勛私下只有喜而沒有不歡。

章勛認得路通，一見面，初上來是一楞，繼之經章君文說明其中的錯失，章勛開朗的笑了。

路通再致歉意告辭，那裏能够，章勛說的好，這是緣，堅請路通上座，否則就是嫌惡章勛不堪相交，路通堅辭不獲，無奈的笑了笑，又白吃一次。

緣！生、死、富、貴、貧、貪……一切都是緣。

結緣必有因，這樣種瓜得瓜，只有大瓜小瓜之分一樣。

有因卽有果，這也像娶妻必生子，只不過也許生男子，女子一樣。

種瓜，也許結不了瓜，因爲那塊地只長石頭！

娶妻未必能生子，因爲那塊田不是藍田。

俗話說「外財發時多想想」，「吃白飯時應思量」，路通沒經過「思量」，其實也沒給他「思量」的工夫。

剛坐定，主客章秉成已經來到，章勛爲路通介紹，說明章秉成十二歲時離家，正正八年，現在回來了，可惜章秉成的父母已經過世，因爲論起來，章勛和章秉成的父親是堂兄弟，查查族譜，能查到五代，再往前查，可就沒什麼能查出來的了，所以秉成父母死前，將家產一切交請章勛代管，等章秉成回來，再交還秉成。

當年交接時，章勛爲了公正小心，請由縣裏派人作證，今天一樣，縣裏派出當年的人證，王保正，人是剛到。

王保正看到路通，恭敬至極，章勛先捧出賬簿，一處處結賬清楚，王保正押證它的事實和賬面的公正，接着章勛點交出各房契約，章秉成的家財不少，三處百頃田莊，五處房產，兩個布行。

章秉成向堂叔道了謝，向王保正致過辛苦，竟不吃飯，推說有十分緊要的事辦，章勛雖再三要他吃完飯去，他似乎生怕吃了會中毒，急急去了。

路通的眼尖，也厲害，一見章秉成，就看出不是一位名門公子樣兒，並且有一身够俊的武技，只是習武常事，又是章勛堂侄，沒往任何不妥當的地方想。

章秉成匆匆的走了，使章勛很覺難堪，不過章君文勸慰父親，說堂兄秉成如果眞有十分緊要的事，緊要過吃這頓飯，走了並不失禮，也沒什麼不對，路通旁觀者清，看出章君文比章員外要爽朗平易近人。

路通草草吃過這頓飯，當先別去，走出正花廳，心裏有說不出的別扭，大好心情來自斟自飲自行樂，結果却吃了半肚子煩酒悶飯。

踏上散座，又免不了和相識者的一番招呼，煩人，耐着滿肚子的不高興，作出强笑，正一一頷首，目光一瞥，一驚，一愕，大喜，快步，也不管人家願不願意，就一屁股坐在一位年輕文士的座側。

文士微笑着道：「總班頭的眼眞尖。」

路通悄聲笑說道：「不至於快過『大廚刀』吧？」

文士笑出聲來，路通也哈哈開懷，他臉上，心中，剛才半頓飯帶給他的無名煩惱，都一掃而空。

他聲音低悅的，情誼眞誠的說道：「我也要喝幾杯，我非喝不可，我要請你。」

文士笑應，路通招呼小賴，換個雅座，西接小室，正傍「瘦西湖」，重點菜，新溫酒，囑咐小賴，酒菜齊上，然後不准別人打擾。

憑路通的手眼，這點事太簡單了，菜上酒到，小賴吩咐了堂倌，小室中兩個人眞的清清靜靜吃喝。

不知他們談些什麼，總之兩個人是互抱着肩頭笑個不停走的。

出了酒樓門，大家分手，分手時候，文士說：「反正我是告訴過你了，如果有一天眞出了大事，記住，我不會管，絕不再管。」

路通也妙，道：「對，今後連我全放手不再管了，又怎會請你再管。」

文士笑，路通笑，笑聲一西一東漸遠！

× × ×

古刹，不大。

不大的古刹，却佔了很大的一片地方。

細竹林，林中開路，側植小松，剪修作各種形態，整潔，清幽。

古刹中，只有四個人。

一位年過古稀的老和尚，一位奇美的大姑娘，一個文士，一個少年。

古刹進入竹林的小幽徑旁，立着個木牌兒，寫的清楚，家廟，謝絕訪客。

初更，靜室，一盞燈。

少年自外歸來，提着個不小的蘆草包兒，在靜室門前停下，輕輕叩了三聲，接着一推進去。

少年竟是章君文，坐着那老和尚，少女，文士。

文士看着章君文笑了，道：「今天你回來的晚了。」

章君文早就看見桌上的酒菜，道：「正趕吃飯，不晚。」

他打開蘆包，接着一小包一小包的取出六七包東西來，再一包包的解開，全是下酒菜。

老和尚什麼全不禁，只禁「不好」，酒不喝「不好」的，肉不吃「不香」的，是位全才老和尚。

文士更絕，不但要好的，還只要好裏面的幾樣。

章君文住在這座廟裏半年，是爲能專心讀書，由一位知名的宿儒，向章員外提及，一連三次被老和尚謝拒，第四次是章君文親自往求，老和尚在見到章君文後，竟一口答應下來。

答應歸答應，老和尚提出條件，第一是章家的人或章君文的親友，絕對不准來，第二是古刹中的事物，絕不准向任何人說，第三不受章家的佈施，章君文全承諾了。

起先，章勛還不放心，雖說古刹就在城西郊半山上，不遠，可是獨生寶貝兒子在外，總不安懷，經過一個月後，章勛突然發現愛子思路漸闊，智慧深淵，談吐文章越法璞秀，遂放任愛子行動。

章勛不傻，曾作試探要去拜謁老和尚，章君文將所作信諸說出，章勛才打消此意。

不過章勛悄悄的誠懇的去問過那位名儒，名儒只說了一句話，是——侍郎放心，當今聖主如果知道有這個地方，這地方有那位老和尚，全願意住進去。

够了，章勛見過世面，深信祖上有得，愛子遇見了人間奇士。

半年的時間，不論氣質，學識上，章君文都有改變，和老和尚，少女，文士，相交也像是一家人。

章君文從文士方面，獲得不知多少學問，自然而然在性格上也漸漸相近，厭惡浮華，心悅眞率。

半年來，他和少女一共沒說過十句話，但他由衷覺得，是不必說話，因爲四個人似已心思相通！

今天他回去，是爲了掃墓，巧而巧獲知堂兄秉成回來，他不能不陪，使他認識了路通！

白天他就準備了些好看菜，全是「瘦西湖」的名件，現在一包包打開，和少女，文士，老和尚吃喝着。

老和尚在酒足菜飽後，喝着少女端來的茶，看着章君文，突然嘆了口氣道：「心寗和你日常作伴，相信你已懂的很多，不會迷信神鬼的說話吧？」

章君文一向對老和尚，也像少女，文士相同，稱呼「阿爺」，他點着頭，笑着道：「不迷信歸不迷信，阿爺突然提起神鬼，一定是有什麼要指示的，阿爺請講。」

老和尚嗯着，緩慢的說道：「古人雖然說『子不語怪力亂神』，但不是不信，何況一部『易經』，通天徹地，已不是迷信了。」

「是的阿爺，只是易經太難懂，眞懂。」

「好孩子，關於這一點，別學你心寗大哥，他是入了迷，窮往裏面攢，有時候也許能推演出點驚人的事來，不過又和『庸人自擾』有什麼分別，已不能止住因果，又不能使人無因果，知道多了豈不是自尋煩惱？」

章君文聽的似懂非懂，看了文士一眼。

文士報以微笑道：「看我有什麼用，沒聽阿爺說嘛，庸人自擾。」

老和尚也掃了文士一眼，又對章君文道：「我再譬如給你聽，心寗算出某人要被壞人殺死，頂了天，他只能作到去警告某人，因爲壞人是誰，要在什麼時候或地方殺人，他無法前知，去警告某人時，某人很可能會錯意，臭罵他一頓，說他平空咒人，就算某人信了，也無法防止被殺，眞有一天，某人被殺了，他首先會痛苦，痛苦他雖已明知結果而不能阻止，一個弄不好，大可能惹禍上身，孩子你想想，除了兇手以外，還有什麼人會預先知道某人要遭兇殺呢，所以我才說，那是庸人自擾！」

章君文懂了，點着頭道：「阿爺說的對，不過人總不能見死不救呀？」

老和尚道：「當然，但更要量力行事，孩子，不談這個啦，我是突然有感，要告訴你件事，你最近最好少結交新朋友，少管閒事，因爲我已經看出來你臉上有了煞紋，希望只是場虛驚。」

章君文一呆，要詳問，老和尚已緩緩放下手中茶，起身道：「我累了，你們談談。」

老和尚沒再理會誰，回到他的臥房去了。

章君文才待問那老和尚稱爲心寗的文士，文士竟先向他一笑道：「別庸人自擾，回房去唸兩篇古文詩詞，早點睡，早點起，睡不好不要說煞紋，黑眼圈都會出現的。」

章君文無奈，只好告辭回房。

他剛走，少女黛眉一挑對文士道：「人家是正經的問你，你偏有那些邪話說。」

文士微吁道：「有什麼辦法，妳說？」

少女道：「二哥事不多，請他照應着。」

文士一笑道：「好辦法，好辦法。」

少女哼了一聲，自顧自的收拾東西，文士偷偷一笑，搖呀擺的出去，他不是僅僅出了靜室，而是出廟進城。

× × ×

「是大妹說的，二傻，從今天現在起，人交給你了，大妹說，要你照應着。」

「大哥，別不講理好不好，人你熟，交情又够，又是近水樓台，我有多少事，够手忙脚亂了，再添上這麼個書呆子，不要了我的命才怪。」

「你是愛幹不幹，聽明白，可不是我的主意，我只是傳話，傳大妹的話，要辭你跟大妹辭。」

「好啦好啦，還不是你這當大哥的從旁吹噓，大妹才下令，大哥，今後像這種沒有頭尾的事，少照顧我點好不好？」

突然傳來另一個較爲蒼老的話聲，道：「你們哥兒倆又在抬槓，呀？」

心寗看看那個正在調配丹丸膏散的心毅，可巧心毅也正在看他，兩個人都一搖頭，都一笑。

簾兒旁移，出來了徐暢。

徐暢看看心寗，又瞧瞧心毅，哼了一聲道：「只要聽到我的聲音，你們哥兒倆個就開始作戲，心寗你說，是什麼事？」

心寗說了，徐暢臉一板，看着心毅道：「我好像聽你剛才最後說的那句話，是什麼『少照顧我點好不好』，對不？」

心毅道：「爹，我是跟大哥說笑。」

徐暢坐下，眼一瞪，道：「說笑？長兄若父，你越大越沒規矩，你們全給我聽仔細，記明白，老人家春秋已高，不耐俗禮，我才要你們在老人家面前隨便些，可不是要你們忘了規矩！」

兄弟倆恭敬應是，徐暢又道：「既然這個人連老人家全喜歡他，怡兒又說了話，心毅，事你要接下來辦！」

心毅道：「是的，爹，孩兒因爲手頭上的事正多……」

徐暢道：「心寗想辦法把人介紹過來，心毅你要忙不開的時候，別忘了爹還沒老到不能辦事。」

「是。」

這一聲是，是兄弟倆喜悅的高應。

苑大成，紅孩兒出來了，看着心寗和心毅，笑了。

徐暢要多愛這紅孩兒有多愛，道：「小精靈你笑什麼？」

紅孩兒道：「我笑爹您已經上當了。」

徐暢喔了一聲道：「我上了什麼當？誰的當？」

紅孩兒道：「大哥和二哥給您的當，您怎麼不想想，四大血案那重的案情，那麼難辦的事情，僅僅大哥和怡姊一個設計一個出面，就手到擒來，現在只是保護一個人，大哥就辦不了啦，還來請二哥，二哥的脾性，遇上這種事會一推六二五嗎？絕不會，目的在引出您來，叫您上當承諾，結果他們辦到了，您哪，上當

啦。」

徐暢沒惱，反而噗哧一聲笑了。

笑的紅孩兒發呆了，徐暢附在紅孩兒耳邊，低聲嘰咕很久，紅孩兒喔了一聲，似乎才懂，口中不停說着——大人的心眞難猜，一扭頭回到後面。

心寗和心毅也笑了，徐暢一搖頭，指指後面，那想到後面已傳來話聲——你們爹兒三個愛搗什麼鬼就搗什麼鬼，當我不懂啊，老頭子老骨頭閒不住，想活動活動又苦無藉口，正好有了這麼個芝蔴大的事，小的有心拍老的馬屁，老的恰恰得其所哉，放心，沒人管你們爺兒三的事，只是記住了，辦砸了鍋可別說我不饒你們！」

爺兒三個噤若寒蟬，這位徐夫人很少露面，更很少問事，不過只要露了面，問上事，放心，這件事雖不能說比天大，至少是天大第一這件事數二。

× × ×

心寗和章君文雙雙進了城，安步當車！

心寗是說要買方古硯，買些好的宣紙，幾枝筆，順便看看骨董，這是門一輩子可能用不着，有了用能養一輩子的學問。

章君文恰好要買書，從昨夜一番談話，君文突然對易經有了渴念，要看，細看，看懂，看到很懂。

街坊書肆，走了不少，不能中意，反之心寗要買的全買好了，時間已近午飯當口，走着，心寗像是突然想起什麼事來，笑對君文道：「可願意跟我去個地方？」

「願意呀。」君文毫不猶豫的答應，然後才問道：「是什麼地方？」

「別多問，你可以把那個地方，當作現在住的古刹看待，對那裏的人，也儘可以當作阿爺，怡妹和我相交，唯一我要囑咐你的，像那古刹一樣，不能對任何人說起！」

「好，我懂了。」

君文眞的懂了，半年多來，他見過心寗一家不少事，件件奇特，件件愛人，現在心寗既然這樣介紹要去的地方，和那個地方的人，沒有錯，也準是奇特的人家。

心寗帶他去了藥舖，「天恩堂」藥舖，見到了心毅，徐暢，紅孩兒，在藥舖吃的午飯，徐暢找出一卷古版易經，是竹簡火刻，這瞞不過君文，他一眼就能看出是無價之寶，不過他暗中奇怪，這藥舖主人怎會珍藏這般無價寶卷，徐暢說的明白，是借，看完能通後，要還！

君文謝拒，他說太過珍貴，生恐損毀。

心寗出了兩全主意，正好紙現成，請清出一室，供君文來抄清，不論三天五日，抄好再走。

君文怕太擾人，徐暢坦誠留客，君文留下了，不過拖上心寗。

抄完一部易經，君文和徐暢，心毅，紅孩兒已成了熟朋友，告辭時候，心毅語重心長的一再叮嚀，要君文進城一定來玩，更說如果遇上疑難事情，千萬要立刻想到「天恩堂」這個地方，和這地方的朋友，就算是水裏火裏，這裏的朋友全不在乎。

君文也誠懇的答應了下來，才互道珍重分別。

沒事的日子過的快，很快，幌幌一年，一年來，天下太平，章君文也太平無事。

一年來，章君文沒再見到過他的堂兄章秉成。

他奉嚴命去拜會過堂兄三次，眞不湊巧，次次堂兄都爲生意事務在外奔忙，沒見着人，連堂嫂全沒能見着，他沒往心裏去，年月不一樣，婦道人家仍是不作興在外面出頭的。

是清明，未必雨紛紛，路上行人更未必「斷魂」！

章家掃墓，到的不晚，可還有更早的人。

章勛祖塋上，已有了紙灰鮮花燒着的香。

章秉成親墓，早經整頓，潔靜異常，也有鮮菓紙花，章勛笑了，也很感慨，他說秉成原來不是沒有心，而是眞的怪，看看這掃墓大事，秉成就沒忘，並且到的最早，很好，孩子也許生性不慣和人交往，不是錯，他又囑咐君文，掃過墓到秉成家去一趟，應該拜候，見到人，順便代請家聚一會，君文答應着。

回到家，竟看到了秉成的拜帖，寫的明白，爲了佃戶和生意上的事，平日疏於叩安，所以掃墓去了個早，專爲恭候章勛，不巧沒見到，又來了章府，而適逢章勛又去了祖塋，所以留帖拜安，並且說要事出城三日，回來定專程拜安，這樣一來，君文正好省了跑一趟的腿。

× × ×

武林中發生了一件大事，辰州排教和西江糧船，爲爭水道起了戰端，據說作俑的極可能是「烏家船帮」。

戰端先是互有較搏，越來越不對了，變成一場近千人的械鬥，排教慘勝，糧舟慘敗。

糧舟動了官家勢力，竟發生海捕公文，硬給排教負責的「八面生佛」佟悟生加上個「搶刦官粮」的罪名，四下逮捕排教中人。

佟悟生忍無可忍，傳下了「武林箭」，江南六大派，長江三帮，五堡十二寨，全出動了一等一的高手，佟悟生已傳下話去，他已準備了「禍滅九族」，非一下子從根本上解決了粮船不可。

所謂「根本上」，包括了發出海捕公文的官符，官差，粮軍，粮船，要在未來的一戰下，殺個淨光！

佟悟生說，然後他隻身赴京，挿刀投案！

官家的人慌了，眞像「土地爺捉螞蚱」——慌了神。

他們作春秋大頭白日夢，也沒夢想到「武林箭」會那麼響叮噹的叮噹响的硬，一下子惹火了二十六家武林大豪，派出兩千名高手，乖乖，不用說別的，萬一來個一人作上一件案，那可有的瞧了，何況佟悟生話已傳到，只要血戰一起，凡是沾個粮字的，官字的，誰也別打算活，他們敢不慌嗎？

慌歸慌，可不敢把眞情直奏上去了，當朝天子可不是盞省油燈，尤其是對武林中人特別好，如果上奏，一定追問個一淸二白，那時候「官逼民反」四個字，就不是出自刁民之口，而是「金口玉言」了，只要有這句話，當其事的大大小小官府，丟帽子的準比丟腦袋的少，官字不過只比百姓多長着張嘴（口），可沒有多長着個頭，他們和百姓一樣，這玩意兒丟不起。

慌而逼聚，作官的聚到了一塊兒，衆口言雜多，主意也多，有高人出了高明主意，先安撫排教，接着快馬進京，同樣文書不同抬頭的數十件，送到每個官員的靠山處。事情沒敢瞞，也全附上了解決的方法，靠山們丟不下這些門生，要不逢年過節或者一時週轉欠靈，誰給你千里送金，誰又爲你擺平大局，所以他們也聚到一處。

三位尚書，兩位將軍，一位親貴，深夜悄悄拜訪姜刑部，幾乎嚇出姜刑部的魂來。

花廳見客，敬茶明燈而摒退家下，姜刑部才弄清楚，有十萬火急大事，拜請路通帮忙。

姜刑部無法搖頭，更不敢點頭，實話直說，路通辭職已有一年，用公事是調不動人了，講私情，姜刑部說只怕面子也不够大。

事急佛求僧，三位尚書，二位將軍，一位親貴，夜訪路通！

妙到不用說醬油醋和鹽，事太巧，碰了「

鐵大將軍」，不能不驚動四隣，才問出路通全家，就在傍黑以前，才急急忙忙收拾物件套車出城而去，臨行請隣居照應空宅，說多則半年，少也要三月才能回來。

傻了，原來作大官的在傻眼時候的樣子，比小老百姓還難看十分。

他們傻的恨不得要哭，輕鬆的只有姜刑部一個人。

走吧，楞在街頭總不是事，否則到了鷄鳴天光亮，不震驚全城才怪。

尚書不是白當的，總有兩套，提了一個辦法。

當他們重又坐在姜刑部花廳上的時候，尚書老爺們互作推斷，路通走匆忙，可能是聽到江南事件的消息，生怕找到他的頭上，才先一步的溜了號。

將軍總有將軍習氣，說應該下令快馬追緝，知會附近各縣，一體嚴拿，不怕路通能逃上天去。

姜刑部說的好，路通犯了什麼罪？

親貴總是親貴的口氣，說這太簡單了，牢裏找個死囚，一口咬定路通共謀，還怕路通反上天。

姜刑部提醒親貴道：「這辦法我死都不會用，何況閣下大概忘了，你們是要請路通幫忙的，那麼作，別說路通的脾氣我知道，就是換上他手下的弟兄，也死不會點頭。」

尚書老爺拍了大腿，計從大腿上來，認為可以問問仍在當差的那些老兄弟，路通的老手下，一定能問出路通究竟躲到什麼地方。

姜刑部不能不答應，喚人去呼現任的于總班頭，那是路通磕頭的大哥，四十來歲，十分幹練。

去的人回來了，却交上一封信，竟然是路通寫給姜刑部的，信上說的明白，他避了，絕找不到他，更請別難為于總班頭，他替姜刑部着想，最好是面奏當朝，第一是趁大禍未發，當朝聖明，必有消禍於無形的方策，第二，如不奏明，事發之後，姜刑部一定要身受到知情不舉的欺君大罪，最後是直指粮運錯誤，平日使官府勢欺老百姓，排教如不是面臨忍無可忍，又怎麼會不惜禍滅九族分出是非，並指出別人都有非代人出頭或受過的緣故，而姜刑部沒有，何必牽連其中身受其害。

姜刑部本就不想管，是碍於許多顧忌硬着頭皮管，有這封信，正是救星，遂把信公開。

信一公開，大老爺們全驚了，一商量，趕快各自回府，早朝一塊兒上奏，固然會斷送不少好處，但那總是身外物，至於斷送些人的前程或生命，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沒聽說過嗎，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臨時各自飛，更有句俗話說，爹死娘嫁人，個人顧個人，夫妻有多近多親呀，到難時還不免你奔向東我去西，何況別人。

× × ×

一座農莊，農莊中的一座木房。

木房九間一大廳，全收拾的潔淨異常。

正初更，大廳中擺好了酒飯，吃的人真不少，有和尚，有姑娘，有文士，有美婦人，也有小孩子和大男人。

他們是老和尚徐子敬，「天恩堂」主人徐暢，徐夫人，心寧，心毅，怡怡姑娘，紅孩兒和路通一家四口子。

不用多講，是心寧送的信，路通早一步脫掉是非。

徐家似乎專為管天下不平閑事活着，江南的這件事，放心，他們不會不管，吃過這餐晚飯，他們就走，只留怡怡和她母親及紅孩兒，徐家三代四男丁，全去。

老和尚說過，去了隱着身子冷眼看，並且說叫路通送給姜刑部的那封信，等於「催生信」，不怕當今不知，不過當今知道以後會怎麼辦，不能預料，但是老和尚知人，認為對排教不會過份，怕的是大小官員接到聖諭，陽奉陰違，那就要引出民變，而當今不知，錯當排教果生異心，結局可就天下大亂，所以去是非去不可。

農莊是君文家的，從江南消息在三天前傳入徐暢耳中，立稟嚴親，心寧就向君文借好了住處，這是恐怕有人無心洩露那古刹和「天恩堂」，才預留了退步。

飯後，徐家男丁們早都準備了馬，揚鞭而去，君文目送他們走，心中悵然若失，他也是今天才知道徐家的出身一切，暗恨自己沒能看出，要不這一年半的時間，豈不也紮下了很好的根基，他並不是不喜歡練武，是獨具心得，認為跟父親和護宅武師們練，最多練成「姜子牙騎的物件」——四不相。

徐家借住章家農莊，今天是第一天，今夜是第一夜，今夜，清明當夜。

× × ×

陣陣風，吹的陰森森。

沉黑，極暗，家家戶戶都早入了夢鄉。

驀地天地全亮了，紅亮，亮的邪行！

是火，大火！

好大的火，燒紅了一片天！

有人被驚醒起床，有人被火光照醒，漸漸醒的人衆多了，刹那間，多到一眼看上去全是人。

人擠了個山一樣，却沒人救火。

救火的人早來了，人人都願意救這家人家的火。

人人雖都甘心情願救火，可就是沒人動手去救。

怎麼個救法？十畝巨宅，一片火海，除了火看不到別的東西，聽不到呼喊，看不到火海人影。

別說救了，遠在十丈外，都烤的人窒息。

再近上一丈，非烤熟不可。

這場火燒到次日天亮五更後，地面上早出了面，四外佈下崗，但是人仍無法靠近三丈，灰烟在半天裏捲成雲，里外人家的屋頂上，全佈着黑灰。

正中午，才算能够進人，先灌水，再清火場。

清好火場，天正傍晚，像焦炭般的大小男女不分的屍體，一共三十八具，而這戶人家四隣全清楚，全能數出人數來，應該是三十九個人。

有人活着？謝謝蒼天。

屁話，蒼天要有眼，幹麼不燒那「酸棗張」家，為富不仁，奸巧毒壞，偏偏一年比一年興隆，這「大槐樹」章老爺，多仁義，多慈祥，那天不行好事，那個窮人沒沾過人家的光，老天爺偏偏來上把無情火，你他娘的反而謝他，謝他個屁！

天啊！沒有半絲絲良心，閉着那對勢利眼的天啊！燒成半天紅，直燒到大天亮，三十九個人燒死三十八個的這戶人家，竟然是「大槐樹」章家，誰信？誰信？誰再能，再敢說老天爺長着眼？要真有眼，那也一定是屁股眼！

× × ×

農莊管事章守仁，是當年章勛的書僮，為了佃戶的事，昨天去了通縣！

為了保密，不使外人知道徐家的人暫住農莊，所以除了管事章守仁外，沒人知道公子章君文現在住在這座農莊裏。

章管事昨天走的時候，就有了交待，不奉呼喚，誰也不准到那九間屋子的木房去，所以儘管農莊上長短工人全聽到了兇耗，也有人趕

進城裏親眼看過，也正在紛紛暗泣和痛哭失聲，偏偏沒人知會章君文。

直到章守仁回來，並且去過城裏，和其他農莊管事湊齊，着手辦理善後再回農莊，已是第二天的傍晚了，章守仁硬着頭皮，忍着悲淚，把凶耗稟陳給正在和路通閑話的君文。

章君文連個楞全沒打，砰的一聲昏死摔倒地上。

路通也傻了，不過他久處急變事務，心裏雖是酸苦悲楚分不清究竟什麼滋味，行動却快，托起章君文，一連三指兩巴掌，從幽冥路上把魂魄追回。

章君文頓時悲號聲哀，自然驚動了徐夫人和怡怡姑娘，怡怡親自詢問，章君文哭成了淚人，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路通不明詳情，沒什麼可說，還是章守仁把所見所知和已辦的事情說出，怡怡一雙星眸倏地射出寒光，路通嚇的一呆。

為辦那「四大血案」，他着實的領教過怡怡姑娘智慧和幹才，但沒想到怡怡是位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

這種震人心弦的變故，撼人膽魄的慘事，路通在乍聞消息時全呆了半晌，怡怡却能沉着絲毫不現驚慌，僅僅是略以思索，就告訴路通說事情出人意外而不巧，父兄等人全不在場，她一個女子，難以事事出頭，要路通多費心神，照拂着章君文，最後更說了句使路通聽來十分別扭的話，說人不能與命爭，處理善後要緊，好在章家還活着個章君文，天大的事也可以慢慢的從頭再來，只是勉強不得，作朋友的遇上這種事，也只能盡自己的本份，每個人有每個人的遭遇，說到話盡到心已經够了。

怡怡就這樣走了，片刻之後，紅孩兒來到，給章君文服下一丸烏黑噴香的藥，說姊姊講的，這丸藥能保命護體，好姊還要我帶句話給章大哥，說章大哥出了這種恨人心的事，徐家已不好意思再多打擾，立刻搬遷。

路通要不是從辦理「四大血案」深知徐家上下的為人，幾乎捺不下性子罵出來，這算什麼朋友，人家出了這種悲慘事，就算不想伸手，不能伸手，不願意管，可也不能現實到這種地步，一甩六二五，一走了之，交朋友若是全交到這個份上，那人活着還有什麼意思。

怡怡年輕不懂事，不識大體，可是徐夫人是經過大風大浪的人，怎麼也會由着怡怡這麼作，所以紅孩兒一走，路通猛一跺脚就往外奔，章君文也一把拖住了他，悲垂着淚，說不出話，但是直搖頭。

路通性情中人，不禁抱住章君文也痛哭失聲。

他哭章君文的悲慘遭遇，更哭自己看錯也失去的心目中好朋友，徐家的人，徐家的人！徐家的人究竟都作的些什麼事？他不禁悲哀。

× × ×

怡怡和徐夫人及紅孩兒走了，遠離開了農莊，下落不知，也沒人去打聽，也沒人去思念，更沒人再提及。

路通化了粧，成了個四十上下的鄉下漢子，一再嚴囑章守仁，就說他是農莊的能幹些的長工，說章家對他有恩，才遇事爭着向前，這樣他才寸步不離章君文，陪着章君文回城辦理一切善後。

大小同樣的棺木，三十八具，君文說的好，早已分不出那具屍骨是誰，他只能從一方腰佩「玉如意」上，指出一具屍體該是章勛，不過死難相從，掩葬也一樣。

君文已身無分文，就算想變賣一處農莊，或典押出一處生意，目下全辦不到，原因是文契盡毀，官府當然承認君文有權作主，只是先必須重補文契，缺了那玩意兒，明知絕沒錯也沒人敢要能要。

補辦文契，絕非十天半月辦好的，萬幸火場中清出已燒成亂餅樣兒還雜有沙土的銀塊百多塊，君文賣掉，變成千多兩銀子，能濟手頭的急需，路通也拿出一千兩銀子來暫時墊用，並且暗中請了老朋友幫忙，到官府為君文辦理重補一切產業的文契證明。

路通像是跟徐家人賭氣似的，用三百兩銀子，請來高僧高道，堅決要把「法事」作到七七四十九天，就在火場上，清出很大的一塊地方，高搭了棚兒，停棺三十八具，四十九天後安葬。

天下事真難講，有不够朋友的老朋友，像徐家人對君文，也有想都想不到那麼關懷平日少見的親戚，章秉成回來了，聽到章伯的不幸，披蔴大哭奔到靈堂，堂兄弟相會，抱頭失聲了，這陣出乎衷發乎誠的兄弟會，感動的路通前襟盡濕。

當初，乍見章秉成，路通從心裏對這個人沒有好感，並且生疑，現在變了，頓改昔日觀念。

這難怪路通，看！

從秉成一到，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事，他派定自己府中家人，全辦的週週到到，盡善盡美。

和君文相伴守靈，十日如片刻，只說那「長命燈」和「引路香」，從沒經別人手，從沒斷過，燈一直亮着，香從不停火，別看事不大，要有恒心，要有耐力，要出自誠敬，俗話有「久病無孝子」，何況這種事，別忘了死的只不過章秉成的堂伯，而章秉成家財雖說相差君文家遠甚，不過路通清楚，當年「瘦西湖」一交一接，按那時所值已足十萬兩紋銀，算得是大富戶，而竟能睡草蓆，守夜靈，恭誠不懈，對堂弟君文，更是百般照拂，人心比人心，路通暗中嘆息，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章秉成如果比起徐家母女來，怎麼說才好呢，路通只有搖頭的份。

× × ×

于總班頭于奎來了，是陪着個活多烘先生一起來的。

是大清早，正三七二十一天，法事還沒開始。

路通不敢相認，也不能相認，不過他心中十分奇怪，像這種「無名火」災，地面上當然要過問，可是該地面上過問的早就全問過了，再說這種案子，決不會勞動到刑部的總班頭，所以路通暗中注上意。

路通對老多烘，看着新鮮而別扭，他任職刑部很够久了，從來就沒見過這麼個人。

于奎向君文悄悄說明來意，並沒背着章秉成和已化了裝的路通，原來官家要作再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驗屍。

路通剛要叱斥于奎荒唐，話沒有出口，秉成却已臉一板道：「你是那個衙門口的？」

于奎道：「八部總班頭，我叫于奎。」

君文不由的去看路通，路通生怕洩露秘密，祗好轉個身故作沒有看見。

秉成似乎也沒想到于奎有這大來頭，平板的那張寒臉，多少加了點和氣，道：「地面上已經驗過了，手續也全辦好了，怎麼還須要再勞動于爺大駕？」

于奎沒認出路通來，自然而然拿出官家的威勢，道：「你又是什麼人？」

君文介紹了堂兄後，說道：「于總班頭，寒門不幸，發生這種慘變，君文已經够痛心了，先父生前，大小也是位侍郎，莫非剛剛故世，就……」

于奎對君文十分客氣，接話道：「公子府上出了這種悲慘事，于某人只該百般協助，不

會故生是非的，不瞞公子說，這是最後必須要辦的手續，誰全一樣……」

路通幾乎要跳起來給于奎幾個大嘴巴吃，這眞是惡官差嚇唬活老百姓，那有這種手續！

路通剛想動，老多烘一步攔在他前面，低低的說道：「請借一步說話。」

借一步，就借一步，路通和老多烘走出三丈。

老多烘冷冷地半帶教訓的說道：「路總班頭你最好少開口少多事，這件『天火』案，未必沒有他情，你站遠些，別作出親者痛仇者快的傻事來，哼！」

最後一聲哼，只震的路通心神顫動，面色立變，老多烘竟是位身懷罕絕武技的人物。

路通沒再過去，當眞遠遠站着。

路通既然不開口，秉成雖不知道路通究竟是誰，君文却知道，不由把于奎的話當成眞，自然沒再反對。

秉成心裏有八十個不願意，但也被于奎的官腔唬住了，遂任憑老多烘和于奎驗屍。

焦屍雖巳全殮了棺，但沒封釘，老多烘一具具的看下去，既沒用手摸，也沒用什麼物件探索。

剛驗的時候，君文，秉成還全步起步隨跟着，驗了十具後，兩位公子爺早不耐煩，再懶的跟隨，正好高僧高道來齊了，他堂兄弟二人只好跪守靈堂。

路通却暗中留心，瞥見老多烘突又回到第一具棺木旁，這次伸了手，手白如玉，翻看久久才算完事。

路通想從老多烘神色上看點端倪，失敗了，老多烘修養到了家，連汗毛全沒變方向，更不用說臉色神情了。

第二具，第三具，第四具……直到第三十七具，就像「走馬觀花」一樣，一探手就算驗好了。

手探在棺中，路通根本什麼全沒看見。

三十八具，也正是被君文認定是章勛的那一具，老多烘又看的特別仔細，然後示意于奎，向君文道了打擾，一言不發的走了。

路通被弄的滿頭霧水，若非事實上不能，他恨不得追上于奎問個明白。

× × ×

三十八具焦骨殘屍，全巳入土爲安。

江南排敎和官粮船的爭執，也因爲今上的聖明，將一場天大兵禍消滅於無形。

君文被秉成堅請住到秉成家中，有專人照拂君文的起居，秉成夫人又是位十分賢慧的大家女，君文乍喪親人，特別感覺到堂兄夫婦那種至性至情的溫暖，眞和從前住在自己家中一樣的安适，寧靜。

安适和寧靜，也正是君文目下最需要的。

路通一因再無借口陪伴君文，二來江南事既巳解決，用不着再隱身埋名，遂以遠遊而歸的姿態，回自己家中。

他是個急性子，辦事又認眞，更因爲心中對章府大火一案，生出說不出道理來的疑念，所以第二天就去拜訪老盟兄于奎。

于奎接進路通，沒容路通喝口熱茶，就直接了當的說道：「兄弟你那天的裝扮不含乎，路兄弟，我知道你想問我什麼，我知道兄弟的個性，兄弟你也知道我的脾氣，凡能說的，我沒有可瞞的，不能說的，兄弟，那怕你怎麼樣迫我逼我，甚至悻悻的拂袖而去，割袍斷義，我還是不能說，不能說，而那天重驗焦骨屍體的事，就是絕對不能說的事！」

這到好，上來就堵住路通的嘴巴。

路通焉肯這樣算完，一笑道：「好，我就不問，不過，你總該告訴我那位多烘先生是什麼來頭吧？」

于奎道：「兄弟你是愛信不信，老多烘由樂老公公陪着來的，老公公對他恭敬的像對萬歲爺一樣，嚴囑一切聽那多烘先生的調度，就這麼回事。」

路通信是信了，却想不通緣故來由，無奈何悵悵的回去。

路通並沒去打聽徐夫人和姑娘怡怡，他巳有成見，能不再見到徐家的人最好。

不過他每隔三五天，却仍然扮作從前長工模樣，去章秉成府中拜問君文的安康，拜安當然不實，是去觀察秉成對待君文的一切。

兩個月過去了，路通放下懸心，秉成眞是位難以見到的好人，對待君文眞可說是友愛無間，所以路通也就不再前往探視。

× × ×

秉成十分儉僕，他夫妻住的是五進院落的房子，够大够寬，第一進是待客廳，旁有三間下房，却只住着一個應門的老僕人，這也是爲了君文才從他農莊裏調來的老實傭人。

第二進兩暗一明，現在是君文住着，明間算客廳，西暗間暫作書房，東暗間是臥房。

第三進一明兩暗打通了，算內客廳，招待的是上流訪客，很少用。

第四進秉成夫婦住，佈置設備幾乎和君文房中一樣，由此可見秉成之對君文的友愛。

秉成的妻子秦氏，是大戶之女，去年才娶過來，識書解理，賢慧而慈愛，平日善事善行巳使四隣敬佩。

君文被火焚毀的一切產契文書，秉成全給辦好了，只是由章勛的名字改爲章君文，這當然是應該的。

當秉成一件件全交待清楚之後，君文曾謝後說出要搬到自己農莊暫居的話，被秉成敎訓了一頓，秉成說的好，大槐樹的家宅毀了，尙未重建，農莊都在城外，而他這裏房子現成，君文不住，表示見外，若親友四隣知道，一定說他章秉成沒盡到作哥哥的本份，並且說巳經叫人按大槐樹當年宅院的建築樣兒，分頭估價，然後興建，新宅落成，他會親自恭送君文回去，這樣才能以全兄友弟恭的倫道。

秉成的這番話，心誠義正，是大理，君文讀聖賢書，所謂「所學何事」，焉有不明白的，當然沒有話說，只有恭敬受敎並且感激秉成的愛護。

秉成不是個只說不作的人，果然，在七月初十的這天正午，是黃道吉日吉時，秉成以最低的估價，找到最好的營造商家，爲君文火焚的寓宅行新厦破土慶典。

君文當然到場，從他突遭不幸到今朝重建家園，凡是相識的，那個不高挑起大拇指來，說章秉成的是個好男兒。

路通也到了，雜在人羣中，打聽的清楚也看的明白，在滿懷感傷徐家人的無義失仁，和敬佩章秉成的友愛下，嘆息着悄然離去。

× × ×

七月十五——中元鬼節。

一大早，十六名僧，十六名道，三牲，六菓，秉成親率君文及秦氏，至恭至誠的在章家祖塋中，敬祭天地及列祖列宗。

中午家祭，素食，至誠而嚴肅隆重。

飯後，秉成和君文促膝相談，秉成說他「宛平」的農莊，因爲水利收成很壞，爭水也曾和隣莊引起不少的問題，爲了予人方便自己方便，最近才算說通隣莊兪家的主人，同出人力財力來興建水閘，通道，相約十天一輪値，十五到二十五，輪到秉成，他這十天要宿在「宛平」，照料建圳工程，所以不能相陪君文，要君文多照管點家中，二十五的晚上他就能回來，君文自是義不容辭應着聲，秉成十分高興的別過秦氏，去了「宛平」。

當夜，飯後，初更乍過。

君文在他第二進的書房暗間，秉燭閱讀。

梆聲二更，他放下書。

坦然踱步先到第四進堂兄嫂的院中，看過一週，退向第三進甬道，小心的把通門划扣上「倒門」。

第三進走了一圈，也將門戶關緊。

第一進下房住的老傭人章順，早巳睡了，君文親自看過大門兩道橫門，閂栓穩實，倒門也划扣着，點點頭，一切門戶都沒有差錯，才回到書房。

他本來想睡，不知怎麼回事，突然想起幾個人的影子，心霽，心毅，怡怡，紅孩兒和徐暢。

他也想到老和尙，有件事連他自己也弄不懂，就是雖然身受到徐夫人和怡怡的不仁，却沒有一點恨怨的意思，反之現在着實掛懷這些人的一切，於是他決定明天一早，告訴堂嫂一聲，先去「天恩堂」，再到「古剎」，不親自去看看，這顆心就無法放落。

想着，梆聲三更。

吱的！

他驀的一楞，是他堂屋的門響，開門的響聲，絕對沒有錯。

他並沒起身，因爲他絕忘不了，堂屋門的兩道裏門，是親自在不久前才拴好的。

砰！咚！拍噠！

竟然有人，從裏面重又栓上門閂和小倒關兒。

君文大驚，才待站起……

布簾兒適時挑起，一位頂盔貫甲的「宋朝」大將，威猛的怒瞪着君文！

君文驚怖，全身索索顫抖！

大將腰下長劍，東袍銅帶，護心寶鏡，盔甲鱗片，滿佈綠、褐銹斑和變色的土層，一望即知巳深埋地下百年以上。

七月半，天不寒，但是從這宋朝將軍進來，整個書房突然像個冰窖，冷的人直抖，那股陰森的寒氣，就算臘月天的遼東地，也從未有過！

君文想示意，手巳無法自主挪動！

他要開口，至少問問來由，竟無法張嘴！

眼睛看的清楚，將軍鼻中直噴寒氣。

耳朵聽的明白，將軍大步直前，盔動、甲鳴。

他連閉眼都辦不到，祇覺得魂巳出竅，魄飛渺渺，神智欲昏，影兒閃晃，將軍巳失去踪跡。

房中寒氣散，人一暖，神智回淸，不僅能動能言，也有了意識，首先四顧，那有什麼宋朝大將軍的影子？

幌幌頭，不是夢。

幻覺！一時走神，幻覺頓生，可笑。

微笑間，鼻端嗅到了那絲兒潮濕的怪味道，那是剛才「幻覺」時，發自宋朝大將軍身上的獨有氣息！

「幻覺」人影，平常，有了氣息的變化，豈是幻覺。

喔！時正細雨，自是有那股微濕而微腥的土氣，想通了，不由又是一笑。

下意識要看看堂屋門戶，才邁步出了書案，目光偶掃呆然不動！

不是幻覺了，地上濕痕點點，尤怪的是不見半個濕脚印兒！

人行有影，沾過濕地，再走乾處，必有濕痕足印。

現在只有盔甲滴下的雨痕，不見足痕，絕不是人！

君文想到這裏，捧着燭火，大步奔進臥房，吹燈、踢鞋，攢進被窩。

× × ×

君文拜問秦氏安康，這是古禮。

秦氏在堂屋裏，大開着堂屋的門，章順在掃第四進院中的泥濘和昨夜的落葉。

秦氏說出驚人的話來，她說今天和昨天的君文，十分顯明的像是換了個人。

昨天精神，臉色都很好。

今天臉色蒼灰，沒有一點血色，眼眶烏黑，不祇是一夜未眠，很可能有了極端傷懷的事情，她要君文保重，秉成不在，如果有什麼長短，她實在無法向秉成交待，所以希望君文實說究竟。

君文自己都弄不清楚昨夜見到的，是幻覺抑或眞事，幻覺的話，說出來豈不可笑，眞事的話更不能說，嚇着了秦氏如何得了。

他推說偶而感傷父母火場慘死，所以一夜未睡。

秦氏勸慰他，要他回房睡下。

他辭出後，眞的感覺到全身無力，精神尤其不振，懶懶的，疲憊到極點，眞的重又躺下，稀里糊塗睡着了，還是章順喚醒他的，那時候巳經快到黃昏了。

今天，七月十六，仍然是陰雨天氣。

他醒來覺得精神很好，在院中踱了半天步，吃過了晚飯，才想起本打算走「天恩堂」和古剎的事，可是現在巳是傍晚，巳不是拜客的時候。

睡了一天覺，初更過後毫無倦意，只有看書。

二更，他仍像昨夜一樣的走遍全宅，小心門戶。

這次他加了小心，親自揷關上所有院落和大門的横門，牆高過丈，上植「鐵網」，鼠竊輩很難越過。

他回到屋裏，也親自把堂屋門的横門揷好，並且一明兩暗間全點上燈火，然後再到書房秉燭看書。

有了昨夜的怪事，他雖然沒學過捉妖降怪天師本領，却聽說過「桃木刀、劍」十足防邪霹魔，而家戶中多半都有桃木刀劍，所以他在身後牆上，掛了柄桃木劍。

書房中燭燈四盞，明亮的很，俗話有「燈明無鬼影」，其實他是借燈光仗膽，心裏實在還是怕。

正三更，梆聲响。

梆聲乍响，他就悄悄的放下書，側耳仔細聽。

雨巳停，風不强，別無雜聲。

他微然一笑，昨夜必是幻覺，否則堂堂大明朝，又怎會見到宋朝時代的大將軍。

叭！吱！

堂屋的門開了，沒錯，門乍開，風吹進，書房的門簾兒都動。

他霍地站起！

吱！咕！叭！

堂屋的門重被關好，上了閂。

他想轉身，去取那背後牆上的桃木劍，晚了。

門簾横着飛起來，如狂飆吹捲，室內頓時暴冷，昨夜那位宋朝將軍，巳站在書案以前和他面面相對！

君文驀覺全身皆涼，房中明燭，突地無故滅了三盞，剩一盞恰在案頭，火苗一長一萎，色呈碧綠。

將軍目光陰森，碧芒直罩君文，滿臉狠毒猙獰，君文頓又無法言動，身軀四肢却不由的暴顫狂抖不巳！

甲袍鐵鱗串响，巳滅的三盞燭燈，倏忽又自燃亮起，君文又能言動了，面前將軍影子巳失，整個書房又恢復了溫暖。

君文神智恍惚了，掙扎着，仍在顫慄着，勉強熄滅書房的燈，堂屋的燈，爬上床，直抖到天光大亮。

× × ×

他，章君文，九天來，幾乎沒有吃下三碗飯。

他照過銅鏡，已不像個人的模樣。

夜夜見過那位宋朝將軍，日日耳鳴眼花頭發暈。

他根本記不得要去古剎，要到「天恩堂」藥舖的事，秦氏嚇的發抖，在親眼看着君文形態一天一天變成鬼樣後，她決定的叫章順請來名醫。

名醫把脈，看過搖頭，說君文內虛至極，受過更大驚嚇，虛火浮升，肝、肺浮腫，要很費時日才能復原，留了藥方，章順抓藥，君文却難以下嚥。

當夜，七月二十四日夜！

宋朝將軍的神情也變了！

這次他仍是正正三更出現，不同的是，他長劍出鞘半尺，殺氣騰騰，半尺劍鋒古銹斑斑，目射能如利箭殺殺人的鋒芒，猙獰而笑，在他倏忽失踪的當兒，古劍霍地彈震出鞘，直取君文，君文一聲狂號，仆於書案上，房中燭火，正好全部熄滅！

× × ×

醒來後的君文，首先看到的是秉成那個焦急的面孔，接着是三位名醫的樣子，然後是秦氏、章順。

秉成長呼出一口悶氣，笑對君文道：「眞是謝謝老天，兄弟你可醒了，兄弟你是怎麼同事，你……」

三位名醫是來「會診」的，已開好方子。

年紀最大的一位，這時說道：「章公子，現在不忙着問令弟，先要安令弟的神，一句話，休養，多休養，最好有人陪着，令弟最緊要的是再受不得驚嚇！」

秉成應着聲，付過診金，叫章順送客並且抓藥。

秉成安慰君文，叫他好好休養，說馬上就來陪他，接着像拖似的拉着秦氏往第四進院子走，邊走邊吵！

不是吵，吵是兩個人的事，是罵，罵有時是只要一個開口就够了。

罵的聲音，言語，君文全聽得清楚。

「妳是大家之女，平日也够賢慧，妳自己說，兄弟這是怎麼同事？」

沒聽到答對，是沉默。

「哼！我只不過才出門十天，兄弟就變成這個樣子，妳親身聽那三位名醫說，兄弟幾乎是十天沒進水米，人就算是鐵打的，飯就是鋼，十天妳不管兄弟的吃喝，妳說，妳是安着什麼心？」

四隣本來各有雜聲，現在突然寂靜下來。人長着耳朵，就爲了「聽」，雖然間隔着一道牆，可是自古就有「隔牆有耳」的警句！

秦氏仍是沉默。

「現在我照料兄弟要緊，沒空跟妳算賬，去，把我的行李放在兄弟屋裏，我陪兄弟睡，快！」

秦氏咽泣着去了，秉成同到君文房中。

四隣開始私下議論。

「眞難得，章公子對這位堂弟，友恭古制眞作到了家。」

「不過也太寃枉了他渾家，誰不知道秦氏是賢慧人，吃五穀雜粮還有不長病災的，這怎能怪秦氏。」

四隣的議論，不管用，管用的，是君文的話。

君文流着眼淚，把十天來每夜三更的怪事，告訴了秉成，這才澄清秦氏的嫌疑。

正好秦氏捧來秉成的臥具，聽到君文說出內情，十分感激君文的正直不苟。

秉成也很難得，向秦氏道了歉意，爲着兄弟生死着想，仍得陪宿兄弟處。

秦氏走後，章順同來，煎藥爲君文服下，秉成去了趟第五進存放故舊雜物的三間房中，找出一柄怪狀的大刀，說它大，並不是有着丈二鐵杆的大刀，是柄長有四尺，寬足尺二，背厚寸半，鋒間薄如蟬翼，如同一泓秋水的奇長奇寬奇快的大刀。

這柄刀的刀鞘，更怪，是像紫檀紅般的兩片紅色怪東西做成的夾鞘，所謂「夾」，它太像個夾子，兩片紅色夾子，以赤金寸半寬的緊箍，箍着刀，只有七道金箍。

君文雖然不解什麼是武功，但很識貨，一看就知道這是柄罕見的寶刀。

秉成兩隻手才能舉起刀來要個「大車輪」，可見刀有多重。

秉成把刀放在床頭，請君文睡裏廂，他睡外面，拍着那大怪刀對君文道：「兄弟，這柄刀在哥哥家裏有好幾代了，據說是七代祖的隨身寶刀，七代祖是宋末兩淮大豪，王佐的盟弟，也是率先投効岳帥的猛將，七代祖用這柄刀，在朱仙鎭上大破金兵枴子馬，幾乎將金兀朮活捉，這刀專殺兇魔惡煞，今夜那個人不人鬼不鬼的東西要是來，你上眼瞧，哥哥我不把他的狗頭剁下來才怪！」

君文被秉成說的笑了，道：「哥哥，你再說說七代祖的事好不好？」

秉成笑道：「好是好，不過我知道的不多，又不見得是實情。」

君文道：「算個故事好了。」

秉成道：「對，當故事聽，後來岳帥被屈殺於風波亭上，衆將邊陲遙祭，分道星散，但都暗立過血誓，入臨安，殺秦檜……」

君文不由搖頭道：「錯了，該殺那康王，是他下的金牌。」

秉成道：「不是吧，後世不是都說秦檜矯旨，一日連下十二道金牌，將岳帥父子騙同臨安嗎？」

君文道：「我下過功夫，攷據過這件事，史册上寫的一篇謊言，這也難怪，一部宋史宋人撰，誰敢說當朝的帝王狠毒，誰會拚棄市絕族而存眞，不過若能靜心細思，蛛絲馬跡不無可尋。」

秉成道：「兄弟，你說說看，哥哥書讀的不多。」

君文道：「秦檜再大膽，怎敢連下十二道矯旨金牌，這是一，再說，若是秦檜要害岳帥，岳帥召同的中途路上，儘可下手，怎會傻到將人召同臨安？第三，岳帥在『天牢』押了很久，行刑『風波亭』，又是公開的事，那時秦檜還沒有作到挾天子而令諸侯的地步，就不怕康王辦他欺君矯旨濫殺大臣的罪嗎？祇說這三點，足證秦檜的道地作了康王的劊子手，是奴才，是傀儡，被康王牽着鼻孔走的可憐虫！」

秉成想想，點着頭道：「叫你這麼一說，我也覺得有些道理了。」

君文道：「不談這個了，還是說說七代祖的事吧。」

秉成道：「快說完了，後來七代祖到了臨安，沒能舉事，就被一位他夢想不到的近人親人，給假作接風灌醉了，醒來人在牢中，當夜就慘遭毒害死去……」

君文懷疑的問道：「那這柄刀……」

秉成道：「七代祖赴宴時，因爲沒想到會出事，沒帶着，只佩了柄劍，刀交給了馬童，他被捕，馬童力戰，重傷逃脫，同到七代祖秘密的住處，據說，這是此刀沒有遺落別處的原

因。

君文再問，秉成已說不清未了事。

不知是秉成同來，君文心安，抑或是三位名醫的藥像「神仙一把抓」，君文竟然餓了，這是好消息，秦氏早就有準備，君文一口氣喝了三碗粥。

× × ×

別小看鄉下人傳說的諺語！

別不信俗話！

俗話說：神鬼怕惡人！

行善的多逢逆心事，別怨，尤其別怨神無靈鬼不長眼，因爲那本來就是事實。

作惡的樂逍遙，人後高高，人前也高高，這道理前面俗話早說過了，神鬼怕惡人，惡人少有惡報。

章秉成怎麼看怎麼也不大像是惡人，何況他對君文，簡直是仁厚忠誠友愛的超人。

不過從他同來，從他相伴君文共宿一室，從他取出那柄怪狀大寶刀，那個鬼，那個宋朝將軍鬼，便是嚇的沒敢再露面！

整整的十天，夜夜秉成相伴君文，夜夜平安。秦氏也沒有怨什麼，雖說夫婿夜夜不能相陪，不過日日仍舊能伴。

二十五到八月初四，是十整天。

十天來，君文臉上的煞晦泰半消失。人也胖了許多，雖沒有二十天前麼胖，那麼精神，但是看上去有了人樣子，所以也就有了氣力。

八月初五一大早，秉成又要去「宛平」了，臨走安慰過君文，寶刀留下作伴，並且一再囑咐秦氏，兄弟如果是又犯了病，叫人快馬去宛平送信，更嚴囑章順，睡在君文的堂屋裏，一切安置定當，他才放心的走了。

當夜三更！

沒睡的人可多了！

四隣全沒睡，秦氏沒睡。

君文三更鬼來訪的事，早已傳開。

四隣短舌先生不多，長舌婦人特多！

早就有人從三更鬼訪人，意會到「清明章家火」了！

章勛一生行善，沒錯！

可是你知道他上輩子造過什麼孽？哼！

說這話的，像是能通鬼神，像是曾與閻羅殿的判官磕頭拜過把子，所以人家的「前世孽」，他知道的不少。

問問良心，我說無神無鬼，縱有神，嘟噹神，聾神啞神瞎眼神，眞有鬼，傻鬼，呆鬼，睡鬼，糊里糊塗不分男女的笨鬼。

抬槓？有鬼？有鬼就有地獄，有地獄少不了那「拔舌挖齒獄」！

眞有「拔舌地獄」，再問問良心，世上人，眞有幾個能脫掉那「拔舌」之苦？

老天眞靈，眞有的話，幹麼叫人死後去，爲什麼不靑天大白日的，當街萬衆時，一道寒閃，上蒼開口：字諭世上人，來看活報應，張家長李家短，此婦此男最嬌情，今朝當爾衆生面，報應臨頭拔舌根！

接着，天上伸下一隻手，生生扯去多舌人的爛舌根，保管就算世人完全不信鬼，放心從此沒有長舌人！

再不信，現成的好證據，人在東街明火搶，抓住東街上問斬刑，一連斬上兩壞蛋，此地就再沒見明火打刦人！

說沒鬼，哎唷不好，鬼來了！

宋朝將軍鬼，又到了書房中！

君文早有防，這次狂號怒吼聲驚四隣。

先醒來了老章順，提着膽進了書房，宋朝將軍鬼仍然沒走，却向章順打拱，連打三拱。

誰說人膽小，左隣郝家大爺和更夫仗刀提燈跳過牆來。郝大爺五十歲正，身强體壯力不虧，一脚踢開了緊閉着的堂屋門，上步撕下書房的門簾來。

赫！正和宋朝將軍鬼對面。

鬼，正向章順打拱！

鬼，又向郝大爺打拱！

鬼，指指天，指指地，指指自己良心，指指呆若木鷄的君文。

鬼，改拱爲揖。

鬼雖沒開口，鬼的話郝大爺，壯更夫，老章順却全懂！鬼的意思說，鬼找寃家索命，是天情，地情，天理，人理，鬼找的章君文，鬼不敢禍害別人，所以鬼儘給郝大爺，壯更夫，老章順打拱，鬼硬沒嚇他們。

不信邪，有邪事！

鬼改拱爲「揖」，一揖，揖出老章順！

再一揖，已碰在一起的三個捉鬼人，全不由的像騰雲駕霧般的向後飄，又一揖，飄到了背靠牆。捉鬼人一楞一呆，眼前燈突一暗，燈再轉亮，那裏有什麼鬼，屁也沒見一個。

郝大爺和壯更夫，話沒說就轉身走了。

老章順嘆口氣，直搖頭，去扶似傻若痴木立書案後的君文。

君文並沒痴呆，這次也沒嚇白了臉，所以當老章順去扶他的時候，他苦笑一聲，擺擺手，平靜的說道：「章順，搬你的臥具同你下房去睡吧，不用陪我了，我很好。」

章順微一皺眉，才待開口，君文又苦笑一聲道：「章順，我不信鬼神之說，可是如今睜着眼，發生的這些事，不能叫人不信了，我不知道怎麼說才好，不過我從那位宋朝將軍的手式上，對你們的拱揖上，明白他道地是專爲我一個人來的，這我反而沒什麼好怕的了，反正是逃不過的事，所以你陪我已是多餘，他要來誰也擋不住，剛才就能證明，那又何必連累你睡不好多擔心呢，同去吧。」

章順沒了話說，只好搬着被子同他自己的下房。

天亮了，昨夜三更人見鬼的事，已傳遍附近一帶的人家，不是謠言，而是眞事，誰都知道這鬼單單找的是章君文，鬼不惑弄別人，別人又何必多管，對人的事全都「各掃門前雪」，生怕多掃了別家的會弄濕鞋子，何況對鬼，誰又敢說你眞惹惱了鬼，鬼不找上你？

於是四隣十八舍的全存着一個心，少和被鬼找上的章君文交往，有那好心腸的婦道人，識得秦氏的，都傳過話去，要秦氏快快告訴秉成，早早請出君文去，免得夜長鬼更多。

秦氏沒有表示，却叫章順騎馬通知秉成。

初六的中午，秉成急急的趕同來了，拜訪了郝家，親自聽到壯更夫和郝大爺述說的詳情，不過他仍然搖頭，不信邪，並且當衆聲明，從現在決不出門，等鬼來和鬼好好的談談心。

從秉成謝絕一切應酬，甚至建圳工程也全權托給別人，專陪着堂弟君文，日則出同出，夜則眠同床，眞怪，那宋朝將軍鬼，竟沒再現形。

不是怪事，邪不勝正。

這使四隣大失所望，他們少了個天大的熱鬧看。

四隣雖然少看了熱鬧，却沒閒着嗑牙傳話撥弄長舌。

「記得沒有老王婆，那還是妳奶奶老老王婆說的，當年劉家狀元公，兒時貧苦，過河讀書，隆多嚴寒，河上無橋，涉水而過寒氣透骨，不是天天一早有個白鬍子老頭揹過河去嗎，後來證明，那是河神，當時就有人看出，劉家必能大發，所謂從小看大，三歲看老，現在章大爺同府，惡鬼都不敢驚動，瞧吧……」

「這還用妳說呀，王老奶奶早就自有來頭，福大命大造化大，當然有百神護宅，自是萬邪不侵。」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文‧憶文
圖‧盧令

紅粉藍衫

喜氣溢湖山

「麟鳳宮」

這是一個武林新興世家的名稱，但在江湖豪俠們的心目中，對它卻毫不陌生。

因爲，它的前身，就是聲勢顯赫曾經鬧過一段綺麗哀艷緋聞的「棲鳳宮」。

這段哀艷而聖潔的感人緋聞，非但當年轟動了大江南北，傳遍了整個武林，就是時下今天，依然是江湖豪俠們歌頌贊美的偉大愛情！

尤其，這段哀怨感人艷聞的雙方，俱是當年名滿天下的英雄俠女人物，而又人人認爲他們應該結成連理，成爲天下最令人羨慕的神仙眷屬。

因而，他們的不幸遭遇和悲慘結局，更獲得了天下人的同情和共鳴。

這兩位令人念念不忘的人物，一是武功高絕的「玉面神君」衛祥麟，一是風華絕代，劍術無匹的「鳳宮仙子」柳馥蘭，也就是這個新興世家的前身女主人。

當時的「鳳宮仙子」是一個有了未婚夫婿的美麗少女，而「玉面神君」也是一個有了妻子的英挺青年人。

他們純情相愛，痴戀多年，最後，終因無法突破世俗樊籠，作了禮敎下的犧牲者，勞燕分飛，各奔西東，一個鬱悶而死，一個含恨而終。

現在，歷史重演，另一個哀艷感人的愛情再度誕生，發生的地點，依然是氣勢宏偉，美侖美奐的「棲鳳宮」。而最令人贊佩驚異的，就是雙方的男女人物，竟是「玉面神君」的獨子，乳名小麟的衛擎宇，「鳳宮仙子」的唯一愛女蘭夢君。

這對英挺美麗少年男女的哀艷戀情，雖然也經過了厄難和挫折，但他們卻終於獲得了成功。

仙島羣英聚

也就是說，「玉面神君」和「鳳宮仙子」當年培出的愛情花朶，直到他們的兒女身上才盛開，才結果！

君不見位於太湖中央的「棲鳳宮」上，賀客絡繹不絕，正由島邊的碼頭上，湧向了懸燈結綵的「麟鳳宮」？

因爲，今天的午後，就是「玉面神君」的獨子衛擎宇，和「鳳宮仙子」的愛女蘭夢君成婚大典的好日子。

陽光普照，正是春的開始，大地復甦，到處瀰漫着春的氣息！

太湖沿岸八百里的漁船和遊艇，今天俱都被「麟鳳宮」租用一空，現在正穿梭般疾駛在湖面上，迎接着三山五嶽的英雄賀客，和各大門派世家的掌門和長老。

這是武林近百年來的大喜事，像這等上代相戀而到下代才成親的大喜事，這還是第一次，因而也特別隆重，也格外受到重視，是以，由各地區各幫派趕來道喜的賀客也特別的多。

這些三山五嶽的英俠豪傑，有的是接到了喜柬，有的是慕名而來，有的則希望一瞻這對璧人的玉貌丰采，當然，趁機前來大灌黃湯的也大有人在。

但是，由大江南北各地湧來的武林賀客究竟有多少人，沒有人知道，「麟鳳宮」究竟發出了多少喜帖，恐怕也沒有幾人清楚，而湧進宮來的賀客也沒有人拒絕和阻止。

是以，紅日雖然已經偏西，但島邊的碼頭上，依然船隻穿梭，仍有大批的賀客，走下船來。

「麟鳳宮」的三孔巍峨大宮門外，高搭着喜慶牌坊，懸燈結綵，串串紅綢金花，直拉到高聳半空的門樓飛簷上，金光閃閃，艷紅飛飄，益顯得富麗堂皇，喜氣洋洋。

宮內宮外，更是鑼鼓喧天，人聲鼎沸，到處響着愉快的歡笑，不時傳來「劈劈拍拍」的爆竹聲響。

「麟鳳宮」的宏偉大殿，在武林各大門派世家中，稱得上無出其右，殿前長廊之精美，廣院之寬大，也是江湖著名，但是，這時卻擺滿了席桌圓櫈，擠滿了三山五嶽的豪俠英雄。

由於廣院上空搭滿了蓆棚，雖然紅日尙未落山，但早已燃起了數百盞喜慶紗燈，加之紅綢綵花，徐徐飄動，愈增歡欣氣氛。

只見燈光輝煌的廣院中，人面閃閃，萬頭攢動，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大都是三五成羣的相識舊好佔據一張席桌，歡叙別情。有的向隣桌同道問好，有的擠過人羣向老友招呼，大聲寒暄，盡情歡笑，加之兩邊側殿下的四五班吹鼓手，大吹大打，互別苗頭，更增長了喧囂聲勢，迫得那些歡叙交談的人，不得不扯開了喉嚨，放大了嗓門兒。

滿庭滿院的賀客，大都是武林豪俠人物，有的着勁衣，有的穿常服，有的人明佩刀劍，有的人暗藏武器，在這龐大的複雜場合中，沒有人敢保證不會發生狹路相逢的仇殺和打鬥。

但是，也有人相信，除非遇見了殺父奪妻的血海仇人，雙方畏於「乾坤六怪傑」的聲勢和武林地位，多少有所顧忌，總要容忍幾分。

因爲，衛擎宇和蘭夢君的結婚喜帖，是以「乾坤六怪傑」的名義發給天下武林的。

「賊僧」「丐道」「瞌睡仙」三人代表男方的衛擎宇，「金嫗」「富婆」「姥寶烟」代表女方的蘭夢君。其實，現在絕大多數的人都已知道，衛擎宇和蘭夢君的這段金玉良緣是由

「乾坤六怪傑」一手促成的。

「麟鳳宮」的護院武師和男僕，原是一身黑緞勁衣白鎖扣，頭戴八角帽，足登抓地虎，現在爲了討個吉利，也俱都換了一式黃絨勁衣，腰繫巴掌寬的紅絲英雄錦，頭戴灰絨八角帽，鬢綴一顆鮮紅醒目的絨球英雄膽，脚上的抓地虎也是嶄新的。

只見這些護院武師，人人精神抖擻，個個笑逐顏開，俱都週旋在擁擠談笑的武林賀客之間，給與這些遠道賀客們妥善週到的招待。

但是，他們也往往被那些大談「玉面神君」當年和「鳳宮仙子」痴戀的賀客們拉住，問長問短。

尤其，當賀客們問到外間風傳今天的新郎衛擎宇，曾和時下威震大江南北，統領近萬英豪的「天坤幫」女幫主黃靖芬，有過一段旖旎戀情的事時，這些護院武師，都會既不承認也不否認的笑一笑，說一聲「不大清楚」。

其實，「天坤幫」成立多年，江湖豪傑俱都知道「天坤幫」的女幫主是一個武功極高，花容月貌的女中英豪，但知道她的芳名叫黃靖芬，還是最近幾個月的事。

由於「賊僧」的快意大笑，和「金嫗」興奮的聲調不時由燈光明亮，金碧輝煌的大殿中傳出來，滿庭滿院的各路英豪，俱都知道這六位男女怪傑，正在大殿上招待各大門派世家的掌門，長老和代表。

「乾坤六怪傑」雖然是武林中赫赫有名的厲害人物，但也並非每一個江湖豪俠都遇見過，尤其這六位怪傑同時在一起的時候，更是難得。

是以，有不少各路趕來的英雄豪俠，故意走到殿門口，向內張望，冀圖親覩一下這六位怪傑的廬山眞面目。

只見高廣深遠的大殿內，燈火輝煌，人面閃閃，同樣的擠滿了人，尤其大殿的兩邊，大都坐滿了女眷。

「麟鳳宮」往常的背劍勁衣少女，這時也都換上了新衣，個個像隻花蝴蝶似的週旋在女客之間。

後殿的翡翠嵌玉大錦屏上，特別綴上一個高達數尺的金漆大「喜」字，左右兩邊各配一幅「鸞鳳和鳴」和「百年好合」的巨幅大喜帳，喜案上紅燭高燒，香烟繚繞，猩紅的大絨毯直鋪到殿門外，在輝煌的燈光照耀下，喜氣顯得格外濃厚。

在喜案前的兩邊，八字形擺了近三十張披紅貼金的太師大椅子，右首第一張大椅子上坐着的是武林上兩代的老壽星——終南山的「鐵指仙翁」。

「鐵指仙翁」滿面紅光，精神奕奕，禿頂光頭，銀髯垂胸，身穿米黃蔴紗大褂，足登福字履，胸前特別綴了一朶大紅絨花，手心裏一對鐵膽，不停在掌中旋動。

由於他是上兩代的前輩人物，「乾坤六怪傑」特別恭請他來爲衛擎宇和蘭夢君的婚禮福證。

其次是少林寺的掌門代表，滿面慈祥，壽眉覆目的「洪善」大師，以下是武當派的長老「滌塵」道長，還有點蒼，邛崍，崆峒，華山，以及冷雲谷，天關寨和飛龍堡各門派世家的精英高手和代表。

左首的第一張大椅上，爲首的就是這座新興世家「麟鳳宮」的老祖母，一身珠光寶氣的老奶奶，「乾坤六怪傑」中的「富婆」。

任何人都知道，「富婆」是三坤之首，也就是昔年藝艷雙絕的「鳳宮仙子」柳馥蘭的生身母親。

今天她特別換了一件寶藍簇花錦襖和一條灰綾湘繡百褶長裙，手裏撐着漆金拐杖，滿面含笑的坐在那裏應對着客人。

她的胸襟上也綴了一朶大紅花，因爲她是女方蘭夢君的主婚人。

第二張大椅上坐着的却是「乾坤六怪傑」的老三「瞌睡仙」。

「瞌睡仙」依然是一身破衣，滿頭蓬髮，嘴裏兩排整潔的晶瑩白牙，唯一不同的是他的胸前也多了一朶大紅絨花。顯然，他是代表男方衛擎宇的婚禮主婚人。

這時，他正在那裏搖頭幌腦，神氣十足的大發宏論。

其次便是肥頭大耳，鷄卵眼睛，一身破僧衣的「賊僧」。

「賊僧」原本是一臉的油泥，兩手的汚垢，今天看來乾淨了不少，據說，還是「金嫗」和「富婆」硬逼着他跑到溪邊洗了洗。

「丐道」瘦削，小眼睛，朝天鼻，渾身髒兮兮，那襲水火道袍雖然破舊，但縫補的却十分整齊。

緊挨着「丐道」的大椅子上坐的是「姥寶烟」。

「姥寶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坐在那裏一直笑得闔不攏嘴，今天她也換了一件嶄新的紫緞襖，手裏擎着她那隻舉世聞名，全長三尺三的通體鮮紅的金鋼鑽烟袋，在耀眼通明的燈光下，閃閃爍爍，映得她身上的紫緞襖，也隨着一閃一閃的光華起了彩色變化。

再其次便是嫉惡如仇的「金嫗」奶奶了。

「金嫗」奶奶今天看來格外高興，一身新衣不說，還在她的花白鬢角上插了一朶鮮艷新開的鳳仙花。

因爲，她是昔年「鳳宮仙子」的乳娘，今天蘭夢君姑娘的褓姆，她自襁褓中將蘭夢君照顧長大，如今眼看着她嫁得英挺俊拔的如意郎，她內心的高興，別人是想像得到的。因而，

她的笑聲也特別響亮。

「金嫗」以下則是遠在西域的天山，崑崙等派的就近俗家弟子，但也都是輩份極高的有名高手。

這時，恰是「瞌睡仙」的宏論完了，因而再度掀起一陣愉快的哈哈大笑。

笑聲稍歇，「鐵指仙翁」又滿面祥笑，緩緩頷首，但却慨嘆的說：「聽了你們六人的談話，覺得你們對兩小的這段姻緣，眞算得上煞費苦心了。」

「富婆」高興的呵呵一笑，望着肥頭大耳鷄卵眼的「賊僧」，贊聲道：「說來這樁大功勞應該記在『悟海』大師的頭上！」

說着，急忙又望着馬臉小眼朝天鼻的「丐道」，繼續笑着說：「當然，『玄清』道長也是功不可沒……」

話未說完，胸佩大紅絨花的「瞌睡仙」已佯裝生氣的沉聲道：「俺說老富婆子，妳可別表錯了功，須知當初讓衞擎宇那小子冒充他老子的兒子前來『棲鳳宮』，這條萬全妙計可是由俺張豐年的腦袋瓜子裏想出來的呀！」

「金嫗」則老臉一沉，忍笑正色道：「可是你老小子也別忘了，這裏要是沒有我們老姊妹三個配合，你那條萬全妙計，處處都是破綻窟窿……」

話未說完，又是一陣滿堂大笑！

「瞌睡仙」趕緊笑着說：「那是當然，天下那有那麼便宜的事，待以上賓，還送給他小子一個貌如天仙般的老婆……」

婆字方自出口，「姥寶烟」已一揮手中的金鋼大烟袋，生氣的說：「什麼小子小子的，警告過你幾次了，要稱呼宇兒島主，如今他已是我們『麟鳳島』的島主了！」

「瞌睡仙」無可奈何的聳聳肩，兩手一攤道：「好吧，怕的是俺見了衞擎宇那小子，喊不出島主，小子兩字倒脫口而出了……」

「金嫗」氣得哼了一聲，望着「姥寶烟」，沉聲說道：「二姐，別理他，狼走遍天下吃肉……」

「瞌睡仙」趕緊說：「這話倒是不假，俺走到那兒都喝酒吃肉！」

「金嫗」氣得略微提高聲音道：「告訴你，狗改不了吃屎才是說的你！」

「瞌睡仙」搖頭正色說：「那與俺沒關係，俺從來不吃那東西！」

話聲甫落，剛剛稍歇的大笑再度掀起來。

點蒼長老「三叉刀」含笑關切的問：「這麼說，衞島主對他令尊大人昔年與『鳳宮仙子』柳女俠之間的事，業已完全諒解了？」

「富婆」搶先頷首欣慰的說：「宇兒這孩子雖然個性較爲倔強，但却生具一副俠肝義膽，善良心腸，他不但不怨他的父親，也不仇恨君兒的母親！」

「丐道」繼續解釋說：「這主要的原因還是我們以前的判斷錯誤……」

少林寺的「洪善」大師則迷惑的說：「道長是說，在衞島主的內心中，從來就沒有仇恨過『鳳宮仙子』柳女俠？」

「丐道」立即解釋說：「不，這是因爲衞島主在還沒有知道他即是『玉面神君』衞大俠的公子前，他已對『鳳宮仙子』柳女俠產生了同情心……」

富奶奶接口解釋說：「話也不能這麼說，這也應該歸功衞大俠的夫人，心地淳厚，一直沒有灌輸宇兒對小女的仇恨之故……」

話未說完，手中一直旋動着一對鐵膽的「鐵指仙翁」已頷首「嗯」了一聲說：「不錯，這才是一句一針見血之語！」

崆峒派的「山眞」道人突然問：「聽說當年的『玉面神君』衞大俠，曾經將師門重寶，一顆記載着奇奧武學秘笈的『玉心』，贈給了『鳳宮仙子』柳女俠？」

如此一問，「乾坤六怪傑」的面色同時一變，神情不由一呆！

富奶奶霜眉一蹙，正待說什麼，「瞌睡仙」已哈哈一笑，指着「山眞」道人，笑聲道：「老牛鼻子，這話你是聽誰說的？難道你也中了我的萬全妙計的圈套？」

「山眞」道人聽得神情一楞，不由迷惑的說：「你是說，這是由你憑空揑造的事？」

說罷，不由遊目四看了在座的賓客一眼。

遊目一看，發現所有在座的客人，俱都以希冀的目光望着「瞌睡仙」和「賊僧」，「丐道」三人，這件事顯然不是空穴來風。

但是，「瞌睡仙」却哈哈一笑，頷首道：「不錯，算你老牛鼻子猜對了，這件事是這樣的……」

高坐主位的「富婆」一聽，立即出聲阻止道：「張豐年……」

話剛開口，「瞌睡仙」已正色道：「老大姐，這件事反正已經鬧開了，說出來也沒多大關係…」

「姥寶烟」則斷然道：「不，這件事一旦傳進島主的耳裏，他表面上當然不會說什麼，但他內心裏却會說我們這六個老不死的也太惡作劇了！」

話聲甫落，「富婆」已望着「姥寶烟」，凝重的正色說：「老妹子，這件事我們當初只知道達到目的，根本沒想到後果，現在既然『山眞』道長提出了這個問題，足見這件事在武林中已引起了廣泛注意……」

話未說完，「鐵指仙翁」和「洪善」大師，以及點蒼崑崙和邛崍諸派的代表，也同時凝重的頷首說：「不錯，這件事的確已引起了許多人猜測和覬覦！」

「金嫗」和「姥寶烟」一聽，似乎礙於形勢，只得勉強點了點頭。

「瞌睡仙」見「金嫗」和「姥寶烟」點了頭，立即遊目看了在座的賓客一眼，鄭重的說：「諸位想必都已知道，『玉面神君』隱姓埋名，在臥牛山撫琴嶺將一身絕世武功傳給衞擎宇的事……」

「鐵指仙翁」頷首道：「這也是你們方才談起我們才知道！」

「瞌睡仙」繼續說：「早在『玉面神君』衞大俠決心將他一身蓋世武功，傳給他的唯一獨子衞擎宇之前，我們八人便早已擬妥了這條促成兩小姻緣的萬全計劃……」

天山派的俗家弟子韓英傑，突然迷惑的問道：「不是僅你們『乾坤六傑』，和衞大俠七人嗎？」

「瞌睡仙」「哦」了一聲，解釋說道：「另外一人，就是衞島主的親娘舅，他世居在淮安城……」

「鐵指仙翁」突然驚異的問：「那爲什麼不請他來主持衞島主的婚禮呢？」

「富婆」謙和的一笑道：「那位舅老爺原說好要趕來的，因爲他的身體一直不好，無法長途跋涉，所以沒能够來，不過，宇兒和君兒婚後，準備親去一趟淮安請安，順便在那裏多盤桓幾天！」

「鐵指仙翁」等人一聽，紛紛頷首稱是，以示贊許。

「瞌睡仙」繼續說：「當時大家覺得，總得想個辦法子讓衞島主甘心願意冒充別人的兒子前來『棲鳳宮』才行，所以才想利用『玉心』爲誘餌的妙計……」

崆峒長老「山眞」道長則迷惑的問：「可是光憑你們三人一面之詞，衞島主就信以爲眞了嗎？」

「瞌睡仙」聽得一瞪眼，立即沉聲反問道：「你牛鼻子老雜毛，難道只聽幾句酒樓茶肆間的閑言閑語，就眞的相信『玉面神君』衞大俠的確有一顆載有神奇武功秘笈的『玉心』了嗎？」

「山眞」道長被斥得老臉一陣青一陣紅，正待憤聲說什麼，邛崍派的「道靜」仙長已含笑圓戲道：「山眞道友當然不會相信，如果相信他也就不會提出來了。」

大家爲了聽「瞌睡仙」繼續說下去，紛紛隨聲附和。

「金嫗」突然沉聲道：「還是由我老婆子來說簡單些。」

說罷一凝神色，鄭重的說：「憑良心說，這件欺騙我們島主，有損衞大俠父親尊嚴的事，我老婆子壓根兒就不贊成，如今，既然有許多人信以爲眞了，也不得不說了。」

「瞌睡仙」一聽，立即譏聲道：「妳自己說的要簡單些，結果比我還嚕嗦！」

他的話雖然說的有趣，却沒有那一個發出笑聲，或看一看他，相反的，俱都凝重的注視在「金嫗」的老臉上。

「瞌睡仙」看了這情形，這才發覺事態的嚴重，不由暗向「賊僧」「丐道」遞了一個眼神，似乎在說，不知這件有關武林浩刧的大事情，是怎樣洩漏出去的？

「賊僧」和「丐道」雖然內心也暗自焦急，但他們兩人的臉上，依然掛着欣喜自然的笑意。

只聽「金嫗」鄭重的說：「當時爲了找一個能打動我們島主前來的原因，就由『玉面神君』衞大俠不時在我們島主面前提到他多年遺失了一顆『玉心』的事……」

這時邛崍派的「道靜」仙長也突然關切的問：「衞大俠當時有沒有談及『玉心』上載有武學秘笈的事？」

「金嫗」和「瞌睡仙」幾乎是同時笑着說：「這本是以『玉心』爲餌的事，何必再節外生枝？」

「金嫗」則繼續說：「再說，如果說上面載有武學，將來眞象大白，豈不更有失他父親的尊嚴？」

如此一說，「鐵指仙翁」等人，不少人都會意的點了點頭。

但是，邛崍派的「道靜」仙長和崆峒派的「山眞」道人都彼此暗遞了一個眼神。

「乾坤六怪傑」雖然俱都看到了，但却沒有說什麼。

「金嫗」則繼續凝重的說：「雖然這條妙計成功了，我們島主一聽要他前來此地暗探『玉心』的下落，欣然應允，都沒想到衞大俠聽到我們先宮主『鳳宮仙子』鬱悶而死的噩耗後，也把他數十年修爲的深厚功力，移植給他的唯一愛子衞擎宇，不久也與世長辭！」

「鐵指仙翁」等人聽至此處，無不神情黯然，發出由衷的惋惜嘆息！

崆峒派的「山眞」道人則別具用心的問：「既然這件事是你們六位密議的妙計，有關『玉心』上載有武學秘笈的事，又是怎樣傳遍江湖的呢？」

「賊僧」早已看到「山眞」道人和「道靜」仙長暗遞眼神的事。

這時，他見大家都有幾分相信了，唯獨他們兩人，仍不死心，不由氣得憤聲說道：「那還用說嗎？當然是那些唯恐天下不亂，企圖混水摸魚的無恥鼠輩，暗中造謠生事，四出煽動蠱惑……」

話未說完，「山眞」道人突然面色一沉，怒聲道：「悟海禪師，你別自恃武功不俗，拿浪來的一點名聲仗勢欺人，告訴你，貧道還沒把你看在眼內……」

「賊僧」聽得佯裝一楞，毫不生氣的說：「山眞道友，我當我的和尚，你幹你的老道，咱們兩人是井水不犯河水，你那裏來的那麼大的火氣？再說，我罵的是那些無事生非的鼠輩，你又發的是那門子的脾氣？……」

話未說完，「鐵指仙翁」已沉喝道：「好了好了，今天是衞島主的大喜日子，老朽不許你們在這個時候鬧笑話，『悟海』身爲男方主事人之一，更應該多加容忍，不管怎麼說，『山眞』長老總是前來道喜的客人。」

說此一頓，又神色一凝，繼續說：「說實在的，這件事的確傳遍了整個江湖，我看今晚來了這麼多『不請貴賓』，誰也不敢說與風傳的那顆『玉心』無關……」

少林寺的「洪善」大師等人和「乾坤六怪傑」，都不自覺的轉首看向殿外。

只見燈火輝煌的廣院中，眞是人面閃閃，歡聲滿庭，加上吹鼓手的吹打聲，亂成一片。

「乾坤六怪傑」這時才發現前來的各路英豪賀客，實在是太多了，因而也開始焦急担心起來。

打量間，已聽「鐵指仙翁」沉聲問：「山眞道長，有關『玉心』上載有奇絕武學秘笈的事，你是聽那一位武林朋友說的？」

如此一問，不但「賊僧」「丐道」「瞌睡仙」和「金嫗」「富婆」「姥寶烟」六人急忙收回了目光，就是少林，武當等派的長老和代表們，也紛紛將目光移到「山眞」道人的老臉上。

「山眞」道人本來是崆峒派長老中，最陰鷙狡黠的一位，他這時看了數十道認眞期待的烱烱目光，加上左右兩邊加雜女眷中的俠女人物，也在那裏注意傾聽，同時，問話的人又是武林老壽星「鐵指仙翁」，迫得他內心惶恐，深覺事態嚴重。

是以，他趕緊望着「鐵指仙翁」，單掌稽首，微一欠身，恭聲道：「回稟老前輩，晚輩是聽『天坤帮』黃帮主座前的女執事『風月仙姑』段妙香親口說的……」

話未說完，「乾坤六怪傑」幾乎是同時恨聲道：「又是這個賤婢搬弄的是非！」

「金嫗」則繼續恨聲說：「老身數月前在牛前鎭，悔不該放走了那賤婢！」

少林寺的「洪善」大師，武當派的「滌塵」道長，以及各大正派人士，一聽是「風月仙姑」說的，俱都神情釋然，一笑置之，顯然未予重視。

「鐵指仙翁」也淡然道：「原來是她造謠生事！」

華山俗家高手「金字奪」則關切的問：「不知『風月仙姑』與貴宮有什麼過節？」

「金嫗」忿忿的哼了一聲，搶先道：「她那種風騷狐媚的小妖精和我們『棲鳳宮』還會發生什麼過節？她是迷上了我們島主……」

話未說完，不少人恍然「噢」了一聲！

邛崍派的「道靜」仙長則故裝正經的說：「這麼說，『天坤帮』的黃帮主，前來貴宮臥底，甘願下嫁給貴宮的總管晉天雄爲妻，後來又在『鳳宮仙子』的晶棺內，盜走了『玉心』，這件事，恐怕也是『風月仙姑』段妙香造的謠吧？」

如此一說，六位怪傑俱都暗吃一驚，所幸他們六人早已有了應付之策，因而俱都自然的笑了。

雖然「天坤帮」的女帮主，藝艷雙絕的黃靖芬確曾前來「棲鳳宮」臥底，而乘暴風大雨之夜潛入後宮「八卦樓」，盜走了「玉面神君」贈給「鳳宮仙子」的「玉心」也是事實，但是，由於黃靖芬已將「玉心」還給衞擎宇，而

和衛擎宇也發生了一段離奇戀情，他們六人經過審愼密議後，決定對這件事一概否認。

武當派的「滌塵」道長一看，不由迷惑的問：「怎麼？看你們六位的神情，這件事莫非也是謠傳不成？」

「鐵指仙翁」也凝重的說：「老朽一下山便聽到江湖上紛紛談論這件事，如非『道靜』仙長提起，老朽倒把它忘了！」

「富婆」呵呵一笑，不答反問道：「諸位想一想，那位大名鼎鼎的黃帮主，她會這麼做嗎？」

如此一問，「鐵指仙翁」等人俱都緩緩點頭，顯然，都認爲不大可能。

但是，邛崍派的「道靜」仙長却冷冷一笑道：「有的人嗜武若命，爲了學得一身驚世武功，什麼行徑做不出來？」

「瞌睡仙」一聽，頓時大怒，不由瞋目怒聲道：「道靜，你今天前來道喜，我張豐年感激你……」

話剛開口，「賊僧」已望着他「嗨」了兩聲，同時譏聲說道：「俺說瞌睡蟲，『天坤帮』的黃帮主，是你老小子的表姐表妹還是小姨子？」

「瞌睡仙」一聽，又瞪着「賊僧」，生氣的問：「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丐道」搶先解釋說：「如果黃靖芬不是你的表妹小姨子，要你老小子多管閑事？」

「瞌睡仙」一瞪眼道：「這種無中生有的事，俺老張聽了就不舒服！」

崆峒派的「山眞」道人則冷冷的譏聲問：「這麼說，這件事又是『風月仙姑』段妙香造的謠了？」

「金嫗」立即沒好氣的說：「是不是謠傳你們兩人心裏都有數，『天坤帮』的黃帮主，通令她屬下的大江南北七十二分舵，務必活捉段妙香解回峴山總壇法辦……」

話未說完，「山眞」道人已冷冷的譏聲問：「那麼，你們新任的『麟鳳島』島主衛少俠，曾經親赴『天坤帮』的峴山總壇，那又是爲了什麼？」

「金嫗」毫不遲疑的沉聲說：「不錯，我們島主確曾去了『天坤帮』總壇……」

如此一說，一直靜聽的「鐵指仙翁」和「洪善」大師，以及「滌塵」等人，俱都大感意外的「噢」了一聲。

「鐵指仙翁」尚驚異的問：「果眞有這回事？」

「富婆」立即鎭定自然的呵呵一笑，望着「鐵指仙翁」和聲道：「這件事又是『風月仙姑』段妙香的傑作……」

如此一說，在座的賓客，不少人發出了一聲驚「哦」，就是「道靜」和「山眞」兩人也感到有些意外。

「富婆」繼續鎭定的說：「當時宇兒就任了島主職務之後，一切就緒，老身就要他前去淮安見他舅父，準備由他舅父揭開事實眞象，沒想到『風月仙姑』段妙香，一直跟踪在宇兒身後，趁宇兒途中遇到『天坤帮』的齊南狂叟』發生衝突的機會，故意渲染『天坤帮』的黃帮主武功如何奇高，『天坤帮』如何欺壓武林同道……」

說至此處，崆峒派的「山眞」道人，突然自語似的說：「這話倒是眞的！」

但是，在座的賓客俱都充耳未聞，依然目不轉睛的注視着說話中的富奶奶。

「富婆」繼續說：「宇兒年青氣盛，加之剛和『齊南狂叟』發生了衝突，當時再經段妙香一挑撥，一氣之下，立即打消了前去淮安的念頭，便前去了峴山……」

崆峒派的「山眞」道人故意哂然一笑問：「那麼貴宮衛島主，逕派『齊南狂叟』把貴宮的鎭宮之寶春秋『霸劍』送回來，那又是爲了什麼？」

「富婆」毫不生氣的一笑，說道：「那是因爲宇兒一到峴山，便和黃帮主手下的護法堂主們發生衝突，經過較量，均不是宇兒的對手，黃帮主便決定和宇兒改組『天坤帮』，共創一番大事業，由於宇兒還不知道他就是『玉面神君』衛大俠的愛兒小麟，所以才把『霸劍』送回……」

華山精英「金字奪」突然關切的問：「聽說貴宮的蘭夢君姑娘，爲了這件事曾經絕食數日，差一點送了性命？」

「富婆」一聽，不由黯然一嘆，緩緩頷首道：「不錯，確有這麼一回事，宇兒聞訊趕回，發現君兒抱劍痴坐在天橋上，立即將君兒抱進懷裏，當時君兒也就暈死了過去，一直休養了近兩個月才算復原……」

少林寺的「洪善」大師聽罷，不由低聲宣了聲佛號道：「所幸衛島主及時趕回，否則，你們六位可就罪孽深重了！」

「金嫗」一聽，不由哼了一聲，忿聲道：「都是那個『齊南狂叟』老東西害的……」

「鐵指仙翁」不由驚異的問：「這與『齊南狂叟』何干？」

「姥寶烟」立即解釋說：「當初他送『霸劍』回來的時候，君兒也恰巧在大殿上，我們姊妹三人一看這情形，便知不妙，爲了寬慰君兒，不得不說『齊南狂叟』是偸劍賊……」

說至此處，不少人忍不住笑了！

「姥寶烟」也不由失聲笑着說道：「我們姊妹三人一面和『齊南狂叟』動手，一面向他暗遞眼神，誰知道這老小子軟硬不吃，硬是不願扮演一下偸劍賊，結果，我們姊妹三人只得施計把他擒住，一氣之下就把他關進一個大鐵籠裏，直到宇兒由峴山回來之後，才把他放了回去……」

話未說完，滿座賓客，俱都忍不住哈哈笑了！

就在這時，驀聞宮門外的數班吹鼓手，突然同時大吹大打起來。

緊接着，在殿外滿庭賀客的歡笑喧嘩聲中，隱約傳來悠揚的高聲朗唱道：「天坤帮張護法，特代表黃帮主前來道喜來了！」

「乾坤六怪傑」一聽「天坤帮」的張護法，俱都大吃一驚，因爲「天坤帮」的張護法，就是被「金嫗」和「姥寶烟」誘進機關鐵籠裏關了好幾天的「齊南狂叟」。

六位怪傑担心的不是「齊南狂叟」挾憤前來鬧事，而是這位老先生，說話忽天忽地，信口胡謅，不加考慮，尤其有關衛擎宇和黃靖芬之間的微妙關係，以及把「玉心」記載着武功秘笈歸罪於「風月仙姑」段妙香造謠的事，這些事情，事先都沒有和這位老先生碰過頭，如今他這一來，勢必被他的快嘴攪得烏烟瘴氣。

但是，「鐵指仙翁」幾人却笑着說：「說曹操，曹操就到了，哈哈……」

性情急烈的「金嫗」，越想越覺得不能讓「齊南狂叟」進來，是以，倏然起身，同時怒聲道：「不行，絕不能讓這老小子進來！」

說話之間，竟匆匆向殿外走去。

「鐵指仙翁」一見，不由含笑阻止道：「回來回來，千萬別鬧不愉快……」

「富婆」和「瞌睡仙」也急忙阻止道：「三妹回來，他既然是代表黃帮主前來，總不敢鬧笑話胡來！」

「金嫗」一聽，只得停身止步，但她依然忿忿的立在殿門下。

「賊僧」和「富婆」五人當然明白「金嫗」的意思，準是等着「齊南狂叟」進來時，順便給他一個警告，要那老小子不該說的話少張嘴巴，是以，也沒有堅持要「金嫗」走回來。

這時，滿庭賀客中，沒有見過「齊南狂叟」或和這位怪異老人有過數面之識的人，紛紛擠向中央的甬道兩邊，希望一覩「齊南狂叟」的丰采，或打個照面。

只見一個五短身材的七旬老人，光頭銀髯，目光炯炯，身穿一襲月白大褂，腰繫紅絲英雄錦，斜披銀緞帶，足登一雙烏綉薄底快靴，正昂首挺胸的大步向殿前走來。

擁擠在甬道兩邊的各路英豪，紛紛向他親熱招呼，有的呼他張老英雄，有的喊他張老前輩。

這位七旬老人，顯然就是「天坤帮」的張護法——「齊南狂叟」。

「齊南狂叟」挺胸闊步，老臉陰沉，對熱烈向他招呼的各地武林賀客，僅大刺刺的點點頭，嘴裏不時發出「唔，唔」聲！

「金嫗」看在眼裏，氣在心頭，知道「齊南狂叟」對上次把他關在大鐵籠裏的事仍記恨在心裏。

「丐道」則不自覺的哼了一聲，自語道：「這老小子好神氣！」

「賊僧」立即道：「人家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大護法，你是個什麼？」

一直含笑望着殿外的「鐵指仙翁」則笑着說：「看他的神情顯然對上次的過節兒仍沒忘記，不過，他特別繫一條紅絲帶前來道喜，說來也够客氣了！」

「瞌睡仙」一聽，立即哼了一聲道：「老前輩，那老小子雖然身爲護法，但仍兼任該帮的『天德堂』堂主，堂主的衣飾是應該繫紅帶的！」

少林寺的「洪善」大師和武當派的「滌塵」道長也附聲說：「不錯，是這樣的！」

說話之間，「齊南狂叟」已走進了殿門。

只見「齊南狂叟」一進殿門，老臉愈加陰沉，仰臉望着數百盞宮燈，既不理站在不遠的「金嫗」，也不看一眼殿內都坐了些什麼人，立即敞開嗓門兒洪聲道：「好大的氣派呀，好大的殺氣……」

「金嫗」一聽，再也無法忍耐，立即怒聲喝叱道：「姓張的老小子閉嘴，什麼殺氣殺氣的？」

「齊南狂叟」立即望着「金嫗」，輕蔑的沉聲道：「我老人家代表我們帮主前來給你們三個老婆子道喜，按照道理妳們三個老婆子應該怎麼個迎接客人法？」

「金嫗」被說的老臉一紅，由於當時光想到和「齊南狂叟」鬧彆扭的事，忘了他是一帮之主的代表身份，照道理「富婆」應該親自到殿外降階歡迎。

這時見問，只得微紅着老臉，沉聲道：「三班吹鼓手大吹大打，數百武林同道夾道歡迎，我老婆子也代表老姐姐在門口恭候你，你老小子還想怎樣？」

「齊南狂叟」憤憤的「嘿」了一聲，譏聲道：「說的好聽，站在門口恭迎，看妳那張老臉，冷冷冰冰，好像我老張欠了妳二兩銀子沒還似的……」

「金嫗」怕扯多了惹得對方胡說，只得板着面孔警告道：「我老婆子先警告你，今天是我們島主的大喜日子，好歹也得圖個吉利，你老小子的那張臭嘴如敢胡說八道，滿嘴放炮，你就給我當心……」

「齊南狂叟」一聽，立即向前迎了一步，沉聲道：「怎麼樣？難不成再把我老人家關進大鐵籠子裏不成？」

話聲甫落，急忙迎過來的「富婆」，已滿面含笑的謙聲道：「張護法，大駕光臨，蓬蓽生輝，快請上坐，還有好多友好等着和你歡敘呢！」

「齊南狂叟」又望着「金嫗」哼了一聲，才對「富婆」道：「老大姐，我奉勸妳，趕快把她趕出『麟鳳宮』去，她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富婆」強展歡笑，一臉的尷尬，聽了「齊南狂叟」的話，只能「嗯嗯啊啊」的應着。

但是，「齊南狂叟」遊目一看兩邊，第一眼就看到了「道靜」和「山眞」兩人，加之「賊僧」「丐道」「瞌睡仙」和「姥寶烟」又都以無可奈何的目光望着他，立即氣得朗聲道：「嗨，一窩子蝦蟆老鼠大眼賊，那裏有一個好東西……」

「富婆」聽得神色一驚，趕緊舉手一指「鐵指仙翁」，急聲道：「張護法，快不要胡說，武林老壽星還坐在那兒呢。」

「齊南狂叟」聽得神色一驚，定睛一看，發現「鐵指仙翁」在那裏兀自含笑，並無慍容，趕緊急迎數步，連連抱拳當胸，歡聲道：「老哥哥您好，久違了，久違了……」

說話之間，又發現少林寺的「洪善」大師，和武當派的「滌塵」長老，接着，又連連拱手，敬聲說道：「老和尙，老雜毛，都好，都好……」

「鐵指仙翁」並不爲忤，依然滿面祥笑的連連頷首應好。

「洪善」大師和「滌塵」長老均是有道高人，自然更不會介意。

但是，崆峒派的「山眞」和邛崍派的「道靜」兩人，却同時由椅上站起來，戟指一指，瞋目怒叱道：「姓張的，你是什麼東西也敢和『仙翁』稱兄道弟？你睜開眼看一看，在座的那一位不尊稱『仙翁』一聲老前輩？」

「鐵指仙翁」見爲他爭執起來，趕緊朗笑起身，尙未開口，「齊南狂叟」已指着「道靜」兩人，怒聲道：「你們兩個是什麼東西，我老人家和『仙翁』稱兄道弟干你們個屁？你們除了會到處造謠，專門破壞衛島主和我們帮主的名譽，你們還會做什麼好事體？」

如此一說，「賊僧」「丐道」「瞌睡仙」，以及「金嫗」五人立即起身走過來，怒聲問：「他們造什麼謠？破壞了些什麼事情？」

「齊南狂叟」繼續怒聲道：「他們身爲玄門弟子，不知修心養性，每到一處酒樓茶肆，便大談衛島主和我家帮主曾經發生姦情，好像他們躲在我們帮主床下親耳聽到似的……」

「鐵指仙翁」見「齊南狂叟」口沒遮攔，越說越不像話，趕緊喝止道：「好了好了，你們也不怕各路英雄朋友們看了笑話！」

「道靜」和「山眞」兩人早已面色蒼白，目內驚急，忙不迭的解釋說：「這些話都是他們『天坤帮』的女執事段妙香說……」

點蒼華山各派的代表立即埋怨道：「這話就算是『風月仙姑』段妙香說的，你們兩位身爲一派長老，也不該在大庭廣衆的場合再談這件事！」

「道靜」兩人一聽，本待再說什麼，「鐵指仙翁」已怒聲道：「你們都給我閉嘴，今天是什麼日子？你們是來幹什麼的？你們是來鬧笑話給天下朋友看的嗎？」

說罷，舉手一指殿內兩邊和殿外，繼續道：「喏，你們看，這還成什麼話？你們怎麼對得起今天請你們前來的主人？」

大家轉首一看，只見殿外人面閃閃，目光如星，所有賓客，俱都擠到殿前來看熱鬧。

「丐道」一看這情形，心中一動，急忙向着肅立殿柱後的婚禮贊禮人揮了一個手勢。

贊禮人一看，立即向前一步，高聲朗唱道：「吉時巳到，各位貴賓請就位！」

如此一喝唱，殿裏殿外立即掀起一片歡笑和彩聲。

「金嫗」聽得神色一驚，急忙望着「富婆」和「賊僧」，焦急的低聲說：「我得到後面去催一催，說不定宇兒和君兒還沒有準備！」

「富婆」一聽，急忙領首贊聲道：「好好，妳快去催一催！」

「金嫗」說罷，急忙繞過大錦屏，逕向後宮走去。

後宮建築尤為豪華，崇樓高閣，俱都依着山勢建成，加上這時懸燈結綵，燈火輝煌，看來格外富麗。

由於後宮不准賀客深入，除了擔任警戒的背劍少女靜靜的站在各個角落裏，沒有任何喧囂聲音。

這時天已完全黑下來，武林著名的「八卦樓」高聳夜空，有如鶴立鷄羣。

樓後廣院建有一座內凹馬蹄形的三層高樓，一座天橋，橫跨兩樓之間的廣院上空，愈增「八卦樓」的雄偉之勢。

正中三層大樓，雖然也懸燈結綵，燈火通明，但除了湖風吹動的綵綢聲，聽不見任何聲音。

樓廊下的背劍少女們雖然靜悄悄的佇立着，但在她們的美麗面龐上，却有掩不住的興奮神情。

因為，她們敬愛的小姐，經過了無數痛苦和千般折磨，終於盼得檀郎歸，而且，今天的酉時三刻就是他們完成百年好合的吉辰時刻。

她們藉着移動換位，覷目偷看一下她們英挺俊拔的年青島主。

只見三樓中央的豪華套房裏，進門不遠的長几上，高燒着一對龍鳳紅燭，鮮紅的地毯，貼金的傢具，檀桌錦凳，高櫥座櫃，俱都光亮的像鏡子。

一個頭束藍方巾，身穿藍長衫的俊美少年，正在那裏低頭負手，緩緩踱步。

當他踱到長几紅燭前，突然抬頭望着熊熊燭焰而停止了踱步。

佇立樓廊下的幾個背劍少女一見少年抬起頭來，俱都為他的飄逸俊美的英姿所吸引了。

只見藍衫少年，朗目如星，鼻如懸膽，白皙的英挺面龐上配着兩道濃黑虎眉和兩片塗丹般的薄唇。

藍衫少年看來最多二十歲，但他緊蹙着兩道虎眉，顯示出他心中有太多的憂鬱！

他髮髻的藍巾面角上，各綴一個蠶豆般大的雪亮白寶石，但在熊熊燭焰的映照下，却變幻成鮮紅，橙紅，和玫瑰紅。

最後，他動了動眉頭，終於發出一聲無助的嘆息！

也就在他的嘆息出口的同時，他的身後突然响起一個柔弱哀怨的少女聲音道：「宇哥哥，你又在想念靖嫂了！」

藍衫少年聽得悚然一驚，急忙回身，只見他的身後不遠處，即是一張懸有龍鳳紗帳，外罩錦幃的大牙床，床前的錦墩上却坐着一位貌比西子還美的黃衣柔弱少女。

柔弱少女看來最多十七八歲，生得黛眉鳳目，櫻桃小嘴，鵝蛋形的臉蛋白嫩細膩。但是，由於她的滿面哀怨和輕蹙黛眉，看來倒有幾分憔悴。

這時，她正以微閃淚光的鳳目望着藍衫少年。

藍衫少年急忙露出一絲笑意，親切的向黃衣少女身前迎去，同時，含笑埋怨道：「君妹，我對妳說過多少次了，今後不要再提靖芬姊姊的事！」

話說之間已到了近前，並伸手將黃衣少女的一雙柔荑握起來。

這對英挺美麗的少年男女，就是半個時辰之後即將拜堂成親的衛擎宇和蘭夢君。

衛擎宇拉起蘭夢君的一雙玉手，蘭夢君並沒有拒絕，但她却仰起嬌靨望着衛擎宇，嗔聲道：「她原本是靖嫂，你為什麼要強迫我呼她靖芬姊姊？」

衛擎宇強自一笑道：「因為她並沒有眞的和總管晉天雄結婚，而且……」

蘭夢君立即逼問道：「而且什麼？」

衛擎宇被問得俊面一紅，反而不知道如何回答了。

蘭夢君却略含妒意的說：「而且還是完整的女兒身是不是？」

衛擎宇一聽，俊面上的笑意立失，而且籠罩在他眉宇間的憂鬱更濃重了！

蘭夢君一看，噙在鳳目中的熱淚，也立即像斷綫的珍珠般，一顆接一顆的滾下來，同時，哀怨的說：「這你能說外間風傳你和黃靖芬有了不可告人的曖昧戀情是謠言嗎？」

衛擎宇只得正色說：「這本來就是靖芬姊姊的仇家造的謠嘛！」

蘭夢君立即逼問了一句：「那你怎麼知道她還是完整的女兒身？」

衛擎宇一聽這話，雙頰一陣火辣，腦海裏立即浮現了他和黃靖芬峴山總壇的旖旎一幕。

一想到這件事，他便將「風月仙姑」恨之入骨，因為，這件事完全是「風月仙姑」段妙香一手造成的。

段妙香謊稱「天坤幫」黃幫主，會向他下毒，要他在飲筵之前，先服一粒她贈予的「參禪丸」。

雖然，他和黃靖芬有了旖旎戀情，也曾經一度纏綿床第，但絕不是服了「參禪丸」之後發生的，她為了要向他證實她仍是清白的女兒身，而是在他餘毒未淨，頭腦清醒的時候獻給了他……。

心念未完，驀聞蘭夢君嗔聲問：「我問你話，你為什麼不答呀？」

衛擎宇急忙一定心神，強自一笑，寬慰的說：「君妹，今天是我們成親的大好日子，我們不談這些事好不好？」

說話之間，舉起手指，輕輕撥着蘭夢君香腮上的淚痕。

但是，蘭夢君却嘟着小嘴嗔聲說：「既然知道今天是我們兩人的大好日子，那你為什麼還唉聲嘆氣？」

衛擎宇故意失笑一聲，風趣的說：「嘆氣總比哭好的多吧！」

蘭夢君嬌靨一紅，立即破啼為笑，嗔聲道：「哭和嘆氣都不好！」

說此一頓，忽的又一整臉色認眞的說：「宇哥哥，你有心事我看得出來，我一直不知道你為什麼不把眞象告訴我，我一再的向你表白，我不是拈酸善妬的女孩子，再說，她當初在我們這裏偽裝女管事的時候，她的確對我很好，果眞你和她有什麼，我一定會在三位奶奶面前幫你說話……」

衛擎宇見蘭夢君說的誠懇，立即為之心動，的確有意說出實情，但他突然察覺樓下有人登樓的聲音，是以，只得淡然一笑，改口道：「這件事以後再說吧，現在有人來了！」

蘭夢君聽得嬌軀一戰，花容立變，不由顫聲問：「什麼？你？……你是說……你的確和黃靖芬發生了姦情？」

話聲甫落，已聽到守候在外間的侍女們，紛紛恭聲道：「金奶奶！」

正感慌急不知所措的衛擎宇一聽，趕緊雙手按住蘭夢君的香肩，惶聲道：「快擦掉眼淚，金奶奶來了！」

但是，蘭夢君的淚水就像缺堤的江河，那

裏還止得住？

就在這時，「金嫗」已撥開珠簾，走了進來。

進門一看，立即焦急的埋怨道：「哎呀，你們兩小口是怎麼攪的呀，吉辰都快到了，馬上就要拜花堂，你們兩人在這裏還跟沒事人兒似的……」

蘭夢君一見「金嫗」進來，立即雙手掩面，不由委屈的哭了。

「金嫗」神色一驚，急忙奔了過來，同時，極為關切的問：「君兒，妳怎麼了？」

說話之間，急忙奔至面前，立即將蘭夢君攬進懷裏，同時，焦急的望着衛擎宇，關切的問：「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衛擎宇這時才知道蘭夢君說她不吃醋不拈酸，原來都是假的。

這時見問，只得佯裝莫明其妙的一攤手，正色道：「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呀？」

如此一說，蘭夢君香肩扭動，哭得更傷心了。

「金嫗」似乎為了便於勸解蘭夢君止哭，立即向衛擎宇遞了一個眼色，示意他先出去。

衛擎宇一看，只得低聲說道：「那我先走了！」

蘭夢君一聽，大吃一驚，急忙放下雙手，脫口哭聲道：「不，宇哥哥你不能走！」

說話之間，撲身將衛擎宇抱住，同時緩緩跪了下去放聲大哭道：「你不能走，下次小妹不敢了！」

衛擎宇知道上一次給她的打擊太大了，因而使她成了驚弓之鳥，深怕他再離開她，是以，急忙將蘭夢君由地上扶抱起來，同時寬慰着道：「君妹，我不是要離開妳，我是到外間等妳！」

「金嫗」也急忙將蘭夢君扶住，焦急的解釋說：「君兒，是我要妳宇哥哥出去的，因為我有話要告訴妳！」

蘭夢君一直倚在「金嫗」懷裏哭，並沒有再說什麼。

「金嫗」一見，立即望着衛擎宇，正色道：「吉時快到了，你也該到前面換吉服了，快去吧，你君妹妹我會勸她！」

衛擎宇應了聲是，又愛憐的看了一眼仍在哭泣的蘭夢君，才轉首向室門走去。

剛剛舉步，驀聞「金嫗」又恍然道：「噢，還有，『天坤幫』的黃幫主派張護法前來道喜來了……」

衛擎宇聽得星目一亮，面露喜色，不由關切的問：「可是那個瘋瘋傻傻的張老頭兒？」

「金嫗」見衛擎宇面現興奮之色，立即哼了一聲，沉聲道：「什麼瘋瘋傻傻，他是裝瘋賣傻。在沒有和君兒拜堂前，不要見他！」

衛擎宇一聽，臉上的笑意立失，「噢」了一聲，默默的掀簾走了出去。

但在他的身後，却傳來蘭夢君的惶懼聲音問道：「金奶奶，他們是不是又要把宇哥哥搶走？」

同聽「金嫗」寬慰的一笑道：「不會的，妳宇哥哥武功蓋世，他自己不走任何人也搶不走他……」

驀聞蘭夢君惶懼的說：「他會，宇哥哥會走……」

只聽「金嫗」慈祥的一笑道：「傻丫頭，如果妳宇哥哥不喜歡妳，他就不會甩掉黃靖芬跑回來了……」

一聽「甩掉黃靖芬」五個字，衛擎宇的心頭突然像被人統了一刀一樣，心口一陣絞痛，險些跌下樓去。

佇立外間的幾個侍女，早已看出島主這兩三個月來一直悶悶不樂，滿腹心事，每到和小在一起時才見他的英挺面上掙出一絲笑意，因而對衛擎宇的默默下樓，也未加以注意。

但是，默默下樓的衛擎宇却在心裏黯然辯道：「我不是絕情寡義的甩掉黃靖芬，而是我在不知眞情的情形下離開了她！」

的確是這樣的，而他也一直為此懊悔痛心，他對黃靖芬一直念念不忘，並不是因為她的胴體健美，面貌娟好，而是為他自己的經驗淺薄和江湖險惡的無知。

他常常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在心裏問着自己，他要不要前去峴山看一看黃靖芬？

她是否還像以前那樣明媚艷麗？她是否將他衛擎宇恨之入骨，還是終日以淚洗面，人比黃花瘦？

現在，她派「齊南狂叟」張護法來道喜是何意思？確是她的命令派遣的，抑或是「齊南狂叟」自動前來的？

如果是黃靖芬親自命令「齊南狂叟」前來，也許是含有譴責他忘情薄倖，棄她而另娶的意思！

不管怎麼說，當她派遣「齊南狂叟」時，她內心之悲痛，是可想而知的！

他知道，靖芬姊姊是不會怨恨他的，否則，以她統領近萬英豪的實力，她不會讓他安靜的渡過了近百天的安靜日子，也不會讓由垂死邊緣甦醒的蘭夢君，有寧靜修養恢復健康的機會，至少今天他和蘭夢君的婚禮不會這麼順利的舉行。

但是，她現在雖然派了「齊南狂叟」來道喜，却不能知道對方的眞正來意，因為「金嫗」要他等和蘭夢君拜過花堂後再見「齊南狂叟」，也許有她的道理。

心念間，驀聞兩邊响起數聲恭謹低呼：「島主！」

衛擎宇悚然一驚，急忙抬頭，發現他已走樓至下院中，四個麟鳳宮的護院武師正在向他躬身招呼。

他知道，這是「金嫗」「富婆」「姥寶烟」三人特別為他挑選的四名精幹武師，一方面是保護他的安全，一方面供他使喚差遣。

是以，這時一見，立即領首為禮，同時吩咐道：「我們到前面去吧！」

說罷，當先向前走去。

四個精幹武師，恭聲應是，依序跟在他的身後。

五人繞過高大迎壁，穿過屏廊，經大廳的角門，直奔前殿。

所經之處，燈火輝煌，綵綢飄揚，但除了佇立每個角落的男女警衛和來往走動的僕婦侍女，一切是寧靜的。

但是，一出中門，即見燈火明亮的前殿廣院方向，人聲沸騰，鑼鼓喧天，加雜着扯開嗓門的豪放歡笑，亂成一片。

一個精幹武師，急步趨至衛擎宇身側，恭聲問：「島主，是由側門進入，還是由後殿門進入？」

衛擎宇舉目一看，只見大殿後廊和兩端，俱都立滿了相互交談寒暄的武林賀客，不過，靠近後殿門的殿廊兩邊，大都是女眷，當然，也有不少背插寶劍的俠女在內。

一看這情形，衛擎宇一聲沒吭，逕向後殿門走去。

一羣女眷中的幾個背劍俠女一見衛擎宇走來，俱都美目一亮，急忙向後殿門前擠去。

由於幾個背劍俠女的匆促行動，立即引起了其他正在談話的女眷們的注意，是以，紛紛向衛擎宇望來。

這些女眷們中有的見過衛擎宇的，立即歡聲嬌呼道：「啊！我們快過去看，新郎倌出來來了！」

① （未完）



新派俠義傳奇

素手玄功折青鶴

臥龍生・文
盧令・配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金燈門六兄妹在荒郊石屋集合，爲數十黑白兩道高手追蹤而來，黑面神鄭同率領六十多男女老幼現身討償血債，爲金燈門友好齊子川擊退，齊子川並將武當青鶴道長也在外面包圍的人羣之中。王俊等研究一向行事秘密的金燈門，行踪怎會爲外人所悉，據言小秋分析，這次追殺七醜，實是中了張百年的詭計，血手七醜只是被張百年利用的餌，誘引王俊等上鈎，預先排好嚴密合圍之勢，圖一舉殲滅金燈門。言小秋奉命策劃突圍之策，他命黃媚把原負工作交由齊子川，接替蕭飛燕保護王俊安全爲主——

黃媚道：「小妹遵命。」

言小秋低聲道：「咱們的人手太少，六妹還要兼防正門，施援各方。」

黃媚道：「小妹理會得。」

言小秋道：「剛才，小弟分佈的防守之法，但不知諸位是否還能記得？」

羣豪齊聲應道：「記下了。」

言小秋道：「各位請熟悉一下防守形勢，借機生息一下，以備迎敵。」

沉吟了一陣，接道：「在下再重複一句，我們人手少，不希望有任何傷亡，必要時，可以集中人手於大廳之中。」

方昭道：「老四，咱們如若都逐步退入廳中，固可集人力，但也把敵人的實力集於一處了。」

言小秋點點頭，道：「人家早已有預謀，羅網四佈，這本來就是一次死中求生之戰，至少，集中了人手之後，咱們可以選擇對手的機會。」

方昭回顧了黃媚一眼，欲言又止。

於是，金燈門人各自奔向了防守的方位。

大廳中，忽然間靜了下來，只餘下了黃媚和王俊。

王俊拉了一把太師椅，端坐在大廳之中。

黃媚輕步行了過去，低聲道：「大哥，你要不要藏起來。」

王俊搖搖頭，道：「不用了，金燈門既然是堂堂正正的門戶，我們就應該端端正正的坐在這裏。」

黃媚輕輕吁一口氣，道：「大哥，兵刄無眼，暗器亦難防，你如不找一個隱蔽之處，藏起身子，只怕小妹保護不週。」

王俊道：「不用保護我，我已經會放施用手中的短劍，這劍中藏有暗器，我一樣可以取他們的性命。」

黃媚道：「大哥，劍中的飛針太惡毒，如非情非得已，最好不要施用，小妹會盡力保護你。」

王俊不知那裏來的勇氣，一挺胸，道：「六妹，不用爲我擔心，我既是金燈門的掌門人，就應該承受金燈門中所有的災難。」

黃媚也未堅持王俊躲入隱藏之處，嬌軀一幌，閃出廳外，隱失不見。

整座大廳中，空空蕩蕩的只餘下了王俊一個人。

不知道過去了多少時間，大廳外面，突然响起了一聲呼喝。

王俊站起身子，舉步向廳中行去。

只聽黃媚柔和的聲音，傳了過來，道：「大哥，不要動，別管大廳外面的事。」

這時，日近中午。

王俊又退回到原來的座位上。

大廳外兩個人影，疾如流星一般，疾奔而來。

大廳外，四丈處一個高大古柏上，突然響起了一聲斷喝，道：「站住。」

密茂的枝葉中，飄落下一個人來。

一個全身勁裝人，攔住了兩人的去路。是方昭。

兩個向前奔行的人，來勢快，收勢也快，

倏忽之間，停下了腳步。

方昭目光轉動，打量了兩個來人一眼，拱手一笑，道：「在下方昭，兩位怎麼稱呼？」

兩個人，都是穿着一色的天藍勁裝，背插雁翎刀。

年紀很輕，都在二十五六左右。

左首一人吁一口氣，道：「你叫方昭，可是金燈門中人？」

方昭道：「不錯，區區正是金燈門中人。」

兩個人相互望了一眼，道：「金燈門一共有多少人？」

方昭道：「不太多，也不太少，兩位不覺着問的太多些麼？」

左首藍衣人道：「好吧！不管你們有多少人，咱們要找一個作主的出來答話。」

方昭微微一笑，道：「在下就可以作一點小主。」

左首藍衣人道：「作一點，你是金燈門中的老大。」

方昭道：「不是。」

左首藍衣人右手一抬，雁翎刀突然出鞘，閃起了一片寒芒，道：「找你們老大出來。」

方昭沒有拔劍，但目光却盯注雁翎刀上，道：「閣下還未回答在下一句，兩位是那一道上的人物？」

左首藍衣人道：「咱們是淮陽派……」

方昭接道：「淮陽派在江湖上，也算正大門戶，和我們金燈門，有何瓜葛，找我們金燈門作甚麼。」

藍衣人道：「我已說出了身份來歷，已給足了你的面子，你不是金燈門中老大，作不了主，囉嗦個什麼勁呢？」

方昭道：「看兩位這點年紀，只怕也不是淮陽派的掌門人吧？……」

左首藍衣人道：「咱們不是掌門人，但却奉掌門人之命而來。」

方昭笑一笑，道：「要見我們老大，只要請你們掌門人來，至於兩位這點身份麼？只有委屈一下，和在下說說了。」

藍衣人道：「咱們在江湖上走動的人，要憑眞實武功，不是耍嘴皮子的。」

方昭道：「說的也是，兩位動手吧！」

兩個藍衣人互相望了一眼，突然欺身而上，兩把雁翎刀，二龍出水一般，分左右攻了過來。

方昭飄身後退站定，手中長劍出鞘，一式「野火燒天」，金鐵交鳴聲中，封開了兩柄雁翎刀。

兩個藍衣人，微微一怔，立刻又攻上來。

雙方配合佳密，有如狂風驟雨一般，把方昭困於一片刀光之中。

方昭神態從容，長劍不緊不慢，正好封住了兩人的攻勢。

表面上看起來，兩把雁翎刀佔盡優勢，其實，兩人心中之苦，只有兩人知道。

只覺方昭長劍，總是快那麼一點點，佔去了先機。

兩個人，兩把刀，飛舞如電，看上去，威風八面，但事實上，兩個人，却無法越過雷池一步。

在兩個藍衣人而言，這是一場激烈絕倫的惡鬥。

但在方昭而言，却是打的十分輕鬆。

片刻之間，已過百合。

兩個藍衣人冒出了一身大汗，但方昭却仍然是不慌不忙，面不紅，氣不喘，臉上也不見汗水。

搏鬥之中，突聞一個冷冷的聲音，傳了過來，道：「給我住手，沒有出息的東西，不用給我丟人現眼了。」

聽得那呼喝之聲，兩個藍衣人，突然向後退了一步。

方昭也未進襲，收了長劍，抬頭望去。

只見一個六旬老人，身穿藍綢子棉袍，長髯如雪，飄垂胸前，正是淮陽派的掌門人，神刀無敵，萬長青。

兩個藍衣人抹去了臉上的汗珠，躬身一禮，道：「見過師父。」

萬長青冷冷說道：「不知好歹的東西，我算白教了你們一場，人家要殺你們，早就要了你們的命，還有臉和人家纏鬥下去。」

兩個藍衣人羞紅滿頰，一欠身，道：「弟子等無能。」

萬長青道：「給我退下去。」

兩個藍衣人應了一聲，退向師父背後。

方昭目光轉動，只見萬長青身後，一字排列着四個人，年紀都在四十上下，每人背負雁翎刀，都是淮陽派中的精銳。

一個年紀很輕的青衣童子，懷中抱着一把九環金背大砍刀。

這是江湖上很有名的一把刀，也是萬長青仗以成名的兵刄。

萬長青抬抬手道：「閣下怎麼稱呼？」

方昭笑一笑，道：「方昭。」

萬長青道：「閣下在金燈門中排行第幾？」

方昭道：「方老三。」

萬長青說道：「原來是方三爺，在下失敬了。」

方昭道：「不敢當，見名如見人，閣下是淮陽派掌門人，萬老爺子？」

萬長青道：「不敢當，方三爺適才教訓小徒，手下留情，老朽很感激。」

方昭道：「兩位兄台刀法精純，在下只是勉爲其力抵禦。」

萬長青道：「方三爺過謙了，老朽年紀老邁，但這雙老眼還不花，我看的很清楚。」

方昭笑一笑，未再答話。

萬長青輕輕咳了一聲，道：「老朽先謝過不殺小徒之情。」

方昭道：「慚愧，慚愧。」

萬長青道：「私情既罷，老朽倒想請教方三爺一件事了？」

方昭道：「萬老爺子吩咐。」

萬長青道：「老朽此番受人之邀而來，方三爺，想是早知曉了？」

方昭道：「這正是在下心中之疑，淮陽派和金燈門，素來是井水不犯河水，萬老爺子親率貴派精銳來此，頗有興師問罪之意，不知爲何故？」

萬長青一鎖眉頭，道：「方三爺眞的不知道麼？」

方昭道：「在下如是知曉了，怎會推作不知。」

萬長青道：「史家堡的史大官人，是不是貴門所殺？」

方昭搖搖頭，道：「不是。」

萬長青冷哼一聲，道：「史大官人，對淮陽派，三度有恩，手中執有淮陽派的護身金牌，貴門夜入史家堡，殺了史大官人，也等於是砸了咱們淮陽派的招牌，這件事，貴門準備如何對老夫交代。」

方昭苦笑一下，道：「老爺子，無憑無據的，你怎能找上我們金燈門。」

萬長青道：「老朽如是能夠提出證物呢？」

方昭道：「什麼證物？」

萬長青右手伸入懷中，取出一物，道：「這個，方三爺認識麼？」

方昭道：「認識，金燈門的金燈標誌。」

萬長青道：「這張標誌，就留在史大官人的臥室之內，伴着這張金燈標誌的，就是史大

官人的屍體。」

方昭呆一呆，道：「史大官人，確非金燈門所殺……」

萬長青接道：「這個金燈標誌，也非貴派所有了。」

方昭道：「標誌，確是本門所有。」

萬長青道：「是別人僞造的。」

方昭搖搖頭，道：「不是。」

萬長青道：「這就是了，金燈標誌既非別人僞造，它怎會跑到了史大官人的臥室中去，伴着那血淋淋的屍體。」

方昭一時間，想不出解說之詞，不禁爲之一呆。

萬長青道：「方三爺，金燈門在江湖上自許爲替天行道，應該都是坦蕩君子，既然敢殺人，爲什麼不敢認賬。」

方昭道：「老爺子，這中間必有誤會，本門自當給老爺子一個解釋。」

萬長青道：「行！方三爺如何解釋，老朽洗耳恭聽。」

方昭呆住了，一時間，他確然想不出如何去解釋這件事情。

萬長青冷哼一聲，說道：「方三爺，你語塞了。」

方昭道：「萬老爺子，此事來的太過突然，在下確然一時間，也想不出適當的措詞，不過，金燈門的行動，在下全都知曉，史大官人，正人君子，我們爲什麼要殺他。」

萬長青道：「這就是老朽要問的事，方三爺既然無法回答，那就請讓讓路。」

方昭道：「萬老爺子的意思是……」

萬長青道：「我要去見見貴門的老大，要他給老朽一個交代。」

方昭道：「老爺子，敝門老大，就位不過數日，而且，不是江湖人，也不會武功。」

萬長青道：「他還活着吧！而且也不是啞吧！」

方昭道：「老爺子……」

萬長青厲聲喝道：「方老三，你無法釋明，又不讓去路，那是迫老夫硬闖了。」

方昭道：「老爺子，今天來此找我金燈門的，似非止貴派一門……」

萬長青接道：「那是他們的事，和老夫無關，我只要問明白，史大官人爲何被殺，是何人下手的？」

方昭道：「有些事，我雖然是不太明白，但我可以肯定的告訴萬掌門人一聲，金燈門，決沒有殺害史大官人。」

萬長青道：「我要證明，我要很合理合情的解釋，空口白話，無法叫老夫相信。」

方昭笑一笑，道：「掌門人，方某人保證，一定會給貴派一個詳細的說明，只不過時間上，要有一點變動。」

萬長青道：「怎麼說？」

方昭道：「錯開今天，貴門中人，可以選擇任何時間，來和金燈門中人交談。」

萬長青道：「老夫很擔心一件事。」

方昭道：「你擔心什麼事？」

萬長青道：「我擔心錯開了今天之後，很可能會找不到諸位了。」

方昭道：「萬掌門人這樣說，可是怕我們跑了？」

萬長青道：「就算你們跑到了天涯海角，老夫也有辦法找到你們。」

方昭道：「這就是了，那你還怕什麼？」

萬長青道：「我怕錯過了今天之後，諸位屍骨早寒了，我又如何和你們見面啊！」

方昭仰天打個哈哈道：「這麼說來，你非要搶先一步了。」

萬長青道：「不錯，老夫要搶先一步，我先替史大官人報仇。」

方昭冷笑一聲，道：「聽萬掌門人的口氣，似是咱們已經用口舌解決不了。」

萬長青道：「淮陽派在江湖上立足，一向是不欺人，但也不受人的欺侮，恩怨分明，是非清楚，如若貴派無法解說內情，那就只有還老夫一個公道。」

方昭道：「閣下步步逼迫，方某人已退無可退了，今天咱們無法應命，萬老爺子如是堅持不肯答允，那就只有任憑閣下闖進去了。」

萬長青道：「方老三，話是你說的，可別怪老夫出手了。」

一揮右手，道：「給我闖過去。」

隨着揮動的右手，兩個人影，雙龍分水般，由萬長青的兩側閃了出來。

兩道寒光，交進合擊，有如一把巨剪。

方昭一看兩人出刀的手法，已知遇上了勁敵，一吸氣，疾退三步，長劍風擺枯荷，左右搖動，封開了兩柄合擊的雁翎刀。

這兩人，都是淮陽派中的一流高手，刀法精厲，合擊落空，不容對方還擊，立卽刀招一變。

兩把雁翎刀，左送右擊，攻勢凌厲，只見一團刀光。

方昭長劍疾轉，有如瑞雪飛舞，和刀光糾結纏鬥一處。

萬長青冷眼旁觀，發覺方昭的劍招平實中，常有奇學突出。

每每被雁翎刀迫入劣勢時，忽然間有兩招奇怪變化，攻了出來，又搶回失去的平衡。

萬長青一皺眉頭，口齒啓動，欲言又止。

不大工夫，雙方已搏鬥到五十餘合。

但他身側的另兩個隨行而來的壯漢，輕輕咳了一聲，道：「師父，弟子去助兩位師兄一臂。」

萬長青未答應，也未阻止。

這就是默認，不反對的允准。

兩個壯漢摖的一聲，抽出了雁翎刀，合圍而上。

這兩人加入了搏鬥之中，情勢立刻大變。

這四個壯漢，都是萬長青最爲滿意的弟子，也是淮陽派中下一代中四個武功最強的人。

這兩人一出手，形成了的四人合搏，威勢又自不同。

多了兩個人，但增加的威力，却又不止是兩個人了。

奇怪的是，方昭獨鬥兩人是保持了個平分秋色，不勝不敗的局面，但獨鬥四個人時，也是個不勝不敗的局面。

盡管四把雁翎刀，怒潮洶湧，合圍刀光綿密如幕。但方昭却仍能應付過去。

萬長青楞住了，暗暗忖道：看來金燈門下之人，果然是非同小可。

單是一個方老三，就抵住我淮陽門下四大金剛。

原來，這四個中年大漢，都是淮陽門中四個成就最好的弟子，號稱淮陽門下四金剛。

其實，方昭獨鬥四人，也打得十分吃力，只是他盡量保持着外形的平靜，不讓人瞧出來自己是全力在搏殺。

這時，王俊突然大步行出了大廳，背手站在門口，高聲叫道：「老三！退下來。」

自然，這不是王俊的主意，他根本就無法瞧出搏鬥的情形來。

令諭雖然是他口中傳下來，但却是黃媚的主意。

黃媚看出了方昭的吃力的情形，如讓他再搏下去，不出五十合，非敗在對方手中不可。

聽得王俊的呼喝之聲，方昭立時全力反擊三劍。

這三劍，連環而出，如同一招，劍聚銀光，迫開了四人的合擊之勢，閃退五尺。

王俊大聲說道：「老三，退回來啊！」

方昭一拱手，道：「萬掌門人，老大相召，兄弟要去聽命了。」

萬長青冷笑一聲，道：「方三爺，老夫也正要去見貴門老大。」

他口中雖然強硬，但內心之中，却是別有一種想法，忖道：「單是一個方老三，就力敵我淮陽門下四大金剛，金燈門中數兄弟，想來都非泛泛之輩了。」

心中念頭轉動，人却停下未動。

只聽一個清朗的聲音傳入耳際，道：「萬掌門人，也來興師問罪的麼？」

萬長青回頭望去，只見說話的，正是武當派中三鶴之一的青鶴道長。

武當三鶴，名噪江湖，青鶴道長的年紀最輕，但却是劍招最爲辛辣的一個。

萬長青回頭一抱拳，道：「道長，也來找金燈門麼？」

青鶴道長說道：「不錯，金燈門，這幾年鬧得太不像話，貧道受命來教訓他們一番，而且，也準備把幾個罪魁禍首押返武當，聽候掌門人的處置。」

萬長青呵呵一笑道：「是啊！目下貴派掌門人，正在武林盟主任上。」

青鶴傲然一笑，道：「如是敝掌門，不在盟主之位，貧道也不會在這年節期間，率人到此了。」

萬長青道：「金燈門這幾年，確然太猖狂，如是不給他們一點教訓，只怕他們還要不停的鬧下去了。」

目光轉動，打量青鶴一眼。

只見他身後，相隨着六個中年道長，都在三十五六的年歲。

那正是練武人最高成就的境界歲數。

六個隨從道人，各佩長劍，臉色是一片肅穆，一望卽知，是極有成就的劍手。

點點頭，萬長青拱手說道：「老朽來找金燈門，只求瞭解昔年一段公案，既是道長執法而來，老朽只有奉讓了。」

自和方昭一戰，萬長青已然心中明白，單憑淮陽派中力量，決無法對付金燈門。

那知青鶴道長忽然謙虛起來，說道：「掌門人既是和金燈門存有一段公案，自然是也應該趁此了段一下，貧道願爲助力，咱們一起去吧！」

萬長青微微一怔，道：「道長說的是，咱們應該問個明白。」

心中暗道：江湖傳說，青鶴躁急，看來，傳言確不可信，單是這一手，非把淮陽派拖下混水不可了。

青鶴道長身佩長劍，黃色的劍穗，和寬大的道袍，輕飄飄的向前行去。

神情十分瀟洒。

萬長青緊隨在青鶴道長的身側，步履間十分沉重。

青鶴道長却是神態自若，步履輕鬆。

兩人又行進了丈許左右，忽見人影一閃，兩個人攔住了去路。

是于重和齊子川。

青鶴道長伸手摸了一下腰中的劍柄，冷冷說道：「你們是什麼人？」

于重冷冷一笑道：「在下名于重。」

青鶴道長道：「嗯！你是金燈門中的什麼人？」

于重道：「于重，排行老二！」

青鶴道長道：「閣下報名，報的很清楚。」

于重道：「對武當三鶴，咱們一向十分敬重。」

青鶴道長道：「好說！好說！」

于重說道：「道長大駕親臨，不知有何見教？」

青鶴道長道：「聽說金燈門中的老大，才是作主的人？」

于重道：「不錯，不過，如若是不太重大的事，在下也可以作得一點主。」

青鶴道長道：「這是很大的事，只怕非得貴門老大出面不可。」

于重道：「可否讓在下試試看。」

青鶴道長道：「不用試，對貴門而言，這大概是一樁前所未有的重大之事了。」

于重道：「哦！」

青鶴道長道：「閣下可知道，當今武林的盟主，是什麼人？」

于重道：「貴派掌門人。」

青鶴道長道：「不錯，這一任的武林盟主，是我們武當派，貧道正是受了武林盟主之命，特地來找貴門。」

于重道：「找我們金燈門？」

青鶴道長道：「找貴門，貧道要命在身，必需和貴門中老大說說了。」

于重冷笑一聲，道：「道長，既是奉了盟主之命，想必是有爲而來了。」

青鶴道長道：「不錯，咱們的確是有爲而來。」

于重道：「道長準備如何對付金燈門？」

青鶴道長道：「貧道奉到的令諭，是要把諸位押上武當山，聽候盟主的處置。」

于重道：「咱們一無背棄武林正義，二無觸犯武林門規，爲什麼？要把我們金燈門押上武當山去。」

青鶴道人微微一笑道：「于二俠說得很有理，不過，貴道只是奉命行事，押解諸位回山覆命，于二俠，既有道理，那就等見到了敝掌門，再說不遲。」

于重一皺眉頭，道：「道長，如是咱們不肯去呢？」

青鶴道長點點頭，道：「想當然耳，貧道早已在預料之中了。」

于重道：「道長的意思是……」

青鶴道長道：「貧道的意思很明顯，如若貴門不肯遵從令諭，那只有一途可循。」

于重道：「願聞其詳。」

青鶴道人道：「彼此在武力之上，分個高低出來。」

于重說道：「這麼說來，咱們是非打不可了。」

青鶴道人道：「貧道執法，不畏強暴，貴門中人，如是不肯隨貧道上山領罪，可能要後悔無及。」

于重臉色一變，道：「道長，咱們尊敬貴派，並不是害怕貴派。」

青鶴道長道：「很好，很好，既是如此，咱們就不用談下去了。」

右手一擺，六個隨從道人，唰的一聲，抽出了長劍。

于重神情冷肅，道：「道長，眞的要動手麼？」

青鶴點點頭，道：「武當三鶴出口的話，一向是不准變更！」

于重也亮出了兵刃。

眼看雙方就要展開一場搏鬥，突然王俊的聲音，傳了過來，道：「老二，齊子川，請暫住手。」

于重一回頭，道：「有什麼吩咐？」

王俊手執短劍，站在大廳門口之處，道：「快些回來！」

于重怔了一怔，道：「爲什麼？」

王俊道：「咱們金燈門，對老大之命，一

向邊從，我叫你們回來。」

于重道：「好吧！小弟遵命就是。」口氣之中，雖然不樂，但人却依言退回到大廳中去。

青鶴道長哈哈一笑，道：「萬掌門人，看來，金燈門並不似傳言中那麼厲害了。」

萬長青道：「這就是所謂的見面不如聞名啊！」

青鶴道長點點頭，又舉步向前行去。一面高聲說道：「金燈門中人聽着，貧道武當青鶴，奉了武林盟主的令諭，特來收服諸位，如是不棄劍就縛者，格殺勿論。」

說話之間，人已到了大廳前面。

王俊仍然靜靜的站在原處未動，于重、方昭，却攔在了王俊的身前。

蕭飛燕和黃媚，却分站在王俊的身側。

言小秋獨自一個，迎在五尺開外。

只聽他冷笑一聲，道：「站住。」

青鶴道人停下了脚步，道：「你是金燈中的老幾？」

言小秋道：「老四，言小秋。」

青鶴道長道：「言老四。」

言小秋道：「不敢當。」

青鶴道人道：「你叫貧道停下。」

言小秋道：「不錯！要你停下。」

青鶴冷笑一聲，道：「好大的膽子，竟然對貧道如此無禮。」

言小秋道：「彼此既是明目張膽爲敵，實也用不着什麼虛假手段了。」

青鶴道人冷冷說道：「言小秋，你是不到黃河不死心，不見棺材不掉淚了。」

言小秋道：「說的也是，在下一向天生硬骨，有這點怪脾氣。」

青鶴道長道：「我自有辦法，能讓你改一改。」

兩個佩劍道長，應聲而出，把言小秋圍了起來。

言小秋臉色冷肅，道：「青鶴道長，兵刃無眼，如若眞的打起來，只怕會有人傷亡。」

青鶴道長笑道：「把實力集中大門外面，保持着適當的距離，這法子不錯啊！」

言小秋道：「道長，如是一對一的動手相搏，言某人決不找人帮忙。」

青鶴道長道：「貧道執法而來，用不着和你們說什麼江湖規矩了，動手。」

兩個道長應了一聲，嗆的一聲，長劍出鞘，兩道劍光，直對言小秋刺了過去。

就在兩個道人長劍出鞘的同時，言小秋的長劍，也同時出鞘。

一道青芒，疾閃而起。

但聞噹的一聲，兩個道人手中的長劍，被那青芒一下子分擋開去。

原來，言小秋這把劍，完全青銅鑄造，劍身泛起了一片青色光芒。封開了兩個道人的長劍之後，言小秋並未立刻還手，却淡淡一笑，道：「道長，在下……」

青鶴道長冷冷接道：「既然已兵刃相見，似乎是也用不着說條件了，給我殺。」

兩個執劍道人應了一聲，長劍疾揮，連綿刺出。

兩人攻勢快速，眨眼間，各攻四劍。

那武當派，乃天下第一劍派，門中弟子，都是千挑萬選的好資質。兩個道人，又是青鶴選出的好手，聯手合璧，雙劍如出水蛟龍一樣，劍光如電，各極精妙。

言小秋手中的青銅劍，閃起了一道耀目的青虹，捲飛在兩個道人的劍芒中，保持着一種穩定的平衡。

兩個道人，劍如急風驟雨，但言小秋却一直是那麼不慌不忙。

雙方搏鬥了五十餘招，仍然保持個不勝不敗的局面。

青鶴道長一皺眉頭，道：「再上去兩個。」

又有兩個道長，應聲而出。

四柄劍，包圍起了言小秋。

王俊眼看四個人合打一個，不禁心中冒火，冷笑一聲，正要下令于重、方昭等迎戰，却被黃媚示意阻止，道：「大哥，四哥最擅防守，當年曾力拒江北八虎八刀的圍襲，激戰三百招，未分勝敗。」

王俊皺皺眉頭說道：「四個打一個，那不是太不公平了麼？」

黃媚道：「大哥，世上不公平的事很多，所以，才有我們這等人。……」

語聲一頓，接道：「我們的人手太少，一向是以寡敵衆，四哥支持不住的時候，我會看得出來，自會報告大哥，派人助戰。」

言小秋獨拒兩個道人攻勢時，保持個不勝不敗之局，但四個道人的合攻，竟也是同樣的局面。

青銅劍幻起了一片青芒，守的嚴謹無比，四柄長劍，仍然無法越過雷池一步。

不大工夫，雙方又搏鬥了五十餘招。

青鶴道人楞住了，暗暗忖道：這些劍手，都是武當門下第一流的劍手，四個人聯袂出手，威力要比兩個人增強了一倍。

但對方竟仍能從容應付。

忽然間，金燈門的地位，在他心目中，提高了很多。

四個武當劍手，久攻不下，心中也動了怒火，長嘯一聲，各出絕技。

四把劍，同時展開了迅若風雷的攻勢。

但見寒芒大盛，綿密聯合劍勢，佈成了一道劍網，直罩下來。

青銅劍一柱擎天，幻起一片青虹。

但聞一陣金鐵相觸的錚錚之聲，罩下的劍網，忽然間散佈開去。

像一片飄落的雪花，遇上了滾湯熱氣，頓然間，化作無形。

劍氣斂收，寒芒消散，四個武當道人，各執長劍，肅然而立。

每個人臉上，都泛現出蒼白之色。

顯然，這是全力一擊。

言小秋手中執着長劍，臉色是一片平靜。

但從外形看來，言小秋還未出盡全力。

青鶴道長臉上的狂傲之氣，至此已然完全消退。

代之而起的，是一片嚴肅之色。

淮陽派的掌門人萬長青，手中捧着大刀，臉色也是一片凝重。

顯然，他對金燈門的實力，也重新作了估計，暗自慶幸，自己沒有獨自找上門來。

青鶴道長行到了言小秋的身前，低聲說道：「佩服，佩服，閣下高明的很。」

口氣之中，已然大爲客氣。

黃媚沉聲道：「大哥，喝退四哥，換我上去。」

王俊還不大瞭解金燈門，但他隱隱覺着，這五人之中，以黃媚和言小秋的武功最好。也許是，于重、方昭，都有絕技沒有施展出來。

黃媚開了口，王俊只好依照行事，高聲叫道：「老四，回來，六妹去會會青鶴道長。」

言小秋緩緩說道：「本門大哥有命，在下失陪了。」忽然轉身向廳中行去。

青鶴道長道：「慢着，貧道還有話……」

但言小秋恍如未聞，仍然是緩步向前行去，連頭也未回一下。

青鶴道人頓興出一種被人羞辱的怒火，冷笑一聲，接道：「站住……」

但見人影一閃，嬌艷絕倫的黃媚，已橫身攔在了青鶴的身前，道：「道長，有什麼話對我說也是一樣，敝門中戒規森嚴，對掌燈大哥之命，一向不敢稍有違背。」

青鶴道人並非好色之徒，但見了黃姑娘明媚，也有着眼睛一亮的感覺。

他究是出身於正大門派的人，略一定神，恢復了鎭靜，緩緩說道：「那位言少兄，很高明。」

黃媚道：「道長誇獎。」

青鶴道人道：「也許貴門中的作爲，確然都是替天行道的事，但江湖上的傳說，對貴門確有很多不利的批評。」

黃媚道：「江湖上的傳言，並不可信。」

青鶴道人道：「綠林道中人，對貴門大都啣恨極深。」

黃媚說道：「那更應該，證明了我們的淸白。」

青鶴道人道：「但江湖中正大門派，也有很多人，對貴門不諒解，因此，告到武當的積狀，多達數十件。」

黃媚道：「哦！」

青鶴道人道：「這一屆的武林盟主，由本派掌門當値，姑娘想必早已知道了。」

黃媚道：「三年前，武林大會，推擧貴派掌門，主盟武林，現在已經過了三年多了！」

青鶴道人道：「上一屆武林大會，修改了會章，一屆盟主任期，由三年改爲五年。」

黃媚道：「原來如此。」

青鶴道人道：「貧道奉了掌門師兄之命，特來請貴門中人，同往武當山上一行，辯明了是非黑、白。」

黃媚笑一笑，沒有答話。

青鶴道人接道：「本派掌門的武林盟主身份，乃天下英雄大會通過，在武林之中，自有權威，這一點，姑娘想是早已清楚了。」

黃媚道：「這件事，我沒有辦法答覆，要我們掌燈大哥決定……」

青鶴道人接道：「好！那就請你們的掌門大哥和貧道答話。」

黃媚笑一笑道：「道長，可否先聽聽賤妾的私人看法呢？」

青鶴道人道：「姑娘請說。」

黃媚道：「咱們金燈門，沒有奉邀參加武林大會，那是說明白了，我們金燈門，在武林中，微不足道罷了，事實上，我們確是個小門戶……」

青鶴道人道：「但貴門在江湖中的聲望，却是不小……」

目光轉動，四顧了一眼，接道：「貴門中，還有多少人？」

黃媚道：「我說過，小門戶，上下只不過六個人罷了。」

青鶴道人搖搖頭，道：「不可能吧？」

黃媚道：「千眞萬確，信不信，那是道長的事了。」

青鶴道人道：「但江湖上的傳說，金燈門人手遍佈，大江南北，都有你們的耳目，人數之多，何止千名。」

黃媚道：「武林中很多門派，告我們爲非作歹，但本門中人，都個個問心無愧。」

青鶴道人道：「貴門含冤莫白，何不隨同貧道，同往武當山上一行，向盟主說明內情，也好由盟主昭告天下，洗淸貴門的含寃。」

黃媚笑一笑道：「如若是武林盟主，眞能主持正義，咱們金燈門，也不用在江湖中走動了。」

青鶴道人臉色一變，道：「女施主，出言傷害敝掌門，不覺得太過放肆麼？」

黃媚冷冷說道：「我說的是實話，就算咱們掌燈的大哥，要見你貴掌門，也用不着你道長把咱們押回去……」

青鶴道長冷冷接道：「姑娘的意思呢？」

黃媚道：「小妹先要向道長請教一事。」

青鶴道長道：「請說。」

黃媚道：「道長是以私人的身份捲入這場恩怨呢？還是奉了盟主之命而來？」

青鶴道長道：「自然是奉命而來。」

黃媚道：「小妹聽說，凡是武林盟主身份的人，如要拘提同道，有兩個不可缺條件。」

青鶴道長道：「什麼條件？」

黃媚道：「一是原告的狀本，二是拘提金牌，但不知道何人告了我們金燈門？拘提金牌何在？」

青鶴道長怔了一怔，道：「那要看來人的身份，像貧道這樣身份的人，用不着拘提金牌和原告狀本，照樣可以拘人，押回武當山，聽候訊審。」

黃媚道：「我明白了。」

青鶴道長道：「你明白什麼？」

黃媚道：「你是私自來此……」

青鶴道長道：「我現爲武林盟主座前三大護法之一，代爲巡守，執法，怎能算是私人行動？」

黃媚淡淡一笑回頭說道：「掌門大哥，這老道士是私人行動，不是逞强好勝，爲人所用，就是受人挑撥而來，大哥，他該犯何罪？」

王俊道：「蒙混營私，是非不明，應該給他一點教訓了。」

黃媚笑道：「青鶴道長，你聽到了麼？我們掌燈大哥很仁慈，只叫我教訓你一頓就是，你想受些什麼樣的教訓，自己說吧！」

青鶴道長道：「女施主利口如刀，休怪貧道無禮了。」

黃媚笑一笑道：「照這樣說，你想和我打一架麼？」

青鶴道長道：「妳是一個女流之輩，如何是我敵手，換一個人出來，貧道——」

黃媚接道：「不用了，道長只管出劍，你要客氣，我就先攻了。」

說攻就攻，長劍一揚，刺向對方前胸。

青鶴道人只覺那一劍來勢，若點若劈，竟然找不出它攻向的部位，不禁一呆，疾快的向後退了五尺。

黃媚長劍一揚，仍然攻向前胸。

和上次一樣，青鶴道長仍然無法分辨出長劍刺向的部位。

只覺封閃這一劍，十分困難。

青鶴道長又被迫退數尺。

黃媚一連三劍，都是用的同一招術，攻向同一個部位。

青鶴道長也是用一個辦法向後閃避，退開了一丈多遠。

以武當三鶴在江湖上的威名，被這麼一個姑娘家三劍逼退了一丈多遠，實在是一個很丟人的大事。

果然，青鶴道人避過了三劍之後，臉色大變。

黃媚笑一笑，道：「我說過，我的劍招，不太好讓避，閣下似乎是有些不信。」

青鶴道人道：「姑娘，你要小心了。」

話未落口，長劍已然遞上了。

武當派，本爲江湖上著名的劍派，這青鶴道長，又是武當門下，極爲傑出的人。

劍招出手，有如倒掛天河，綿綿不絕的劍招變化，直攻而上。

黃媚手中劍左封，右刺，常常迫得青鶴道長途中撤招，間中也有兵刃相撞的金鐵交鳴之聲。

雙方交手三十招，仍是個不勝不敗之局。

但明眼人，都已看出，黃媚是有意相讓。

自然青鶴道長心中也明白，攻出了第三十六劍之後，突然收劍而退，道：「金燈門中人，果然不凡，貧道領教了。」

黃媚道：「道長心存謙讓，小妹是感激不盡。」

青鶴道長笑一笑，道：「姑娘，今日之事，貧道只怕無法替姑娘掩蓋了。」

黃媚道：「掩蓋什麼？」

青鶴道長道：「貧道要把這件事據實奉告盟主，也就是本派的掌門人。」

黃媚沉吟了一陣，道：「可以，小妹只有個請求。」

青鶴道人道：「貧道能辦到麼？」

黃媚道：「能够，而且，也是你應該做的事。」

青鶴道人道：「那是什麼事？」

黃媚道：「就是把今日之事，據實奉告盟主。」

青鶴道人笑一笑，道：「那個自然。」

黃媚說道：「道長如是要走，恕小妹不送了。」

話雖說的客氣，但詞意之中，却無疑是在下逐客令。

青鶴道人借階下台，還劍入鞘道：「姑娘，貧道今日雖然不能把貴門中人帶走，回山覆命，但並不是說，這件事就此完了。」

黃媚一揮手道：「咱們隨時候教。」

青鶴道人一轉身，道：「走！」帶着武當門下劍士快步而去。

淮陽掌門人萬長青，帶着門下，緊隨青鶴道人身後行去。

黃媚冷冷說道：「萬掌門人，請留步。」

萬長青楞了一楞，停下腳步。

他乃一派門戶之長，如若不理會別人的呼叫，傳揚到江湖上去了，那可是一樁很大的丟人事件。

緩緩轉過了身子，萬長青強自忍下心中的激動，道：「姑娘是找我麼？」

黃媚道：「不錯，正是。」

萬長青道：「咱們素不相識，你找我作什麼？」

黃媚道：「你不是也奉了武林盟主之命，來問罪本門吧！」

萬長青道：「不是。」

黃媚道：「那你來作甚？」

萬長青道：「你們殺了我一位恩人……」

黃媚道：「你要替他報仇，但不知報了沒有？」

萬長青道：「沒有，在下發覺了貴門人，都是超人之能，所以，短短幾年，就在江湖上闖出了名頭……」

黃媚接道：「那是我們金燈門的事，不勞貴掌門人費心，萬掌門人大仇未報，那也不用急着走了。」

萬長青臉一色變，道：「姑娘要留下區區麼？」

黃媚道：「留你下來，答覆我們掌燈大哥幾句話。」

萬長青道：「姑娘不敢留下武當劍士，却把麻煩找上了淮陽門。」

黃媚道：「不論你怎麼想，重要的是，你必須留下來。」

萬長青仰天打個哈哈，道：「姑娘妳好大的口氣，萬某人闖蕩了大半子江湖，還沒有遇上過這樣的事。」

黃媚道：「上的山多遇到虎，今天很不幸的叫你遇上了。」

萬長青伸手取過金背刀，平橫前胸，道：「你們先走，為師斷後。」

黃媚厲聲喝道：「萬掌門人，我已經說明了，諸位不聽從，休怪我手段狠辣了。」

這時，隨同萬長青而來的淮陽弟子，已然快步向前行去。

黃媚冷笑一聲，突然飛身而起一劍劈下。

萬長青大刀迎揮，橫向旁側一帶，希望一招敗敵，先把黃媚手中的長劍震飛。

他手中金背刀，沉重威猛，重達數十斤，希望憑仗手中的臂力，一刀震飛了黃媚手中兵刃。

那知刀劍相觸，只响起了一陣波然輕響，黃媚劍上的陰柔之力，竟然生生把萬長青雄猛的刀上力量，完全卸去。

黃媚劍勢貼刀下划，斬向萬長青握刀的右手。

猛吸一口氣，萬長青忽然間，向後退了三步。

黃媚劍招疾變，一探腕間，隨着萬長青向後的奔退之勢，直刺而出。

這一劍，就勢攻出，劍招快速，萬長青竟然閃避不及。

寒芒過處，穿透了萬長青的握刀右腕。

如是黃媚手中長劍一轉，萬長青右腕勢必被劍鋒絞裂，但黃媚手下留情，停劍未動。道：「萬掌門人，委屈你留下來了。」

左手一抬，點了萬長青的穴道。

這時，向前奔走的淮陽派中弟子，眼看掌門師父被人生擒，個個轉身奔回，意圖搶救。

但聽見萬長青冷厲的說道：「回去，為師的未同之前，你們代我行命，嚴厲約束淮陽派中人，不許離開一步，違令者逐出門牆。」

淮陽門下弟子轉身奔回，準備搶救師父，但聽萬長青一番厲喝之後，立刻回頭而去。

黃媚低聲說道：「萬前輩，我們沒有傷人之意，留下老前輩，只是想查明眞象。」

萬長青說道：「外面的強敵還多，姑娘雖然勇冠三軍，只怕你一人之力，也難是他們之敵。」

黃媚低聲道：「掌門人，金燈門自出道以來，一直和江湖上兇惡之徒，不停的搏殺，週旋，我們一直在接受着冷酷的經驗，我們的人手不多，但是每一個都有着經歷兇險的閱歷，你閣下可以放心，比目下處境還兇險的事，我們也經過。」

萬長青哦了一聲，未再多一言。

青鶴道長的撤走，萬長青的被擒，似乎是對強敵的影响很大，所以，雖然不少人圍攏了上來，但却沒有人再立刻衝上。

黃媚也未再向外衝殺，雙方又形成了一個對峙之局。

扶着萬長青行入大廳之中。

這時，王俊懷抱金劍，端坐在廳中一張太師椅上。

黃媚扶着萬長青，在一張椅上坐下，道：「這是我們的掌燈大哥，兩位談談吧！」

萬長青身上三處麻穴被點，只是失去了抗拒之力，但他的頭腦還可以想，口還能言。

放下了萬長青之後，黃媚嬌軀一閃，人又離開了大廳。

大廳中只餘下萬長青和王俊兩個人。

輕輕咳了一聲，王俊緩緩說道：「萬掌門人，貴門派對本門很似乎有多成見？」

萬長青道：「談不上什麼成見，在下來找貴門中人，只是替一位故舊報仇。」

王俊道：「你能够肯定，那人是我們殺的麼？」

萬長青道：「貴門有殺他的能力，也有這個傳言，所以，在下找上了貴門。」

這時，蕭飛燕快步行了過來，蹲下身子，替那萬長青包紮起傷勢。

萬長青輕輕吁一口氣，接道：「不過，現在，在下已經改變了看法。」

王俊道：「什麼看法？」

萬長青道：「金燈門中人的武功，太出了在下的意料之外，所以，我覺着在下過去的看法，也許錯了？」

王俊道：「哦！說說你現在的看法。」

萬長青道：「以金燈門中人的武功，實也用不着暗施偷襲，就算明目張膽的找上門去，也可以殺了他。」

王俊點點頭，道：「金燈門的各種事務，我只能瞭解個十分之七八，不過，在下可以奉告掌門人的是，金燈門中如若做錯了什麼，都會有一個交代。」

萬長青歎口氣道：「貴門的行動，太過神秘，所以，江湖上有很多的傳說，對貴門十分不利。」

王俊道：「金燈門是個只求心安，為所當為的組合，我們不想揚名於世，也不願爭利人間，進入金燈門的人，都有一個志願，那就是奉獻自己為人間做些有益的事。」

萬長青道：「好博大的思想。」

王俊道：「萬掌門人，在下有事請教，不知可否據實見告？」

萬長青道：「掌門人但請吩咐！」

王俊道：「我們的行動，很隱密，諸位怎會找上此地。」

萬長青道：「有人告訴了諸位的行踪。」

王俊道：「什麼人？」

萬長青道：「那人，那人……」

那人了半天，說不下去。

王俊道：「萬掌門人，你不敢言明，可是有難言之隱。」

萬長青搖了搖頭道：「不是，不過，那人的面目很平凡，在下無法說出他的特徵來。」

王俊道：「是什麼樣一個人，你總該有些記憶吧！」

萬長青道：「一張很平凡的面目，一張很會說話的嘴，很詳細的說明了貴門的行踪，不過，他的面目太平凡，平凡的找不出一點特徵，所以，在下無法說他形貌。」

王俊道：「還有很多江湖同道，都在同一時間內，趕來了此地，是否接到了通知呢？」

萬長青道：「大概是吧！」

王俊道：「江湖上好像是有一個規矩，在過年之時，都掛刀封劍，不開殺戒，但諸位，却在過年之時，趕來了此地。」

萬長青道：「江湖上，確有這麼一個規矩，至少要過了元宵節，才能佩刀掛劍，行走江湖，但是對你們金燈門來說，這情形就大不相同了。」

王俊道：「為什麼？」

萬長青道：「因為，貴門一向行踪神秘，有如見首不見尾的神龍，那就沒有法子計較年節了。」

王俊道：「唉！萬兄，在下有件事，想不明白，請教萬兄了。」

萬長青道：「不敢當，王兄吩咐。」

王俊道：「我們金燈門，自信沒有作什麼為害人間的事，為什麼正邪兩道中人，都對我們存有着很強烈的仇恨之心。」

萬長青沉吟了一陣，道：「這中間的道理，在下也不能肯定的回答是什麼?但貴門做事，一向是不留餘地，再加上行踪神秘，造成了江湖一股怪流，這也許就是正邪兩道中，却不能和貴門和平相處的原因了。」

王俊笑笑道：「萬兄，這一次，包圍敝門的人不少吧！」

萬長青道：「相當的多，不過，武當的劍士之外，還有很多正大門戶中人，不下六七十位之多……」

王俊接道：「他們為什麼不見攻來？」

萬長青道：「因為，武當派是這一屆的武林盟主，所以，大家都讓了他們三分，目下武當派人已撤走，其他的門派，是否會立刻發動，在下就無法斷言了。」

王俊道：「貴門何以先行出手呢？」

萬長青赧然地道：「因為，在下報的是私仇……」

似是突然間，想到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口氣一變，接道：「掌燈人，在下來此之前，聽說，少林寺也有兩位大師趕到，但他們為何來此，在下就不得而知了。」

王俊閉目沉思了一陣，說道：「萬掌門人，你覺着，金燈門目下的處境，應該如何？」

萬長青還未來及答話，廳外已傳進來兵刃交擊和厲喝之聲。

輕輕吁一口氣，萬長青緩緩接道：「又打上了。」

王俊從未經歷這樣的事，有些情不自禁的問道：「萬掌門人，聽外面打的很激烈吧？」

萬長青微微一怔，道：「掌燈人，你聽不出來麼？」

王俊道：「在下不會武功。」

萬長青怔了一怔，說道：「掌燈人不會武功？」

王俊笑笑，道：「萬掌門人，可是覺着很奇怪？」

萬長青道：「確然有些奇怪……」

忽然哈哈一笑，接道：「掌燈人，你的武功大約已到了不着皮相的境界，在下確實有些看不出來。」

王俊道：「那是在下根本不會武功，所以，你瞧不出來。」

萬長青道：「貴掌燈的屬下，個個如生龍活虎，掌燈人的武功，自然是更為高明了。」

王俊苦笑了一下，道：「在下希望萬掌門人相信，我眞的不會武功。」

萬長青道：「哦！這眞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了。」

王俊道：「萬掌門人，你看這一場搏鬥下來，會是什麼樣的結果？」

萬長青凝神傾聽了一陣，道：「這個很難說了，目下打鬥的非常激烈。」

王俊道：「聽兵刃相擊之聲，似是還在展開一場混戰。」

萬長青道：「貴門中人的武功，似是極為高強，但來的人手太多，只怕很難免鬧出流血慘事了。」

王俊道：「我也正為此擔心，覺着這一戰可能造成不堪收拾之局。」

忽見人影一閃，剛剛替萬長青包好傷勢的蕭飛燕，突然又去而復返，道：「大哥，敵勢強大，外面搏殺激烈，三哥身受四處刀傷，六妹動了怒火，已劍劈七敵，正在大開殺戒。」

王俊一皺眉頭，道：「老二呢？」

蕭飛燕道：「二哥，和齊老三並肩拒敵，也只是力堪自保。」

王俊道：「四弟呢？」

蕭飛燕道：「四哥剛調息完畢，接替了小妹，但他一面力拒強敵，一面還要顧及二哥，攻勢上，大打折扣。」

王俊道：「去叫老三下來休息。」

蕭飛燕道：「三哥裹傷苦戰，堅不肯退，看來要大哥下令，他才會退下來了。」

王俊哦了一聲，站起身子。

萬長青輕輕吁了一口氣，道：「掌燈人，老朽可否也去瞧瞧？」

王俊略一沉吟，道：「好！五妹，解開萬掌門人的穴道。」　④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東方英·文
盧令·圖

虎胆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文天華遭人嫁禍，數名少女蝟集京陵，向他興負情之師，文天華挺身力辯之際，應天府捕頭突率人到來，說是有人控告他有傷風化罪名，要他往府衙一行，文天華隨之前往，府尹略問數語便命收押，晚間文天華發覺加諸身上鐵鍊並非凡品，以他功力竟無法將之掙斷，後得暗中潛進牢房的鍾山大俠告知，方知那鐵鍊竟是「鎖龍愁」，更獲知此次冤獄是由段芝霖發動，必欲置他於死地。翌日，府尹提審，文天華力辯，府尹命提文府家丁文忠對質，文忠誣指窃聽的文天華與友談及造反事，府尹喝令據實說出——

巧佈移花計　勇救雙姝還

文忠道：「小人怕主人察覺，不敢過於接近，聽得不大清楚。」

莫大人「哼！」了一聲，道：「當時與你主人商量殺官造反的那些人你可認得？」

文忠道：「小的不知道他們的姓氏名誰，但見了面之後，還能認出他們來。」

莫大人呼喝一聲道：「帶趙謀，李成！」

趙謀李成帶上來了，文天華抬目望了他們一眼，彼此完全陌生，根本就不認識。

莫大人一拍驚堂木喝問道：「趙謀李成你們可認識一旁那人？」

趙謀李成一面叩首，一面齊口同聲地道：「認識，他就是要我們合夥同謀的文公子。」

莫大人目光厲害的向文天華臉上一罩，道：「文天華，你現在還有什麼話說。」

文天華道：「晚生沒有什麼話好說。」

莫大人臉色微微一緩，說道：「你既然沒有話說，那你就把你策劃殺官造反的經過情形，一一說了出來，本官將格外施恩，替你設法開脫。」

文天華搖了一搖頭道：「我也沒有什麼可招供的。」

莫大人氣得兩眼一翻，大喝一聲，道：「大膽逆民，本官好言開導於你，你竟如此冥頑不靈，辜負本官一片仁善之念……來人呀！大刑伺候！」

「喏！」八個彪形大漢，應聲抬進來一個鐵做的架子，向大堂之上一放，八人一十六道凶光，一齊射向文天華。

這種刑具，應天府是沒有的，據說只有黑獄之內有一具，名稱「七刦化生橋」，有着令人難以想像的威力，一被套上之後，任是鐵打金剛銅澆羅漢，功力通天的人也是承受不住。

文天華聽說過這種刑具，當下不由得臉色一變，嘀咕起來……。

莫大人一拍驚堂木，喝道：「文天華，你是招也不招？」

文天華暗暗嘆息一聲，一咬鋼牙，道：「晚生沒有什麼可招供的。」

莫大人驚堂木重重的一拍道：「上刑！」

兩個彪形大漢，邁步走向文天華左右一挾，伸手抓在文天華肩頭上。

文天華暗中吸了一口眞氣，把功力提聚起來……

就在文天華即將架上「七刦化生橋」的時候，忽然閃身進來一人，與莫大人耳語了幾句

話，莫大人神情楞了楞，一揮手阻住了行刑。

然後，莫大人在全堂愕然之下，起座就向那旁坐便服老人道：「古翁，王府說話了，愚意是最好稍緩一下，不知古翁以為如何？」

莫大人說話的聲音够輕够小，但却瞞不過文天華的耳目，因此不由得一楞，忖道：「王府怎會出頭替我說話？」

一念未了，只見那便衣老人沉思了一下，點了一點頭，起身走了出去。

莫大人一揮手道：「文天華，本官再給你一個機會，你回去好好的想一想。退堂！」

莫大人退了下去，文天華也被送回到原來的牢房，他險逃一刦，也帶回了一個百思不解的謎。

三天過去了，應天府沒有再開堂審問文天華，同時，丐帮與鍾山大俠也沒有進一步的消息傳進來，文天華一頭納悶，頓時有着與世隔絕孤獨空寂之感。

這種孤獨空虛的壓力，對文天華來說，是一種新的體認和新的經驗，使他心理上產生了一種難以忍受的激動。

他這時才曉得一個壯志凌雲的人，要他寂寞的虛擲光陰，是多麼痛苦的抉擇。

深夜，正當文天華被空虛寂寞壓迫得坐臥不安的時候，牢頭悄悄的帶進來一人。

來人全身包裹在一件黑色寬袍之內，他呈驗過丐帮信物之後，解開寬袍，現身在文天華眼前的竟然又是一個文天華。

文天華心裏是又激動又感動，但却找不出適當言語表達他這時的心意，他伸出雙手，緊緊的握住那人的雙手，搖撼了一下，只說了一句話：「有勞你了。」

那人微微一笑，從腰中取出一枝鋼針，三撥兩撥的，就把文天華身上的那副無人解得開的「鎖龍愁」解開了。

文天華心中一動，輕「啊！」了一聲，說道：「您敢情是巧手陰陽易大先生，這如何使得……。」

巧手陰陽易大先生一笑道：「驅逐韃靼人人有責，我如何使不得，你快去吧。」

文天華搖了一搖頭，披起那件寬大的黑袍，向巧手陰陽易大先生一抱拳道：「請為國珍重！」

巧手陰陽易大先生點了一點頭，文天華轉身大步走出了應天府的大牢。

文天華走出了應天府大牢之後，第一個見到的人就是鍾山大俠，而他說的第一句話便是責問鍾山大俠：「老哥哥，你把易大先生弄來頂替小弟，太不應該了。」

鍾山大俠笑道：「這是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有什麼應該不應該，何況，這也是他應盡的責任。」

文天華搖頭苦笑道：「可是這叫小弟如何敢當。」

鍾山大俠道：「他又不是替你個人做事，你有什麼不敢當，而且，用他頂替你，將來的作用才大哩！」

最後一句話，則說得不錯，他如果能進入「黑獄」，實是有着非常大的作用，文天華點頭一嘆，道：「可是那『七刦化生橋』，說不定就能先毀了他。」

鍾山大俠道：「你放心，毀不了他的……現在，不談他了，走，我們去先把你的容貌改了。」

文天華自己就懂得不少易容之術，但鍾山大俠找來替他易容的人，却是此道中的高手，替他做得一勞永逸，無需提心吊膽怕出毛病。

現在的文天華，成了一位三十多歲的不第秀才，有着熱中於名利的性格。

易好了容，文天華笑道：「鍾老哥，想不到段芝霖這樣一來，倒是帮了小弟一個大忙，把我私人方面的一切糾紛都解除了，這樣我們更可專心一志的做我們的事了。」

鍾山大俠道：「但願如此。」

文天華微微一怔，道：「鍾老哥，可是又有了新的麻煩？」

鍾山大俠把語氣放得和緩地道：「這幾天我們正忙着你的事情，沒想到翡翠雙姝突然失踪了。」

文天華一震道：「有什麼綫索沒有？」

鍾山大俠道：「暫時還沒有找出任何綫索，也不知她們姊妹是被人刦持走了呢，還是別有原因？」

文天華道：「關姑娘她們呢？」

鍾山大俠道：「她們暫時就留在素素府中了。」

文天華沉思了一陣道：「小弟的事情，現在有那幾個人知道？」

鍾山大俠道：「除了老夫和你自己外，就是替你入獄的易大先生和丐帮二丐了。」

文天華道：「剛才那替小弟易容的那位算不算？」

鍾山大俠道：「不算。」

文天華輕輕嘆息一聲，說道：「你們準備滅口？」

鍾山大俠搖了搖頭說道：「沒有這個必要，因為他是丐帮弟子，只知道奉命替你易容，並不知道你是什麼人，同時，他這時已首途前往雲南去了，我們這裏的事情未了斷之前，他不會再回到中原之地來。」

文天華點了一點頭道：「舍下……。」

鍾山大俠道：「不能讓他們知道，因此你也不能再和他們接觸，一切關係，你都得從頭做起。」

文天華搖首而笑道：「這突然之間的轉變，倒叫我茫然不知所從了。」

鍾山大俠道：「凡事欲速不達，我們只有慢慢來了。」

文天華一面與鍾山大俠談着話，一面腦念飛轉，忽然想起一事，「啊！」了一聲，道：「鍾老哥，有一件事情，使人非常迷惑。」

「什麼事？」

文天華道：「當小弟面臨『七刦化生橋』厄運的時候，王府忽然有人出面說了話，因此小弟才得倖逃一刦，王府怎會替小弟說話呢？委實令人百思莫解。」

鍾山大俠一笑道：「這有什麼奇怪，還不是一個『錢』字。」

文天華恍然而悟地笑道：「原來是你們的安排，小弟這就不必多慮了。」

鍾山大俠話鋒一轉道：「目前當急之務，就是找尋翡翠雙姝，如果不能把她們找出來，我們原來的計劃就沒有藉口了。」

文天華沉思了一下道：「你看會不會是段老賊暗中下的手？」

鍾山大俠道：「有此可能，但是，查無實據……。」

話聲未了，忽然傳來二三聲笛聲，鍾山大俠話聲一頓，接着說道：「丐帮有消息來了。我們快去吧。」

他們事先早有愼密安排，彼此無需照面，鍾山大俠與文天華掠出談話的地方，在城隍廟門前石獅子脚下，找到了一張字條，上面寫着：「湯山之麓。」四個字。

鍾山大俠與文天華不稍猶豫的越城而出，直奔湯山，到得湯山，丐帮又留得有新的暗號，他們在湯山深處找到了一座山莊。

那山莊佔地不大，房屋不多，屹立在夜暗裏靜悄悄的沒有一點聲音。

鍾山大俠與文天華都是藝高膽大之人，當

下提氣輕身，就飛身進了那山莊，經過一番搜查之下，可是並沒有找到翡翠雙姝，也沒有發現可疑的地方。

看來這是一戶安份守己的人家，全莊住了四對夫婦，一老三少和七八個小孩，顯然是祖孫三代同堂的福慶之家。

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兩人只好相視一笑，飄身而起，就要退出那山莊。

正當他們身形已起，人尚未脫出院牆之際，忽然從牆脚之下發出一陣桀桀厲笑之聲，接着只見人影閃動，由外而內的現身十幾個人，把他們凌空截了下來。

如說他們被截了下來，倒不如說是自己留了下來，因爲他們找還找不到他們啦！那會不把握這個機會。

鍾山大俠與文天華身形一墜，落在不甚寬大的庭園之中，四道精光一閃，定在一個枯瘦老人身上。

從各方面看，那枯瘦老人都高人一等，鍾山大俠與文天華的招子不空，自然就選定了那枯瘦老人。

那枯瘦老人見鍾山大俠與文天華被圍之下，居然鎭定如恆，沒有絲毫慌張驚亂的神情，料知來者不善，當下揮了一揮手，壓住了虛張作勢的恫嚇之聲。

雙方沉默的對望了片刻，那枯瘦老人乾咳了二三聲，冷然道：「老夫五行掌侯奇，兩位報上名來。」

鍾山大俠笑了一笑，道：「原來尊駕就是侯奇，眞碰巧了。」

五行掌侯奇一怔道：「你要找老夫？」

鍾山大俠道：「有一筆朋友的帳，早就想找你算一算了。」

五行掌侯奇冷笑一聲，沉聲道：「報上名來。」

鍾山大俠道：「老夫鍾進！」

五行掌侯奇臉色一震，道：「你就是鍾山大俠？」

鍾山大俠微微一笑道：「你以爲鍾山大俠是怎樣的樣子？」

五行掌侯奇抱起雙拳，冷淡敷衍地道：「久仰！久仰！」目光一轉，落在文天華身上。

文天華對着他的目光一笑道：「在下五行老祖姜公望。」

五行掌侯奇眉頭微微一皺，道：「五行老祖……哼！你小子找死！」

他並不笨，馬上就聽出文天華在調侃他，怒氣一冲，揮手一掌，一股淩厲的掌勁應掌而出，向着文天華當胸壓到。

文天華單掌一立，正要吐勁還擊之際，鍾山大俠忽然搶先揮出一掌，迎住了五行掌侯七的掌力，兩股掌力一接，五行掌侯奇被震得雙肩齊幌，脚下退了一步，鍾山大俠却是屹立如山，紋風未動。

文天華目光一轉，只聽鍾山大俠傳音道：「你是一隻伏兵，不可暴露過早，以免他們臨時變計。」

文天華暗嘆一聲，忖道：「薑到底是老的辣，我就沒想到這一點。」

目光一回，再次投到五行掌侯奇身上，只見五行掌侯奇雖然被鍾山大俠震退了一步，臉上却無驚悸之色，只點了一點頭道：「鍾山大俠名動武林，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端的好强勁的掌力。」

話聲忽然一頓，接着發出一陣桀桀獰笑，道：「只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你鍾山大俠沒有機會活着出去了。」

鍾山大俠微微一笑道：「能不能活着出去，那是另外一回事，老夫只問你，翡翠雙姝現在何處？」

五行掌侯奇「嗤！」笑一聲，道：「自己已經死到臨頭，虧你還有心事多管別人的閒事，……告訴你，你還不是莫可奈何……不錯，你們沒有找錯地方，她們就在這裏！」

鍾山大俠道：「此話當眞？」

五行掌侯奇道：「只要你們束手就擒，老夫保證你們馬上就可以見面。」

鍾山大俠點頭道：「好，有你這句話就行了，咱們似乎也用不着多費唇舌了，老弟！擒賊擒王……。」

文天華如响斯應，鍾山大俠話聲未了，他身形已動，快逾閃電，人影一幌，便到了五行掌侯奇身前，右手一探，就扣住了五行掌侯奇腕脈。

五行掌侯奇臉上驚容一現就僵住了，因爲他念頭都沒有轉過來，就落到了文天華手中，叫他那能不驚悸欲絕。

文天華聲音一沉道：「姓侯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可不可以見到翡翠雙姝？」

五行掌侯奇顯然被文天華這身絕世武功震驚得失去了神智，楞了好半天才緩過氣來，威風頓失地道：「你們要怎樣？」

其實文天華的話已經說得非常明白，五行掌侯奇神智驚慌之下，根本就沒有聽清楚，所以有此一問。

鍾山大俠道：「我們可以就此毀了你，也可以毫髮都不傷你的。」

五行掌侯奇道：「此話怎講？」

鍾山大俠道：「你把翡翠雙姝交出來，我們拔腿就走，對你毫髮無傷。」

五行掌侯奇道：「我要不呢？」

鍾山大俠道：「你說不之前，最好多想一想，你脫不脫得了身……。」

目光微微一轉，掃視了圍在四週的那些漢子一眼，輕笑一聲，接着道：「還有你死之後，他們能不能擋得住我們。」

五行掌侯奇不是無名之輩，自有識人之明，剛才文天華那一手，他心裏有數，他既然不行，其他的人更是不用說了，就是仗着人多爲勝，只怕也奈何不了他。

五行掌侯奇暗中嘆了一口氣，傳音道：「可惜我不能完全作主。」

鍾山大俠也以傳音詢問道：「誰能完全作主？」

「站在最後面的那個黃衣漢子，……。」

文天華五指一收，暗中以截脈手法制住五行掌侯奇穴道，接着一鬆手，身形就一拔而起，向着那黃衣漢子撲去。

那黃衣漢子的反應相當靈敏，文天華身形一動，立時有所驚覺，當即大喝一聲，道：「用暗靑子招呼他……。」

他的驚覺不算不快，可是文天華的身形更快，受命的人暗靑子還來不及出手，文天華已到了他頭頂上。

那黃衣漢子心神一凜，大喝一聲，舞起手中一對判官筆，攻向文天華。

文天華冷笑了一聲，分花拂柳，人已穿破筆影，一射而下，右手一探便向他筆身之上抓去。

那黃衣漢子全力擋不住文天華下撲之勢，心中已是着慌，手中慢得一慢，判官筆便到了文天華手中。

文天華得理不讓人，右手奪得那黃衣漢子一隻判官筆，左手屈指一彈，一道凌空指力同時襲向那黃衣漢子「肩井穴」。

那黃衣漢子被打了個心慌意亂，那還有還手之力，口中發出一聲悶「哼！」便僵立不動了。

文天華雷霆般的攻擊，不但看得大家目瞪口呆，就鍾山大俠見了也是大爲驚嘆不已，他就沒有想到文天華的功力已經到了這般高絕的境界，顯然已經超過了自己數十年的修爲。

大家的呼息都窒息了一下，當大家恢復神智的時候，文天華已提着那黃衣漢子掠回五行掌侯奇身前，把那黃衣漢子摔落在地上了。

那黃衣漢子鼓着眼睛，怒視五行掌侯奇，冷笑一聲，道：「姓侯的，你太不講江湖道義了。」

五行掌侯奇反唇相譏道：「你講江湖道義，那就看你的了。」

那黃衣漢子悻悻的道：「我鐵筆判生死杜不凡可不是貪生怕死的人。」

鍾山大俠一笑道：「人死了可不能復生，但你今天交出了翡翠雙姝，只要你有本事，照樣還可以要回去，是不是？」

鐵筆判生死杜不凡猶豫了一下，一嘆道：「去把翡翠雙姝放出來。」

當下便有二個漢子奔入屋內，片刻之間，便把翡翠雙姝領了出來。

翡翠雙姝花容憔悴，神色黯淡，顯然已經吃了不少苦頭，鍾山大俠打量了她們一眼道：「你們能夠走麼？」

素素道：「可以。」

鍾山大俠道：「我們先走！」一揮手，帶着翡翠雙姝越牆而去。

文天華待得鍾山大俠與翡翠雙姝越出牆外，這才雙手齊出，解開了五行掌侯奇與鐵筆判生死杜不凡兩人穴道，抱了一抱拳，道：「得罪了，咱們後會有期！」身形一幌，便在他們眼前失去了蹤影。

文天華身形奇快，追上鍾山大俠他們的時候，他們不過離開山莊三四十丈左右。

文天華追上他們之後，彼此都沒有說話，只隨着鍾山大俠放腿急馳，一直奔行了二十多里地，才止步停了下來。

這時，翡翠雙姝已是跑得嬌喘吁吁，上氣不接下氣了。

前面有一間簡陋的茅草房子，鍾山大俠指着那間茅草房子道：「老夫這裏有一位朋友，先休息一下，到了晚上才回城去吧。」

房子雖然是非常簡陋，外面倒是整理得很是清爽，鍾山大俠在門外輕叫了一聲：「老瘤子……。」

屋裏當時沒有回聲，鍾山大俠回首一笑，道：「主人不在家，咱們就自己進去吧。」

說着，當先向前，伸手推門而入，翡翠雙姝與文天華隨後而入，屋裏有現成的茶水，娟娟找出飯碗便替大家倒水……

驀地，外面傳來一陣衣袂飄風之聲，接着，有人清脆的叫了一聲：「老瘤子！」那是一個女孩子的聲音。

話聲一落，推門進來一個女孩子，那女孩子一現身，鍾山大俠與文天華內心之中都有點不自在起來。

敢情，那女孩子不是別人，正是五福莊那個丫頭輕雲，輕雲沒有見過鍾山大俠的面，自然不認識現在的文天華，但她此時此地現身出來，似乎來得太巧了，因此鍾山大俠與文天華都不能沒有警惕之念。

輕雲單身而來，見了滿屋子的人，臉上沒有一點意外的表情，明亮的目光，向他們四人臉上一掃，然後落回鍾山大俠臉上，微一欠身道：「晚輩如果沒有看錯的話，你老前輩想必就是名震天下的鍾山大俠鍾老前輩了。」

明人眼裏不揉砂子，鍾山大俠的江湖名望，既然被對方一眼看出了身份，自然不能再否認，當下只有哈哈一笑道：「姑娘好利的一雙慧眼，不錯，老夫就是鍾進。」

輕雲笑了一笑，轉向翡翠雙姝一點頭，道：「兩位想必就是翡翠雙姝了。」

素素冷笑一聲，說道：「是翡翠雙姝又怎樣？」

輕雲輕笑一聲，道：「兩位請莫誤會，小妹並無惡意。」

娟娟「哼！」的一聲，說道：「你是什麼人？」

輕雲道：「小妹輕雲，來自五福莊……」

話聲微微一頓，秀目轉向鍾山大俠望了一望，含笑接道：「小妹是什麼人，鍾大俠必然早已知道了。」

鍾山大俠暗中一凜，忖道：「看來我的一舉一動，都落在他們的眼中了，他們……。」

他們的來歷，鍾山大俠可說完全不清楚。

鍾山大俠心中嘀咕，心裏更不好說什麼話，只好發出一陣大笑，把內心之中的惶恐掩蓋過去。

輕雲把話點到爲止，並不追逼鍾山大俠，當鍾山大俠笑完後，接着，開門見山的道：「小妹乃是奉了我家莊主之命，前來相迎兩位姊姊，到敝莊暫住。」

文天華一直都未說話，這時忍不住問道：「彼此素不相識，貴莊主用心何在？」

輕雲顯然沒有把注意力放在文天華身上，聞言目光一轉，打量了文天華一眼，道：「沒有任何用心，義伸援手而已，尊駕信不信？」

文天華道：「在下很難相信。」

輕雲笑了一笑，道：「尊駕最好相信敝莊主，因爲目前她們已經不能回金陵城中去了，而敝莊正是她們最安全的避難之所。」

文天華冷然一笑，道：「金陵城中數千萬人口，我就不相信安不下翡翠雙姝兩姊妹。」

輕雲道：「也許金陵城中藏得住翡翠雙姝，可是，這對你們並沒有什麼好處，只有替你們增加累贅，令你們縛手縛脚而已。」

輕雲的話，說得不錯，也是事實，段芝霖既然出了手，就不會善罷甘休，他有了將軍府的靠山，就能利用應天府的地方力量，把一個金陵城搜得翻了轉來，翡翠雙姝縱然藏身得住，也必大傷腦筋，如果因此影响到整個大局，那就問題大了。

文天華皺了一皺眉頭，道：「我們很願意相信貴莊主，可是，我們不能單憑姑娘這一句話……。」

一語未了，屋外傳來一陣步履之聲，接口道：「在下親口向各位保證如何？」

話聲未了，張光世已單身走了進來，並且向鍾山大俠抱了一抱拳，道：「在下張光世，有幸得識老前輩芝顏。」不用介紹，人家已經認識他們了。

鍾山大俠抱着拳，搖頭苦笑，道：「老夫個人認栽了。莊主有何吩咐？」

張光世一欠身道：「吩咐不敢，在下向老前輩討教。」

鍾山大俠道：「老夫洗耳恭聽。」

張光世打量了文天華一眼，道：「這位是……。」他天大的神通，也沒想到當前的人就是文天華。

文天華抱拳接口道：「在下姜公望。」

張光世猶豫了一下，訕訕的一笑，道：「鍾老前輩，在下想和你個人談一談。」

鍾山大俠搖頭道：「不必，老夫的朋友都可以相信得過，莊主有話，但請直言。」

張光世被說得紅了一紅臉，哈哈一笑道：「老前輩痛快，在下遵命。」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一指輕雲，道：「第一，在下向老前輩坦白，輕雲並不是什麼丫頭，她乃是在下的一位小師妹。」

鍾山大俠微微一笑，說道：「恕老夫失眼了。」

張光世接着又道：「第二，金陵王吳王妃，實乃在下義姊……。」

鍾山大俠暗中「啊！」了一聲，忖道：「敢情此馬來頭眞還不小。」有了第一第二，想必還有第三，鍾山大俠冷靜的等着張光世的下文。

張光世緩緩的吁了一口氣，接着道：「王府與將軍府有着一道鴻溝，這就是在下挺身而出的理由。」

他倒是一位簡捷明快的人，要言不繁，三言兩語，把要說的話，都說出來了。

鍾山大俠微微一笑，說道：「莊主倒是坦誠不欺。」

張光世道：「在下是一片赤誠。」

鍾山大俠道：「老夫不願過問他們官府之中的明爭暗鬥。」

張光世道：「在下也不是官府中人，在下之來，也不干預官府中事，因爲將軍府有了江湖中人，所以在下的對象也是江湖中人，老前輩望重金陵，目標相同，因此在下敢膽冒昧攀交，可否？但憑老前輩一言。」

鍾山大俠一笑道：「要是老夫不同意呢……哈哈！哈哈！……莊主坦誠，老夫可以點頭……但……。」

張光世目光如炬，望着鍾山大俠目不轉睛，不驚不擾的道：「老前輩有什麼條件，請直說明言。」

鍾山大俠面色一正道：「我們可以暫時合作，但老夫不能保證我們將來一定是朋友。」

張光世道：「這一點無需老前輩保證。」

鍾山大俠點了一點頭，道：「此外，請見告令師尊號。」

張光世毫不猶豫地道：「在下藝出天山支脈抱犢老人門下。」

鍾山大俠心中一楞，他眞沒有聽說過抱犢老人其人，但他不便失禮，只好一抱拳道：「久仰！久仰！」

張光世目光一轉，向着翡翠雙姝點頭一笑，道：「兩位姑娘意下如何？」

素素道：「樂於就食貴莊。」

張光世道：「兩位姑娘太客氣了，兩位是敝莊的貴賓，……各位請吧。」

鍾山大俠道：「素素娟娟，你們先到五福莊去吧。」

張光世微微一怔道：「兩位爲什麼不一路去喝一杯水酒？」

鍾山大俠道：「我們另外還有別的事要辦，改日再去貴莊拜候你吧。」

張光世一抱拳道：「兩位已然另有要事，那麼在下先行保護兩位姑娘回莊，但望兩位俠駕早日光臨，以親教益。」

鍾山大俠與文天華同時一抱拳，送走了張光世他們，當張光世他們去遠之後，文天華有點不放心地道：「老哥哥，我有點替翡翠雙姝姊妹担心。」

鍾山大俠搖了一搖頭道：「你不用替她們担心，張光世說的是實話，他們不會爲難翡翠雙姝的。」

文天華料知鍾山大俠這幾天來對張光世突然有了進一步的瞭解，他信得過鍾山大俠，因此便不再提翡翠雙姝，沉思了一下，啞然失笑，道：「眞想不到王府與將軍府之間，也在明爭暗鬥。」

鍾山大俠笑道：「渾水好摸魚，他們鬥得越厲害，對我們的圖謀越是有利。」

文天華點頭道：「老哥哥說得是，咱們要好好的把握這機會。……。」

話聲中，心中忽然一動道：「老哥哥，你看張光世爲了要討好我們，會不會唆使王府出面，壓迫將軍府把易大先生放了出來？」

鍾山大俠一怔道：「有此可能。」

文天華道：「這樣一來，豈不成了弄巧反拙。」

鍾山大俠皺着眉頭道：「如果張光世眞要這樣做，我們是沒有理由拒絕他的。」

文天華沉思了一陣道：「有了，小弟有辦法。」

鍾山大俠一笑道：「你有什麼辦法？」

文天華話聲一低，輕輕的說了兩句話，鍾山大俠聽得哈哈一笑道：「你這辦法雖然俗得不能再俗，但確有化腐朽爲神奇之妙，好，我們就這樣辦。」

文天華道：「走，我們現在就回城去。」

鍾山大俠頗有顧慮地說道：「我們剛剛和段芝霖的人對過面，這樣大白天回去，不大妥當吧。」

文天華道：「老哥哥，你是多此一慮了，段芝霖雖然有將軍府做靠山，因爲還有一座王府，將軍府也不敢爲所欲爲，所以他們不能把這件事擺在官面上，江湖事江湖了，咱們就要這樣給他顯顯顏色。」

鍾山大俠笑道：「老夫的身份反正已經暴露了，我也該爲我自己的招牌出出頭了，好，咱們……。」

話聲倏的一頓，忽然化作一陣哈哈大笑，道：「有好朋友來了，只怕走不了啦！」身形一幌，射出屋外。

文天華其實早已聽出外面有了不速之客，他因爲現在已經易了容，解除了心理上種種顧忌，因此未把來人放在心上，所以也沒先行說出來。

文天華是擺着斯文步子走出去的，目光所及，只見鍾山大俠已與三個人對上了面。

對方三人一字排開，居中是一個身着藍色長衫，面容白皙的中年男子，那中年男子雙目開闔之間，精光如電，懾人心神，顯然是一位身懷絕學的不凡人物，另外站在他左右兩旁的兩人，也都精壯如牛，太陽穴鼓得老高，顯然也是個中高手。

他們三個人身上都帶得有兵刃，但都沒有取出來，只空着雙手和鍾山大俠答話。

最先說話是對方那長衫客，只聽他冷傲的打量了鍾山大俠一眼，道：「你可就是人家口中的鍾山大俠？」目光與語氣都予人一種冷悚之感。

鍾山大俠跑老了江湖，見多識廣，一眼就看出當面那人有着相當份量，暗暗一提眞元內力，作好了隨時應戰的準備，然後，淡淡的一點頭，道：「老夫正是鍾進，朋友你貴姓？」

那人又冷又硬的道：「金世霸！」

「金世霸？」鍾山大俠腦中閃動了一下，對這名字好像有過耳聞，但一時又想他不起來，楞了一楞，抱拳道一聲：「久仰！久仰！」

目光轉動，落在另外那二人身上，接着又道：「兩位是？……。」

那兩人的身材長得都差不多，左邊那位接口道：「愚兄弟在關外人稱白水雙鵰，在下左秀峯，舍弟左榮峯！」

白水雙鵰是關外好漢，鍾山大俠心中一動，想起一人，臉色微變的道：「金大俠可是又號稱三絕郎君？」

三絕郎君金世霸臉上微微綻開一條笑紋，點頭道：「不錯，是有人這樣稱呼本人。」

鍾山大俠再次一抱拳，說道：「失敬！失敬！」

三絕郎君金世霸一擺手道：「廢話少說，把翡翠雙姝交出來，走你的人，沒你的事！」

鍾山大俠的修養功夫很是到家，換了另外任何一個人，在這種情形之下，只怕早就忍耐不住對方那股狂傲的氣勢，但他却忍受了下來

，若無其事的笑了一笑，道：「金大俠要找翡翠雙姝麼？但不知金大俠找她們何事？」

三絕郎君金世霸冷笑一聲，說道：「本人不愛多說話，交出翡翠雙姝，沒有你的事，否則……。」

碰了這種又硬又冷的人，顯然，無法交談下去，鍾山大俠也只好一收好性氣，冷然道：「否則如何？」

三絕郎君金世霸道：「從此江湖上不會再有鍾山大俠了。」

鍾山大俠哈哈一笑，道：「金大俠好大的口氣！」

三絕郎君金世霸用鼻子冷「哼！」了一聲，便不再理會鍾山大俠，目光向白水雙鵰兄弟一注，道：「把他收拾了。」身形一縮，肩不搖，腿不動的驀地退出一丈開外，他這縮身一退，顯露了一手出奇的輕身功夫，看得文天華暗暗一皺劍眉。

鍾山大俠原以爲三絕郎君金世霸會親自向他出手，那知三絕郎君金世霸竟擺出一副不屑與他動手的架子，退出丈遠開外。

可是，三絕郎君金世霸的身法太快了，鍾山大俠根本就沒有辦法阻止他，當他暗暗定下心時，白水雙鵰已橫身阻在他面前，同時一抱拳，由左秀峯發話道：「我兄弟與人動手對敵，向來是聯手齊上，鍾大俠名震中原，不會認爲愚兄弟以多勝少吧。」

事情就這樣逼上了，鍾山大俠顯然已經選擇無地，只好一咧嘴吧，無聲無息的一笑，道：「看來老夫是不動手不行了。」

白水雙鵰相視一打眼色，兩人同一搖肩各自拔出一把奇形怪劍橫在當胸，神情一凜，道：「鍾大俠請亮兵器！」

白水雙鵰年紀看來只是三十多歲，單憑這份冷肅的神態，在行家眼中已可看出他們不是等閑之輩了。

鍾山大俠暗暗一凜，伸手腰際，解下一條烏黑色的腰帶，軟垂垂的握在兩手之中，口中說了一聲：「請！」

白水雙鵰目光一交換，一語不發，同時揮臂揮動兵刃，左右合擊過來。

鍾山大俠可沒有小覷白水雙鵰兩人，兵刃出手，心中早作了準備，力達四梢蓄勢等待，眼看白水雙鵰攻了上來，立時冷哼一聲，左手打出一股掌勁封住左秀峯攻勢，右手軟鞭快如閃電，便奔向了左榮峯。

鍾山大俠招式一出，那知他們兄弟却突然身子一旋，移形換位，一錯而過，因此，也無形之間，消解了鍾山大俠連消帶打的手法。

鍾山大俠一式走空，左秀峯突然橫身翻滾，手中似劍非劍的奇形兵器一刺而到，寒芒閃動，直逼鍾山大俠右腕。

鍾山大俠爲求自保，只得一領軟帶，向後疾退了一步。

左秀峯一招得手，搶了先機，大喝一聲，借勢搶攻，刷！刷！刷！連環三招，招招指向鍾山大俠大穴要害。

同時，左榮峯也配合得恰到好處，挺着那奇形兵刃，橫掃而到。

鍾山大俠空有一身過人的武功，想不到一上來就失去了先機，竟然無法施展身手，被迫的連連後退。

白水雙鵰搶得先機在手，可就得理不讓人，儘量展開全力，猛攻不已，逼得鍾山大俠一時之間穩不住陣脚。

鍾山大俠畢竟是久經大敵的前輩英俠，雖然一上來失去了先機被迫得落了下風，但他功力深厚，沉着，節節後退之下，却絲毫不亂。

一方是苦撑苦守，一方是全力搶攻，但時間一久，搶攻的無功，苦守的却就有了機會。

五十招一過，鍾山大俠等到一個機會，忽然大喝一聲，振腕揮鞭，展開了狂風暴雨般的反攻，他攻勢一出，當時便迫得白水雙鵰一連退了兩步。

左秀峯牙關一咬，叫道：「別讓他有力反攻。」

白水雙鵰自己知道得非常清楚，他們之揚名立萬，完全在於他們這套聯手合擊之術，如若被鍾山大俠衝亂了他們的陣脚，勢必被迫落於下風不可。

左榮峯當下長嘯了一聲，手中兵刃一緊，配合着左秀峯的攻勢，力攻不已。

這時，雙方都使出了全力，形成性命相關的局面，鞭影劍光，彷若雷動風行，交織成了一片。

文天華深知鍾山大俠的一身功力，在中原武林之中，已是不可多見的高手，却想不到關外來的白水雙鵰，竟然給了他無比的威脅，因此不免暗暗忖道：「白水雙鵰如此了得，看來那三絕郎君金世霸更不好打發了。」念動之下，不由得目光一轉，向着三絕郎君金世霸望去，他目光一轉，只見三絕郎君金世霸也正舉着目光向他射來，兩道目光一接，兩人都爲對方的眼神懾得一震，迅快的各自一收。

這時，鍾山大俠已經摸清了白水雙鵰的武功路數，心中有了取勝之道，當下大喝一聲，道：「兩位小心了。」長鞭疾如閃電般，飛點而出。

鍾山大俠鞭法一變，白水雙鵰的攻勢頓時一遏，刷！刷！刷！鞭勢大盛，白水雙鵰反被迫得節節後退了……

三絕郎君金世霸朗笑一聲，喝道：「三位不要打了。」

鍾山大俠爲人甚是穩重，這時雖然扳回劣勢，勝劵在握，却沒有報復的念頭，聞聲之下，見好就收，及時住手，放過了白水雙鵰。

白水雙鵰兵刃一收，退向三絕郎君金世霸身後。三絕郎君金世霸遙遙的向文天華點了一點頭，道：「朋友，你就是杜不凡口中的那位姜公望吧。」

文天華微微一頷首，跨步向前，道：「在下正是姜公望。」

三絕郎君金世霸道：「看來你才是正點子，我們來解決這個問題吧。」

文天華不承認也不否認的道：「金大俠可是要賜教！」

三絕郎君金世霸道：「什麼賜教，拏你。」他「拏」字出口，身形已發，右手一伸，似點非點，似拏非拏的一股暗勁湧向文天華。

文天華冷笑一聲，身形一側，讓開來勁，「横搭金樑」，左手已是遞了出去。

三絕郎君金世霸動作快極，一擊不中，第二招接連出手，只見他人影一閃，又是一股暗勁，直向文天華腰眼穴撞去。

文天華輕喝了一聲：「來得好！」翻腕彈指而出，迎住那股暗勁。

兩人這一搭上手，就各出奇招，努力爭先，只打得指影掌風滿天飛舞，人影難辨。

鍾山大俠行道江湖四五十年，所見的高手不知凡幾，所經的陣仗更不可勝數，可從來沒有見過文天華與三絕郎君金世霸這等快捷的身手和這等猛烈的打鬥。

當時，只看得他暗嘆一聲，忖道：「長江後浪推前浪，江湖一代新人換舊人，這三絕郎君揚名關外，果然不同凡响，要不是文老弟藝業不凡，今天可就不堪設想了。」

他暗暗爲文天華高興，但也暗暗爲文天華擔心着急，因爲，三絕郎君金世霸出道早，經驗足，如果功力悉敵的話，最後的勝負就倚仗於經驗了。

他們兩人這一交上手，就是四十多招，雙方似是都覺到遇上了勁敵，料非短時間可以分出勝敗，攻守之間，也就慢慢緩了下來。

鍾山大俠定神看去，只見三絕郎君金世霸與文天華兩人額頭上都已現出了汗水。

兩人這時是空手相搏，三絕郎君金世霸雖然打鬥經驗要比文天華豐富得多，討了很多便宜，可是，還是佔不了文天華的上風。

時間一久，三絕郎君金世霸心裏可就有了自知之明，知道今天很難稱心如意。

既然難以稱心如意，三絕郎君金世霸心中可就有了種種的想法，心念一動之下，喝了一聲，道：「住手！」

文天華招式一收，屹立當地，道：「有什麼話說。」

三絕郎君金世霸那冷傲無比的神態，帶上了一抹笑容，道：「你我功力相若，勝負難分，在下今天交上你這個朋友，放過翡翠雙姝一馬，意下如何？」

文天華道：「悉聽尊便。」

三絕郎君金世霸點了一點頭道：「咱們後會有期。」

頭一回，向白水雙鵰道了一聲：「咱們走！」身形一旋，飄身到了兩丈開外，再一舉步，就消失了人影。

白水雙鵰一言不發，緊隨着三絕郎君金世霸身後而去。

鍾山大俠望着三絕郎君金世霸撤走的方向，輕輕的嘆息一聲，道：「這是一位非常不好對付的棘手人物。」

文天華冷笑一聲，道：「他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再過些時日，小弟一定可以擊敗他。」

鍾山大俠道：「此人可怕的不是高强的武功，而是那能屈能伸的爲人，我們要不失敗則已，如果失敗了，一定是失敗在他手中。」

文天華聽明絕頂，聞言一震，道：「那麼我們想法子先把他除去。」

鍾山大俠搖了一搖頭，道：「他今天勝不得你，定必心懷戒心，要除去他，只怕不容易了，反過來說只怕他要想着法子對付你了。」

文天華笑了一笑，道：「他要對付小弟，又談何容易。」

鍾山大俠道：「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千萬大意不得。」

文天華從善如流的一點頭，道：「小弟理會得。」

鍾山大俠一笑，說道：「你也有你可怕的一面。」

文天華笑道：「是麼？」

鍾山大俠道：「你虛心而不自滿，能不自滿就有進步，能有進步就叫敵人可怕……。」

文天華一笑道：「老哥哥，又給小弟戴高帽子了。」

鍾山大俠面色一正道：「老夫不是給你戴高帽子，而是提醒你要保持這種態度。」

文天華一肅道：「小弟謝教。」

鍾山大俠忽然嘆息一聲，撫摸着自己的軟鞭道：「老夫畢竟老了！」

他和白水雙鵰一戰，最後雖然扳回先機，掌握了勝數，但以他成名之久，幾乎被白水雙鵰所乘這一點來說，怎能不叫他感慨叢生。

他嘆息了一聲，不待文天華說什麼，接着又豪氣干雲的笑了起來，道：「其實老夫和令師比起來又年輕得多了，他老人家德業日進，武林同欽，老夫再不濟，也該不負我『鍾山大俠』這四個字的美號！……走！咱們這就回城去。」說罷，胸膛一挺，邁開大步走了出去。

文天華與鍾山大俠兩人回到金陵城內，表面上像平常一樣，看不出有人注意他們，不過鍾山大俠與文天華不能沒有防人之心，於是，鍾山大俠恢復老樣子，回了他雨花台的破房子，文天華卻大模大樣的在夫子廟附近一家公寓住了下來。

將軍府後園，葱蘢的花樹中有着一座四面環水的樓閣，這時樓閣密室中，正面對面的坐着三絕郎君金世霸與現在改名換姓的段芝霖。

如果單論段芝霖的像貌，他實在不像陰險奸滑的惡徒，身材生得不高不矮，臉圓圓的帶着和易的笑容，是一個十十足足的好好先生。

他們兩個人的座位，坐上位的自然是三絕郎君金世霸，段芝霖只斜斜的坐在一側，就像下屬陪上官一樣地陪着三絕郎君金世霸。

三絕郎君金世霸沉默着半天沒有說話，段芝霖臉上的笑容居然也保持了半天沒有消失。

三絕郎君金世霸忽然目光活動起來，射向段芝霖，段芝霖精神一振地笑道：「金爺，您有什麼吩咐？」

三絕郎君金世霸顯然也沒把段芝霖放在眼裏，冷眉冷眼地道：「姜公望其人，過去在金陵出現過沒有？」

段芝霖沉思了一陣，搖了一搖頭，道：「沒有，他是外路來的。」

三絕郎君金世霸道：「你知不知道，他是那門那派的高手？」

段芝霖道：「老朽從來沒有聽說過他這一號人物。」

三絕郎君金世霸劍眉一聳，道：「他應該不是無名之輩！」

段芝霖點着頭附和道：「是，是，是，他絕不是無名之輩。不過，他可能用的是假名假姓。」

三絕郎君金世霸冷笑一聲，道：「你們中原武林人物，就這樣畏首畏尾，不愛惜自己的名譽。」

段芝霖道：「他們就是這樣令人生氣，所以老朽不愛和他們交往下去。」

三絕郎君金世霸「哼！」了一聲，望了段芝霖一眼，口齒欲動的忽然搖了一搖頭，道：「你很聰明。」

段芝霖不會聽不懂三絕郎君話裏有話，但他却故作聽不懂，不以爲恥的欠身笑道：「金爺過獎了，老朽不過是還識得時務而已。」

三絕郎君金世霸面色一扳道：「大將軍待你不薄，這次你可要知恩圖報，帮大將軍把事情辦好才是。」

段芝霖道：「一定，一定，老朽一定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叮……叮……」一陣金鈴震動之聲，傳了進來，段芝霖話聲一歛，霍的站了起來道：「大將軍來了！」

威武將軍阿剌罕是一個又粗又壯的大塊頭，沉重的步伐震得全樓都發抖。

三絕郎君金世霸與段芝霖相迎於室前。

威武將軍阿剌罕跨步而入，發着豪邁的笑聲，揮手道：「世霸，咱們有言在先，私室相處，不要拘禮，坐！坐！坐！」一屁股坐在上首。

三絕郎君金世霸這時收起了冷傲的態度，臉上有了笑容，道：「如今大哥已是大元朝的將軍，小弟那敢無禮。」

威武將軍阿剌罕哈哈大笑道：「什麼大將軍，小將軍！脫了身上這身打扮，還不都是一樣。」

段芝霖打着笑臉阿諛地說：「我們那裏能和大將軍相比，大將軍乃是上天下凡的武曲星，我們算是什麼東西。」

三絕郎君金世霸打從鼻管裏「哼！」的冷笑了一聲……

段芝霖馬上改口道：「老朽說的是老朽我，我算得什麼東西。」

威武將軍顯然是一個粗枝大葉的人，根本不注意段芝霖的表現，眼睛望也沒再望段芝霖，接着便問三絕郎君金世霸道：「世霸，你親自出去的結果如何？」

三絕郎君金世霸搖頭一嘆，道：「小弟遇上了高人。」

威武將軍一震道：「高人，什麼高人，難道還强得過你？」

三絕郎君金世霸道：「那人雖然不一定能夠强過小弟，但卻是一個非常棘手的人物，所以小弟給他留了一條後路……。」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話鋒一轉，道：「也幸好小弟當時沒有做絕，後來查明翡翠雙姝竟被『五福莊』接去了。」

威武將軍勃然大怒，道：「什麼『五福莊』，敢捋本將軍的虎鬚。」

段芝霖應聲接口道：「是！什麼『五福莊』，咱們把他一併毀了，不就得了。」

三絕郎君金世霸劍眉一軒，冷「哼！」了一聲，道：「你知不知道，『五福莊』就是布哈托的化身！」

威武將軍一咬鋼牙，拍着桌子罵道：「又是那老鬼！」

三絕郎君金世霸接着道：「『五福莊』插手進來，把翡翠雙姝接了過去，顯然是想找大哥你的麻煩。」

段芝霖推風助浪的道：「對！他們是誠心與大將軍作對。」

三絕郎君金世霸望了段芝霖一眼，微微一笑，道：「他們這樣做，其實倒給了我們一個絕好的機會。」

威武將軍笑道：「什麼機會？」

三絕郎君金世霸道：「翡翠雙姝找段芝霖報仇，本來是一件私事，既扯不上大哥你，也扯不上金陵王布哈托，如今『五福莊』明目張膽的出面支持翡翠雙姝向段芝霖尋仇，我們又何妨給他來一個以退爲進，化私爲公的對策，任由翡翠雙姝得償心願……。」

段芝霖聽得臉色大變，「噗！」的一聲，跪在地上，叫道：「大將軍饒命……。」

威武將軍一揮手道：「不要打岔！」

三絕郎君金世霸笑了一笑，接着說道：「然後，我們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把殺官造反之罪加在『五福莊』頭上，公私交加的將『五福莊』一舉消滅，那時王府沒有了『五福莊』，就任得我們處置了。」

威武將軍哈哈一笑，道：「不錯，這個辦法很好……。」

段芝霖這時跪在地下，只嚇得汗如雨下，叩首如泥地叫道：「請大將軍開恩！請大將軍饒命……。」

威武將軍濃眉一皺，目光望向三絕郎君金世霸，三絕郎君金世霸一笑道：「段大人，你急什麼，你有好幾個替身，送個把替身都不願意麼？」

段芝霖高興得忘形的跳了起來，笑道：「可以，可以，就是把所有的替身殺光，老朽也不在乎。」

威武將軍道：「可是從此以後，你却不能再做官了。」

段芝霖道：「不做官沒有關係，只要大將軍不棄，下官願意伺候大將軍一輩子。」

威武將軍哈哈一笑，道：「言重了，將來本將軍倚重之處還多，少不得還是要替你想辦法的。」

看不出威武將軍粗得像一棵大樹，居然說出這種相當有頭腦的話來。

段芝霖感激得聲音都啞了道：「大將軍的大恩大德，下官粉身碎骨都不足以言報……。」

三絕郎君金世霸截口一笑，道：「大將軍對你的恩德，不必掛在口上，只要大將軍將來用得上你的時候，你能記着大將軍的恩德就是了。」

段芝霖滿口應承道：「是！是！大將軍的恩德，下官沒齒不忘。」

威武將軍哈哈一笑道：「好了，這些話不要再提了，世霸，事情全權交給你了，你認爲該怎麼辦，就怎麼辦！」說着，站起身來，走出室外而去。

他送走威武將軍之後，三絕郎君金世霸向着段芝霖微微一笑道：「老段，大將軍的吩咐你可聽清楚了。」

段芝霖仰承鼻息地笑道：「聽清楚了。」

三絕郎君金世霸冷聲說道：「你聽清楚了就好。」

段芝霖貌似忠厚，心眼兒比誰都靈活，他是聞弦歌而知雅意，心中暗暗驚慌起來，不知這三絕郎君金世霸又打什麼主意了。

他心中一驚，咬着牙關，勉强擠出一抹苦笑，說道：「金爺，你有什麼吩咐，老朽無不遵命。」

三絕郎君金世霸大笑道：「老段，你想到那裏去了，你又把我金世霸看成了什麼人。」

段芝霖陪着笑臉道：「金爺遠從關外而來，老朽禮當稍盡地主之誼。」

三絕郎君金世霸又是一笑，道：「你……你這個人……今天沒有什麼事了，你請回府吧！」語氣曖昧，令人更覺得他難纏難惹了。

段芝霖只好呵着腰，提心吊膽的向三絕郎君金世霸告退，三絕郎君金世霸態度忽然客氣起來，親自送他到了門口，段芝霖行了一禮，正要轉身走出去的時候，金世霸忽又叫住他道：「段老，在下在關外久聞翡翠谷有一件鎭谷之寶，叫翡翠什麼的……你可曾見過？」

段芝霖當時心弦一緊，暗罵了一聲，道：「好小子，你原來想打我『翡翠靈鷲』的主意，老子要不是爲了那東西，也不會惹上這一身麻煩，哼！你……。」

段芝霖心中罵口不絕，臉上卻表現得非常誠摯的道：「不瞞你金爺說，那『翡翠靈鷲』就在老朽手中。」人家能提起『翡翠靈鷲』，說不定已經摸得很清楚，所以段芝霖絕不做獻酒不吃，吃罰酒的那種不識時務的事，率性乾脆坦白的承認了。

他這樣的坦誠，顯然大出三絕郎君金世霸意料之外，他「啊！」了一聲，笑道：「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不知段老能不能給在下一個開眼界的機會？」語氣無形之中變得更是客氣了。

段芝霖惱怒不形於色地連連點頭道：「可以，可以，不過……。」

三絕郎君金世霸臉色馬上變了，道：「不過什麼？」

段芝霖連忙搖手道：「金爺請不要誤會，老朽的意思是說，那東西老朽藏起來了，一時之間不能取來，要稍稍安排一下。」

三絕郎君金世霸臉色鬆弛了下來，道：「原來如此，我還以爲你不相信在下啦！」

段芝霖笑道：「金爺是什麼人物，老朽豈有不相信之理，這樣吧，五天之內，老朽安排金爺見到那『翡翠靈鷲』就是。」

三絕郎君金世霸笑道：「不急！不急！咱們還是大將軍的公事要緊。」

段芝霖道：「沒關係，不會妨害公事。」

一個高興，一個暗恨，兩人在相同的笑臉，不同的心情之下分手了。

× × ×

文天華回到金陵城平靜的過了一天，到了晚上，鍾山大俠忽然越窗而入道：「表弟，走，你和我赴一個的會去。」④（下期續完）

新派俠義連載故事／曹若冰・文
盧令・圖

一刀斬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西門玉霜和項君彥得到莫芸姑的引領，穿過花樹陣，抵達莫秋風隱居的茅屋之前，莫秋風一身功力已被江阿郎廢去，同時又被點了穴道，萎坐地上，江阿郎則正運功療毒，西門玉霜與項君彥立即為他護法，未幾，江阿郎療好傷毒，凌空拍開莫秋風穴道，曉以正義，要莫秋風交出幽靈門總壇的機關藍圖，莫秋風拒不交出，堅稱幽靈門主對他恩深義重，他絕不能出賣幽靈門，江阿郎無奈下，又指出莫秋風當日受毒盲眼，似非出以意外，或是出於幽靈門主的一項陰謀，莫秋風辯稱這時幽靈門主有何好處——

玄功折雛鳳

江阿郎道：「我請問，老人家如果現在心中生了悔意，還能去毀掉那些機關消息嗎？」

「不能！」

「為何不能？」

「因為老朽一身功力已失！」

「如是功力猶在呢？」

「也不能！」

「這又是為何？」

「自然是因為老朽已經無法看到那些機關消息的樞鈕部位！」

「這就是老人家雙目失明對他的好處，老人家相信麼？」

莫秋風心中不由微微一震！旋又搖頭說道：「老朽仍不以為是！」

江阿郎道：「有道理麼？」

莫秋風道：「他要真是為了怕老朽心生悔意，大可乾脆殺了老朽！」

江阿郎道：「老人家這話說的也是，可是老人家應該明白，他要殺了老人家，那會令他身邊的屬下寒心，看出他狠毒的真面目！」

這話，倒也頗有道理。

莫秋風沉吟地道：「你這話雖然不能說是絕無道理，但是老朽若是死了，對他豈不更好，他又何必暗派高手保護老朽的安全？」

慧眼識奸徒

江阿郎問道：「他怎麼暗派高手保護老人家的安全了？」

莫秋風道：「老朽在離開『幽靈門』總壇回來此間途中，曾遇惜年強仇截殺，幸他暗中派有高手相隨護送，及時出手殺了對方，老朽才得安然無恙！」

江阿郎心念電轉了轉，道：「這才是他真正高明深沉之處！」。

莫秋風道：「你這話怎麼說？」

江阿郎道：「我猜想這是他要讓老人家感恩戴德，永遠感激他！」

莫秋風翻翻灰白的眼珠子，沉思地說道：「你的意思可是說這一切可能都是他計劃安排的？」

「不錯。」江阿郎道：「如果我猜的不錯，那中途截殺老人家的強仇，可能也是他的安排！」

這話，似乎立刻激起了莫秋風極大的反感與不信，倏然哈哈一聲大笑，搖頭說道：「江少俠，你這種話實在令人感覺驚奇而新鮮，老朽真不知你怎會有如此異想天開的想法的？這是絕不可能的！」

江阿郎說道：「老人家，我這些話也許是有點異想天開的想法，但卻是根據『幽靈門主』對付那『遼東七雄』兄弟的陰毒手段，從而推測其心性為人而作的猜料與判斷！」

莫秋風冷冷地道：「你這種推測判斷太荒謬離譜了，那『遼東七雄』是什麼東西，他七個在遼東地方雖然算得上是號人物，但是焉能與老朽相比！」

江阿郎淡然輕聲一笑道：「我承認『遼東七雄』兄弟的身份名頭，確實皆不足與老人家相比，不過，老人家應該明白，『幽靈門主』他為了天下武林霸業，為了他自己的安全，他不得不……」

莫秋風冷然截口說道：「江少俠，你不必再多說了，再多說也無用，老朽早已鐵了心，人一個命一條，要命可以，要那張藍圖，辦不到！」

話，說絕了！

江阿郎再也想不到，心智素稱高明，惡名滿江湖的「黑心秀士」，竟是這麼個死心眼兒的人，但也由此可見，那「幽靈門主」的確是個心智，手段兩皆極是高明可怕的人物！

否則，以「黑心秀士」這等心性的人物，絕不會得如此死心塌地的信任他！

為此，江阿郎的兩道濃眉不由緊蹙地糾結了起來！

「閃電刀」項君彥站立一旁，他雖然不像西門玉霜那樣的沉不住氣，一直沒有開口說話，但是，對江阿郎的那些推測判斷之言，卻聽的很凝神，心中覺得江阿郎判斷猜想大都極有可能，對江阿郎心智之高，也由衷十分佩服！

此刻，他一聽莫秋風已經把話說絕，江阿郎雙眉再次緊蹙糾結，他不能再不開口了！

於是，他輕咳了一聲，說道：「莫前輩，有件事不知你明白不明白？」

莫秋風道：「什麼事？」

項君彥道：「江兄弟他之所以一再如此不惜費盡唇舌，對你曉以大義，曉以理，目的是想要你悔悟，讓你心甘情願的，把那藍圖交出來，並不是不會用強，或是不敢殺你，你明白麼？」

莫秋風淡然點頭道：「老朽明白，老朽已經說過了，人一個，命一條，早已將生死置於度外！」

項君彥雙眉微揚了揚，道：「你可曾想過，你死了，那張藍圖你依然保不住，仍會被我們取去！」

莫秋風道：「這問題，老朽不但已經想過，而且也知道，老朽一死，你們必然會遍搜茅屋，一定會將它搜去！」

項君彥道：「你既然明白這點，何不甘脆現在就交出藍圖，免得皮肉受苦，也免得…」

莫秋風一聲冷笑道：「老朽死已不怕，何在乎什麼皮肉之苦，這種話對別人也許能生恐嚇之效，但卻唬不了老朽！」

項君彥語聲冷凝地道：「我所說的這『皮肉之苦』，可不是那一般『皮肉之苦』，莫前輩當該知道武林中有許多令人比死還可怕的整人的方法，任憑是怎樣鋼筋鐵骨不怕死之人，對於逆血倒流，萬蟻鑽心的痛苦，也會心生寒慄的，是不是？」

莫秋風臉上變色了，心神不禁打了個寒顫，目露驚懼之色地說道：「你要用那種手法對付老朽？」

項君彥淡淡道：「我的心腸可不像江兄弟那麼仁厚，也沒有那麼好的耐性，你一定不肯將那張藍圖交出來，為天下武林安危，就只好得罪你了！」

莫秋風緩緩深吸了口氣，咀強地說道：「任何痛苦老夫朽不怕，頂多也只是一死，必要時老夫可以自絕！」

項君彥劍眉微蹙了蹙，旋即一聲冷笑道：「除此以外，我還有個非到萬不得已時決不願使用的辦法，希望你別迫我使用它！」

莫秋風道：「是個什麼辦法？」

項君彥目光瞥視了芸姑一眼，說道：「制住芸姑姑娘，在她身上施點手段，這意思你明白麼？」

這意思，莫秋風豈會不明白，心神猛地一震！變色說道：「項君彥，你竟然想用這種辦法，迫使老夫屈服，你算得是個名門弟子，正道俠義之士麼？」

項君彥淡淡道：「我這個名門弟子，正道俠義之士向來是只問是非，只要仰不愧，俯不怍，所行所為只要是應該得當的，世譽褒貶，我皆不在乎！」

莫秋風眉鋒微皺道：「芸姑她天真純潔，對江湖中事懵然無知，也無辜，你忍心麼？」

項君彥道：「憑良心說，對一個純潔無辜的姑娘，我確實不忍心，可是為了天下武林，為了能讓你自動交出那張藍圖，我只好且作忍心人，相信芸姑姑娘日後明白事實時，她不僅定能原諒我這種不得已的行為，而且反而會不原諒你，以身為你的女兒為恥，恨你！」莫秋風默然了。他明白項君彥說的乃是實情，芸姑目前雖然天真無知，但日後總有明白一切事實的一天的！他生平只有此女，雖然並不是他親生的骨肉，但他從小撫養她長大，所付出的心血、精神，對她的愛，已勝過他自己的性命！

此刻，他心裏既怕項君彥出手制住芸姑，在芸姑身上施弄手段，更怕芸姑日後明白一切事實後，真會不原諒他！恨他！

在心情驚、怕交織之下，他默然了稍頃，終於緩緩側過臉去向芸姑問道：「芸兒，將來妳真會不原諒爹？恨爹麼？」

芸姑雖然天真純潔，但也是個生具蘭心慧質的姑娘，她明眸微轉了轉，十分乖巧地說道：「爹，您一向不是很疼愛女兒嗎？」

莫秋風道：「是啊！爹只有妳這麼一個乖女兒，不疼愛妳疼愛誰？」

芸姑道：「爹現在還像以前一樣的疼愛女兒嗎？」

莫秋風點頭說道：「爹當然還是像以前一樣的疼愛妳！」

芸姑眨眨明眸說道：「爹既然還疼愛女兒，便聽女兒的話，好麼？」

莫秋風一聽這語氣，心中立刻明白了芸姑的意思，問道：「芸兒，妳可是要爹把藍圖交給他們！」

芸姑緩緩蹲下嬌軀，將一顆螓首伏在莫秋風的腿膝上，語音嬌柔地說道：「爹，您能答應女兒麼？」

莫秋風抬起一隻手，輕輕地撫摸着芸姑的秀髮，雙眉深蹙，沉思不語！

這種微小的動作，看來雖然沒有什麼，也往往容易被人忽略，但卻是人間最真摯的親情，最真摯的愛！

江阿郎與項君彥，西門玉霜三人看的全都不禁雙目異采飛閃，暗暗為之點頭暗忖：「想不到惡名滿江湖，為人陰沉歹毒的『黑心秀士』，竟是這麼個慈愛的父親！」

情形顯然，芸姑的請求，莫秋風他作難！答應吧，難對「幽靈門主」交待，不答應吧，那會傷了女兒的心！……

他沉思不語為難中，芸姑抬起了伏在他腿膝上的螓首，又嬌聲說道：「爹，女兒從來沒求過您什麼，您就答應女兒這一次吧！」

莫秋風緩緩輕嘆了口氣，說道：「芸兒，這件事關係實在太大了，爹如果答應妳，不但難以對『幽靈門主』，而且還可能連妳……」

語聲倏然一頓，搖了搖頭，閉口未接說下去！

芸姑不解地眨眨明眸，問道：「連女兒也怎麼樣？爹！」

莫秋風臉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緩緩說道：「芸兒，爹已經這麼大年紀了，尤其是雙眼已瞎，功力已廢，死已不足惜，而妳……妳年紀還輕……」

語聲微頓了頓，又說道：「爹又怎能連累妳！」

芸姑明白是怎回事了，她這裏俏臉兒神色剛自微微一變，兩道柳眉倏然揚起！

江阿郎已經開了口，說道：「老人家可相信在下？」

莫秋風抬頭凝神問道：「江少俠，相信你什麼？」

江阿郎道：「老人家如果相信我，便請將那藍圖交給我，我願以性命負責老人家和芸姑娘的安全！」

莫秋風的神色間飛掠過一絲猶疑之色，旋即點頭說道：「江少俠，有你這麼一句話，老朽還有什麼不相信，可是『幽靈門』下高手衆多，少俠所學功力雖然罕絕蓋世，只怕……」

江阿郎雙眉微揚，接口說道：「這個我明白，老人家放心，只要老人家相信我，我自有妥當安排！」

莫秋風翻翻白眼珠子道：「請問是怎樣妥當安排？」

江阿郎說道：「第一堡與丐幫都足能保護老人家與芸姑姑娘的安全，這兩處地方任由老人家選擇！」

芸姑接口說道：「爹，江少俠既然這麼說了，您老人家，就答應女兒把那藍圖交給他們吧！」

莫秋風暗暗深吸了口氣，終於點頭說道：「芸兒在爹的床鋪床板背面，平貼着一張絹紙，妳去把它小心的取下來交給江少俠吧！」

芸姑口中嬌應了一聲，立刻站起嬌軀，急步奔進了茅屋內。

芸姑出來了。

她微黑的俏臉兒上含着甜笑，手裏拿着一張摺疊得平整，顏色已經稍微發了黃的白絹紙走了出來，遞給江阿郎說道：「江少俠，你拿去吧！」

江阿郎連忙上前一步，伸手接過打開來！

突地，江阿郎雙目一直，望着莫秋風問道：「老人家，這是怎麼回事？」

莫秋風神色一怔！愕異地道：「什麼怎麼回事？」

這時，芸姑與項君彥，西門玉霜三人全都看清楚了那張打開來的絹紙。

芸姑立刻說道：「爹，那是一張白紙！」

莫秋風神情不禁愕然一呆！

這，要是出自別人之口，莫秋風一定會懷疑不信，出自芸姑之口，他自是不會不信！

他心中雖然十分相信芸姑絕不會對他說謊，但却仍本能地脫口道：「眞的嗎？芸兒！」

芸姑道：「爹，芸兒怎會騙您！」

莫秋風呆住了！兩隻白眼珠子翻動地雙眉深皺了起來，自語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江阿郎眨眨眼睛道：「老人家，這張圖一向就收藏在床板背面的麼？」

莫秋風點頭道：「自回到此間以後，就一直將它收藏在該處！」

江阿郎微一沉吟，又問道：「在『幽靈門』總壇的時候呢？」

語聲一頓，補充說明地說道：「我是說在老人家雙目失明以後！」

莫秋風不是傻子，豈會不明白江阿郎此一補充說明的用意是什麼？

他默然想了想，雙眉倏地一揚，恨聲說道：「好匹夫，他竟敢如此欺我！」

他此語一出，不但江阿郎，西門玉霜，項君彥三人心中都立刻明白了他口裏的「匹夫」指的是誰，即連芸姑心中，都明白了！

江阿郎問道：「老人家可是已經想明白是怎麼回事了？」

此問似乎有點多餘，莫秋風要是沒想明白，怎會有那「好匹夫，竟敢如此欺我」之語？

然而，江阿郎作此多餘之問，自然有他的道理用意；其用意，就是要使莫秋風心裏加深對「幽靈門主」的恨意，產生你既能無情，我就可無義的仇視心理！

因爲，情形很明顯，藍圖是被「幽靈門主」掉了包！

沒有藍圖，如何能進入「幽靈門」總壇摧毀那些歹毒的機關消息，營救谷大俠脫險？

如今沒有其他辦法，只有請莫秋風憑着記憶，另外繪出一張藍圖來！

雖然，莫秋風雙目已盲，無法執筆繪畫藍圖，但這並不是個重要的困難問題，重要困難問題，首先是需要說服莫秋風點頭答應才成！

要想莫秋風毫不遲疑的點頭答應，就必須先在莫秋風的心理加深其對「幽靈門主」的恨意，仇視！這，也正是江阿郎心智高明之處！

他能想到別人沒有想到的問題，懂得攻人心理上的弱點！

莫秋風點頭道：「老朽想明白了！」

江阿郎道：「老人家可也明白他是怎樣的一個人了？」

莫秋風點點頭，輕嘆了口氣，說道：「老朽再也想不到他對老朽竟然使用這等手段！」

江阿郎道：「如今老人家可願再想想那毒烟機簧怎會鬆弛的問題麼？」

莫秋風倏然一搖頭，說道：「不用想了，那匹夫既對老朽無情，老朽當然也就不必對他有義！」

語聲一頓又起，道：「江少俠，藍圖已被那匹夫掉了包，你要老朽怎麼辦？你說吧！」

江阿郎笑了，他的心機沒有白費，收到了百分之百的效果。

於是，江阿郎立刻說道：「那我就爲天下武林先謝謝老人家了！」

莫秋風擺手道：「少俠請別客氣，那些機關消息是老朽設計建造，只要老朽力所能及，老朽願竭盡全力！」

江阿郎心裏雖然早已經想好了「怎麼辦」，但他仍略作沉吟地問道：「老人家，那所有機關消息的建造部位，老人家都還能記得清楚麼？」

莫秋風翻翻白眼珠子，點點頭道：「少俠可是要老朽憑記憶所及，繪出另一張藍圖？」

江阿郎說道：「不錯，但除此以外，別無他法。」

莫秋風雙眉微皺地道：「可是少俠該想到老朽雙眼已瞎，已無能……」

江阿郎接口說道：「這應該不是困難的問題，只要老人家記得，我可以根據老人家的詳細口述，將它繪畫出來。」

莫秋風搖頭道：「這仍有困難。」

江阿郎道：「仍有什麼困難？」

莫秋風道：「老朽請問，對機關消息建造之學，少俠懂得多少？」

江阿郎道：「完全是門外漢！」

「那就是了。」莫秋風微微一笑說道：「那些機關消息構造全都複雜非常，若不是深通此道之人，任憑老朽說的如何詳細，也決難繪出正確的藍圖，絲毫之差，足可造成全盤的錯誤！」

「哦……」江阿郎沉吟地說道：「如此說

來，必須得找尋一位深通此道之人來幫忙不可了！」

「事實必須如此！」莫秋風白眼珠子忽然一翻，說道：「江少俠，這個問題，你大概早就想到了吧？」

「老人家高明。」

「那麼少俠也早有成竹在胸了？」

「不敢欺瞞老人家，我確實早已想好了一位精通此道之人！」

「他便是老朽的師兄，對不對？」

「老人家不會反對我請他幫忙吧？」

莫秋風突然哈哈一聲大笑道：「江少俠，你實在令老朽由衷的佩服！」

江阿郎道：「謝謝老人家誇獎！」

莫秋風笑問道：「江少俠，老朽的那位師兄，一向淡泊名利，從不願沾惹武林恩怨，江湖是非，你有把握他會答應幫忙嗎？」

江阿郎道：「我不敢說有把握，不過，我可以用武林正義與一個『理』字說服他！」

莫秋風搖頭道：「那恐怕沒有用！」

江阿郎道：「何以見得？」

莫秋風道：「老朽深知他的脾性十分倔傲，固執得簡直不通人情！」

江阿郎凝目道：「那麼老人家認爲該如何才能讓他答應幫忙呢？」

莫秋風道：「很難，很難！」

江阿郎濃眉微皺地道：「難道一點辦法都沒有？」

莫秋風沉吟地道：「辦法雖有一個，只是也十分不容易！」

江阿郎道：「我請老人家指教！」

莫秋風翻翻白眼珠子道：「江少俠，你記得那『請不如激』的俗話嗎？」

江阿郎濃眉微微一揚，道：「老人家是說用『激』？」

莫秋風點頭說道：「少俠是個高智之人，當該明白對一個脾性倔傲固執的人，用『激』是最好的辦法。」

江阿郎說道：「多謝老人家指教，我明白了！」

莫秋風微笑說道：「少俠請別客氣，另外有件事情，老朽想拜托少俠，並望少俠能夠答應！」

江阿郎說道：「老人家請說，只要我力量辦得到的，不違背情理，我無不答應。」

莫秋風點了點頭，緩緩說道：「老朽生平只芸姑這麼一個女兒，雖然她自小就練了一身武功，但因江湖上太過險惡，所以老朽從未讓她踏入江湖一步，至今也才能保持她的純潔天眞，絲毫不知江湖上的詭詐。」

語聲微頓了頓，接說道：「如今她已經長大，既練有一身武功，遲早總要踏入江湖的，而老朽已無能力照顧她了……」

江阿郎明白莫秋風的心意了，目光一瞥芸姑，接口說道：「老人家請放心好了，我答應全力照顧她就是。」

莫秋風的心意，只是要江阿郎答應照顧芸姑嗎？

顯然不是。

莫秋風翻動着白眼珠子，口齒微動，好像還要再說什麼似的，但却欲言又止的忍住沒說，話題忽地一改，問道：「芸兒，現在什麼時候了？天快黑了吧？」

芸姑嬌聲說道：「是的，爹！」

莫秋風道：「芸兒，該是吃晚飯的時候了，江少俠他們三位大概也餓了，妳到廚房裏去準備菜飯，我們請他們便飯！」

「是！」

芸姑嬌應了一聲，擰腰轉身便往茅屋內走去。

「且慢！」江阿郎連忙抬手一搖，說道：「芸姑姑娘，妳不必去忙了！」

芸姑眨眨明眸望着江阿郎，江阿郎朝她笑了笑，說道：「老人家，這頓晚飯不用張羅了，你還是讓芸姑姑娘到屋裏收拾收拾一些貴重應用的東西，立刻和我們一起動身走吧！」

莫秋風神色微微一怔，問道：「少俠要老朽父女去什麼地方？」

江阿郎道：「去第一堡。」

「去第一堡做什麼？」

「繪製那機關消息藍圖！」

「老朽師兄他現在第一堡麼？」

「不在，請老人家先到第一堡中歇着，我再去請杜老人家。」

「何必那麼麻煩，少俠甘脆就把他請來這裏好了。」

「這樣雖無不可，但是我不放心！」

「少俠不放心什麼？」

「老人家和芸姑姑娘的安全。」

「少俠之意可是怕那匹夫派人來殺害老朽父女？」

「是的，萬一他派人來，老人家雖然擅用毒，但一身功力已失，已無法施展。」

「這……」

江阿郎接口說道：「老人家別這那的了，凡事不怕一萬，只怕萬一，老人家若有意外不測，豈不爲武林留下無窮禍患，遺害人間。」

語聲一頓又起，說道：「爲防萬一意外，請老人家聽我的，前往第一堡暫住，同時老人家也好趁餘暇，將一身奇學悉數傳給芸姑。」

莫秋風想了想，點頭說道：「好吧，老朽聽你的就是，但也用不着急這麼一刻，還是先讓芸姑去準備飯菜，讓老朽略盡地主之誼，吃過晚飯，我們就動身上路，這樣總可以吧！」

江阿郎笑說道：「老人家既這麼說，那就麻煩芸姑姑娘了！」

芸姑嬌聲說道：「這沒有什麼麻煩，很快就會做好的，江大哥，你們三位和我爹多談談吧！」

目視江阿郎嫣然一笑，一擰柳腰，像一陣風似地奔入了茅屋。

江阿郎望着芸姑那婀娜的背影，心神不禁驀地震動了一下。

這是爲什麼？

是芸姑的那一聲「江大哥」，還有那嫣然一笑。

× ×

酒泉，古名肅州，在甘肅省金塔縣之西。

「碧瑤樓」，在酒泉城內雖然不是數一數二的大酒樓，但却是名聞百里的老字號。

說它是老字號，一點也不誇張，據酒泉城內那些嗜好杯中物的老人家說，他們從三十來歲就上「碧瑤樓」喝兩盅，現在已經六十多歲了。

於此可見，「碧瑤樓」的生意起碼也有三十年以上的歷史了。

「碧瑤樓」不但賣的酒醇，菜好，色香味俱佳，而且價錢公道，店伙計笑臉迎人，待客熱絡親切，因此，「碧瑤樓」的生意也就特別好，一到上燈時分，樓上樓下便全都擠得滿滿的，座無虛席。

人，就是那麼奇怪。

「碧瑤樓」生意越好，人就偏偏往「碧瑤樓」擠，沒有空位寧願等。

× ×

午後，未牌時分。

「碧瑤樓」的生意雖然不算好，只有四五成座兒的客人，但比起其他的酒樓來就好得多了。

其他的酒樓，這時候，能有個三成座兒的

客人，就算很不錯了。

本來嘛，午後未牌時分，正是午飯過後時刻，那些來往的過路客商，該打尖歇歇腿兒，吃頓飯喝兩盅的客人，早已打過尖，酒足飯飽，趕他們的路，走了。

這時，「碧瑤樓」上靠牆的一桌，對坐着一老一少兩個人。

老的是個穿着土布衣褲，鬚髮花白，年約六旬上下的老頭兒，少的是個穿着一身黑衣，面貌忠厚老實相，二十四五歲年紀的少年。

老頭兒端起酒杯，朝黑衣少年舉了舉，笑說道：「小兄弟，老朽生平從未服過人，這回可服了了你，來，老朽敬你一杯，也是老朽由衷的謝意！」

黑衣少年謙遜地一笑，說道：「老人家，你怎麼說，我實在不敢當，這一杯，應該我敬你！」

突然，另一邊的一張桌上响起了一個甜美的聲音，說道：「老人家，我也敬你一杯！」

老少二人聞言，全都不禁一怔，同時轉臉循聲望去；那是一桌五名少女中的一個白衣少女。

白衣少女那賽雪欺霜般纖纖玉手舉着酒杯，嬌靨兒含笑，美目凝望着老頭兒。

老頭兒怔了怔，神情有些兒錯愕地道：「姑娘，妳……」

白衣少女盈盈一笑，說道：「老人家，我正要去找你，沒想到竟在這兒遇見了你。」

老頭兒眨眨眼睛，注目問道：「姑娘認識老朽？」

白衣少女笑道：「老人家高姓是杜，大號是上心下衡，對麼？」

原來這位穿着一身土布衣褲的老頭兒，就是那「黑心秀士」莫秋風的師兄，名聞天下武林的「金石巧匠」杜心衡。

「不錯。」杜心衡點頭說道：「老朽正是杜心衡，姑娘找老朽有何見教？」

白衣少女微微一笑，道：「老人家請先喝了我敬你的這一杯再談，如何？」

杜心衡沒有再說話，含笑頷首，舉杯一仰而乾。

白衣少女也含笑舉杯，喝乾了自己杯裏的酒，放下酒杯，由桌上拿起一隻尺長六寸來寬的檀木盒子，起身移步走到杜心衡桌旁，將檀木盒子放在桌上，美目注視了黑衣少年一眼，目視杜心衡說道：「老人家請看看打開盒蓋，這塊玉如何？」

檀木盒子裏鋪着厚厚的絲絨布，中央平放着一塊長約七寸，寬三寸許，厚有二寸，色呈殷紅，晶瑩透明無瑕的紅玉。

杜心衡雙目奇彩飛閃地讚道：「好玉，姑娘此玉何來？」

白衣少女沒有回答杜心衡的問話，含笑問道：「此玉比和闐玉如何？」

杜心衡搖頭說道：「這豈可相提並論，和闐玉雖然名聞天下，但焉能和此玉相比，此玉色呈殷紅，晶瑩無瑕，乃稀世寶玉，老朽活了這麼大把年紀，在玉堆裏生活了一輩子，還是第一次見到這樣名貴的稀世寶玉。」

語聲一頓，問道：「姑娘找老朽，可是要老朽雕刻此玉？」

白衣少女搖頭道：「不是。」

「不是？」杜心衡一怔，道：「可是要老朽鑑定此玉的價值？」

白衣少女道：「也不是。」

杜心衡眉鋒微蹙了蹙，旋即目光一凝，說道：「那麼，姑娘將此玉給老朽看的用意是什麼？」

白衣少女淡淡道：「我想將此玉贈送給老人家。」

杜心衡神情不由一呆，道：「姑娘是在開老朽的玩笑麼？」

白衣少女正容說道：「絕對不是。」

杜心衡眨眨眼睛問道：「姑娘為何要將此玉贈送給老朽，有道理麼？」

白衣少女道：「有道是『寶劍贈豪傑，紅粉送佳人』，老人家是名聞天下的當世『金石巧匠』，這道理，老人家明白了麼？」

杜心衡點頭一笑，道：「老朽明白了，只是此玉太過名貴，老朽不敢收受。」

白衣少女笑道：「老人家客氣，此玉雖然名貴稀世罕見，但卻是我自己願意贈送給老人家的，老人家何不敢受之有？」

杜心衡道：「有道是『無功不受祿』，老朽與姑娘素昧平生，姑娘竟要將這等稀世罕見之寶玉贈送給老朽，老朽除深感受寵若驚之外，更有點兒心驚肉跳！」

白衣少女眨眨美目道：「老人家心驚肉跳的什麼？又怕的什麼？」

杜心衡淡淡道：「以姑娘之慧質蘭心，一定明白老朽心驚肉跳什麼？怕什麼？何必明知故問。」

語聲一落又起，說道：「姑娘請將此玉收起來吧！」

白衣少女美目一凝，道：「老人家不愛此玉麼？」

杜心衡道：「若說不愛此玉，那是違心之言，俗語說得好，『君子愛寶，應該取之有道』，老朽焉能憑白無故收受姑娘這等貴重的饋贈！」

白衣少女美目眨動地微一沉吟道：「如果我提出一個不讓老人家憑白無故收受此玉的交易，老人家便能收下它麼？」

杜心衡心中不禁暗笑地忖道：「來了，終於說到正題了……」

他心裏暗忖着，一雙灰眉已微揚地說道：「這也是姑娘要找老朽的真正的用意吧！」

白衣少女點頭一笑道：「老人家高明，實不相瞞，我找老人家是有事相煩。」

杜心衡道：「什麼事？姑娘請說。」

白衣少女道：「以此玉為交易，煩請老人家工作三年！」

杜心衡雙目微睜道：「姑娘要老朽以三年工作，換取這塊稀世寶玉？」

白衣少女點頭道：「三年工作完畢，此玉就是老人家的了！」

「做什麼工作？」

「到時候我自會告訴老人家。」

「什麼時候開始？」

「請老人家現在就隨我前往，到了地方就開始！」

「在什麼地方？」

「敝處。」

「貴處是什麼地方？」

白衣少女美目一瞥黑衣少年，問道：「老人家，這位是？……」

杜心衡道：「他是老朽的朋友。」

「他也是武林中人麼？」

「是的。」

「他叫什麼名字？」

「他姓江，名叫阿郎。」

原來這黑衣少年竟是那名震當世武林，「少年六俊」之首，惡徒聞名喪胆的「一刀斬」江阿郎。

江阿郎怎會與「金石巧匠」杜心衡成了朋友？

不用說，這自然是江阿郎於請「黑心秀士」莫秋風父女前往「第一堡」之後，便即往請「金石巧匠」，以他高絕蓋世的才智說服了杜心衡，因而成了朋友，並隨同他前往「第一堡

」繪製藍圖。

「一刀斬」雖然名震武林，惡徒聞名喪胆，但江阿郎三字，武林中人卻是知者不多。

因此，白衣少女聞聽江阿郎之名，也就毫不在意的淡淡說道：「閣下，你可以走了！」

江阿郎似乎沒聽見白衣少女的話，卻伸手端起酒杯，朝杜心衡一舉，說道：「老人家，來，乾一杯！」

杜心衡也伸手端酒杯一舉，含笑說道：「小兄弟請。」

白衣少女原以為江阿郎這是一杯禮貌的作別酒，乾了這一杯之後，便會立刻起身離去。

那知出於她意外地，江阿郎放下酒杯，不僅未立刻起身離去，反而拿起酒壺替自己斟滿一杯，又替杜心衡斟滿。

看樣子，他根本毫無離去之意。

白衣少女見狀，黛眉不由微微一蹙，嬌靨兒倏地一寒，道：「江阿郎，我的話你沒聽見麼？」

江阿郎一怔，眨眨眼睛，臉露茫然之色地搖搖頭：「什麼話？姑娘。」

他真沒聽見麼？當然不是，他分明是在故意裝糊塗。

白衣少女冷冷地一哼，道：「我說你可以走了。」

「走？」江阿郎做作詫異地問道：「姑娘為何要在下走？」

白衣少女道：「因為你該和杜老人家分手了。」

江阿郎道：「為什麼？」

白衣少女道：「因為杜老人家要跟我一起去一處地方工作三年。」

「哦！」江阿郎道：「所以姑娘便要在下跟老人家就此分手？」

「不錯！」白衣少女一點頭道：「你正是必須就此跟他分手。」

江阿郎淡然一笑道：「姑娘，在下請問，杜老人家他答應姑娘了麼？」

「這……」白衣少女美目一瞥杜心衡，說道：「他雖未答應，但也未反對。」

江阿郎笑笑道：「姑娘何不先問問清楚，再要在下和他分手呢。」

白衣少女搖頭道：「這用不着問，杜老人家一定會答應的。」

江阿郎道：「何以見得？」

白衣少女道：「因為這塊紅玉是稀世罕見的寶玉，加此閣下明白了麼？」

「在下明白了！」江阿郎點頭說道：「不過，這只是姑娘的想法，在下以為姑娘還是應該先問問杜老人家，只要老人家點點頭，不用姑娘開口，在下會立刻和老人家分手，起身離去。」

白衣少女眨眨美目，轉望着杜心衡問道：「老人家，你不會不答應吧？」

杜心衡淡淡道：「姑娘，老朽深感非常抱歉。」

這話的意思很明顯，是不答應。

白衣少女神情不禁一呆。

江阿郎笑說道：「姑娘聽見了麼？」

白衣少女黛眉微蹙了蹙，沒理江阿郎，美目倏然一凝，問道：「為什麼？」

杜心衡道：「老朽不答應就是不答應，這也是老朽的自由，沒有要向姑娘說明『為什麼』的必要。」

這話不錯，是理！

白衣少女黛眉不由又是一蹙，道：「老人家難道不想要這塊寶玉？」

杜心衡正容說道：「姑娘應該明白，老朽不是個貪財愛寶之人！」

白衣少女眨眨美目道：「這麼說，老人家是一定不答應了？」

杜心衡點頭道：「姑娘原諒，老朽不能從命！」

白衣少女沉吟地道：「老人家，我勸你還是答應的好。」

杜心衡冷冷說道：「姑娘不必多說了，多說也是徒然，還是將寶玉收起來吧，老朽說話向無更改。」

白衣少女黛眉倏然微揚了揚，說道：「老人家如此決絕，令我無法下台……」

杜心衡冷然截口說道：「姑娘無法下台，那是姑娘自己的事，與老朽何關，老朽要喝酒了，請姑娘別再在這裏糾纏不清，打擾老朽的酒興。」

白衣少女嬌靨倏地一寒，道：「老人家，我希望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

杜心衡雙眉微微一軒，道：「姑娘可是要對老朽用強？」

白衣少女冷冷說道：「老人家令我無法下台，我沒有別的法子，只好請老人家原諒我的無禮放肆了。」

杜心衡忽然哈哈一笑，轉向江阿郎說道：「江兄弟，你聽見了麼？」

江阿郎點頭道：「我字字入耳。」

杜心衡目光轉望向白衣少女，倏然凝注地道：「姑娘以為能强請得了老朽？」

白衣少女道：「我知道老人家的一身功力不俗，但是我有把握……」

她話未說完，樓梯上突然傳來一陣脚步聲急响，上來一個豹頭環眼，滿腮虬鬚，身高八尺，肩闊腰粗，腹間圍着一條嬰兒手臂般的鋼鞭，威凛有若天神般黑衣彪形大漢！

虬鬚大漢一踏上樓來，立刻朝着白衣少女說道：「五妹，妳在幹甚麼，咱們該動身上路了！」

白衣少女美目一瞥虬鬚大漢，搖頭道：「咱們用不着再往前走了！」

虬鬚大漢一怔！問道：「為甚麼？」

白衣少女抬手一指杜心衡，說道：「這位就是杜老人家！」

虬鬚大漢環眼倏地一瞪，道：「真的？五妹！」

白衣少女道：「小妹幾時說過一句假話，騙過人了！」

虬鬚大漢豪聲一笑道：「這可好極了，省得咱們多跑路！」

說話間，人已大踏步的走了過來，環眼一掃江，杜二人，問道：「五妹，你已和他說過了麼？」

白衣少女道：「說是說過了，小妹正在這兒進退兩難呢！」

虬鬚大漢道：「為甚麼？」

他話剛出口，隨即若有所悟地問道：「可是他不答應？」

白衣少女點頭道：「要是答應，小妹就不會在這兒進退兩難了！」

虬鬚大漢道：「他不要那塊紅玉？」

白衣少女道：「他若是要，就不會不答應了！」

虬鬚大漢翻了翻環眼，問道：「那麼咱們怎麼辦？」

白衣少女道：「小妹正感無法下台，不知道該怎麼辦，大哥上來得正好，你幫小妹想想看！」

虬鬚大漢濃眉微微一皺，道：「五妹，妳這是給咱出難題麼，妳又不是不知道，咱是個向來不會用腦筋的直心眼兒粗人一個，能幫妳想甚麼，該怎麼辦，還是五妹妳說吧！」

白衣少女眨眨美目道：「這麼說，小妹說怎麼辦，大哥都讚成聽小妹的了？」

虯髯大漢點頭說道：「那是當然，此來之時，大妹曾經吩咐過咱，要咱一切都聽五妹的，不可莽撞自作主張！」

白衣少女笑了笑，說道：「大哥，杜老人家既然一定不肯答應，我們沒有別的辦法，又不能就這樣空跑一趟，只好强請了，大哥認爲如何？」

虯髯大漢環眼翻動地想了想，說道：「五妹，妳先回座位上坐着去，這件事交給咱來辦好了！」

白衣少女微點了點頭，伸手拿起檀木盒子，蓋好盒蓋，走回原位坐了下去！

虯髯大漢抬起雙手，抱拳朝杜心衡一拱，說道：「杜老前輩，咱五妹雖然那麼說了，但是咱可不想對你老用强，請你老看在咱的面上，答應咱們如何？」

杜心衡淡淡道：「老朽非常謝謝你這份不想用强的好心，不過，老朽仍是不能答應！」

虯髯大漢眉鋒一蹙，沉聲道：「杜老前輩，咱可是實在不想對你用强，希望你老不要逼咱！」

杜心衡淡然一笑說道：「老朽奉勸你最好別想用强，否則你便是自找難堪！」

虯髯大漢濃眉忽地一軒，一聲豪笑道：「杜老前輩，你這麼一說，咱倒要試試你，看看你能接得住咱幾招？」

話落，右掌一抬，似乎就要出手！

他人高馬大，胳臂粗，一隻手掌也比常人大了幾乎一倍，是個巨無霸型的人！

江阿郎雖然並不認識那白衣少女和這虯髯大漢，但他從白衣少女的衣着，虯髯大漢腰間圍着的那條特粗的鋼鞭上，已猜知了二人的身份！

他心中甚是明白，「金石巧匠」杜心衡一身功力雖頗不俗，卻很可能難以接得住虯髯大漢掌下三招！

因此，虯髯大漢一隻蒲扇般的巨靈掌，剛一提起，他就立即沉聲喝道：「鄧天杰，你住手！」

江阿郎這一聲沉喝，不但虯髯大漢心神陡地一震，立時垂下了巨靈掌！

坐在一邊的白衣少女也是心神不禁一震，臉現驚容地美目凝望着江阿郎！

和白衣少女同桌的四個綠衣少女，乃是白衣少女的隨身四衞，她們的臉上眼中也全都現露驚異之色地，八道目光一齊投向江阿郎！

虯髯大漢心神一震之後，隨即環眼猛地一睜，望着江阿郎問道：「你認識咱？」

顯然，江阿郎並沒有猜錯，這虯髯大漢，正是鄧天杰，也是名列「六俊」第三的「風雷鞭」！

江阿郎淡然搖頭，冷然說道：「我並不認識你！」

鄧天杰神情微微一呆！道：「那你是怎麼知道咱的名字的？」

江阿郎淡笑道：「是你腰間的鋼鞭告訴我的！」

鄧天杰先是一怔！旋即明白了哈哈一聲豪笑，說道：「咱還以爲你認識咱呢，原來是這麼回事！」

語聲一頓又起，環眼一凝，問道：「你尊姓大名？」

江阿郎說道：「我名叫江阿郎，你聽說過麼？」

鄧天杰搖搖頭道：「沒有，你爲何要喝叫咱住手？」

江阿郎道：「我是爲你好。」

「爲咱好？」鄧天杰翻翻環眼道：「你可是說咱不是杜老前輩之敵？」

江阿郎道：「根本不勞杜老人家動手，你只一出手就會得吃虧！」

「這咱倒有點不信！」

「你最好相信！」

「你和杜老前輩是甚麼關係？」

「朋友！」

「你怎知道咱一出手就會得吃虧？」

「因爲你一出手，就會有人打抱不平代杜老人家出手教訓你！」

「那人是誰？」

「我！」

「你能讓咱吃虧？」

「不錯！」

「那麼咱就試試你！」

「我勸你最好別試！」

「不試咱不信！」

「試過以後呢？」

「你要是沒有吹牛，咱就佩服你！」

江阿郎淡笑了笑，說道：「好吧，那你就試吧！」

鄧天杰道：「如此你小心留神，咱可要出手了！」

話落，巨靈掌倏出，快如電閃地直朝江阿郎的肩胛抓去！

「風雷鞭」雖然是個粗人，但其一身所學功力確有不凡的火候造詣，只那出掌一抓的威勢，就足令一般江湖高手驚心色變！

可惜的是，他碰上了一身功力武學冠絕宇內的江阿郎！

江阿郎坐在那兒沒動，一抬手，中指突出，迎着鄧天杰抓來的掌心點去！

鄧天杰臉色一變！手掌電縮，兩隻環眼瞪得老大的驚聲說道：「你好高明！」

白衣少女見狀也是臉色一變，目射驚色地說道：「江阿郎，我看走眼了，沒想到你竟是位身懷絕學的武林高人！」

江阿郎淡然一笑道：「謝謝姑娘誇獎，高人二字我可不敢當！」

白衣少女站起嬌軀，說道：「江閣下，看到你剛才那一指，我不禁有點兒技癢了，我也想試試閣下的絕學！」

她咀裏說着，人也蓮步輕移的走了過來。

江阿郎抬手一搖，道：「算了，姑娘，妳那當世武林稱絕的『蘭花指』，在下可消受不起！」

白衣少女美目倏然一睜，嬌靨兒滿是驚奇之色地道：「閣下也知道我？」

江阿郎微微一笑道：「五鳳幫五鳳中稱最的么鳳，名列『少年六俊』之末『閻王筆』陳飛虹的妹妹陳虹虹姑娘，我要是不知道，我還行走的甚麼江湖！」

白衣少女正是「五鳳」中年紀最輕，武學功力人品均皆稱最的「么鳳」陳虹虹姑娘。

這一來，陳虹虹的心中更爲驚奇，駭異了，美目電射地逼視着江阿郎道：「閣下究竟是誰？」

江阿郎淡淡一笑，說道：「姑娘剛才不是已經問過了麼，我名叫江阿郎，江是『長江』的江，阿是秦始皇興建的那座『阿房宮』的阿，郎是，……」

陳虹虹黛眉一揚，截口道：「別說那些無聊的廢話了，我問你，你對我怎麼知道這麼淸楚的？」

江阿郎眨眨眼睛道：「姑娘應該明白，江湖人知道江湖事！」

陳虹虹道：「這話雖然不錯，但是對我而言卻不適用，不對！」

江阿郎道：「爲甚麼？」

陳虹虹道：「第一，江湖上極少有人知道我，第二，縱然知道我是么鳳，也決不會知道我是『閻王筆』的妹妹！」

江阿郎說道：「如果我說是令兄告訴我的呢？」

陳虹虹美目一凝，問道：「江閣下認識我哥哥？」

江阿郎笑笑道：「要是不認識，就不會知道姑娘是他的妹妹了！」

「你們是好朋友麼？」

「當然是好朋友！」

「我怎麼從來沒有聽他提說過有你這麼一位姓江的好朋友？」

「姑娘和令兄有多久沒見面了？」

「一個多月。」

「這就是了。」

「這麼說，你和我哥哥認識的時間還不久了？」

「二十天不到。」

陳虹虹黛眉忽地微微一蹙，道：「這就不對了！」

江阿郎道：「怎麼不對了？」

陳虹虹道：「你們認識才只十多天，不管好到如何的程度，我哥哥他也決不會把我的事情告訴你的！」

江阿郎笑了笑道：「可是事實上他卻告訴了我！」

陳虹虹搖頭道：「我不相信！」

江阿郎淡淡道：「姑娘不相信，我就莫可奈何了！」

陳虹虹美目眨動地默然沉思了刹那，說道：「你和我哥哥既然是朋友，那麼我就看在哥哥的面上不與你計較，也請你別插手我邀請杜老人家的事情！」

江阿郎搖頭道：「姑娘，若是別的事情，我可以不插手不管，但這件事情我辦不到！」

陳虹虹臉色一變！道：「江閣下，你應該明白，我這可是看在我哥哥的面上，並不是怕你！」

江阿郎微微一笑，道：「姑娘，我請問，貴幫不惜以那稀世珍貴的寶玉爲酬，誘請杜老人家前往貴幫工作三年，那是甚麼工作？」

「這……」陳虹虹冷冷說道：「這是本幫的事情，我無可奉告！」

江阿郎淡笑了笑，道：「其實我此問乃是多餘，姑娘不說，我也知道！」

陳虹虹美目凝注道：「你也知道？」

江阿郎道：「姑娘可是不信？」

陳虹虹搖頭道：「我當然不信！」

江阿郎笑了笑道：「姑娘不信，稍時我們以此爲題賭個東道，不過……目前我必須先讓姑娘明白，我爲何要插手不讓姑娘請去杜老人家的道理！」

陳虹虹道：「你有甚麼道理？」

江阿郎正容說道：「杜老人家此次離開他三十多年從未離開過一步的和闐，是我請出來的！」

「哦！」陳虹虹說道：「原來是這麼個道理！」

在江阿郎以爲，他這麼一說之後，陳虹虹定然會接着問他請杜心衡出來做甚麼？此行何往？

那知事實竟出於他意外地，陳虹虹竟然沒問！

江阿郎心裏不禁有點兒詫異地，眨眨雙目，道：「姑娘怎不問我請杜老人家出來做甚麼了？」

陳虹虹淡淡道：「你要願意告訴我，我就聽，你要是不想說，那就必然有所隱私，我一個姑娘家，可不願探聽別人不願說的隱私！」

杜心衡忽然哈哈一笑，說道：「江兄弟，看來你是碰上高明的對手了！」

江阿郎點頭一笑道：「老人家說的是，陳姑娘要是不高明，焉配譽稱『五鳳』之最！」

陳虹虹的咀唇邊浮現起了一絲甜美的笑意，顯然，她芳心裏正感受着被人讚譽的舒服與喜悅！

江阿郎語聲一落又起，說道：「姑娘好不高明厲害，就憑這幾句話，我縱然不想說也是不行了！……」

陳虹虹含笑接口說道：「江閣下，你要是不想說那就別說了，對你那『高明』二字，我雖然有些兒受寵若驚，但是對那『厲害』二字，我一個姑娘家可消受不起！」

江阿郎雙目奇采飛閃地說道：「欲擒故縱，以退爲進，此爲兵法中之上乘者，也是攻敵心理之妙招，姑娘高智，令我佩服，並請恕我失言用詞不當之過！」

陳虹虹美目也是異采飛閃地笑說道：「江閣下，我只不過是實情實說，你這麼一說，我可就慚愧極了！」

江阿郎倏然揚聲一笑道：「姑娘別客氣了，有道是『書有未曾經我讀，事無不可對人言』，我江阿郎乃是個頂天立地，光明磊落的昂藏鬚眉，豈能落人個『隱私』的話柄！」

聲調一落又起，說道：「姑娘，我請杜老人家是同往『第一堡』辦件事情！」

此刻，陳虹虹已漸漸感覺到江阿郎不僅是個身懷奇學功力的少年，而且才智之高，實在不在她之下！

同時，她還發覺了江阿郎的容貌看來雖是一副老實相，平庸不起眼，但細看卻另有一股懍人的威儀正氣，與難以言喩的氣質！

因此，這位向來心高氣傲，目空一切的么鳳，芳心裏竟突然奇怪地產生了一絲怯怕的感覺，不敢再與江阿郎門心，智眨眨美目道：「我請問，請杜老人家到第一堡辦甚麼事情？」

江阿郎正容說道：「姑娘原諒，此事並非我不願告訴姑娘，因爲事關重大，不過，姑娘可以去問令兄，他也知此事！」

陳虹虹微微一怔！說道：「我哥哥也知此事？」

「不錯。」江阿郎點頭道：「還有紀老人家！」

陳虹虹略一沉吟道：「你知我哥哥他現在甚麼地方嗎？」

江阿郎道：「我來請杜老人家時，他正在第一堡中，現在可能和『閃電刀』一起到別處去了！」

陳虹虹美目微睜，道：「是與我哥哥齊名，名列第二的『閃電刀』？」

江阿郎點頭一笑道：「正是！」

陳虹虹神色有點兒詫異地道：「我哥哥他甚麼時候和『閃電刀』與第一堡的人認識了，你知道麼？」

江阿郎笑了笑，說道：「就是和我認識的那天。」

陳虹虹美目凝注道：「你是怎麼和我哥哥認識的？」

江阿郎沒再多說廢話，便把與陳飛虹認識的經過情形，扼要的說了一遍。

陳虹虹目射驚奇之色地道：「你身懷我哥哥的師門令符，那麼你必然與老人家有着很深的淵源關係了！」

江阿郎說道：「我尊他一聲老人家，承他老人家看得起我，不以長輩自居，喊我一聲小兄弟，如此而已！」

陳虹虹美目眨動地道：「江閣下，我忽然發覺你的話說來雖甚平淡，但卻語語驚人，讓人有莫測高深之感！」

江阿郎微笑了笑，話題忽地一轉，說道：「姑娘還記得適才之前，我所言那賭東道之事麼？」

陳虹虹眼珠兒微微一轉，道：「你眞的知道？」

江阿郎道：「我敢說，有九成把握不會猜錯！」

陳虹虹略一沉思，說道：「你想賭甚麼東道？」

江阿郎道：「東道有二，任憑姑娘選擇其一！」

陳虹虹道：「請說說看！」

江阿郎道：「其一，請姑娘立刻返回貴幫，拿出決斷的手腕，大刀濶斧的，整頓『五鳳幫』，去莠存良，以嶄新的正義面目，出現武林！」

「其二呢？」

「請姑娘脫離『五鳳幫』！」

「爲甚麼？」

「姑娘才智蓋代，應該明白我提出這兩個東道任憑姑娘選擇爲賭的用意！」

陳虹虹美目凝注地道：「你對『五鳳幫』知道多少？」

江阿郎道：「不算多也不能算少！」

陳虹虹道：「你都知道些甚麼？」

江阿郎說道：「紫鳳心地邪惡，紅鳳行爲無恥，藍鳳性情乖張，殘忍狠毒，屬下弟子莠多良少！」

陳虹虹道：「還有黃鳳與我呢，你怎麼不說？」

江阿郎微微一笑道：「姑娘這是考我麼，黃鳳本性善良，非止無惡行可言，且係被害者，紫鳳不但控制了黃鳳，更以黃鳳的性命脅迫姑娘，姑娘與黃鳳是同門師姊妹，爲顧及黃鳳的性命，無可奈何，只好暫求苟安……」

語聲微微一頓，接着又說道：「若不是如此，我也就不會得向姑娘提出這麼兩個東道爲賭了！」

陳虹虹聽得不禁心神連連震動！她再也想不到江阿郎對她們五鳳之間的情形，竟是知道得這麼淸楚！

「風雷鞭」鄧天杰在旁環眼猛睜地問道：「五妹，他說的可都是眞的？」

陳虹虹點頭道：「都是事實！」

鄧天杰威態凜人的道：「五妹，這些事妳爲何不告訴咱？」

陳虹虹道：「告訴你有甚麼用，你能把她怎麼樣？」

鄧天杰濃眉一軒，目射煞威的道：「咱活劈了她！」

陳虹虹淡淡一哂，道：「大哥，我問你，活劈了她，你能解開她在我虞師姊身上下的禁制麼？」

鄧天杰威態一斂，問道：「她在表妹身上下的甚麼禁制？」

陳虹虹道：「歹毒絕倫的『玄陰附骨毒針』，你能解麼？」

鄧天杰神情不禁一呆！搖了搖頭，道：「咱不能！」

陳虹虹道：「這就是了，你活劈了她，虞師姊便算是死定了！」

鄧天杰濃眉深蹙糾結地說道：「那便怎麼辦？……」

陳虹虹忽然呼聲輕嘆了口氣，說道：「爲了虞師姊，目前我們沒有辦法，只有暫且忍耐走一步算一步了！」

江阿郎眨眨眼睛，目光忽然一凝，望着陳虹虹問道：「陳姑娘，紫鳳在令師妹身上下的禁制確實是那『玄陰附骨毒針』麼？」

陳虹虹點頭道：「要不然，我們就不會得毫無辦法了！」

江阿郎說道：「這麼說，她必然是苗疆『玄陰鬼嫗』的傳人，外號『紫蝎子』的尤月嬌了！」

陳虹虹美目微睜，驚奇地說道：「你知道她？」

江阿郎微點了點頭，說道：「我雖然聽說紫鳳是個心地十分邪惡的女人，却沒想到是她，早知是她……」

語聲一頓，目光忽然一瞥那四個綠衣少女，問道：「陳姑娘，她四位是甚麼身份？」

陳虹虹道：「是我的貼身侍婢。」

江阿郎沉吟地道：「旣是姑娘的貼身侍婢，想必都是姑娘的心腹了？」

陳虹虹點頭道：「是的，要不然我就不敢那麼毫無顧忌的和你談說這許多不該說的問題了！」

江阿郎淡然一笑道：「姑娘說的是，不過，以我看，她四位中已有兩個背叛了姑娘，姑娘只是還未能發覺而已！」

他此語一出，四們綠衣少女中，立刻有兩個心神倏然一震，臉色微變，心中「卜卜」直跳！

陳虹虹搖頭道：「不會的，她四個決不可能背叛我的！」

她當然不相信，這四個綠衣少女都已跟隨她四五年，名雖侍婢，實際情如姊妹，她們怎會背叛她呢？

江阿郎淡笑了笑說道：「姑娘旣是認爲不會，那麼麻煩姑娘請她四位過來一下，我想和她們四位談談，可以麼？」

「當然可以。」陳虹虹點點頭，轉朝四婢說道：「妳們都過來一下！」

她話聲一落，立有兩名綠衣少女毫不猶豫地站起嬌軀走了過來。

另兩個雖然也緊緊跟着站起了嬌軀，却互望了一眼，竟倏然一擰柳腰，身形霍分，一個撲向了樓梯口，一個直撲樓窗！

事出意外突然，陳虹虹與鄧天杰全都不禁愕然一怔！

陳虹虹陡地一聲淸叱，與鄧天杰身形一動，就要分頭飛身攔截，江阿郎已輕聲一笑說道：「二位請別動，她兩個跑不了的！」

話聲中，左手隔空彈指，兩縷指風疾射那撲向樓梯口綠衣侍婢的腿彎，右手一抬，探掌虛空抓向那直撲樓窗的一個！

兩聲驚叫，「噗通」兩聲連响中，撲向樓梯口的那個已被指力點中雙腿腿彎穴道，跌坐在樓梯口，那撲奔樓窗的一個，嬌軀也被一股强大的吸力硬拉了回來，摔跌在樓板上！

她嬌軀摔跌下，心中雖然驚駭欲絕，但仍不死心，立卽一躍而起，還想跑！

江阿郎微一揚眉道：「姑娘，妳也太不識相了！」

抬手一指飛點而出，封了她的穴道。

陳虹虹美目異采飛閃的說道：「你好高絕的功力！」

杜心衡突然哈哈一聲大笑說道：「陳姑娘，說來妳也許不信，妳雖然譽稱『五鳳』之最，『蘭花指』爲當世武林絕學，但妳縱然與『風雷鞭』聯手，也難是他手下三招之敵！」

鄧天杰兩道濃眉微微一軒，不信之色已現露於形表！

江阿郎立刻笑說道：「老人家，你別只顧替我吹噓了，當心替我招惹麻煩！」

陳虹虹美目深看了江阿郎一眼，笑說道：「你也別客氣了，說實在的，這話要是在片刻之前，我絕對不相信，現在我可就有點不敢不信了！」

江阿郎笑笑道：「姑娘好會說話！」

目光一瞥站立一旁臉露驚色的兩名綠衣侍婢，話鋒一轉，說道：「姑娘請叫她二位把那兩個弄過來吧！」

陳虹虹心中此刻對江阿郎已產生了無比的信服，聞言，立卽朝那兩名綠衣侍婢說道：「小珮，小珊，妳們去把小琴、小霞她兩個抓過來！」

小珮、小珊答應了一聲，分朝小琴、小霞二人走了過去。

陳虹虹嬌靨上忽然現出一股奇怪之色地望着江阿郎問道：「你怎知她兩個已經背叛了我的？」

江阿郎微微一笑道：「姑娘只仔細看看她兩個的眉心就明白了！」

說話間，小珮、小珊二人已把小琴、小霞兩個提了過來使力地往樓板上一摔，顯然，她二人心中非常憤怒她兩個的背叛！

陳虹虹立卽凝目朝小琴、小霞兩人的眉心仔細看去；只見兩人眉心之間，全都有一個黃豆般大小，不留心細看，不容易發現的淡淡的黑點！

江阿郎問道：「姑娘看出來了麼？」

陳虹虹點頭道：「看出來了，她兩個的眉心中央都有一個淡淡的小黑點！」

江阿郎說道：「姑娘可知道那是什麼原因嗎？」

陳虹虹搖頭道：「不知道。」

江阿郎道：「那便是她兩個背叛姑娘的原因！」

陳虹虹臉露迷惑不解之色地問道：「那是什麼？」

江阿郎笑了笑，道：「凡是身中『玄陰附毒骨針』之人，眉心都有這麼一個淡淡的小黑點！」

「哦！」陳虹虹滿臉驚容地道：「你是說她兩個身上也被下了毒針禁制？」

江阿郎點頭說道：「要不然，我想她兩個決不至於背叛姑娘！」

陳虹虹眨了眨雙目，望着小琴小霞，嬌靨凝注地問道：「妳兩個被她控制有多久了？」

小琴、小霞低垂着頭，默然不語。

陳虹虹黛眉倏地一揚，喝道：「妳兩個是聾了還是啞了，怎不答我問話？」

小琴、小霞仍是低着頭，沒答話！

陳虹虹美目寒電一閃，道：「小琴，妳兩個是不是要吃些苦頭才肯答話？」

小琴忽地一抬頭，雙目含淚地說道：「姑娘，婢子等自知對你不起，你也別問了，婢子情願一死謝罪！」

陳虹虹雙目突射煞芒地一聲冷笑，道：「很好，妳兩個旣然情願死，我便成全妳們兩個便是！」

話落，皓腕一抬，揚掌就要拍下！

江阿郎連忙抬手一攔，說道：「姑娘請掌下留情！」

陳虹虹玉掌一垂，道：「她兩個旣然情願死，你何必……」

江阿郎含笑接口說道：「她兩個這也是迫不得已，姑娘先請坐下息息怒氣，讓我和她們二位談談好了！」

陳虹虹眨眨美目沒再說話，默默在一張櫈子上坐了下去。

江阿郎目光隨又轉向「風雷鞭」鄧天杰笑道：「鄧兄，你也別站着，也請坐下陪同杜老人家和陳姑娘喝兩杯吧！」

鄧天杰豪聲一笑，說道：「江閣下，你這份超人的沉靜胸襟氣度，實在令咱佩服，沒說的，咱聽你的就是！」

杜心衡忽然輕聲一笑道：「你本來就應該佩服他，他是你的頭兒！」

鄧天杰神情不由愕然一怔！道：「他是我的頭兒？」

杜心衡笑道：「你不明白？」

鄧天杰搖頭道：「咱不明白！」

杜心衡笑道：「那你就等着吧，到時候你自然會明白的！」

鄧天杰眨眨環眼道：「老前輩，你甘脆告訴咱不就得了！」

杜心衡搖搖頭道：「不能說，你還是等他自己告訴你好了，老朽可不願做多嘴驢！」

鄧天杰兩道濃眉深蹙地踱步在桌旁另一張櫈子上坐下，並叫站立一旁的侍婢小珮小珊去把那邊桌上的酒菜杯筷全部搬了過來。

陳虹虹一雙黛眉輕蹙，眸珠子不停地轉動着，她心裏在暗想：「江阿郎怎會是鄧大哥的頭兒了？……」

她雖然聰慧無比，才智也高，但也想不到杜心衡那句「頭兒」的意思，是指「少年六俊」之首而言！

陳虹虹暗想間，江阿郎那裏已語聲溫和的望着小琴說道：「小琴姑娘，你旣自知對不起妳們姑娘，情願以死謝罪，那妳們爲何還不願回答妳們姑娘的話？一個人最可怕的莫過於一個『死』字，妳們旣然連死都已不怕，又還有什麼話不能說，還有什麼顧忌妳怕的？」

小琴小霞二人互望了一眼，小琴嘴唇蠕動了一下，似乎想說什麼，却又忍了下去沒說。

江阿郎立刻又說道：「小琴姑娘，我知道妳們這是迫不得已，不是心甘情願背叛妳們姑娘的，妳想說什麼只管說好了，用不着吞吞吐吐的。」

小琴抬眼朝陳虹虹望了望，忽然輕嘆了口氣，說道：「江相公，你說的不錯，小婢們旣已情願一死以謝姑娘，那還有什麼好怕不敢說的，只是……因爲姑娘平素待小婢們情如姊妹，小婢雖是被迫背叛姑娘，但已經够使姑娘傷心氣怒的了，小婢們之不回答姑娘問話，乃是爲了免得更增姑娘心裏的氣怒！」

江阿郎點頭說道：「妳這話雖然不無道理，但却是錯解的道理，你應該明白，適才要不是我及時攔住妳們姑娘，你們已經死了，雖說妳們情願死，可是，妳們這麼死值得嗎？未免死得也太寃了！」

小琴道：「這個小婢知道，不過，姑娘縱然仁心大度，饒恕小婢們，小婢們也是死路一條！」

江阿郎道：「妳是說，紫鳳她必定會殺妳們？」

小琴幽幽地說道：「她只要不按時給小婢解藥，小婢就會死在她那『玄陰附骨毒針』之下！」

江阿郎神色忽然一正，道：「小琴姑娘，如果我能保證你不死，妳們可願聽我的？」

俗語說得好，「螻蟻尙且貪生」，何況是人？

人，只要能够活下去，沒有一個是願意死的！

江阿郎話聲一落，小琴小霞二人的四道目光立刻霍然一齊投注在江阿郎的臉上，她二人的臉上同時現露出一種似驚似喜，却又含着懷疑的複雜表情！

顯然，二人的心底已激起了一股求生的意念！

江阿郎從二人的臉色神情上，已看出二人的心意，說道：「妳們可是不信？」

小霞搖搖頭道：「小婢聽說『玄陰附骨毒針』，除那獨門解藥外，天下無人能解，要不然……」

語聲一頓，目光望了望陳虹虹姑娘說道：「我們姑娘就不會得任由紫鳳控制着虞姑娘，受其脅迫無策了！」

江阿郎淡然一笑道：「妳說的不錯，那『玄陰附骨毒針』，除獨門解藥外，天下雖是無

人能解，但並非絕對無人能解，如果身懷某種神功之人，以其神功，吸取出毒針，再以精純深厚的內功，煉化附骨劇毒，並非是不可能的事！」

小琴小霞二人聽得方自四目圓睜，陳虹虹那裏已神情激動，美目倏射奇采地凝視着江阿郎急問道：「江……少俠，你能嗎？」

杜心衡突然含笑接口說道：「虹虹姑娘，江少俠既然說出了這個辦法，老朽想，他一定能！」

陳虹虹似乎沒聽見杜心衡的話，美目仍然凝注着江阿郎的臉孔，說道：「江少俠，只要你能，我立刻返回『五鳳幫』，先搏殺尤月嬌那賤人，全力整頓『五鳳幫』，去莠存良，遵照你的意思，使『五鳳幫』以正義的新面貌出現江湖！」

江阿郎目閃異采的肅容點頭道：「陳姑娘，妳只管放心，虞姑娘與小琴、小霞三人體內的『玄陰附骨毒針』，全部包在我的身上，不過，有件事情，我要請姑娘給我一個面子！」

陳虹虹連忙說道：「江少俠，你請說，妾身無不從命！」

江阿郎道：「小琴小霞二人是被迫身不由己，我請姑娘念在往日的情份上饒恕過她二人，並仍准她二人跟隨姑娘身邊侍候姑娘！」

陳虹虹點頭說道：「少俠劍胆琴心，俠骨柔腸，令人衷心敬服，老實說，妾身本來就沒有不饒恕她們二人的心意，你請放心，妾身從命！」

江阿郎點頭一笑，說道：「謝謝姑娘給我面子！」

陳虹虹道：「少俠請別客氣，該說謝謝的應該是妾身！」

江阿郎笑了笑，轉向小琴、小霞二女說道：「妳兩個聽見了麼？」

小琴連忙答道：「小婢們聽見了！」

江阿郎說道：「如今，妳兩個可願意聽我的？」

小琴道：「少俠但請吩咐！」

江阿郎隨即轉向陳虹虹說道：「姑娘想問她兩個什麼，現在可以問了！」

陳虹虹望了望小琴小霞，緩緩搖頭道：「算了，妾身不想問她們什麼了！」

江阿郎倏然抬手出掌朝小琴小霞二女虛揮了揮，說道：「小琴姑娘，妳們兩們還不謝謝妳們姑娘麼！」

小琴小霞二女只覺得身軀微微一震，被制穴道已解，聞言，連忙齊朝陳虹虹叩頭道：「小婢謝謝姑娘饒命之恩！」

陳虹虹玉手微擺，說道：「妳兩個不必謝我，還是謝謝江少俠吧！」

小琴小霞二人連忙轉朝江阿郎叩頭說道：「小婢謝謝江少俠！」

江阿郎抬手一擺道：「妳兩個別謝了，站起來吧！」

小琴小霞雙雙站起，低頭垂手肅立。

江阿郎望望二女，雙目眨了眨，問道：「小琴姑娘，那『玄陰附骨毒針』在妳們體內什麼部位？」

按理，二女聞問應該立刻回答，說出體內毒針的所在部位才是！

那知，二女不但沒有立刻回答，兩張臉孔竟同時飛起紅雲！

江阿郎一見這等情形，心中立刻明白了這是怎麼回事；知道那毒針所在部位，必是在姑娘的秘密之處！

江阿郎雙眉不由倏地一揚，憤聲說道：「尤月嬌她好陰損惡毒！」

語聲一頓，肩鋒微蹙地說道：「我本想先替妳們吸取出毒針的，情形既然如此，只好暫作罷論，留待日後再說了！」

小琴小霞二女默默地點了點頭。

陳虹虹美目眨動了一下說道：「這樣也好，她兩個的毒針要是現在就吸取出來，便不能隨我回去幫我辦事了！」

江阿郎恍然地點頭一笑道：「姑娘說的倒是，不是姑娘提起，我倒幾乎忽畧了這個問題了！」

語聲一頓又起，凝目問道：「姑娘，尤月嬌她們三個手下的心腹死黨大概很不少吧？」

陳虹虹點頭道：「確實很不少，全幫十之七八都是她們三個的人！」

江阿郎濃眉微皺地道：「如此，姑娘這方面的勢力就顯得太單薄了！」

陳虹虹黛眉一揚：「江少俠，你請放心吧，憑妾身與鄧大哥，虞師姊，加上小琴她們四個的力量，雖然是單薄了些，但妾身自信足可應付得了！」

小珊在旁忽然插嘴說道：「姑娘，你忘了還有紀護法呢！」

江阿郎笑道：「對了，還有『天煞』紀倫紀老人家，他是姑娘的人，尤月嬌迄今之所以未在姑娘體內弄上一根毒針，大概便是懾於紀老人家的煞威！」

語聲微微一頓，接着說道：「我非常相信姑娘和鄧兄你們幾位的所學功力，一定足能應付，不過，凡事不能不防萬一，諸位之中只有一位受到意外，豈不是皆我之過，令我衷心難安麼！」

鄧天杰忽然說道：「這樣好了，咱去找幾位朋友，請他們幫幫忙，助助威！」

江阿郎想了想，說道：「這樣雖然是個好辦法，不過，那畢竟麻煩了些，我認識一位老人家，他就住在『五鳳幫』總宮西南兩百里地方，他門下有四位弟子，個個身懷上乘武學功力……」

陳虹虹美目一眨道：「你說的可是那位『眉山老樵』的高老人家？」

江阿郎點頭含笑道：「姑娘也認識高老人家？」

陳虹虹點頭道：「見過兩次面。」

江阿郎微笑道：「那就更好了，只要請他老人家師徒相助，配合行動，實力就要强得多了！」

陳虹虹搖頭道：」這恐怕不行！」

江阿郎道：「爲什麼？」

陳虹虹道：「這位高老人家性情古怪得很，門下四位弟子雖然都練有一身上乘武學功力，可是他卻不准他們涉足江湖恩怨是非，只怕請不動他！」

江阿郎微微一笑道：「姑娘放心，我若是沒有把握，就決不會想到要請他們師徒出面相助了！」

這時，已是申初時分。

整座酒樓上，除了江阿郎等人外，所有的酒客都早已陸續的走光了。

不！還沒有完全走光！

那是個貌相說得上頗爲英俊，年約三十來歲的藍衣漢子。

藍衣漢子一個人獨踞一桌，自斟自酌，他貌相看來雖然頗爲英俊，只是嘴唇太薄，那雙眼神游移不定，浮而不實；一看就知縱然不是邪惡之徒，也決不會是個什麼善類！

這時，他似乎酒已盡興，要走了，伸手端起酒杯，一仰頸子喝乾了最後的一杯，掏出一塊碎銀放在桌上，隨手拿起擱在桌上的帶鞘長刀，站起身子，邁步要走！

突然，江阿郎揚聲說道：「閣下，請你留步！」

那藍衣漢子腳步本來走得十分從容，江阿郎這一開口，藍衣漢子立刻像受驚似的，身軀微微一震，突然加快腳步，直朝樓梯口走去！

江阿郎身形倏然一閃，已攔在樓梯口，淡淡道：「閣下，要是走了你，我們這兒所說的一切，便算是白說了！」

藍衣漢子去路被攔，只得停身站住，眉鋒一皺，說道：「閣下，你說什麼？」

江阿郎道：「閣下，別跟我裝糊塗了，我們坐下談談吧！」

藍衣漢子搖頭道：「你我素昧平生，從不相識，有什麼好談的，請讓開路！」

江阿郎道：「要我讓開路可以，但是光憑口說卻不行！」

藍衣漢子臉色一變！說道：「你是要逼我出手？」

江阿郎淡淡道：「你心裏已經明白我爲什麼要攔你，既然攔了你，你要不出手迫我讓開，你便決難走得下樓！」

藍衣漢子雙目寒芒倏地一閃，驀然探手拔刀，叱道：「讓開！」

寒光一閃，刀勢如電，直朝江阿郎當頭劈下！

江阿郎突然一聲輕笑道：「閣下，你和我玩這個，你就差得太遠了！」

只一伸手，藍衣漢子連是怎麼回事也未看清楚，手裏的刀已到了江阿郎的手裏，刀光一閃，刀尖已抵在他的咽喉。

藍衣漢子不禁心顫胆寒，腳下隨着刀尖的前抵之力緩緩後退！

他不能不後退，不後退，刀尖就會刺破他的咽喉！

鄧天杰與陳虹虹雖然已知江阿郎身懷奇絕功力武學，但目睹江阿郎那等奪刀，刀抵藍衣漢子咽喉，那種快逾閃電，令人眼花瞭亂的手法，刀法，不禁同時脫口稱讚道：「好手法！好刀法！」

杜心衡忽然哈哈一聲大笑道：「在刀祖宗面前玩刀，那眞是天下第一號的大傻瓜！」

江阿郎笑說道：「老人家，你是心癢難熬，怎麼盡想抖我的底！」

一句「刀祖宗」，陳虹虹心裏已經突然閃過一道靈光，江阿郎再這麼一說，她立刻恍然大悟地明白江阿郎的身份了，不禁美目異采飛閃地輕聲一「呵」！道：「原來是他……」

鄧天杰畢竟是個粗人，聞言神情一愕，問道：「五妹，誰是他？」

陳虹虹沒理鄧天杰，美目一眨，凝望着杜心衡問道：「杜老人家，他是『一刀斬』，是麼？」

杜心衡點頭一笑道：「除了他，當世天下武林還有誰配稱『刀祖宗』！」

鄧天杰明白了，江阿郎原來就是「少年六俊」之首的「一刀斬」，同時連帶的也明白了，杜心衡先前所說的那句「江阿郎是他鄧天杰的頭兒」的意思了！

由於江阿郎所表現的武學、功力、才智、胸襟氣度，都使這位霸王型的「風雷鞭」衷心佩服得五體投地！

因此，他這一明白，立時不由豪聲大笑道：「這倒好，咱這個老三，竟然不認得自己的老大，眞該打屁股！」

他實在粗豪直爽得可愛，「少年六俊」只不過是武林中人給他們六個起的外號，他竟然自承是「老三」，自認是「六兄弟」來了！

杜心衡眨眨眼睛笑說道：「這麼說，剛才你一出手就吃癟在他手裏，也完全心服了！」

「當然心服！」鄧天杰連連點頭道：「他是老大，應該比咱這個老三强，要不然，他焉能做咱的老大！」

這話，杜心衡笑了，陳虹虹笑了，連默站一旁的小珮、小珊等四婢也全都笑了！

這時，江阿郎已將藍衣漢子逼退到靠近衆人的一張桌旁，抵在他咽喉上的刀一收，笑說道：「閣下，請坐下談談吧！」

藍衣漢子自知所學功力差人太多，逞强無益，遂就識相的在桌旁的櫈子上坐了下去。

江阿郎也坐下，語音溫和地說道：「閣下，我請問『斬魂刀』巫老前輩是你何人？」

藍衣漢子道：「先父。」

江阿郎道：「閣下的大名？」

藍衣漢子道：「巫士英。」

江阿郎道：「巫兄，我先聲明，只要你和我合作，實答我數問，我保證決不難爲你！」

巫士英道：「也放我走？」

江阿郎道：「一定放你走，不過，不是現在！」

「什麼時候？」

「等陳姑娘回去『五鳳幫』整頓好以後，立刻還你自由！」

「這段期間，你打算如何安置我？」

「請你在丐幫此地分舵暫住！」

「你要將我囚在丐幫？」

「不是囚禁，是作客！」

巫士英默然沉思了片刻，說道：「好吧，你問吧。」

江阿郎道：「一定實答？」

巫士英點頭道：「知無不答，答必盡實，不過，若是我不知道的，就要請你原諒了！」

「那是當然。」江阿郎點頭道：「醜話我可得說在前頭，你若敢說謊欺我，我就要請你原諒了！」

巫士英心中暗震了震，沒有接話。

江阿郎淡笑了笑，雙目倏地一凝道：「我請問，你可是奉命跟踪監視陳姑娘她們的？」

「不錯！」

「你們有幾個人？」

「就是我一個！」

「你奉誰之命？」

「紅鳳。」

「你是紅鳳的人？」

「是的。」

陳虹虹接口問道：「我怎麼從來都沒見過你？」

巫士英道：「除紅鳳和紫鳳外，『五鳳幫』中大概再未有人見過我！」

江阿郎問道：「你和她們兩個交往有多久了？」

巫士英道：「一年左右。」

江阿郎道：「你和她二人，交往一年，對她二人了解必然很多，你對她二人的看法，如何？」

巫士英微一沉吟，道：「紅鳳雖然淫蕩，心性卻較爲善良，紫鳳心地太以邪惡狠毒，而且性情易變，和她交往，令人有時時心驚肉跳之感！」

江阿郎點了點頭，轉向陳虹虹說道：「姑娘聽見了麼？」

陳虹虹美目眨動地道：「您的意思可是要妾身對紅鳳稍稍留情？」

江阿郎道：「姑娘，有道是『得饒人處且饒人』，何妨予她一條自新之路！」

陳虹虹嫣然一笑道：「您說的總是有道理，妾身敢不遵命！」

江阿郎笑了笑，轉向小珮說道：「小珮姑娘，麻煩去招呼一位店伙計上來一下。」

恰巧有一名店伙在樓梯口探首向樓上張望，聞言連忙急步走過來，朝江阿郎哈腰諂笑地說道：「公子爺，您有什麼吩咐？」

江阿郎道：「小二哥，勞駕到街上看看有當地的要飯化子替我找個！」⑩（下期續完）

民間歷史傳奇故事

麥海雲・文
盧令・圖

周泰三鬥胭脂虎

廣州十虎，周泰所知最多，拳脚有威，兼擅八卦棍，舞獅亦很出色，怎料綽號胭脂虎的洪小娟，偏要纏住他，鬥到盡爲止。

昔日廣州的名拳師，首推十虎，其中有一人姓周名泰，拳脚深厚，而且跳縱功夫十分厲害，有許多人以爲他是繼承某一個大門派的拳脚苦練多年，然後有此成就，實則不然，周泰出身微賤，十三歲就賣給肇慶麥氏做家奴，他的功夫只係在麥氏屋中偷學，當時麥老爹以及幾個大少爺，都不知有周泰此人，只是覺得他做家奴，品性純良，頗有可取之處，直到鬼脚洪求見較量武功的一晚，然後發覺到周泰暗中學習麥家拳已久，騰挪變化，比原來的招式更加出色。

當時麥老爹是一員武將，稱做麥大彪。從武術的名家蔡九儀習技，那種拳脚是隨時跳躍的，並非一下子跳過對方的頭，而是用小跳方式閃避來勢然後出擊，如果他使勁一跳，隨時超過二丈那麼遠，麥家拳傳到麥大彪的身上，本來是一員武將的，有了權威，更加名氣响噹噹。因爲他是武將，希望找到一點實職的人或者存心跟他較量的人，往往登門求見。至於麥大彪，年齡較長，他實在不高興那些人在拳脚逞英雄，不過，既然來了，不能不鬥，於是，他命長子麥永成出戰，十年來，已經鬥敗了許多武林高手。

某日，有一個客人自稱洪貴的登門求見，麥老爹帶着長子麥永成到大堂見客，他看見洪貴此人生得十分結實，三十多歲，渾身是勁，似乎在拳脚上頗有成就，不敢輕視。

見面後寒暄了幾句，洪貴就說：「鄙人不遠千里而來，希望領教麥家拳的奧妙，敬請賜教。」

此人的體型紮實，來意不善，麥大彪如果在盛年體力雄壯，當然有把握取勝，不過，他的年齡已長，靠近六十，拳怕少壯，棍怕老狼，頗有幾分畏懼，不過，有客登門，不能不鬥幾個回合，遂點了點頭，於是，三人同到演武廳。

麥大彪叫長子換過練武的衣裳，準備下場交手，他與家丁站在一旁觀看。

麥大彪的作風一向如此，凡是有客求戰，先由長子出戰，如果對方有甚麼疲態，他看得出來，認爲有把握取勝，便卽落場。因爲長子接戰在先，最低限度可以看到對方的拳脚優劣，到時由他本人出戰，便佔上風，故此那天跟洪貴交手，也是由長子永成出戰的。

當時兩人擺好了架式，便卽接戰。至於周泰，跟其他家丁在旁看，不必細表。

麥永成奉命作戰，相鬥了不久，周泰就暗吃一驚，認爲他們不過人，不自覺的向麥大彪望了幾眼。

他們二人作戰，相鬥未久，麥大彪一時之間，摸不到來客的拳路，後來他發覺此人的脚法厲害，突然想起江湖上有一個人稱做「鬼脚洪」，料想必是此人了。他正想叫長子永成出場，由他代替，已經遲了，忽然聽到一聲慘叫，麥永成就倒地像葫蘆似的滾開，躺着喘息，顯然是身上某處要害吃了一脚。

麥大彪救子心切，連忙衝過去，把麥永成扶起來，抱在懷中，叫家丁拿出跌打酒來救治，另又吩咐一個親信到藥櫃裏面拿一瓶還魂八卦丹來，準備用酒灌飲，因此忙個不了。

周泰在旁看見鬼脚洪如何出脚，正想搶救，麥永成已經中了那一脚，滾開二丈多遠，再又看見麥大彪帶了家丁忙於施救，分身不暇。

周泰看不過眼，突然一躍而出，一跳已經站在洪貴的前面，大聲說：「麥家拳另有絕招，剛才大少爺一不愼，給你打倒，料想你無法打敗我，如果你想跟老爺較量，先要過得我周泰這一關。」

說完，他就人到拳到，右拳向對方的胸部直衝過去，洪貴不知道周泰只是家奴，以爲此人是麥大彪的親信，拳脚方面有些斤両，不敢怠慢，立刻接招，跟着打鬥起來。

麥大彪一向不知道周泰躲在暗處偷師，而且苦練拳脚，以爲他品性純良，看不過就跳出來跟鬼脚洪交手，勢必死在對方的脚下，因此，暗裏替他惋惜，後來發覺周泰跟鬼脚洪走了三幾招之後，忽有所悟，驚奇不已，因爲周泰先發招出擊，實在畧爲走下風的，殊不料他的橋馬穩固，雙手變化多端，一出一入，都符合麥家拳的規矩，這才放心一點，不過，麥家拳的重點純在指掌之間，因爲這一派的拳路從鷹爪拳變化而來，脚下變招比較少，如果鬼脚洪照樣施展剛才踢倒麥永成的脚法，恐怕周泰鬥不過他，因此之故，他仍替周泰担心。

兩人苦鬥多時，不分勝負，畢竟周泰僅有二十多歲，鬼脚洪已經靠近四十大關，無論如何，氣力方面總是比較差一點，因此，他心知肚明，再鬥下去，不論遲早，吃虧的總是他，索性找個機會施展鬼脚，希望一脚踢倒周泰，就像剛才踢倒麥永成一樣。

當時鬼脚洪剛剛在腦海中湧起這個想法，便卽誘敵撲攻，故意把中上門的拳路弄得疏鬆許多，希望周泰發拳出擊，連走帶衝，整個軀體飛躍過來，那時他就可以用鬼脚去反攻了，那一脚就是在半虛半實之間踢出，快而有勁，而且踢完左脚，還可以踢右脚，每一脚都是能够踢了一半又再收回跟着再踢的，故有鬼脚之稱，左右兩脚，輪流踢出，一脚變兩脚，看來好像連發四脚，僅憑一雙手，實在難以抵擋。

如果周泰搶先下場跟鬼脚洪較量高下，恐怕他也會給鬼脚洪一脚踢倒，不過，他站着冷眼旁觀，看見麥永成如何給鬼脚洪踢到倒地打滾，知道那幾脚如何踢出，早有打算，故此鬼脚洪剛剛施展連環鬼脚的時候，周泰就懂得閃避，鬼脚洪不但連發四脚，而且轉身再踢，一共踢出十二脚，都是給周泰避過的，老羞成怒，整個人自動倒下來，好像皮球似的滾到周泰前面，然後雙脚齊出，在低處發招，向周泰左右兩邊膝蓋骨掃去。

這一招本來是掃堂腿，但却大不相同，掃堂腿一定要一條腿壓地，另外一條腿伸到直，在地上兜圈，碰着甚麼就掃甚麼。至於鬼脚洪，他的掃堂腿却非用一條腿支持，踢出另外一條脚，而是用雙手壓地支持，故此他一踢就可以連發兩脚，因爲那兩脚在近處踢出，而且向對方左右兩邊膝蓋骨橫掃，很難躲避，不過，周泰的跳躍功夫，已臻上乘，對方剛剛擺出滾雪球的姿態，直滾過來，他已經知道此人必然是滾到眼前就起脚，不管踢出何種脚法，俱是向下三路襲擊，早作準備，眼見鬼脚洪突然停步，他立刻飛躍，故此，鬼脚洪踢出的連環兩個掃堂腿都無法打中他，至於周泰，從鬼脚洪的頭上躍過，那雙脚剛落地，他就伸手抓住鬼脚洪的頭髮，使勁向後一拉，然後把那個頭顱向地面撞擊。

這一招稱做「腦後生風」，名符其實，除非沒法抓得到頭髮，一經抓着頭髮，使勁一拉，受到襲擊的人，就無法躲避，因爲頭髮被人用力拔起來的時候，就算沒法連根拔起，腦袋也受到這種震動力發生劇痛，有輕微的暈眩，故此周泰施展腦後生風這一招之後，就使對方頭顱碰到硬地，轟然一聲，頭破血流，登時整個攤在地上，無法再動。

周泰本來想替大少爺報仇，出手毒辣，料不到對方給那一招撞擊後腦，竟然口鼻噴血，眼見無法救治，這才大吃一驚，呆呆的站着，不知道如何應付。

麥大彪看見周泰苦鬥鬼脚洪，居然打贏對方，非常欣喜，可是，鬼脚洪給周泰打到後腦開花，口鼻噴血，却又驚慌起來，恐怕攪出人命，立刻用還魂丹施救。

麥家拳的大名並非純盜虛聲的，除了拳脚厲害，還有膏丹丸散，俱是第一流的貨色，當時他把還魂八卦丹救活了長子永成之後，仍用這種靈丹妙藥冲酒灌飲，使鬼脚洪從垂危的狀態復甦，雖然口鼻有血噴出，但却逐漸減少，麥大彪非常小心的親自替他治療，終於使他暫時獲得更生的機會。

此人在麥府接受特殊優待，使他靜養了兩天，然後恢復知覺，但却未能活動，故此，他迫於留在客房之內接受治療。

對這個不速之客，麥大彪覺得難以應付，根本上不知道他的來龍去脈，收留在家，如果他是一個江湖大盜，就有些不便，此外，還因他打傷了麥永成之後又再受傷，麥永成的傷勢並不嚴重，很快就能够起床走動，萬一他的兒子想報仇，走進客房，稍爲動武，便把鬼脚洪活活的打死，因此他感到有點焦躁，迫不得已，只得把看護鬼脚洪的重責放在周泰身上，吩

咐周泰不分晝夜的留在客房那邊，任何人不准走進客房內騷擾鬼腳洪，直到他査明鬼腳洪的家人，在那個地方，然後通知他們到此接他回去。

周泰遵命辦理，他就在那天開始，留在後園最大的一個套房那邊，座鎮小花廳，至於鬼腳洪，則在房間養傷。

第二天上午，忽聞人聲嘈雜，由遠而近，他趕快離開套房的小花廳，走出園中小徑，向大堂那邊觀望。忽然看見一個穿綠衣的女子，飛拳踢腳，幾個家丁，都不是她的對手，給她打到七零八落，跟着她宛如一陣風似的直衝過來。

周泰趕快拱手，狀類鞠躬，實則暗藏殺着，這一招叫做朝天一炷香，變化甚多，跟着說：「小姐是誰？何以見人就打？」

那個少女剛剛長成，年僅破瓜，貌頗娟好，向他瞪了一眼，站着說：「我叫小娟，我來找父親，他是否給你們暗算了呢？」

周泰點頭說：「我正是負責照料尊翁的，如果你向麥老爹說聲，我就協助你把令尊翁扛到轎子上面，抬回府上，然後悉心調理。」

周泰說出這番話，她似乎聽得進耳，可是，一瞬間，忽又怒容滿臉，說道：「周泰在那裏？」

周泰知道她這一問，必想搏鬥，却又無可奈何，只好自我介紹說：「賤名就是周泰。」

他想向她解釋幾句，但却沒有機會再開口了，因爲她聽見周泰兩字，知此人是打傷父親的人，立刻怒火攻心，身子向左邊微微閃側，即時起腳，那一腳踢得很高，向他的額角太陽穴使勁釘下去。

這一腳出其不意，而且打到眼眉那麼高，稱做掛眉腿，實在不容易對付，他料想她必然在鞋頭暗中藏鉛或鐵，太陽穴給它釘中，便即倒地身亡，因此周泰不敢輕敵，畧爲閃側，便即閃身擺出釣魚手的姿態，準備應戰。

「釣魚手」的形狀古怪，身子微微坐低，下邊是丁式馬步，手上作前後拱照之形，左手在前，右手靠胸，此是守勢中的上乘功夫，不管對方那條腿踢得怎樣高，也無法打中他，要是踢低一點，很難闖得過他那兩隻手，照理對方看見周泰擺出這個架式，知道是勁敵，不宜再發招撲攻，就算她想搶攻，也不宜用腳，殊不料她求勝心切，竟然把家傳的「七煞梨花腿」施展出來，上下翻飛，一條腿好像變作七條，繞住周泰前後團團轉。

這一路腳法，十分厲害，此是鬼腳洪歷代相傳下來的絕招，只傳女兒媳婦，傳女不傳子，就因爲那幾腳上下翻飛，繞着敵人猛踢，彷如點點梨花，距離太近，下體空虛，如果是男子使用這種腳法，給對方閃過，隨即施展神仙摔茄這一招，便會喪命，女子沒有這種顧慮，故此踢得更加凌厲。周泰發覺她咄咄迫人，知道這一場大戰必須分出勝負，然後罷手，不再考慮，立刻就地一滾，然後施展麥家拳的獨門絕招「黑沙手」應戰。

「黑沙手」的意思就是說一個人被殺最後關頭，急於求勝，立刻倒地，順勢在地上抓一把沙泥，剛剛撲起，就向對方的眼睛撒去，右手撒沙，左手出擊，一掌當胸打出，多數會取勝的，當時那個小嬌娃以爲周泰鬥不過自己，心裏暗喜，殊不料周泰剛剛跌倒，即時反攻，他飛撲過來，正好碰着她還沒有機會起腳，已經給周泰用沙封眼，另一左掌當胸打出，她登時整個向後退了六七步，然後跌倒，唇角流出血來。

周泰傷了鬼腳洪，已經是感到十分難過，那時他又把鬼腳洪的女兒打傷，更加難過，再又因爲男女授受不親，他不顧走去救治，只好飛步走進大堂請麥大嫂出來，說出此事，再由麥大嫂施救。

麥大彪聞訊走出園去，那時麥大嫂已經把那個少女救醒，因她無法行走，迫於在另外一個客房安置，順便用跌打藥療治。

麥大彪感到此事愈來愈加麻煩，彷如打了一個結，當晚就對周泰說知：「我一向不知道你暗中偷學麥家拳，忽然發覺你施展腦後生風這招打倒強敵，非常喜慰，但因你所習的拳腳並非整套學習得來，無意中傷了別人，出手太重，如果你能夠把整套麥家拳學得八八九九，就不會有這種過失。至於你跟鬼腳洪的女兒交手時，施展黑沙手，一掌打傷那個少女，更加不妙，照理我應該讓你留在麥府，負責看守門戶，但因你出手太重，連傷兩人，而且跟江湖上人物結怨，甚爲不值，故此，我打算給你多少銀両，請暫時到別個地方搵食，避避風頭，過一個時期再返歸來，至於你父親以前把你賣到麥府做家奴的一段舊賬，不必計較。」

說完，他就把周泰的賣身契拿出來，當臉用火焚燬。

周泰看了，自是感激不盡，突然跪下，說：「麥老爹的大恩，難以圖報，將來有機會，我勢必把麥家拳發揚光大，而且列爲你的入室子弟，未知老爹肯不肯收容我這個偷學拳腳的人呢？」

麥大彪笑了笑，說：「你的功夫已經蓋過麥家拳了，何必客氣？我當然很樂意收你做門徒的，請起來。」

周泰此人相當機警，雖然他苦練多年頗有成就，甚至若干拳腳方面，勝過麥氏的子孫，但因他的功夫究竟是偷學得來，並非整套打出，拳腳的法度，仍然不合理想，應該再加琢磨，故此，他乘着下跪再說：「荷蒙麥老爹收我爲徒，且贈我銀両，囑我遠走高飛避禍，此恩此德，永感於心，唯是即將遠別，可否讓我把偷學得來的拳腳，在師父臉前，表演一番，錯漏之處，盼加指點，納入正軌，未知道尊意如何？」

麥老爹點頭稱善，於是，周泰立即站起，坐馬揮拳，就在麥老爹的面前耍出他所學的拳腳來。

那晚，周泰花了兩個時辰，一邊打一邊學，給麥老爹三番四次的指點，登時領悟，說：「以前我偷學這一套拳腳，只得其剛，未得其柔，故此出手傷人，現時我才知道，原來拳腳當中的變化如此複雜，眞是出乎意外。」

麥老爹說：「你施展的腦後生風，就是如此，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這一招如果施在普通人的身上，必然頭顱撞地，立刻爆裂，死於非命，幸而鬼腳洪練過武功，頭硬如鐵，然後勉強能夠抵禦，即使如此，仍然受傷，所傷非輕，其實你施展腦後生風之際，應該要顧慮到這一點，先把那人扯住頭髮，連走七八步，拖到他渾身乏勁，然後慢慢的放在地上，那時他無法再戰，原因是頭髮被扯，已經痛楚，退後幾步，氣力耗盡，那就任由你的擺佈，不必傷他，我只是提供這一招出來，加以研究，使你知道剛柔之妙，不宜出手太重，免得以後打傷別人，言盡於此了，盼你珍惜前程。」

周泰奉命點頭，抓起包袱，帶着銀両，漏夜走出麥府。

此是周泰習技的過程，他在肇慶縣城走出之後，飄盪江湖十年有多，然後進入羊城，跟着在廣州設館教授拳腳。

十年人事一番新，即使如此，周泰心裏仍然有些暗影，担心鬼腳洪父女尋仇，如果他在江湖賣武，東奔西走，食無定時，居無定所，不怕別人千里追踪尋仇，可是，他已娶妻生子，兼在廣州設館授武，那就不同了，除非鬼腳

洪父女不知道他的大名和設館的事情，否則，必來尋仇，因爲鬼腳洪兩父女俱是擅長腳法的，周泰在館教授武功，苦心練習如何抵消任何一種腳法，後來周泰沉橋劏馬，各種絕技，俱是爲了對拆下三路腳法而想出來的，那種拳腳，已經超過麥家拳之上。

他在廣州設館，不知不覺，已歷三年，春初佳日，他偶然到五層樓那裏逛逛，欣賞山景，忽然看見前面不遠之處有人鳴鑼賣武，觸動心事，立刻走前看看，不看還好，只看一眼，他就暗吃一驚，因爲鳴鑼賣武的人，並非別個，正是往年給他施展黑沙手偷襲取勝的少女，此外還有兩個少女，這三個女人，似是三姊妹，因爲三個標緻的女人聚着賣武，當然引起途人圍觀，周泰夾在人叢中，沒有正式露臉，斜眼看看，一時可以隱藏，料想那三個賣武女郎，不易發覺。

在這一瞬間，周泰忽然想起，只有三個女人賣武，不見鬼腳洪，十居其九鬼腳洪已經歸天了，如果他眞是死在那天腦後生風的一招，那就結怨更大，倘若給他們發覺自己夾在人叢中，必然下毒手，就算他鬥得過那幾個黃毛丫頭，仍要担心妻兒被人暗算，故此不敢久留。

此是一種想法，另外一種想法，剛剛相反。因爲那三個女人有胆當衆賣武，就定然有些斤両，站着看看，可以預知她們的招式如何變化，萬一相鬥起來，也有些防備，因此，周泰把心一橫，索性站着看個究竟。

在這種尷尬的境地之下，周泰給那幾個女人所演的招式看花了一雙眼，三個少女簡直不像普通的江湖賣武，而是有意表演各種功夫，她們的輕功以及棍棒方面的功夫都很出色，末了，只見鬼腳洪的女兒洪小娟打個手勢，其他較爲年輕的兩個少女退開一步，跟着看見她含笑對觀衆說：「剛才表演的只是皮毛功夫，諒爲識者所笑，現時我想表演一種眞功夫，全靠內勁，那是洪家的一種絕招，如果表演得好，請你們賜給幾個銅錢，萬一失手亦盼原諒。」

說完，她就叫那兩個少女捧着一塊圓形的木板，站在距離十尺之處，然後順手抓着一束筷子，作勢拋擲。周泰此時聚精會神的望着她們表演武功，冷不提防鬼腳洪的女兒洪小娟在拋擲筷子去插入木板的紅心時，連發三支筷子，支支插中紅心，到了第四支，她忽然轉身，右手一揚，三支筷子向周泰站立的方向飛插過來，儻倖周泰站在人叢第三排。看見小娟突然轉身，疑有異動，疾忙一閃，筷子分別插中第二排和第四排那三個的臉孔上面，受傷驚呼，秩序大亂。周泰知道那幾個臭丫頭必然是向他尋仇，想插盲他的眼睛，看見情勢不對，立刻轉身飛奔，而且一口氣的走回周館。

他直入周館的演武廳，吩咐爲首的兩個門徒伴着師母以及他兒女，火速從後門靜悄悄的離開，暫時一家人走到泮塘的一個親戚家裏暫避，至於他自己，從兵器架上面抽出一條八卦棍來，稍爲定一定神，便持棍走到房外空地，準備搏殺。

果然不出所料，鬼腳洪的女兒洪小娟率領兩個妹妹，追踪而至，還沒有抵達周館，遙見周泰昂然的一人持棍而立，那一條棍長達一丈六尺，她們蓄意報仇，不理死活，大喝一聲，三個人同時抽刀，向周泰飛撲過來，人到刀到，一個斬頭，一個削腳，另外一把刀繞到周泰背後出擊。

看來周泰所持的棍太長，作戰不利，況且三把刀上下飛舞，更加難以躲閃，殊不料周家八卦棍極有名氣，它並非普通的棍可比，抓住棍頭，用棍尾衝刺，它打鬥的時候另有一格，只見周泰臉露微笑，雙手一捋，那一條長棍就向右邊拉長，左邊縮短，他的左手剛剛握住棍的中央，於是，長達一丈六尺的棍，等於兩條棍可以左右衝刺。

這種棍相當奇怪，又長又細，却用上等的四川白楊木造成，再又打了蠟，刀削不斷，他就憑着這條棍忽左忽右，連消帶打，從刀鋒之下滑過，化棍爲槍，直刺對方的心窩，突然棍尾一縮，向後標過去，用不着轉身，也能夠向背後進攻，以一敵三，棍風虎虎，那三個女人似乎鬥不過他，就快要敗下陣來，末了，周泰殺得性起，一棍刺在洪小娟的手腕之上。洪小娟突然棄刀，他喜出望外，立刻進馬，向前一衝，想用棍尖刺傷洪小娟，不料洪小娟早有準備，刀子剛剛脫手而飛，她就從背後拔出雙鈎，搭住棍尾，直削過去。

凡是長兵器，不怕雙刀，最怕雙鈎，因爲兩把鈎食住一條長棍，就可以向上削去，如果持棍的不肯鬆手，便給「白蛇上樹」這一招把雙手削斷。周泰並非弱者，雖然看見雙鈎亮出，大吃一驚，但仍瞬即棄棍，就地一滾，避開了雙鈎，而且在百忙中，他還把她剛剛拋在地上的一把單刀，抓在手裏，繼續應戰。

直到那時，他才知道洪小娟等人，不但査明他在何處設館，而且知道他最擅長的就是周家八卦棍，故此，三把單刀圍着他作戰，一人棄刀，改用雙鈎出擊，蓄意要他的命。不過，他避過了那一招，而且有單刀在手，大不相同，立刻展開攻勢，很快就把洪小娟殺退，雙鈎僅剩一隻。

兵器方面，各有剋制，長棍或花槍都怕雙鈎，雙鈎却怕單刀短劍，因爲刀背較厚，發力沉重，即使用雙鈎向上迎擊，仍然抵擋不住，想用兩把鈎去食住單刀，却又無法打得那麼湊巧，萬一那一柄單刀從雙鈎交义的缺口滑脫，順勢一劏，便會肚裂腸穿，死於非命，故此，小娟看見他用單刀出擊，而且不和其他兩個姊妹相鬥，只是針對她一個人已經胆怯了幾分，後來周泰那一柄單刀上下飛舞有如狂風驟雨，忽然之間右手震了一震，失去一隻鈎，只剩一鈎，自知不敵，趕快跳出圈外。周泰追上，順勢一刀，但已遲了一點，只是割斷她的頭髮而已。

洪小娟頭上的髮絲又長又黑，奔走之際，恍如馬尾，故此，很易給單刀削去一截，她還不自知，周泰左手向上一抓，給他削斷的髮絲，即時落在他的掌心裏，他就轉身橫刀，站着大喝一聲，叫那兩個臭丫頭切勿走近，否則白刀子進，紅刀子出。

他的刀法和棍法都是第一流的，虎虎有威，他那時站定大聲呼喝，更加威風凜凜，三個女人都嚇窒，不敢上前，周泰乘機大聲講話，把當時他無意中打傷鬼腳洪的一頁往事說出來，承認自己不對。當時他趕快扶起鬼腳洪到客房裏養傷，後來洪小娟登門尋父，不由分說的大打出手，已經是一種誤會，事隔多年，現時又結黨找他算賬，更加是錯上加錯。他不想再談此事，希望洪家三姊妹向鬼腳洪問個明白，然後動手，至於今日之事，他只是削去其中一人的一撮髮絲，表白心跡，並非跟洪家有仇，希望她們不要誤會。

說完，他把左手攤開，掌心裏面果然有一撮黑色的髮絲瀉落。

他隨口向洪小娟發問：「尊翁鬼腳洪，現時在何處居住呢？」

洪小娟怒目而視，一聲不響。

周泰轉身向其餘兩個少女再問一次，她們仍然不做聲，周泰已有所悟，說：「對不起，準是尊翁不在人間了，今日之事就此了結。」

洪小娟忽然大聲一喝，說：「周泰，我不會放過你的，三年後再見！」

說完，她轉身拔步飛奔，其他兩員女將也

緊隨在後，轉瞬間就去得無影無踪。

周泰第二次跟鬼脚洪的女兒交手，雖然戰勝了她，仍覺心上沉了一沉。

事後他多方面的調查，才知道洪小娟已經在江湖上闖了一個名堂來，綽號「胭脂虎」，她有二十七八歲，仍然未婚，看來她苦練武功，打算犧牲自己，蓄意替父親報仇雪恨了，至於那兩個妹妹，刀法是很尋常，不過助她一臂之力而已。周泰本人當然不怕胭脂虎洪小娟再來尋仇，但因家人在此，殊有不便，從那一天開始，他就把妻兒送往岳丈的家裏居住，岳家就在泮塘，有時回到那邊探望一下，叙叙親情，大部份時間都是在周館照料一切。

周泰的拳脚本來就是登峯造極的了，但因江湖上最忌就是婦人和尚道士，因爲那些人跟普通人不同，可以集中力量苦練一招，武功方面，一向都是一招破一招的，故此，他絕對不能够太過大意。周泰晚上教完徒弟練武之後，他也靜坐練氣，更深人靜，然後歸寢，他在周館設了六個房間，誰也不知道他在那個房間裏面寢息，此外，他還吩咐徒弟在晚上輪流看守門戶，但有風吹草動，即時鳴鑼告警，此外，他在床前放下雙刀一棍，就算有十個八個人衝進來，他也毫無所懼。

三年後，在觀音山下，有一個姓江的大戶人家，懸紅掛綵，讓各派的武館「採青」，採青的意思就是舞獅，因爲在高處掛了一些吉利的東西，另加綵金包在一塊紅布之內，照例必要加些綠葉，使它紅紅綠綠，離遠就看得出來，那些東西俱是懸掛在旗桿頂，或由五六樓之間伸出一支橫棍，然後懸掛，由於那些綵金掛在高處，必須用手採摘，故稱採青。

倘若那些東西放在離地十多二十尺，還可以把兩三個人以叠羅漢的方式叠高之後才舞獅，在幾個人的肩膊上面走到高處去，把它採摘，可是，超過四丈，就不能够使叠羅漢這種方式去採青了，必須利用枱椅叠高，逐步扳升。

資格較淺的龍虎武師，舞獅採青多數是把四方枱逐張叠高，要是有名氣的師父舞獅採青不叠方桌，只叠板櫈，即是說，一張張的板櫈叠高。那些板櫈當然是比較闊大的，而且它較沉重，一張板櫈食住另外一張板櫈，叠到高處去，就算三四丈高，仍是穩定的，因爲那個師父要雙手舞起重達三四十斤的獅頭，然後從下邊逐步踏上去，那就不容易，他先要四平八穩站定了脚步，然後跨上一步，否則，無法由板櫈的低處走到高處去，故此，舞獅這一行無形中就表演出師父的功夫是否特別出色。

周泰既然坐鎭周館，而且武藝超羣，他舞獅採青，另有一套。雖然他仍是依照一般武館的規矩，超過三丈，就用板櫈叠高，然後舞獅，走到最高那一張板櫈之上採青，可是，他一級又一級的走到高處去，却非像普通的做法，並不用手，只用一雙脚。即是說，他已經在較低的一級站穩之後，單手托住獅頭，徒弟遞上一張板櫈，他就把那張板櫈平放在原有一的叠板櫈之上，然後跨上另外一步。

每次他跨上一級板櫈，都有這樣多的動作，使人看了覺得驚險重重，故此，他的舞獅絕技，名震一時。

到了三四丈高，他舞了一輪，然後把獅口張開，伸手把那一處懸掛起來的錦囊奪取，又再轉身，依照原來的程序，逐張板櫈退下。

一來周館的徒弟甚衆，在旁助威，等於在師父的身邊監視，不准別人走近那些板櫈，但有風吹草動，便即刀棍齊來，沒有人敢捋虎鬚，再者，那一叠板櫈的櫈脚較高，一張食一張，食得很緊，事實上有人想加害於他抽起一張板櫈也不容易，就算有人加害，徒弟們不過對方，仍可大聲叫喊，到時周泰連獅頭也抛掉，從高處跳下來，也不會發生問題，故此，周泰在板櫈的高處舞獅，穩如鐵塔，他不愁洪小娟在他舞獅的時候偷襲，但却百密一疏，想不到洪小娟這麼刁鑽，偏偏在他舞獅之後動手，那時他實在太過疲倦，那雙臂膊已經有些麻木，如果在這時動武，他就很吃虧。

那天他在江府採青之後，剛從高處採得錦囊回到地上來，放下獅頭，正想休息，突然從人叢中走出一名少婦來，事隔三年，洪小娟比較以前更加成熟，她已屆三十，不像少女，而像少婦，目光烱烱，向周泰瞪了一眼，說：「周師父，洪小娟今天特來送死！」

她渾身穿着白色的衣裳，看來好像一株梨花，甚至束腰的腰帶，也是白色的，下邊穿了一雙弓鞋，仍是白色，只是頭髮黑色，但在髮絲的中間却用白布絲帶縛了一隻蝴蝶，表示她戴孝，亦即暗示着她仍要替父親鬼脚洪報仇。

別人看了，只說她太過魯莽，赤手空拳，如何能够敵得過周泰呢？況且周泰有幾十個徒弟跟隨，更不容易取勝，殊不料洪小娟胸有成竹，三年之內，躲在尼庵裏面，苦練脚法，比以前凌厲得多，她有把握取勝，然後挑戰，別人看了替她担心，至於周泰，却剛剛相反，看見她就像見了鬼，覺得心上一沉。

事情發展到這裏，他沒法不接戰，事實上，洪小娟沒有給他半點的時間考慮，剛剛大聲說了這句話便即飛躍過來，人到脚到，一發招就是連踢五脚，把父親教的連環鬼脚踢出來。

周泰硬着頭皮接戰，左閃右避，心裏暗想，自己的一雙手有點麻木，只靠一雙脚應戰，實在不易取勝，倒不如先採守勢，讓她踢倦了兩條腿，再者，自己的手臂有了多少時間休息，比較靈活，然後反攻，主意打定，他就在兩人交手之際，毫無攻勢，純採守勢，到處閃避她的凌厲脚法，故此，鬥了三十多個回合，洪小娟仍然沒法把他擊倒。

兩人苦鬥，看呆了觀衆的眼睛，周泰的徒弟知道師父脾氣，不敢上前圍攻，於是，洪小娟打得更加起勁。再鬥下去，洪小娟似乎逐漸乏力，踢出的腿比較軟弱，不知如何，她的右脚向周泰兜心踢去，竟給周泰雙手捉住，照情形看，如果周泰抓住她的脚登時發力一抛，她就會給周泰抛離三丈遠，可是，周泰正想發力，已經太遲，因爲洪小娟趁着他雙手捉住她那條腿的時候，使勁用左脚踢出，在周泰沒有把她抛開之前，那一隻脚所穿的弓鞋，在周泰左邊心窩壓了一壓，然後給周泰抛開。


周泰吃了這一脚，手力頓減，無法把她抛離幾丈遠，她只是給周泰抛出八九尺之外，打了一個觔斗，就此站起來，冷笑一聲說：「周泰，我走了，明年今日，我到你墓前拜祭！」

她飄然而去，周泰登時覺得脚軟，但仍勉強支持，給徒弟伴着走開，回到周館，瞬即解開衣裳看看，懸掛在他胸前的一塊薄銅製成的護心鏡，已經給她踢裂，可見脚力猛烈，有如雷擊。周泰用跌打藥敷治，還要猛飲跌打酒，悉心調理，過了兩旬，然後復元，此後他就結束周館，隱居別處。

洪小娟這樣的一個女人，過了三十歲，還沒有戀愛對象，已經一肚無名火，再加上周泰的仇恨，念念不忘他是殺父仇人，周泰一天不死，她始終不心息，天涯海角，都要找他算賬，周泰洞悉洪小娟的心理，故此他除了結束周館之外，還在墳場裏面築了一個假墓，讓洪小娟看見「周泰之墓」，還了她的心願。

外傳周泰給一個白衣女郎踢死，實則不然，周泰不過畏懼洪小娟尋仇，躲着過活吧了，過了幾年，他認爲洪小娟父仇已報，回到北方，不會再來，復出羊城設館授徒，後來周泰年老病逝，那是另外一回事。

（完）


事業成功 美人垂青 全憑夠勁
現代社會中，無論辦事或生活，都要夠勁，方能獲致成功。紫金丹乃名醫監製之最新男性特效補葯，純用最名貴之王道中葯以科學方法提煉而成，功能寧神固腎，迅速補充精力，常服令閣下勁力十足，事事成功！
治症狀
風濕骨痛 神經衰弱 貧血頭暈 記憶衰退
用腦過度 工作過勞 夜睡不寧 怔忡心跳
畏寒失眠 耳鳴目眩 腰酸腿軟 中氣不足
機能衰退 陰虛盜汗 夜多小便
主要中藥
麗參 鹿茸 鹿尾羓 西歸頭 玉桂
杜仲 黃耆 三鞭 冬虫草 珍珠末
附子 茯神 蟾酥 蠶蛾 熟地黃
酸棗仁
寧神固腎
永安公司
總批發
☎5-223283
港九各大葯行均有銷售
紫金丹
峨嵋葯廠出品
總代理：香港 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星馬代理：一鳴藥行 星洲（大坡）盒巴南京街5號